

季 社 黨 研 究

朱 俠 著

商 務 印 書 館 印 行

# 明季社黨研究

朱 俠 著

商務印書館印行

# 目錄

東林黨人榜考證	一九
東林點將錄考異	五九
東林著述考	一〇八
明季南廬社考	一三四
明季杭州讀書社考	一六〇
明季杭州登樓社考	一六六
明季桐城中江社考	一八四
幾社始末	一八四

# 明季社黨研究

## 東林黨人榜考證

### 三、東林黨人榜考證

目之有東林黨人榜，猶宋之有元祐黨人碑也。（元祐黨碑凡三百有九人，而東林黨人榜亦三百有九人，似有意模仿者。）當時雖得禍甚烈，然以其反對閹黨之故，反得賢名，而以列名於榜爲榮，且有閹黨廁名於內，以爲避禍得名之計，故此榜與東林七錄，皆須鑑別真僞，辨正是非，此東林黨人榜考證所由作也。

清錢人麟東林別乘所載之東林黨人榜，卽梅據陳鼎東林列傳所載者，錢人麟謂「此榜不若東林點將諸錄，諸奸可任請造布，亦非後人可隨時酌更，夫既目爲奸黨，重加處分，必有其所以然之故，苟非君子，必不濫入，卽君子而求其事跡，核其時地，未可列斯，亦寧棄而勿收。定九（陳鼎）持論嚴正，而所列諸人，尙有訛誤，豈其以好惡爲增損耶？抑別有所本而不及訂正耶？案錢氏之說固是，然以鄙意度之，似此榜非陳氏所擅改，何者，榜中列有閹黨及濂綱七八

人，蓋當崇禎朝東林論定之時，殆爲閩黨後人及復社諸人所竄改，亦未可知，故是篇之作，實不容緩也。

## 二、黨人榜之版本

東林黨人榜傳於後世者，惟續江陰陳鼎之東林列傳，武進錢人麟之東林別乘，海昌俞嘉言之明黨禍始末記，及熊名氏之酌中志餘而已。其他明季諸書，雖有言及東林事者，亦罕載此榜，致此榜訛譯之處，不能一一改正，深可慨焉。今將此榜之版本，先爲考證於下：

一、陳鼎東林列傳本 康熙時刻，所列人名與酌中志餘本略同。

二、酌中志餘本 有舊鈔本及正覺樓叢書二本，誤字頗多。

三、東林別乘本 舊鈔本，爲清武進錢人麟輯，錢爲東林後裔，對於先世黨事及有明一代掌故頗熟稔，言之往往如指諸掌。嘗品東林諸賢爲十等，曰希聖，曰慘忠，曰殉國，曰偉望，曰秉正，曰附黨，曰罹禍，曰避澆，曰晚蓋，曰變節，附以漏網逆案終焉。其可考者爲之作傳，次則倣名臣言行錄法，志其仕宦出處，而稍附事迹於其後，又次則僅記其姓名，積數十年之久，尙未成就，因先爲籍貫，資望，爵位，黨綱，五表。（案籍貫，資望，爵位，黨綱，僅有四項，而云五表，則尚缺一項，疑東林別乘傳鈔時脫落其名。）然錢氏五表及東林傳記，惜未聽見，傳世與否，亦未可知，然於東林黨人榜評論及考訂，言之頗詳，惜其中漏略之處尙不

少，茲特詳加考證，補其歷誤於下。

四、明黨禍始末記本 小清議閣寫本，有嘉慶十七年海寧吳騫題識，謂由禾部搜得，共百餘頁，未裝訂，首不著撰人，尾有順治辛卯海昌俞嘉言手鈔十一字，其下並有嘉言之印。案先生字孔彰，號臣狂，清順治間歲貢，由訓導擢陝西三原知縣致仕，後專事著述，卒後大半佚亡，惜哉。此書全記魏忠賢及東林事，觀其稱崇禎爲今上，當著於明季無疑，其所記事，當得於耳聞目覩，詳實可信，其論亦公平無偏，當時魏奄雖誅，而漏網尙衆，爲黨禍計，故不著姓氏耶！此書共分二卷：卷上分東林黨人榜，東林三錄，劾逆黨疏，逆案疑議，欽定逆案，逆案漏網，欽定從賊案七篇；卷下僅有逆黨封爵始末，黨禍信錄二篇。其東林黨人榜與東林別乘本，大致相同，誤字亦多，蓋其所本者，亦經崇禎初年所改削者耳。

### 三 黨人榜之作者與頒行之年代

此榜頒行之時代，據明史熹宗本紀，爲天啓五年十二月朔，東林列傳及酌中志餘亦言，天啓五年十二月乙亥朔，逆黨魏忠賢矯旨頒示天下，黨人生者削籍，死者追奪，已經削奪者禁錮，則此榜頒行之時代，無可疑議矣。惟立此榜之主動者，東林列傳等四書皆無明文，今考明史魏忠賢傳云：

御史盧承欽請立東林黨碑（卷三百零五）。

又閣黨傳云：

盧承欽，餘姚人，由中書舍人擢御史，請以黨人姓名罪狀榜示海內，魏忠賢大喜，敕所司刊籍，凡黨人已罪未罪者，悉編名其中，後承欽官至太僕寺少卿（卷三三六）。

承欽請立黨人榜之原疏，載於沈國元兩朝從信錄卷二十八，其所持之理由，似錚錚有故，侃侃而陳，以搖視聽。茲欲研究其詳情，故特轉錄於下：

疏言，原任大理寺卿曹珍，以孤僻之性，與鄒元標遞主長安講席，已爲孔孟之罪人矣。及紅丸之糾疏既敗，而尤借題鼠竄，幸而瓦全，作何觀望。工部侍郎董應舉以鬻贖之夫，與徐光啓競博塞上雄圖，已爲孫吳之優孟矣。迨鼓鑄之事權既握，而尤策鯨吞，侵擾鹽政，是何肺腸。又如兵科李遇知者，職不知其生平爲何許人，但據舊日遼局離陳一疏，內荐史孟麟孫居相馬孟貞李若星鄒元標諸人，稱功頌品，豈非插身門戶，獻媚東林者乎。以上三臣，有已經白簡而未盡厥辜，有未經處分而尚存故物，俱非所以服人心肅國法也。至如癸亥京察，言路秉正諸臣，罹害最酷，江西道御史施樑，有國法久弛三似三措辨疏，感慨指陳，獲罪於舊輔劉一燝，請封議諡進藥移宮一議，不苟附和，取怨於舊禮臣孫慎行，列臺班兩載。而遂以浮躁處矣。一時被察如元詩教、趙興邦、年志夔、蘇琰、與例轉之朱童蒙、徐景濂、張惟任，俱蒙恩照雪，士論稱快，而樑猶抱抑未伸，豈非一人之向隅耶。職請舉東林之局勢而譬言之，自顧憲成、李三才、趙南星渠魁而外，其間力量不同，流派尊隲之勢，參帷幄之

權傾五霸，孫慎行、高攀龍輩，謂之副帥。有恃筆舌之馳騁剝擊之勇，如曹子汴、湯兆京、史記事、魏大中、袁化中等，謂之前茅。有身名既玷，撒撥無賴，如木頭狗、瘻邊物標噓，而奸黨輒收之，既先犯大准之端，如李朴、賀煥、沈正宗、丁元亨等，謂之敢死軍人。有一種人焉，可負強直之舉，脫滯沉酣之自受人推戴，向隨所錄弄，耳目既已無主，心志亦復不靈，如孫丕揚、鄒元標者，謂之土木魔神。之數臣者，或身已退矣，而不嚴錮其退，無以杜進者之隙；或人已死矣，而不追論其死，無以捄生者之魂。聖鑒精明，如果職言不謬，將曹珍、蔣應舉、李遇知重加斥削；而仍勅六部院將一切黨人姓名罪狀，榜示海內。既其駁明無地，倒翻無期，而後大階可因，盛治無虞矣。

又批准盧疏之聖旨，兩朝從信錄亦具備，今亦節錄於下，以見當日魏忠賢矯旨之一斑：

御史盧承欽直陳當今急務，奉聖旨，奸黨宜清，調停宣戒，這本說的是，曹珍狎主邪盟，重應舉受撓鹽政，李遇知舉薦匪類，獻媚東林，着割了籍爲民，當差，仍追奪誥命。其一切黨人，不拘會否處分，俱着該部院會同九卿科道，從公查確，集議奏請，將姓名罪狀并節次明旨，刊刻成書，榜示海內，垂斧鉞於將來，以永保清平之世。

據此，則立黨人碑之動機，全發動於盧承欽一人，蓋藉以公報私讐，又以諂媚忠賢，得升遷官職，後竟官至太僕寺少卿，未始非取巧之捷徑也。而忠賢乃得矯詔廢行，傾陷東林諸君子矣。



#### 四 黨人榜之考訂

凡名登東林黨人榜者，大抵皆反抗體奸，與政府立反對地位，其受禍之中，必不出下列十數端，如萬斯同明史稿歷憲成傳云：「凡救李三才者；爭辛亥京察者；衛國本者；發議散書場弊者；請行勘熊廷弼者；抗論張差逐擊者；最後爭移宮紅丸者；忤魏忠賢者；率指爲東林。」然尚有數條須補增者，卽爭癸巳之京察者；爭乙巳之京察者；倭變主和者；阻撓礦使者；論楚獄及妖書者；爭丁巳京察者；魏闡亦自爲東林，抨擊無虛日，致此榜搜羅頗廣，竟有三百零九人之多，然皆不出以上之範圍。若將此榜細爲分析，分類排列，或替明析，然旣爲同黨，其行動範圍，皆有關連，實難分別，且過於瑣碎，故特據錢人駿東林別乘本所考定者，羅列於下，並補正其脫誤焉：

李三才、葉向高、顧憲成、鄒元標、趙南星。（首列李葉，點將錄同，繼以顧鄒趙，與盜柄膠同。）

高攀龍、楊漣、左光斗、魏大中、周朝瑞、袁化中、顧大章、汪文言、周順昌、繆昌期、周宗建、黃尊素、丁乾學、吳裕中、萬燦、吳懷賢、劉鐸、周起元、夏之令、李應昇。（此二十人皆死瑣禍，然如丁天行（卽丁乾學）死於毆，劉澗初（卽劉鐸）之復逮，在丙寅五月，此時尙未死也。）

鹿善繼、呂繼祺、孫承宗、賀逢聖、汪喬年、范景文、焦源溥。（此七人皆死於崇禎間，

在天啓忤璫有輕重，何由知其必死忠，而固列於死忠之後。）

侯震陽、賀康、蔡德、惠世揚、李玄、（玄當作玄，然後又有李玄，疑誤。）顧宗益。（勅勞孔昭為民，列潘綱，豈能於榜示之後，復為璫驅除異己耶。）

魏光緒、練國事、蔣允儀、解學龍、劉懋、趙汝範、吳爾成、劉宗周、萬言揚、陳子廷、朱國楨、孫鑄、王紀、黃公輔、涂世榮（業當作業）、季翁孔（季當作季）、湯兆京、章嘉禎、王象春、孫居相、孫鼎相、喬允升、錢謙益、曹于汴、黃正賓、鄒維璉、孫慎行、房可壯、曾樸。（公之妙用，在極諉東林，而無忤璫顯跡，故不及禍，謂為東林，誰曰不宜。然絕李之遠，高之死，孤之戍，毛之逃，皆丙寅丁丑間，公為吾郡太守時事，乙丑之榜，公即及公。）

元薦、游士任、王之雅、（之當作元，後秦王元雅，文義先據志始稱不屬焉。）崔景榮、劉憲祖、程正己、余一樞（余當作涂）、方履儒（儒當作儒）、王允成、徐憲卿、陳必謙、馮從吾、鄒三俊、文震孟、鄒鄖、毛士龍、李炳恭、李邦華、史紀學（紀當作記）、夏嘉遇、甄淑、劉思海（海當作誨）、許譽卿、熊沅渭、郝士齊、章允儒、薛德揚（揚當作揚）、歐陽調律、劉璣、張慎言、馬鳴起、江秉謙、李日宣、喬可聘、劉芳、薛敷教、沈思孝、顧元成、徐石麒、

周嘉謨、劉一燦、翟學程、韓燾、楊惟休、秦毅中、宋槃、張拱宸（宸或作震）、沈正宗、王洽、王心一。

李宗延。（宗延初有直聲，趙、高既逐，逆璫起，崔景榮及宗延於家，一為家宰，一為總憲，以其素不附東林也。崔乃極議東林，致逆璫逐，李遂委身逆璫，得遷家卿。君子小人，自此分途霄壤矣。宗延始終非東林，何得列此？）

倪思。（倪：東林別乘脫，今據酌中志餘補。）

張鵬雲、程註、趙世用、（倭案明黨禍始末記作時用。）方員度、（員當作有，然後又有方有度疑誤。）沈維炳、朱欽相、姚思仁、胡良機、楊姜、蕭基、李遇知、霍守典、汪應蛟、楊維新、蔣大中（蔣當作薛）、姚希孟、胡永順、麻僖。（倭案酌中志餘作禮誤。）

魏應知、（知當作加，然應加初附東林，至癸亥已為奄黨，乙丑，何尚列此。）王時熙、（倭案酌中志諱誤作汪時熙。）陳士元、楊廷烈、宋師襄、喬承詔、潘雲翼、吳良輔、李喬崙、翁正春、宋大典、陳奇瑜、吳宏業。（乙丑丙寅間，正暫用，先撥志始列漏網，何得列此。）

孫紹統、洪如鐘、歐陽東鳳、杜三策、朱國弼、林汝霖、楊棟朝、王振奇、趙彥、唐紹堯、周洪謨、陳道亨、岳元聲、張開達、周汝弼、張繼孟、劉廷佐、史永安。（倭案逆祠紀略有固原巡檢史永安建醮嗜祠，則史殆為建醮之人，不宜列此。）

田珍、段然、方逢年、李繼貞、顧錫疇、黃承業（黃當作董）、李若星、師衆（師當作帥）、畢佐周、李承恩、王之霖、鄧漢、何如棟、（倭案對中志餘及明史，均作何棟如，此誤。）吳用先、孟淑孔、許念敬、熊明遇、何士晉、黃龍光、楊時喬、盧化鯨、徐良彥、錢士晉、施天德、王圖、霍鳳神、陳一元、陳長祚、畢懋康、李騰芳、趙昌。○（倭案兩朝剝復錄，光祿寺丞趙運昌劄奪，明史稿馬孟禎傳，知縣趙運昌以言論忤時，則此昌運誤。）

彭遵古、程國祥、朱光祚、徐如珂、鍾羽正、蔣正陽（陽當作應）、林喬波、○（倭案兩朝剝復錄卷二，吏部員外周順昌、林枝橋俱劄奪，又道光新會縣志卷九，有林枝橋傳，爲東江巨子，則此作喬枝，誤。）韓策、汪先岸、郭正域、孫丕揚、胡忻、王元翰、王宗賢、余懋衡、孫璋、李孔度、李仙品、周道登、朱世守、楊一鵬、陸完、○（倭案頌天臚筆，有陳良訓，江西進賢人，擊磬之最先者，兩朝剝復錄卷一，亦有陳良訓忤逆怒，始降三級，八劄奪，則良弼爲良訓之誤耳。）陳言、李玄、王祚昌、霍鏜、楊新期、談自省、馬孟楨、韓奇象（奇當作萬）、方有度、金世俊、米萬鍾、王繼謨、李思誠。（此逆案中人，其後人貴顯，且有文名，多方飾說，以爲逆案屬誣，此更指爲東林黨人，其誰欺。）

方大任、陶朗先、○（陶熙昌、張國純、（純當是紀，然後又有張國紀疑誤，倭案明黨禍始末記，作張國維。）何如寵、戴思、馮琦、劉元珍、姜志禮、于孔兼、耿如杞、區九備、（九當作大，倭案明黨禍始末記作大，是。）梅之煥、姜習孔、金士衡、侯恪、韓霖、易應昌、江東

之、宋肅、錢龍馬、姜逢元、陳一敬、劉燾、陳子壯、黃道周、王淑泮、滿朝薦、沈濱。(因兄繼璫，翻刻要典，後七君子之死，頗有方焉，尙得謂之君子哉。)

劉鴻訓、戎基命、王國興、陳國紀、楊嘉祚、汪康謨、史孟麟、安希范、李復陽、林宰、張永禎。(倭變明詩綜卷六十六，張永禎天啓丁卯(七年)舉人，明乙丑(天啓五年)之榜，豈卽及聲長，蓋張爲復社中人。)

劉起庸、陳新芝、(倭變明中志餘作之。)朱灝。(新芝、灝皆復社中人，天啓間並無忤璫之跡，不宜列此。)

劉憲章、韓鍾勳。(憲章，崇禎辛未進士，鍾勳，崇禎辛未進士，皆復社中人，天啓間，尙未通舉，又無忤璫之跡，不宜列此。)

周五教。(高啓坤，真、饒、史、姜於倡道之際，懷魯(卽周孔教)先生時撫應天，甚有意於，尤爲東林干城，但不應列於續簡諸君子之中。)

黃毓麟。(第張崇、趙思賢、一、周、韓、其子婦之無節，尤足說鬼神，與頑儒，但先生亦復社中人，天啓間，尙無忤璫之跡，不宜列此。)

賀王醇。(此亦復社中人，尙無忤璫之跡，不宜列此。)

趙應遴、孟壽光、劉斯陸、戴頊。(倭案此四人蓋皆爲復社中人，損願治壬辰進士，以戶部郎中，巡按四川，更爲後起之秀，非東林人明甚。)

陳仁錫、劉弘化、吳道坤。（倭案復社姓氏傳略有傳，天啓丁卯舉人，則不宜列乙丑之榜。）

張道濬。（倭案明史稿周朝瑞傳，天啓三年秋，將遣使朝鮮，錦衣指揮張道濬齎綵欲往，朝瑞疏止之。又劉鴻訓傳，錦衣指揮張道濬復佐袁弘勛攻之，言官交章劾二人。似道濬爲闖黨之人。乾隆澤州府志孫鼎相傳，謂澤州登東林榜者八人，張道濬其一也。可知東林榜非清初時所改削，係崇禎時復社及闖黨所改也。）

李守俊、劉之鳳、王鍾龐、公鼐、吳弘濟、劉士章、張經世、徐遵陽、（陽，當作湯，遵湯，亦復社中人，此時尙不宜列此。）侯恂、（倭案東林別乘脫，據酌中志餘補。）徐繪芳、蕭近、（倭案東林別乘，近下脫高字。）彭汝南（南當作楠）、沈應時、薛文周、陳邦瞻、趙清衡、何吾驥。

以上共三百九人，皆削籍爲民，爲民者永錮，死者追奪。此黨人榜排列次敘，似寓主從之意，及取禍先後之分，與東林點將錄同。如首列李三才葉向高等五人，東林巨子也。繼以高攀龍、左光斗、楊漣等二十人，死瑯禍最烈者也。然如鹿善繼以下七人，皆死於崇禎間，在天啓時忤璫有輕重，何由知其必死忠，而同列於死忠之後。又如周孔教於萬曆時撫應天，甚有惠政，尤爲東林干城，但不應列於崇禎間諸君子之中。諸如此類，實繁有徒，是黨人榜頒發之時，實未按次序排列，第盡其羅織之能事而已。據以上之考定，知東林黨人榜與東林點將錄同

其弊病。何者，點將錄或經東林子孫以入錄爲榮，列入其先人之名，或因逆黨於崇禎時爲避罪復讞計，竄入己名，或出於後人之論定，以是非爲筆削，又轉輾傳寫，誤訛多端，黨人榜必同羅此劫，故考證者不可不察焉。

### 五 黨人榜之竄改

將東林黨人榜分析以觀，有竄入之人頗多，蓋此榜非純粹爲東林黨人，有襄助魏璫之人及復社諸子廁入其中焉，茲分別列之於下：

一、復社諸子 復社爲東林後起之秀，始於天啓甲子（四年），盛於崇禎初年，讀吳應箕復社姓氏錄及吳山嘉復社姓氏傳略，知復社諸人於東林時代，大都尙無所表見，然此榜中列入復社諸君子不少，如：

張永禎 復社姓氏錄云：張永禎，字仲燦，順天人。明詩綜卷六十六，張永禎，天啓丁卯（七年）舉人。

陳新芝 復社姓氏錄有陳薪芝，字徵雪（一作靈），南直蘇州府人，此新芝卽薪芝之誤。

朱灝 復社姓氏錄云，朱灝字宗遠，松江府人。

劉憲章 復社姓氏錄武進縣下，列有劉憲章，字端甫，光緒武進陽湖縣志宦績下有傳，謂憲章，崇禎丁丑進士。

韓鍾勳 東林別乘云，鍾勳，崇禎辛未進士，復社中人。

黃毓祺 復社姓氏錄江陰縣下，列黃毓祺，字介子，徐鼐小腆紀傳卷四十六有傳，謂崇禎間恩貢，一門殉節。

賀王醇 復社姓錄鎮江府下列其名，字魯縫，留都防亂公揭榜亦有其名。

趙德遴 復社姓氏錄有趙德遴，字公銓，杭州府人。乾隆浙江通志卷一百六十四忠臣二有傳，引公舉事實，謂德遴上虞人。

劉起膺 復社姓氏錄應天府下有劉起膺，字膺服，疑起膺即起膺之誤。

孟稱堯 復社姓氏錄會稽縣下，有孟稱堯，字子安，疑此稱光，即稱堯之誤筆。

劉斯陞 復社姓氏錄南昌府下列劉斯陞之名，字士雲，雍正江西通志卷七十有傳。

吳道坤 復社姓氏傳略有傳云，廣東饒平人，字毓上（一作閱甫），天啓丁卯舉人。

徐遵湯 榜中湯誤作陽，復社姓氏錄有其名，字仲昭，江陰人。

以上十三人，於天啓崇禎間始登仕途，或爲復社之中堅，或爲殉節之烈士，然於東林時尙無所表見，無忤璫之事跡，不宜摺璫人之忌，而網羅於榜中焉。

二、襄助璫之人 魏闈立黨人榜，羅列諸君子於榜中，冀作一網打盡之計，今傳世之黨人榜，不意竟有助紂爲虐諂媚 璫者竄入，如：

顧宗孟 名列漏網，同治蘇州府志卷八十七，有吳廷撰顧宗孟傳。吳應箕兩朝劄復錄卷



二，天啓五年四月，原任兵部侍郎方孔炤劾等，以爾錫孟參之也。宗孟蓋吳門之別調矣。

王元雅「元」，黨人榜誤作「元」，文未允發志始列元雅於閹黨。

李宗延 兩朝劄復錄卷一云，天啓四年十二月，以李宗延爲都御史。宗延初任御史，以建言請，天下賞之，晚節淪倒，遂入璫幕。

魏應嘉 應嘉，黨人榜誤作應知，東洲別乘作應加，謂初附東林，至癸亥已爲閹黨。兩朝劄復錄卷三，天啓六年八月，以應嘉爲兵部左侍郎。

吳宏業 先嚴志始列宏業於閹黨。兩朝劄復錄卷六，有終允劄糾吳宏業疏。

史永安 兩朝劄復錄卷二，天啓五年十二月，以史永安巡撫寧夏。野臣曰，永安死守貴陽一年，卒全其節，時大稱之；迨撫寧夏，乃爲璫璫建禍，此所謂箠食上羹不屑，而受無禮禮之萬鍾也，夫生死之際易決，而奢貴之心難冷，詎不信哉。

李思誠 欽定通案分款全錄列李思誠於附逆款項中，謂李南直興化人，歷禮部尙書，頗瑞有「紹忠體國，大業匡時」等語。

沈演 兩朝劄復錄卷二，天啓六年二月，以沈演爲刑部左侍郎。演素與兄灌忤，而灌與內通，演復借兄以媚璫，遂得司寇，後爲所發，璫惡之，罷去。演曾翻三朝要典。

張道濬 明史稿劉鴻訓傳，錦衣指揮張道濬佐袁弘助攻鴻訓，言官交章劾二人。又周朝瑞傳，天啓三年秋，將遣使朝鮮，錦衣指揮張道濬貪緣欲往，朝瑞疏止之。據此，張道濬與東林

諸人，意氣不合，而與閹璫頗接近。

以上九人，襄助璫者也，因在天啓五六年時，升擢官爵而加級者，必爲閹黨，其不當列入於黨人榜明甚，則今之東林黨人榜編後人之改竄者必多，是不當不注意者也。

## 六 黨人榜之無可稽考者

凡名登東林黨人榜者，必皆有直聲於當時，或與政府忤，或與魏忠賢不合，或已遭慘禍，或伏居林下，必非碌碌無聞庸儒之人所可比擬，尋人之學生舉蹟，史志官路具備，遺留後世，即立志不載，然當時文人集札，亦必當發錄黨人諸君子之立身行事，以昭垂於後世，蓋當時諸君子鼓鑄聲氣，激勸朝野，影響於國家社會不小。則其舉蹟，當昭然無間。今按之東林黨人榜，八九人不可稽考其事蹟。不能知其究竟，今將此項人姓名，列之於下，以便後人參考焉。

張拱宸（明黨禍始末記「宸」作「震」）。

蔣正陽（東林別乘「陽」校作「應」）。

戴忠

陳一敬

王國興

劉起膺（或爲「劉起膺」之誤，已見前。）

孟稱光（或爲「孟稱堯」之誤，已見前。）

劉士章

趙清衡

此九人其事蹟不彰，原榜中或本無此九人之名，而由後人擅改榜文，以竄入之，則不得而知矣，其餘三百人，其事蹟大致可考，惟有詳與略之別耳。

### 七 黨人榜人名錯誤及重複者

黨人榜姓名，錯誤之處頗多，已於上文考訂之，又有錯誤者經改正後，竟有與榜中人前後重複者，爲數亦不少，茲將錯誤者及重複者排列於後，以示該榜混亂之一斑：

李亥 亥，當作玄，然榜中又有李玄，此亥疑誤。

涂世業 業，當作葉。

季希孔 季，當作李。

王之雅 之，當作元，然元雅爲閩黨人，已見上。

余一棟 余，當作涂。

方震儒 儒，當作孺。

史記事 記，當作紀。

劉思海 海，當作誨。

熊德揚 揚，當作陽。

方員度 員，當作有；然榜上又有方有度，此疑誤。

蔣大中 蔣，當是薛之誤。

黃承業 黃，當作董。

師衆 師，當作帥。

何如棟 當依酌中志餘作何棟如

趙昌運 當作趙運昌。

陳良弼 疑爲陳良訓之誤。

韓奇象 奇，當作萬。

張國純 純，當是紀；然榜上又有張國紀，此疑誤。明黨禍始末記作張國維，是。

區倫九 九，爲大之誤。

徐遵陽 陽，當作湯。

蕭近 近下脫高字，當依東林列傳補。

彭汝南 南，當作楠。

黨人榜若嚴爲訂正，刪其重複者三人，必無三百零九人之數，惜能校正東林別乘本者，僅有東林列傳本。明黨禍始末記本，酌中志錄本，然三書均無特殊發明，今僅依各人之傳記及東林七錄，互爲參訂，略有校正，然誤認之處，仍恐不免，祈明達者指正焉。

## 八 結論

考東林諸君子於萬曆天啓時，與政府黨爭之烈，爲乎歷代以上，雖國勢危如累卵，外患紛至沓來，亦置而不顧。蓋東林諸君子熱心國是，視執政者禍人禍國，不可信託，議論遂生偏激，故影響於明季政治外交文化各方面頗巨，並有左右朝政之力，操縱考試之權，改變學術風氣，埋古文復古之緒，介紹西方曆數之學於國內，其功績最爲偉大。又東林諸君子著述之富，於明季文壇，頗占最要之地位。然後世之人，或有不知其姓名，反不若魏忠賢茶毒生靈之曠赫，余用是悲之，間嘗搜輯諸君子行狀碑傳小紀，擬作東林碑傳集以表彰之，聚東林諸君子之著作，而輯東林著述考。惟苦無正確之憑藉，何者爲東林，何者非東林，因擬逐一考訂東林七錄，以爲取決之資。黨人榜亦爲集東林之大成，故不得不詳加考證焉。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二月二十三日作於南京大石橋新民坊

## 東林點將錄考異

明天啓時，逆閹忠賢擅政，以東林之名，爲諸正人之陷阱，前後指目東林者，有東林點將錄，東林黨人榜，東林朋黨錄，東林同志錄，東林籍貫錄，盜柄東林夥，夥壞封疆錄，前鋒後勁榜，雷平錄，薙碑錄，而點將錄爲尤著，蓋他錄總列東林前後諸人，而點將錄則僅列天啓間之持正忤璫者，可謂爲東林之中心人物，爲後人所景仰者。故崇禎之初，逆閹旣敗，東林當路，而逆黨復借點將錄以爲避罪復官之地，於是紛紛竄入此錄，如阮大鍼、郭鞏、許其孝、陳保泰、楊春茂等，皆私自改竄，致與諸正人相混淆，是不可不考者一也。點將錄之作，亦傳聞異辭，以余所知，則有王紹徽、韓敬、鄒之麟、阮大鍼、魏廣微、崔呈秀六說，究未知其孰是，是不可不考者二也。點將錄既各自竄改，故其流傳之本，亦各不同，就余所見，約有九種，如文秉先撥志始本，錢人麟東林別乘本，康熙鈔酌中志餘本，正覺樓叢書酌中志餘本，鈔本吳應箕兩朝劄復錄本，計六奇明季北略本，某氏遺愁集本，閻若璩所見本，四庫探進本，其中人名各有不同，究以何者爲正本，何者爲竄改之本，是不可不考者三也。至點將錄作於何時，各本都未有說明，惟文秉先撥志始本，言作於天啓四年冬，此則未聞有異說者；而錄中各人之官銜，亦間有不同，錢人麟已詳加考證；此二事雖未敢信爲正確，然欲詳爲辨證，姑以俟

之異日。茲先分爲三篇，分考如下

一點將錄之作者考

點將錄之作者，約有六說，茲分別詳列於下，而考定何者爲正確焉：

(甲)王紹徽說：

康熙鈔本酌中志餘云：

崇禎二年欽定逆案分款全錄云，王紹徽造點將錄，做水滸傳天罡地煞之名目，以陷忠良，如鄒元標，馮從吾，文震孟諸名賢，一網打盡。

李遜之三朝野記云：

時有東林點將錄，計百餘人，以水滸傳天罡地煞姓名配之，又有同志錄，人益衆，皆王紹徽撰造，魏廣徵等爲之宣佈，傳入禁中，魏忠賢揭於御屏，以次漸除焉。

萬斯同明史稿蔣允儀傳云：

崇禎元年十月，言奸黨王紹徽翹爲點將錄，獻之逆奄，其後效之者，有同志，天臺，並柄諸錄，而清流遂芟刈無遺，乞加削奪。爲傾陷忠良之戒，從之。

趙吉士寄園寄所寄卷六，引某氏遺愁集云：

萬曆戊戌科進士王紹徽，陝西咸寧人，爲魏忠賢乾兒，官至吏部尚書，進退一人，必稟

命於忠賢，時稱王媳婦，常造點將錄，傾寄東林諸君子，忠賢閱其書，嘆曰，王尙書嬌媚如閨人，今筆挾風霜乃爾，真吾家之珍也，愈親愛之。

明史閣黨傳云：

王紹徽在萬曆朝，素以排擊東林，爲其黨所推，故忠賢首用居要地，紹徽仿民間水滸傳，編東林一百八人，爲點將錄，獻之，令按名黜汰，以是益爲忠賢所喜。（明史魏忠賢傳略同）

（乙）韓敬說：

文秉先撥志始本東林點將錄末云：

天啓四年甲子冬，歸安韓敬造。

又云：

點將錄，舊傳王紹徽所作，或是韓敬因紹徽原本，而增改之者耶。

（丙）鄒之麟說：

酌中志餘本東林點將錄末云：

當甲子乙丑際（天啓四五年）在毘陵見此錄於鄒之麟家，當時傳言是鄒所爲，未嘗有鄒姓名。（此據康熙鈔本，若正覺樓叢書本之麟作衣白）

（丁）阮大鍼說：



計六奇明季北路卷二云：

點將錄阮大鍼作，獻魏闡，指爲東林惡黨。

閻若璩潛邱劄記卷五與王弘撰書云：

頃聞點將錄，果出貴鄉王紹徽手否，何逆案載其事？先生以此書實出阮大鍼，王偶失魏闡微，謀所以解之術於阮，阮授以此書，而王上之，而世遂以名之。

（戊）魏廣徵說：

陳鼎東林列傳凡例云：

東林點將錄，則出於魏廣徵。

（己）崔呈秀說：

錢人麟東林別乘點將錄題跋云：

點將錄，出於王紹徽，或謂出於韓敬，又或謂出於魏廣徵，阮大鍼，崔呈秀，未知孰是。

案以上六說，在明末清初，已傳聞異辭，莫能正其是非，如康熙時錢人麟，爲東林錢春後裔，尙不能斷定爲何人所作，其他如史學聞人夏燮，亦無深入發明，其兩朝剝復錄補證卷六云：

若點將錄之作於王紹徽，亦猶呈秀之獻天啓錄，未必紹徽自撰也。提要「東林點將錄

一卷，明王紹徽撰，卷末有跋，稱甲子乙丑際（天啓四五年）於毘陵見此錄，傳爲鄒之麟所作。」又王弘撰言，此書出自阮大鍼，計氏北略本之，閻潛邱辨之，謂書中有沒遮欄乃大鍼，豈有自作此錄，而竄入己姓名者，此雖傳聞之異詞，而當時如韓敬鄒之麟，同出湯賓尹門下，又韓敬以科場事，爲東林所攻，故逞其輕佻之習，憤激而作此書，之麟又從而推波助瀾，未可知也。

案夏氏此說，仍爲推測未定之辭，究不能確證作者爲何人，茲將各家之說，詳爲考核，而爲之折衷一是焉：

主韓敬說者，僅文秉一人，然文氏於韓敬說下又注云，點將錄，舊傳王紹徽所作，或是韓敬因紹徽原本，而增改之者耶，則文氏所見者，或爲韓敬改定本，非王紹徽原本，亦未可知。主鄒之麟說者，唯見酌中志餘點將錄跋，且謂當時傳言是鄒所爲，案傳言云云，更不足據。

主阮大鍼說者，爲王弘撰及計六奇二家，王氏之說，不知何據，考欽定逆案分款全錄云：阮大鍼於魏逆進香涿州時，叩馬進百官圖，導逆殺人。（見康熙鈔本酌中志餘卷下，而正覺樓叢書本無此文。）

或因百官圖，而誤爲點將錄百零九人之說，致成鄉曲之傳言，此阮氏之說所由來也，然閻已辨正此誤，謂爲非阮大鍼所作，謂兒時讀點將錄，記沒遮欄穆弘乃大鍼，豈有自作此

錄，而竄入己姓名者，案闕說亦似是而非。蓋點將錄中阮大鍼之名，必係竄入，非原本所有，其說詳下。

主魏廣徵說者，僅陳鼎東林列傳而已，考魏廣徵嘗與顧秉謙謀盡逐諸正人，點將錄便覽一冊，若葉向高、韓爌、何如寵、成基命、繆昌期、姚希孟、陳子壯、侯恪、趙南星、高攀龍、喬允升、李邦華、鄭三俊、楊廷樞、左光斗、魏大中、黃尊素、周宗建、李應昇等百餘人，目爲邪黨；而以黃克纘、王永光、徐大化、賈繼春、霍維華等六十餘人爲正人；由奄人王朝用進之，俾據是爲綱陟（明史卷三百六閣黨志）。或因魏氏曾點將錄便覽，列有東林百餘人，遂訛傳點將錄爲魏氏所造，陳氏據傳聞之辭，而不知其實非也。

主崔呈秀說者，唯錢人麟東林點將錄跋，謂「或云出於崔呈秀」而已，究無確實證據，考明史魏忠賢傳云「崔呈秀造天鑿同志諸錄」，而吳應箕兩朝劄復錄則謂「天鑿錄爲韓敬及岳駿聲勞永嘉等撰」，蓋敬等作之，而呈秀獻之也。至點將錄，則爲王紹徽撰造，蓋廣徵等爲之宣佈，傳入禁中，所謂「魏廣徵等」者，必非魏一人，崔呈秀蓋亦與焉，後人訛傳點將錄爲魏廣徵崔呈秀作者，皆以此故，然實非魏崔所作也。

以上五說，皆不足憑，已如上述；惟主王紹徽說者，則有無數確證（已見上引），似已不可動搖，况當崇禎初年，蔣允儀特疏劾之，言奸黨王紹徽，剽爲點將錄，獻之逆奄，其後效之者，有同志天鑿整柄諸錄，而清流遂芟刈無遺，乞加削奪，爲傾陷忠良之戒（明史蔣允儀傳）。

後欽定逆案，卽以此罪加諸王紹徽，其時公論方明，諒非誣議，明史王紹徽傳亦以此錄屬紹徽，然則以點將錄爲王紹徽作，較信而有徵矣。

二 點將錄人名考

余所見點將錄，其文皆先發志始本，鈔本吳應箕兩朝剝復錄本，康熙鈔酌中志餘本，正覺樓叢書酌中志餘本，東林別乘本（卽福建葉氏本），此五者全載一百零九人之名，惟各有異同，他若趙吉士寄園寄所寄，計六奇明季北略，四庫全書提要，閩語彙編邱劄記，酌中志餘本點將錄跋，或僅述東林之最著名者若干人，或論列點將錄中二三人，以爲討論之資，雖未能窺其全豹，然就其所見者，與今世各本相較，亦各有所不同，茲列爲二表，以明其異同，然後加以考證焉：

東林點將錄各本人名異同表

文 志乘 始	先 林別 乘	東 酌中 志餘	正 書 餘	酌 中 志 餘	鈔 本 兩 朝 剝 復 錄	計 六 奇 明 季 北 略	趙 吉 士 寄 園 寄 所 寄	閩 語 彙 編 邱 劄 記	四 庫 全 書 提 要
李三才 開山元帥 托塔天王	李三才 開山元帥 托塔天王	李三才 開山元帥 托塔天王	李三才 開山元帥 托塔天王	李三才 開山元帥 托塔天王	李三才 開天大元帥 托塔天王	李三才 開山元帥	李三才 開山元帥	李三才 開山元帥	

豹子頭 天雄星 左光斗	天刀手 天勇星 楊連	地周星 周宗建	天暗星 房可壯	天殺星 魏大中	地魁星 顧大章	天開星 高攀龍	天機星 智多星	天罡星 趙南星	天魁星 呼保義
豹子頭 天雄星 左光斗	天刀手 天勇星 楊連	地周星 周宗建	天暗星 房可壯	天殺星 魏大中	地魁星 顧大章	天開星 高攀龍	天機星 智多星	天罡星 趙南星	天魁星 呼保義
豹子頭 天雄星 左光斗	天刀手 天勇星 楊連	地周星 周宗建	天暗星 房可壯	天殺星 魏大中	地魁星 顧大章	天開星 高攀龍	天機星 智多星	天罡星 趙南星	天魁星 呼保義
豹子頭 天雄星 左光斗	天刀手 天勇星 楊連	地周星 周宗建	天暗星 房可壯	天殺星 魏大中	地魁星 顧大章	天開星 高攀龍	天機星 智多星	天罡星 趙南星	天魁星 呼保義
豹子頭 天雄星 左光斗	天刀手 天勇星 楊連	地周星 周宗建	天暗星 房可壯	天殺星 魏大中	地魁星 顧大章	天開星 高攀龍	天機星 智多星	天罡星 趙南星	天魁星 呼保義
豹子頭 天雄星 左光斗	天刀手 天勇星 楊連	地周星 周宗建	天暗星 房可壯	天殺星 魏大中	地魁星 顧大章	天開星 高攀龍	天機星 智多星	天罡星 趙南星	天魁星 呼保義
豹子頭 天雄星 左光斗	天刀手 天勇星 楊連	地周星 周宗建	天暗星 房可壯	天殺星 魏大中	地魁星 顧大章	天開星 高攀龍	天機星 智多星	天罡星 趙南星	天魁星 呼保義
豹子頭 天雄星 左光斗	天刀手 天勇星 楊連	地周星 周宗建	天暗星 房可壯	天殺星 魏大中	地魁星 顧大章	天開星 高攀龍	天機星 智多星	天罡星 趙南星	天魁星 呼保義
豹子頭 天雄星 左光斗	天刀手 天勇星 楊連	地周星 周宗建	天暗星 房可壯	天殺星 魏大中	地魁星 顧大章	天開星 高攀龍	天機星 智多星	天罡星 趙南星	天魁星 呼保義
豹子頭 天雄星 左光斗	天刀手 天勇星 楊連	地周星 周宗建	天暗星 房可壯	天殺星 魏大中	地魁星 顧大章	天開星 高攀龍	天機星 智多星	天罡星 趙南星	天魁星 呼保義









地除星 母大星	顯錫鳴	姚希孟	聖手書生	文震孟	東陵兒	李炳琳	摸著天	地妖星 摸著天	地土星 母夜叉	張新	地土星	鐵道仙	鄭三俊	天巧星 浪子	笑面虎	地巧星 陳于廷	地靈星
地除星 母大星	顯錫鳴	姚希孟	聖手書生	文震孟	鬼臉兒	地金星	摸著天	地妖星 摸著天	地土星 母夜叉	張新	地土星	鐵道仙	鄭三俊	天巧星 浪子	笑面虎	地巧星 陳于廷	地靈星
無	無	無	聖手書生	文震孟	鬼臉兒	地金星	摸著天	地妖星 摸著天	無	無	無	鐵道仙	鄭三俊	天巧星 浪子	笑面虎	地巧星 陳于廷	地靈星
地除星 小處避	顯錫鳴	姚希孟	聖手書生	文震孟	鬼臉兒	地金星	摸著天	地妖星 摸著天	無	無	無	鐵道仙	鄭三俊	天巧星 浪子	笑面虎	地巧星 陳于廷	地靈星
無	無	吳姓 一作姚希孟	聖手書生	文震孟	鬼臉兒	地金星	摸著天	地妖星 摸著天	無	無	無	鐵道仙	鄭三俊	天巧星 浪子	笑面虎	地巧星 陳于廷	地靈星
無	無	無	聖手書生	文震孟	鬼臉兒	地金星	摸著天	地妖星 摸著天	無	無	無	鐵道仙	鄭三俊	天巧星 浪子	笑面虎	地巧星 陳于廷	地靈星
無	無	無	聖手書生	文震孟	鬼臉兒	地金星	摸著天	地妖星 摸著天	無	無	無	鐵道仙	鄭三俊	天巧星 浪子	笑面虎	地巧星 陳于廷	地靈星
無	無	無	聖手書生	文震孟	鬼臉兒	地金星	摸著天	地妖星 摸著天	無	無	無	鐵道仙	鄭三俊	天巧星 浪子	笑面虎	地巧星 陳于廷	地靈星
無	無	無	聖手書生	文震孟	鬼臉兒	地金星	摸著天	地妖星 摸著天	無	無	無	鐵道仙	鄭三俊	天巧星 浪子	笑面虎	地巧星 陳于廷	地靈星
無	無	無	聖手書生	文震孟	鬼臉兒	地金星	摸著天	地妖星 摸著天	無	無	無	鐵道仙	鄭三俊	天巧星 浪子	笑面虎	地巧星 陳于廷	地靈星

地懸星 沒面目	病對運	兩頭蛇	天星	孫相	天和尙	天壽星 命三郎	地暗星 錦豹子	地懸星	張光前	地滿星	地懸星 白面郎君
無	病對運	兩頭蛇	天星	孫居相	天和尙	命三郎	地暗星 錦豹子	地懸星	張光前	地滿星	地異星 白面郎君
地角星 獨角龍	地刀鬼	兩頭蛇	天星	孫居相	天和尙	玉臂星	地暗星 錦豹子	無	張光前	地滿星	地異星 白面郎君
地角星 獨角龍	地刀鬼	兩頭蛇	天星	孫居相	天和尙	玉臂星	地暗星 錦豹子	無	張光前	地滿星	地異星 白面郎君
無	地刀鬼	兩頭蛇	天星	孫居相	無	天壽星 錦毛虎	無	無	無	地滿星 沒遮欄	地異星 白面郎君
										周順昌	地異星 白面郎君

東林齋新編壽星





練國奇 地捷星 花項虎	魏光緒 地微星 花項虎	李元 地僻星 打虎將	方震揚 天賊星 活閻羅	劉芳 天罪星 短命二郎	蕭基 地風星 金銀豹子	薛文周 地附星 病大蟲	沈信好 地傑星 魏郡馬	鄒士清 地雄星 井木犴	魏家 地煞星 三山
練國奇 地捷星 花項虎	魏光緒 地微星 花項虎	李元 地僻星 打虎將	方震揚 天賊星 活閻羅	劉芳 天罪星 短命二郎	蕭基 地風星 金銀豹子	薛文周 地附星 病大蟲	沈信好 地傑星 魏郡馬	鄒士清 地雄星 井木犴	魏家 地煞星 三山
無	金翰手 天佑星	李玄 小李廣 天英星	方震揚 地劣星 活閃婆	劉芳 地猛星 地火將	蕭基 地風星 金銀豹子	無	無	無	魏家 地煞星 三山
練國奇 地捷星 花項虎	魏光緒 地微星 金翰手	李元 地僻星 火眼發兒	方震揚 地劣星 活閃婆	劉芳 地猛星 地火將	蕭基 地風星 金銀豹子	無	無	無	魏家 地煞星 三山
練國奇 地捷星 金先鋒	魏光緒 地微星 金翰手	李玄 小李廣 天英星	方震揚 地劣星 活閃婆	劉芳 地猛星 天罪星	蕭基 地風星 火眼發兒	無	沈信好 地傑星 天目將	鄒士清 地雄星 摩婆金翅	魏家 地煞星 三山
			方震揚						

宋師襄 地陰星	宋師襄 地陰星	無	地陰星	宋師襄 地陰星	地陰星	無	宋師襄 地陰星	地陰星	無
神農手 地陰星	神農手 地陰星	無	胡良機 地陰星	神農手 地陰星	神農手 地陰星	胡良機 地陰星	神農手 地陰星	神農手 地陰星	無
胡良機 地陰星	胡良機 地陰星	無	神農手 地陰星	胡良機 地陰星	胡良機 地陰星	無	胡良機 地陰星	胡良機 地陰星	無
地陰星	地陰星	無	神農手 地陰星	神農手 地陰星	神農手 地陰星	無	神農手 地陰星	神農手 地陰星	無
劉大受 地陰星	劉大受 地陰星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白口鼠 地陰星	白口鼠 地陰星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侯恂 地陰星	侯恂 地陰星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楊新期 地陰星	楊新期 地陰星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白口鼠 地陰星	白口鼠 地陰星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魏其忠 地陰星	魏其忠 地陰星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魏其忠 地陰星	魏其忠 地陰星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魏其忠 地陰星	魏其忠 地陰星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魏其忠 地陰星	魏其忠 地陰星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魏其忠 地陰星	魏其忠 地陰星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魏其忠 地陰星	魏其忠 地陰星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魏其忠 地陰星	魏其忠 地陰星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魏其忠 地陰星	魏其忠 地陰星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魏其忠 地陰星	魏其忠 地陰星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案逆	案逆					案逆			
楊木茂 火眼猴 地圖星	病人 地圖星	出林龍 地短星	金錢豹 地短星	尹同舉 地短星	會用升 地短星	鐵叫子 地短星	善天雷 地短星	鐵商孔目 地短星	劉正星 地短星
無	無	出林龍 地短星	金豹 地短星	尹同舉 地短星	會用升 地短星	無	善天雷 地短星	鐵商孔目 地短星	劉正星 地短星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楊木茂						許其孝			







楊建烈

喪門神

劉瑛

金眼彪

劉宗周

雲裏金剛

馬鳴起

出雲龍

喬承詔

獨角龍

江采謙

花項虎

高雲翼

石中車

吳良輔

轉脚虎

李高器

王麻竿

周子嗣

子

翟學

金鏡豹子

張繼孟

催命判官

劉錦堂

閃婆

薛敷教

險道神



言許安世、陳國泰、楊春發、郭俊、李逢師、楊維新六人，崇禎欽定之條例其名，則三黨黨無疑；又劉廷宣、郭尙賓、尹同昇、孫應嘉諸人，均因黨虐，故於天啓五六年時，能升總督爵，如河內劉繩錄云：

天啓五年五月，郭俊、劉廷宣等，俱准原官起用，以徐大化薦之也。（卷二）

由閣黨徐大化薦，則與閣通聲氣無疑，又云：

天啓六年十月，以郭尙賓為刑部右侍郎。（卷三）

天啓五年四月，以尹同昇為四川巡撫，同昇與魏廣微同黨，又與滿詮同門。（卷二）

天啓六年八月，以魏應嘉為兵部左侍郎。（卷二）

在明末五六年時，凡屬此類級者，必為國家，或國與社會進者；反之，若此等進者，必為東林人，或黨人，或社黨者。余論之實，此八人，均係此類，則其以上六人，皆不當列入社黨。

入鄉之趨者，韓敬同出湯賓尹門下，當天啓時，齊楚浙三黨附熾編圖，力擁東林，則之勝決不當入社黨錄。

至崇禎積於立朝時，保身自守，不偏袒東林黨，故在位較久，萬曆歸明廷補傳云：

韓魏忠愍黨禍，朱國禎往葉向高，多所調劑，天啓四年未竟，楊廷勳忠愍二十四未罪，國禎走向高曰：此韓忠定鑿劉璉故事也，勢將不測，奈何？一時東林多動向高對疏，至有謂

賢者，向高愷甚，國禎曰，容之，及向高密奏，忤忠賢，決計引退，謂國禎曰，我去，蒲州更非其敵，公亦當早辦歸計，蒲州謂韓爌也。七月，向高罷，爌爲首輔。十月，爌罷，國禎爲首輔。時國廣微與忠賢表裏爲奸，勢張甚，親國禎蔑如也。十二月，爲奸黨李蕃所劾，卽三疏引疾，忠賢謂其黨曰，此老亦邪人，但不作惡，可令善去，乃加少傅，賜銀幣，廢子中書舍人，遣行人送歸，月廩與夫，皆如制。

可知國禎調劑兩黨，不爲二黨所利用，後雖爲奸黨劾歸，然忠賢令之善去，不與東林黨人同一待遇，則紹徽作點將錄時，必不列入國禎，以陷害之，明甚。

李希孔立朝時，雖侃侃直言，然於天啓三年，得疾遽卒，是作點將錄時，不當列入李希孔矣。

至曾陳易於天啓七年丁卯，廷推，陞通政司，璫點陪推田生芝，以中旨着陳易冠帶閑住（廣州鄉賢傳四），則陳易無若何忤魏闈事跡，故至七年時，令其善去，則點將錄亦不當列其名。

羅喻義於天啓六年，擢南京國子祭酒，諸生欲爲忠賢建祠，喻義懲其倡率者一二人乃已，忠賢輯東林籍貫，湖廣二十人，以喻義爲首（萬斯同明史稿本傳），然不聞其曾遭削奪，且於六年仍在朝中，則點將錄亦不宜列入焉。

至於涂世葉、傅宗舉、曾用升、管榮鄰、胡應台五人，在朝中無所表見，雖遭削奪，然非

東林要人；而周宗建、黃尊素等，直指降賊，身遭慘刑，反不列入，作點將錄者，決不舍重取輕，若斯之甚也。

總之，酌中志餘，蓋出逆黨劉若愚手筆，以愛憎爲取舍，私自竄易以愛護之人，而諸正人反不與錄，致使世人淆惑，不能分別其真僞也。

人名表中，如李三才等一百零一名，皆有三四家以上之記載。原本中必有其名，可勿庸疑；所可疑者，唯上文之二十人外，尙有數十人，須詳爲鑑別，明其真僞，茲列表如下：

閱若讎所見本：阮大鹹。

東林別乘本：錢春。

酌中志餘本點將錄跋：邵希雍。

先撥志始不：韓爌、王圖、張鼎、孫必顯、張鳳翔、陳良訓、薛文周、劉大受。

兩朝劄復錄本： 炤、方有度、許譽卿、熊奮渭、李邁知、張鵬雲、霍守典、蔣大中、

胡永順、麻僖、章允儒、熊德揚、歐陽調律、王時熙、陳士元、楊建烈、劉璣、鄭宗周、馬鳴

起、喬承詔、江秉謙、潘雲翼、吳良輔、李喬崙、周汝弼、翟學程、張繼孟、劉廷佐、薛敷

教、田珍、帥衆、鄧漢、吳裕中、丁乾學、蘇繼歐、畢佐周、侯恪、梅之煥、史永安、盧化

驚。

閱若讎所見本，中有阮大鹹，係逆案中人（已見上文），此蓋大鹹預竄其名於錄中，以爲異

日辨寃之地。或錢謙益於南渡之初，欲修馬阮之好，引大猷爲同調，私自竄入阮名耳。

酌中志餘點將錄跋謂「在鄒之麟家所見之本，有神醫乃海虞之邵希雍」，然不聞天啓時有忤魏闡之邵希雍者，此爲竄入之詞，不足信也。

東林別乘本有小溫侯錢春，案東林別乘，卽春裔孫人麟所作，其跋點將錄云：

當天啓甲子時，先高祖梅谷公已由右銀臺，晉長光祿勳，非臺臣也，近見先撥志始刊本，與葉本頗異，有劉惟忠，而無先高祖名，葉本於先高祖官爵旣訛，疑劉惟忠爲是。

人麟謂其高祖不應入東林點將錄，自係確論，錢春之竄入，或係明末清初之人，輾轉傳寫，有好惡之見，而改易之耳。

文秉先撥志始本所列之八人，東林別乘本與之相同，別本皆無，惟此八人，皆東林中頗負聲望者，不應遺漏，今略述八人政績奄事實，以證明其應入此錄焉：

韓爌 天啓元年，爲建極殿大學士，時帝封乳母客氏爲奉聖夫人，大婚成，當出外，仍留之宮中，爌及劉一燝引禮制爲言，乃命俟梓宮發引，擇日出宮，二年四月，孫慎行以進藥事，劾方從哲弒逆，廷議紛然，六月，爌特出疏明之，四年六月，楊漣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忠賢頗懼，求援於爌，爌不應，忠賢深銜之，七月爲首輔，每事持正，善類賴之。五年七月，爲邪黨李魯生所劾，削籍除名，又假他事，坐贓賄二千，斃其家人於獄（萬斯同明史稿本傳）。

王圖 萬曆三十七年，進吏部右侍郎，掌翰林院，時兄國以兵部侍郎，巡撫保定，兩人並



負時望，朝右推爲西北正人，後京察，當圖注考，時歸張尹已爲祭酒，其先歷官翰書，自以生平無行，必見斥，思先發傾之，乃與王紹儀計，令御史金明時劾圖子寶坻知縣收汴，列其職有鉅萬，且造虛言，圖上書言狀，帝爲下詔賅捕，乃已。及考察，卒注寶尹不諱，御史官，明時亦被劾，由是其黨不讒，徐光勳、秦聚奎等，遠避其攻，其必去國，圖亦乞休去。四十五年，京察，寧小爲政，以推選其職。天啓三年，右起故官，明年，遷禮部尙書，協理詹事府，魏忠賢竊柄，其黨劉弘光論圖，遂削籍，後詔復兼銜，用其黨喬應甲撫陝，將構圖，會紹徵卒，寧乃解（萬氏明史稿本傳）。禮部尙書王國聞止，誦其爲門戶巨魁（兩朝劄記復錄卷二）。

張鼎 萬厯甲辰進士，選庶吉士，砥礪名行，爲文章，務邁達國體，授檢討，較禮闈，進司業，歷宦諭，擢南京吏部侍郎，爲修實錄，加太子賓客。天啓中，以忤璫削籍。鼎在明嘉宗時天變，嘗言八事，指及宮闈，力勸廢儲，及及禱禍，天下推爲正人（康熙松江府志名臣傳）。

劉大受 萬厯國十七年，由中書選河南道御史，天啓三年，河東巡鹽，四年，淮揚巡按，六年，爲民（明崇禎廟憲法監錄卷二十一）。天啓六年四月，御史劉大受王心一俱削奪（兩朝劄復錄卷三）。

孫必顯 歷戶禮二部主事，改吏部，屢遷文選員外郎，爲尙書趙南星所重，天啓五年冬，魏忠賢羅織清流，御史陳奉諫劾其世投門戶，遂削籍（萬斯同明史稿本傳）。

張鳳翔 天啓間，累遷兵部侍郎，巡撫保定，以東林黨爲給事中薛國觀劾罷（貳臣傳）。兵部侍郎張鳳翔劾奪，並削子應（原朝剝復錄卷二）。

陳良訓 萬曆癸亥，爲戶科給事中，累疏侃侃觸時忌，屢旨切責，時逆璫魏忠賢陰爲邪黨擁戴，趙盧方始，應山楊公漣出疏彈璫二十四罪，公讀疏擊節，遂首出疏佐楊，楊疏以天啓四年六月初一日上，未下，先下璫辯疏，公即以此糾駁，自此是非大定，相繼擊璫者至七十餘疏，實公爲開首龍耳，至十月內外，魏合算，借推晉事逐魏大中夏嘉遇等，高邑毗陵亦繼斥，時舉朝以目，璫益熾矣。公又首出疏，言晉事與璫甚力，璫遂矯旨降公三級，斥歸（頤天庵學卷十三陳黃門敘等條）。

薛文周 爲吏科給事中，危言正論，多所達白，常劾逆璫魏忠賢，幾罹禍，賴當時營救得免，遂稱病乞歸（查書錄彙編卷四十一）。

以上五人，俱其生平著述，以爲國事蹟，如查書錄彙編所載，魏忠賢等必不忘懷於彼，而淡於置之，是微有煖等八人，亦著錄於中，假若可憐矣。配以李三才等一百零一名計之，適有一百零之名，此東林黨諸將錄，惟查書錄彙編本載爲近裏。

吳應箕本點將錄，其行本不同者，有兩十八人之多，蓋吳氏所見點將錄，亦爲魏黨改削之本，致奄黨借端新，應嘉，史永安等，亦屬名諸君子之中，楊魏二人，考已見上，史永安，欽定逆案雖無其名，然逆詞紀錄有二因原則遂擬定史永安，建璫詞等句，剝復錄亦言史

永安巡撫寧夏，爲逆黨總頭，則永安爲魏黨之人無疑，其他諸人，則秉性稍和緩者，及無大名望者，亦連帶牽入，如此方可與原本點將錄相比。使魏奄中二三人，得與諸君子同列，傳名後世焉，然則吳氏本亦未可據焉。

然余所考定之一百零九人中，尙有疑問在焉，東林別乘云：

昔周忠介嘗以不與法錄爲恥，忠介之禍，成於乙丑，茲錄弗及，理固宜然，今諸錄輒有忠介名，意尙論者違之乎。

此所謂周忠介者，卽周順昌也，今本皆有其名，則俱係改本無疑，且點將錄原本，在明末清初時，已不可得，蓋或經東林子孫以入錄爲榮，列入其先人名；或因逆黨以定罪復職計，竄入己名；或出於後人之論定，以是非爲筆削；途至輾轉傳寫傳刊，異同參差，是故欲考得當時原本之面目，綦難矣哉，惟文秉與錢人麟二本，比較與原本近似，姑取以爲標準焉。

東林點將錄各本職掌異同表

先 撮 志 始 本	東 林 別 乘 本	酌中志餘本及奇聞寄所寄本	鈔本兩朝剝復錄本
開山元帥	開山元帥	開山元帥	開山大元帥
總兵都頭領二員	總兵都頭領二員	總兵都頭領二員	總兵頭領二員
掌管機密軍師二員	掌管機密軍師二員	掌管機密軍師二員	掌管機密軍師二員

協同參贊軍務頭領一員	正先鋒一員	左右先鋒二員	馬軍五虎將五員	馬軍八驃騎八員	總探聲息差報機密頭領二員	行文走檄調兵遣將頭領一員	掌管錢糧頭領二員	定功賞罰軍政司頭領二員	掌管行刑劄子手頭領二員	捧把帥字旗將校一員	守護中軍大將十二員	四方打聽遞接來賓頭領十二員	馬步三軍頭領四十六員
協同參贊軍務頭領一員	正先鋒一員	左右先鋒二員	馬軍五虎將五員	馬軍八驃騎大將八員	總探聲息差報機密頭領二員	行文走檄調兵遣將頭領一員	掌管錢糧頭領二員	定功賞罰軍政司頭領二員	掌管行刑劄子手頭領二員	捧把帥字旗將校一員	守護中軍大將十二員	四方打聽遞接來賓頭領十二員	馬步三軍頭領四十六員
協同參贊軍務頭領一員	正先鋒一員	左右先鋒二員	馬軍五虎將五員	馬軍八驃騎大將八員	總探聲息差報機密頭領二員	行文走檄調兵遣將頭領一員	掌管錢糧頭領二員	定功賞罰軍政司頭領二員	掌管行刑劄子手頭領二員	捧把帥字旗頭領一員	守護中軍大將十二員	四方打聽遞接來賓頭領八員	馬軍頭領二十員 步軍頭領二十七員
協同參贊軍務一員	正先鋒一員	左右先鋒二員	馬軍五虎將五員	馬軍八驃騎八員	總探聲息差報機密二員	行文走檄一員	無	定功賞罰二員	行刑劄子二員	捧把帥字旗一員	守護中軍十二員	四方行探八員	馬軍頭領二十員 步軍頭領二十七員

分守南京泚地頭領六員	無	分守南京泚地頭領六員	無	分守南京泚地水軍頭領八員	無
無	無	無	巡視城垣頭領一員	水軍頭領八員	無
無	無	無	考算錢糧支出納入頭領一員	巡視城垣一員	無
無	無	無	考算錢糧交出納入頭領一員	考算錢糧交出納入一員	無
無	無	無	無	步軍頭領十二員	無

以上所列之第二表，係比較各本將領職守之員同，先據志始本與東林別乘本大致相同，今既已考定人名錄，以先據志始本為準，則其所分配將領職務，亦當以此本為依歸；至酌中志餘與寄園寄寄及兩朝剝復錄三大，則自成一派，均別立巡視城垣及考算錢糧支出納入頭領各一員，而鎮守南京正將一員均削去，其餘各項下，增減人數，以合彼竄改諸人之性質耳。至剝復錄，則削改上列各條以外，又刪去管錢糧頭領二員，步軍頭領既有二十七員，又重列步軍頭領十二員，以配成一百零九名之數，此則改之又改，離原本真相更遠矣。

### 三 點將錄之傳本考

余所見點將錄全本有五，即雍正刊本先據志始，康熙鈔本東林別乘，康熙鈔本酌中志錄，正覺樓叢書本酌中志餘，鈔本兩朝剝復錄五種是也。其傳寫之人，或為東林黨之子孫，或為逆

閣之黨人，或與舊黨無涉，或係保者，故其所改程度，各有不同，茲分別考之於下：

先按始末。文正所錄，實爲文震孟之子，而錢謙益名點將錄，則東林本末，業必知之最詳，此書記載確實，爲國朝史料中之最有價值者，夏聲元據志始錄云：

至其所載東林點將錄，證之他書，不無同異互見之處，然據四庫采進之本，缺所配孔明樊瑞宋萬三人，今證之是編，則配孔明者爲毛士龍，配樊瑞者爲熊明遇，配宋萬者爲宋師襄，並無遺佚，而所配之沒遮攔，則劉弘化，非阮大鹹，與潛邱所見之點將錄，亦不符，潛邱所見，已屬贗鼎，而忠毅同難錄中所載塗乙者十數條，皆易以他姓名，尤爲恩怨增損之確證，則是編之存，猶見廬山真面目也已。

文乘之書，夏氏已尊重之若此，而其一百零九人之姓名，適與余所考定者皆合，故文本之點將錄，爲各本中之最近真者。

東林別乘 錢人麟所撰，人麟係武進錢春之曾孫，而錢春者東林黨人也，東林朋黨錄，東林同志錄，東林籍貫，盜柄東林夥，均有其名，此書評論東林諸錄，頗有獨到之處，且其所據點將錄，係福建葉向高裔孫家藏稿本，錢氏云：

余所及見者，僅酌中志餘及剝復錄兩種，而他本概未見，曩客閩中，於福唐葉文忠裔孫所，得見其家藏點將錄，既無闕失，又無冒濫，且配合尤工（東林別乘點將錄跋）。

案錢氏熟於有明一代掌故，其言往往如指諸掌，既得葉氏點將錄傳本，復詳考一百九人之

仕籍。查點茲錄各本中，可稱善本，惟此錄中之錢春，當係先撥志始作劉其忠爲是，李邦華下所缺者係劉策，亦當據先撥志始本補正焉（說已見上）。其餘人名，全與先撥志始本同，蓋皆出於東林後裔之所傳寫，故竄改較少耳。

康熙鈔本酌中志餘 不著作者姓名，其點將錄極意規撫水滸傳，而甄別頗不精，東林之最有名者，如周宗建、黃尊素諸人，咸不得列焉，然周宗建先楊璉而擊璫，有目不識丁之語，忠賢銜之刺骨，至乞自髡，以激上怒，阿璫者，豈能獨釋宗建哉，郭鞏爲常璫之魁，宗建攻之尤力，今進鞏而退宗建，其爲逆黨之竄改無疑也；楊春茂、許其孝、陳保泰諸人，皆列名逆案，茲錄復登之，其爲逆黨之竄改又無疑也；魏應嘉、劉廷宣、郭尙賓、李逢節、尹同舉諸人，雖未登逆案，實邪黨也，天啓間，鄒之麟未嘗立朝，且之麟非東林，茲錄又登之，皆爲逆黨竄改時陪列之人又無疑也。案酌中志本出逆黨劉若愚手筆，酌中志餘蓋亦劉氏所錄。此本僅列一百五人，而錢人麟所見鈔本，則列一百六人，此則傳鈔遺漏，無關弘旨，要之，爲逆黨之改本，則一也。

正覺樓叢書本酌中志餘 此本與康熙鈔本，稍有不同，凡逆案中人，皆已刪去，惟邪黨數人，及東林之無關緊要者，仍列入錄中，參考表中所列，即可了然，蓋刊叢書者，稍事筆削，致此二本酌中志餘，所以不同也。

鈔本兩朝劄復錄 吳應箕所撰，吳氏係復社之巨擘，承東林之遺風，頗有聲於東南，其後

阮大鍼造螳螂錄，卽號復社爲小東林，欲作一網打盡之計，應箕幾不免於禍，著有兩朝剝復錄，故應箕於東林之顛末，頗能洞悉；然考其點將錄所載，不見於各本者，有四十人之多，而此四十人之內，又有閹黨一人（其全錄中有閹黨三人），其他三十餘人，雖爲東林黨人，然皆不甚重要，殆亦爲閹黨所竄改之本。吳氏不察，而爲其所蒙，故附入於兩朝剝復錄耳。（今刻本兩朝剝復錄，無點將錄等數種，蓋以非吳氏所自著，而刪之耳。）

由此觀之，文氏錢氏二本，均出於東林後裔，較爲可信；其他各本，皆經逆黨竄改，故五本之中，以文氏本爲最善，以吳氏本爲最異，而酌中志餘本，則竄入逆黨爲最多。

余嘗爲東林碑傳集，已得五百餘人，然東林黨籍中，往往有閹黨混廁其中，而不能分析，點將錄其尤紛亂而難理者也，今旣草成點將錄考異，自今以往，擬將東林黨人榜，東林朋黨錄，東林同志錄，東林籍貫錄，盜柄東林夥等，爲之分析異同，辨別真偽，然後東林碑傳集，乃得完成。惜乎古籍淪亡，史料難得，關乎東林之史籍，若前錄後勁榜，若雷平錄，若薤薈錄，世尙未見傳本，而蔡士順自號東林鄉人，著尙論錄，列聲氣二百餘人（見李清三垣筆記上），亦未知傳世與否，世有藏此等書者，出其所珍，供余異同之考，此則余之所深望也。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十月作於廣州東山寓廬



## 東林著述考

### 一 總論

明萬曆三十二年，顧憲成於錫山創立東林書院，招集士紳，講學其中。（註一）以博大弘通之才，發大義，折微言，屹然獨立。發揮程朱漢學說，於明代學術關係甚鉅，而其感否人物，善議國政，屢當國者聞而樂之，宗旨弘遠，尤有以促四方名流，競與交結，一時風起雲湧，干預朝政，致遭執政者嫉忌，乃被以東林黨之名，且有東林黨人榜之頒佈，東林點將錄之刊行，東林同志錄，東林朋黨錄，盜柄東林影，東林雜覽，東林詩話等之造作，實以罪名，禁錮終身，絕其仕途，用意可云辣矣。此七錄僅羅入陽曆一千六百六十七年人，以他當日東林勢力，實甚浩大。尤有進者，東林諸君子攻訐學說，必響於明季，其論外史文化各方面者，亦至鉅大，蓋有左右朝政之力，操縱考試之權，改變學術風氣，介紹西方曆數之學，著作豐富，尤值當時文壇重要地位，余故不殫繁難，稽檢羣書，而作東林著述考焉。

### 二 東林於學術上之地位

東林黨人專尚門戶之見，議者謂其有誤國之罪，然其於學術上之貢獻則甚大，如對於文學，有公安體與竟陵體之創設，公安體爲袁宗道宏道中道兄弟三人所創，三袁公安人，力排復古派詩文，蓋後者於萬曆中葉以後，流弊日甚，三袁乘機而起，一方辨誣復古派，一方自創清新輕俊之體，於是公安體風靡一時，然復古派七子猶橫於學間，三袁則矜其小慧，名爲救七子之弊，而弊加甚，是以有竟陵體者出，以矯公安之弊，竟陵體創自竟陵人鍾惺譚元春，故亦稱鍾譚體，當公安竟陵風靡之時，與公安派沈澹一氣者，有高望論雷思霈等，此皆東林中之皎皎者也。其他東林，擅長詩文之人時多，且當時作家，氣講激法，務爲靈變，蓋作風隨時代環境而一變，徐越云：

嘉靖以前，文以實勝，隆萬以後，文以虛勝；嘉靖文轉處皆折，隆萬文姪曲；嘉靖文妙處皆生，隆萬高曆於熟。（註二）

於此時期中，有一特點，卽當斯時也，朝政日非，士心鬱結，文多借題發揮，不若曩日之體會古人語氣，謹守繩墨，尺寸不踰矣，當時之代表作家，推趙南星、顧憲成、高攀龍等爲勝，詩文均冲澹清適，不染當時纖仄之習，其他若茅維、陳仁錫、顧錫疇、范梈文等，詩文皆卓越一時，獨自成家。又錢謙益雖爲貳臣，亦爲東林之一，其詩文耿介不入俗，爲明代文學之後勁，又爲振興清朝文學之先聲，頗有名於文壇，堪容贅述矣。至於天文曆數，則紹介西洋曆數於國內，如李之藻等是也。之藻從西洋八利瑪竇遊，始以西法爲宗，時大統法浸疏，禮部奏

之蕙精心曆學，可與西洋人盧迪我熊三拔等同譯西洋法，後果召至京師，參預曆事，其所論天文曆數有中國昔賢所未及者，不僅能論其度數，又能明其所以然之理，所譯西書頗多，徐光啓等繼之，西洋之祕盡洩矣。（註三）當時徐光啓雖未登東林黨籍，然與東林聞人，過往甚密，其文集中有此類記載者頗多。（註四）光啓於曆數之學，世人皆知，毋容紹介，其著作特多，皆關於天文曆算之類。理學則有劉宗周黃道周等之名一代，宗周學以誠意爲主，慎獨爲功，又嘗講學畿甸，學者稱之爲念臺先生，又稱蕺山先生，門弟子頗多，其著述皆原本性命，闡明聖學，有關世道人心者。道周亦貫古今，詩文敏捷，所至學者雲集，與講論不倦，精天文曆數皇極之書，所著三易洞詮草與新書，學者窮年不能通其說，而道周以之推驗治亂，其說多中，明季人物，首推劉宗周，次卽道周，爲士林儀表云。（註五）擅長史學者，則有陳邦瞻、朱國禎、茅維、丁元薦等之大成，如陳邦瞻之宋史紀事本末，元史紀事本末，皇王大紀，朱國禎之明史概，韓皇明紀傳，茅維之嘉靖大政記，丁元薦之萬曆辛亥京察紀事，三太宰傳，皆係東林史學家之代表作品，南明野史，不下數百種，未始非東林開其先河，注重現代史事，亦東林之功也。至於書畫，有董其昌、米萬鍾、李日華之特出，其昌書畫妙天下，爲人和氣，不立崖岸，庸夫俗子，皆得至其前，臨池染翰，移日不倦，最矜慎其畫，不輕予人，精賞鑒，通禪理，人擬之米元章趙子昂云。（註六）萬鍾亦善書畫，與董其昌齊名，時稱南董北米。（註七）日華工書善畫，時士大夫風流儒雅，好古博物者，推董其昌及王惟儉，日華書畫亞於其昌，博雅亞於惟

儉，而徵兼二人之長，亦其特點。（註八）據此，則東林人物，於學術上之地位，可云卓越矣。

### 三 東林七錄之版本

東林黨人，約有六百餘名，現所憑藉者，即所謂七錄是也，後諸錄有闕黨及復社諸人竄入其中，余前已將東林黨人榜及東林點將錄作考證矣，二錄之取去，已無異議，惟其餘五錄，尚未暇考證，恐竄入者亦有之，然七錄中以黨人榜及點將錄爲東林之集大成，據此二錄，餘五錄，約可迎刃而解，惟漏略之處必多，則有待於七錄之攷證，再爲補正矣。茲將七錄之版本，列之於左，以俟有志者同研討焉：

一、東林黨人榜 康熙刊陳鼎東林列傳本，康熙鈔錢人麟東林別乘本，康熙抄酌中志餘本，正覺樓叢書酌中志餘本（二本所列人名不同），小清儀閣寫本明黨禍始末記本。

二、東林點將錄 雍正刊文乘先發志始本，康熙抄東林別乘本，康熙抄酌中志餘本，正覺樓叢書酌中志餘本，鈔本兩朝剝復錄本，小清儀閣寫本明黨禍始末記本。

三、東林同志錄——茅元儀掌記稱同心錄 康熙抄東林別乘本，康熙抄酌中志餘本，正覺樓叢書本酌中志餘本，抄本兩朝剝復錄本，小清儀閣寫本明黨禍始末記本。

四、東林朋黨錄（附東林脅從） 康熙抄東林別乘本，康熙抄酌中志餘本，正覺樓叢書酌中志餘本，鈔本兩朝剝復錄本，小清儀閣寫本明黨禍始末記本。

五、塗柄東林夥 康熙抄東林別乘本，康熙抄酌中志餘本，正覺樓叢書酌中志餘本，鈔本兩朝剝復錄本。

六、東林雜貫 康熙抄東林別乘本，康熙抄酌中志餘本，正覺樓叢書酌中志餘本，鈔本兩朝剝復錄本。

七、夥壤封疆錄 版本同上。

此篇東林著述及所選擇人名，純係東林份子，其闖黨及復社，皆在擯棄之列也。

#### 四 東林著述考證

東林黨人有著述者，依余所知，約有三百二十餘人，佔全數之半，其著作計有千數百種，可謂博矣，今以人名爲綱，著述爲目，羅列於下，著述之有刊本者注明之，無者注其出處，依黨人姓氏筆畫之繁簡而排比焉，其各人之事蹟，見拙輯東林黨人碑傳集，（註九）茲不贅焉。

#### 丁賓（浙江嘉善人）

清惠公遺集八卷（見徐秉義培林堂書目 明史藝文志作文集八卷）  
排門條編便民冊（見黃虞稷千頃堂書目）

#### 丁元薦（浙江長興人）

登拙堂集二十四卷（千頃堂書目 培林堂書目作文集十二卷）

蘭奇堂文集（嘉慶浙江通志）

國曆辛亥京察紀事十卷（千頃目）

三太宰傳一卷（千頃目）

西山日記二卷（光緒湖州府志藝文略 四庫存目）

先醒齋筆記（同上）

丁此呂（江西新建人）

世美堂稿（千頃目）

西遊草四卷（同治南昌府志藝文）

丁乾學（浙江山陰人 河北宛平籍）

擁膝齋集 比樂堂集（千頃目）

丁應泰（湖北武昌人）

萬曆武昌府志六卷（千頃目 與郭正域同修）

于孔兼（江蘇金壇人）

浮雲山居稿八卷（明刊本）

願學齋僊語圖卷續一卷（明刊本 日本內閣文庫圖書目錄 千頃目作續二卷）

願學齋存誦二卷又述語四卷（千頃目）

江州徐學四卷（同上）

春曹書疏五卷（徐乾學傳是樓書目）

王紀（山西芮城人）

莊毅公集（光緒山西通志經籍）

畿南奏議六卷（同上）

王象春（山東新城人）

問山亭詩五卷（千頃目）傳是樓書目作問山亭集四卷 附甲寅草及齋言

入濟南言詠一卷（千頃目）

李杜詩評二卷（同上）

王允成（山西陽成人）

南亭奏疏（見遼寧書目）

王洽（山東臨邑人）

撫浙奏疏 典察疏略 兩部奏議（光緒山東通志藝文）

王心一（江蘇吳縣人）

蘭亭堂集八卷（同治蘇州府志藝文 全燬書目）

蘭田閣詩集（千頃目）

出山罪言二卷（同治蘇州府志）

風塵紀錄二卷（同上）

粵西疏草二卷（同上）

王之寀（陝西朝邑人）

元宗實錄四卷（光緒陝西通志無籍）

提率疏稿一本（傳是樓書目）

王圖（陝西耀州人）

醉綠館集（光緒陝西通志）

翰林館課（遠礙書目云王圖選）

王元翰（雲南寧州人）

未焚草二卷（千頃目）

德鄰章一卷（傳是樓書目）

王象乾（山東新城人）

諭鹵俗語四卷（千頃目）

經理縣牒奏議十四卷（千頃目）

督撫奏議行邊奏疏（千頃目）



皇明開天玉律四卷（千項目）分錄太祖聖訓，曰事天恤民，勤政聖學，訓儲用人，求言慎刑，理財止稅，弭災保業，凡十有三篇，而附以論說，萬曆三十八年奏進御覽。

忠勤錄（山東通志藝文）

文選刪注十二卷（同上）

王佐（湖南武陵人）

朝事日錄（千項目）

太學問（千項目）

王士騏（江蘇崑山人）

符奏書十五卷（明史藝文志）

馭倭錄八卷（同上）

四侯傳四卷（千項目）云：張文成，諸葛武侯，王景略，李鄴侯四人。

諸葛武侯別傳一卷（同上）

宣貞子傳一卷（同上）

銘曹紀要十六卷（培林堂書目）

醉衣卷詩選八卷（同上）

王以寧（浙江紹興人）

汪待御奏草六卷（傳是樓書目）

王述舌（海南鴻雁人）

易筌（千頃齋）

律筌（同上）

王凝祥（陝西蒲城人）

銅壺集四卷（光緒陝西通志藝文）

王命新（由東汶上人）

千秋館文集（光緒山東通志藝文）

重刻汶上縣志（同上）

蒙養初訓（同上）

文翔鳳（陝西三水人）

文天瑞集六十三卷（書曆四十五年刊本）內分皇極篇二十七卷，南極篇二十二卷，東極篇

四卷，傳是樓書目作文天齊文集六十二卷。禁書總目）

九極篇（光緒陝西通志經籍）

太微經十卷（千頃齋）

南都新賦六篇一卷（千頃齋）

文震孟（江蘇吳江人）

藥園全集（同治蘇州府志藝文）計分桐槎小錄，廷對策，奏議，竺陽草，初夏園林小詠，

共五種。明詩綜云，有藥園詩稿。）

策學圓機（禁書總目）

姑蘇名賢小紀二卷（千頃目）

覽史（同治蘇州府志藝文）

竹塢藏稿（同江南通志藝文）案藥園全集中有竺陽草，或卽此稿。）

公爾（山東蒙陰人）

問次室三集十一卷（明刊本）北平圖書館藏 明史藝文志作問次齋集三十卷）

方震孺（安徽壽州人）

方孩未先生集十六卷（嘉慶樹德堂刊本）

幾灰草一卷（千頃目）

西臺奏疏二卷 按遼奏疏二卷 賈恤奏疏一卷（千頃目）禁書總目）

遼事願求一卷（千頃目）禁書總目）

方逢本（浙江遂安人）

雪濂齋集（千頃目）

方大任（安徽桐城人）

霞起樓集（同治江南通志藝文）姚孫棠 桐舊集本傳 千頃目作詩草）

偶存詩文集（同治江南通志藝文）

易解鑿語（同上）

方孔炤（安徽桐城人）

白鹿山文集（同治江南通志藝文）桐舊集本傳作中丞公集 禁書總目有龔山集 遠礙書目

有環中堂集）

周易時論十五卷（明袁堯文志）同治江南通志藝文 千頃目作十卷）

春秋竊論（同治江南通志藝文）

全邊略記十二卷（明刊本）北平圖書館排印本）

毛士龍（江蘇宜興人）

毛氏爰書（雍正宜興縣志卷八）

左光斗（安徽桐城人）

左忠毅公集五卷（道光二十六年刊本）道光十八年刊本二卷 乾坤正氣集本三卷 入全燬

書目）

左忠毅公奏疏三卷（明史藝文志）

白所知（山西陽城人）

惺小錄（光緒山西通志經籍）

石崑玉（湖北黃梅人）

居士集（嘉慶湖北通志本傳）

齡山堂稿 石蘇州稿（湖北詩徵傳略卷十七）

石居士詩刪二卷（千頃園）

石星（河北東明人）

東泉集（千頃園）

史記事（陝西渭南人）

見山堂集二十卷續集二卷（光緒陝西通志）

潤陸洞文集（同上）

郊愚草二卷（千頃園）

讀易夢覺九卷（同上）

毛詩序攷十卷（同上）

四書疑闕五卷（明史藝文志）

春秋事考（光緒陝西通志）

光緒陝西通志有尙書疑闕五卷，與此互異，未知孰是。

律呂輯（同上）

大成禮樂集三卷（千頃目）

欽荒補遺二卷（同上）

介休志史抄四卷（光緒陝西通志）

榆次志（同上）

兩政拙續（同上）

按楚書檄（同上）

聞善錄（同上）

從政尺牘（同上）

款愚甫日程（同上）

隨筆小類（同上）

潤陸語略二卷（千頃目）

寧儉約 仁里約（光緒陝西通志）

共學講語 典學堂會語 榆介講語（同上）

史孟麟（江蘇宜興人）

亦爲堂集四卷（亦名史太僕集 見國庫存目，內有奏疏一卷，明道附言一卷（雍正宜興縣

志作二卷），詩草一卷，文草一卷，千頃目作五卷。

明道會錄一卷（千頃目）

玉池目疏稿一卷（同上）

史學遊（山西冀城人）

麟經三易草（光緒山西通志經籍）

四書心言（同上）

四書一卷（同上）

成基命（河北大名）

明館課錄（禁書總目作成基命等纂）

成明樞（山東曹州人）

三桓諫疏四卷（光緒山東通志）

朱國楨（浙江烏程人）

朱文肅遺集八卷（光緒湖州府志藝文略）

平涵詩文鈔二卷（同上）

史纂一百二十卷（明史藝文志 光緒湖州府志藝文作一百四十二卷 清初刊本）

韓皇明紀傳三十卷（同上 明刊本）

湧幢小品二十四卷（周聖） 光緒湖州府志作三十二卷）  
大政記三十六卷（光緒湖州府志藝文略）

朱吾齋（江西高安人）

墨林漫稿（千頃目）

明留臺奏議二十卷（同上）

朱長春（浙江烏程人）

朱太復文集 甲集五十二卷 乙集三十八卷（培林堂齋目 禁書總目）

管子權二十四卷（千頃目 天啓刊本）

參同契解箋（光緒湖州府志藝文）

莊子評（同上）

校正楚辭（同上）

江東之（安徽歙縣人）

瑞陽阿集十卷（乾隆重刊本 四庫存目）

臺中草 廷中草（千頃目）

黔中疏草一卷（同上）

江秉謙（安徽歙縣人）



西臺疏草一卷（千頃目）

安希范（江蘇無錫人）

天全堂集四卷（光緒無錫金匱縣志藝文）

名山記遊（同上）

萍蹤漫錄（同上）

養心日劄（同上）

讀書日箋（同上）

米萬鍾（陝西西安化人宛平籍）

澄澹堂文集十二卷 詩集十二卷（光緒順天府志本傳）

易義四卷（同上）

象緯兵鈐十二卷（同上）

石史十六卷（同上）

琴史八卷（同上）

爽史四卷（同上）

篆隸考說二卷（同上）

前代史宮詞二十卷（同上）

北征吟一卷（千頃目）

灌園記二卷（千頃目）四庫提要作灌園雜詠

李三才（陝西臨潼人）

雙鶴軒詩集（千頃目）

鷓鴣齋集一卷（千頃目）

灼艾集（光緒順天府志本傳）

無自欺堂稿（同上）

鍼砭錄（同上）

漕撫小草十五卷（一作奏草十七卷）千頃目 家君藏有明刊本

李應昇（江蘇江陰人）

落落齋遺稿十卷（道光修補崇禎刊本）常州先哲遺書本有附錄一卷 乾坤正氣集本六卷

西臺小疏（禁書總目）

李邦華（江西吉水人）

李忠肅公集十六卷（道光刊本）內文集八卷 奏議六卷（明史藝文志）

南疆新志四卷（培林堂書目）記崇禎十三年新定四司職掌

結駭臺府二卷（培林堂書目）

李日宣（江西吉水人）

敬修堂集三十卷（明史藝文志）

枚卜始末一卷（同上）

太僕寺志二十二卷（同上）

西臺奏草四卷（千頃目）

吳中奏藁十二卷（同上）

祀戎奏議十六卷（同上）明史志作奏議十六卷

按豫勿喜錄二十卷（千頃目）

銓曹奏藁八卷（同上）

河東文告三卷（同上）

勤王檄稿一卷（同上）

平獨始末二卷（同上）

清祿始末二卷（同上）

李喬崙（陝西高陵人）

西臺疏草一卷（千頃目）

李宗延（河南汝陽人）

四書字詁十卷（千項目）

輯曾子四卷（同上）

汝陽縣志四卷（同上）

李繼貞（江蘇太倉人）

雪虹閣集（千項目）

津門奏草（同上）

李若星（河南息縣人）

撫鄆疏稿（禁書總目）

總河奏議一卷（千項目）

總督川貴奏議一卷（同上）

李騰芳（湖南湘潭人）

李湘洲文集十二卷（明末刊本）光緒二年刊本作李文莊公全集十卷 四庫存目云，李湘洲

集十卷，補遺一卷。）

咸恥齋集二卷（豫章遺書本）家君藏有精抄本

說莊三卷（豫章遺書本）

湘潭縣志（千項目）

李成名（山西太原人）

半畝園詩集（光緒山西通志經籍）

李璣（山西襄陵人）

三垣奏疏集（光緒山西通志本廩）

李標（河北高邑人）

忠孝廉節集四十卷（明史藝文志）

穹窿山志六卷（千頃目）

李樸（陝西朝邑人）

讀刁集六卷（傳是樓書目 千頃目）

雪亭集八卷（千頃目）

疏稿二卷（同上）

李偉（山西聞喜人）

擊筑集一卷（光緒山西通志經籍）

適旅集一卷（同上）

萬石集一卷（同上）

李日華（浙江嘉興人）

恬致堂全集四十卷（明史藝文志）

變優志一卷（同上）

官制備考二卷（同上）

姓氏譜纂七卷（同上）

構李叢談四卷（同上）

六研齋筆記十二卷 日記二十卷（同上） 千頃目有六硯齋二筆（）

紫桃軒雜綴四卷 又綴四卷（千頃目）

畫屨二卷 書畫想像錄四十卷（明史藝文志）

墨君題語三卷（千頃目）

恬致堂詩話四卷（學海類編本）

四六全書三十九卷目一卷（日本內閣文庫圖書目錄 禁書總目有四六類編蓋卽此書）

李應策（陝西蒲城人）

六緯質難七卷（光緒陝西通志）

婚喪泊隄一卷（同上）

李氏世遺錄三卷（同上）

聖宮補漏二卷（同上）

募真藻函卷（同上）

李之藻（浙江仁和人）

頻宮禮樂疏十卷（明史藝文志）

同文算指通編八卷前編二卷（千頃目 杭州府志本傳）

渾蓋通憲圖說二卷（千頃目 杭州府志本傳）

醫容較義一卷（杭州府志本傳）

李希孔（廣東三水人）

嘉慶疏草（嘉慶三水縣志本傳 並云有集行世）

吳懷賢（安徽休寧人）

吳翼明存集七卷（崇禎三年刊本）

吳用先（安徽休寧人）

寒玉山房集（桐舊集）

周易笈語（桐舊集引潘龍眠詩選）

吳仁度（江西金谿人）

吳繼疏遺集十三卷（乾隆刊本 四庫全書存目作十二卷入抽燬書目）

吳道南（江西崇仁人）

文恪公文集三十二卷（培林齋書目）入彙

曙谷集（雍正江西通志）

巴山草（同上）

國史河渠志二卷（明史藝文志）

歷科狀元策（遼礙書目）

日講錄（雍正江西通志）

吳文恪公奏議 語錄（同上）

吳適可（江蘇宜興人）

安節奏疏 遺稿（雍正宜興縣志卷八）

荆南漫稿（同上）

諸儒語要（同上）

日省編（同上）

吳亮（江蘇宜興人）

止園集二十八卷目一卷（明刊本 日本內閣文庫圖書目錄）

萬曆疏鈔五十卷（千頁目 采輯萬曆癸酉迄己酉諸臣奏疏）

增修昆陵八品記十卷（光緒武進志注存）



名世編八卷（同上存）

遜世編（同上佚）

四不如類鈔十卷（千頃目 武進志云佚）

吳正志（江蘇宜興人）

雲起樓詩文集（雍正宜興縣志卷八）

泉上語錄（同上）

吳燭（江蘇華亭人）

夢華子集（禁書總目）

周易釋旨八卷（明史藝文志）

詩經質疑一卷（同上）

書經質疑一卷（同治江南通志）

春秋質疑一卷（光緒湖州府志藝文略）

大學古本解一卷（同上）

讀書記一卷（同上）

吳氏叢話十二卷（千頃目）

吳默（江蘇吳江人）

易說六卷（明史藝文志）

莊子解（同治蘇州府志藝文）

吳宗達（江蘇宜興人）

文端公濬亭存稿二十八卷（傳是樓書目 光緒武進志作濬亭存稿是）

渙亭詞（光緒武進志注云佚）

麟經日錄（同上）

沈思孝（浙江嘉興人）

陸沉漫稿六卷（明史藝文志）

澗山草堂稿二十卷（傳是樓書目）

綠雨亭稿二卷（同上）

溪山堂草四卷（四庫全書存目）

行成 郊居 西征 吾美堂 等集（櫛李詩繫卷十四）

秦錄一卷 晉錄一卷（同上）

沈正宗（江蘇吳江人）

巡梁稿四卷（千頃目）

署司末議一卷（傳是樓書目）

沈惟炳（湖州孝誠人）

香河志（升遷臨沂府志藝文）

沈濱（浙江烏程人）

止齋集二十八卷（培林堂書目 今有止齋集十卷刊本）

河山集六十四卷（千頃目）

鳳隱軒稿二十五卷（傳是樓書目）

山草十卷（同上）

沈應奎（江蘇武進人）

名臣言行錄新編三十四卷（千頃目 光緒武進陽湖縣志云佚）

沈濤原崇禎疏揭一本（傳是樓書目）

沈儼紛（浙江歸安人）

安攘疏草八卷（培林堂書目 入禁書總目）

留工奏議（嘉慶浙江通志）

沈鯉（河南商邱人）

亦玉堂稿十八卷（明史藝文志 明刊本作十卷 康熙庚午劉臻重刊本亦作十卷 嘉慶十二年刊本亦作十卷）

亦玉堂續稿（千項目）

文雅社約二卷（同上）

義學正字十卷（同上）注云含經堂一作三卷

汪應蛟（安徽婺源人）

病吟草（千項目）

學詩略一卷（明史藝文志）

婺源縣志十卷（千項目）

中詮八卷（同上）

理學經濟二編 經正錄八卷（同上）

知本同參二卷（一作十一卷 同上）

經世大論四卷（同上）

昆彩先生書二十卷（同上）

性善論 四六儒管（同上）

汪康謫（安徽休寧人）

葵齋園集 文二卷 詩一卷 詠歸草一卷 解郡本末一卷 閱識二卷（明刊本）

葵竹園詩集（千項目）

書傳刪補（康熙徽州府志）

閩讖漫記（同上）

汪懷德（安徽婺源人）

汪子寐語 汪子寤言（同治江南通志）

汪承爵（山東臨清人）

大同府志二十二卷（千頃目 萬曆壬子爲知府時修）

宋燾（山東泰安州人）

泰山記事十二卷（明史藝文志）

巖居漫錄（光緒山東通志）

何棟如（江蘇無錫人）

何太僕集十卷（蔣氏慎修書屋排印本 入禁書總目 千頃目有徂東草攝園草一卷）

鄉飲圖考一卷（千頃目）

文廟雅樂考二卷（明史藝文志）

初續商音（同治江南通志 千頃目有南音一卷）

恢復議（千頃目）

石城會語（千頃目）

道一編五卷（同上）

夢林元解三十四卷（陳士元撰，何棟如重輯。千頃目云，士元初作夢書元解，棟如因而廣之，分夢占二十六卷，夢蘊二卷，夢原一卷，夢徵五卷。）

出山疏牘（同治江南通志）

何士晉（江蘇宜興人）

歐唐須知十二卷（明史藝文志）

家禮摘要（雍正宜興縣志卷八）

何武莪疏葉一卷（千頃目）

何如龍（安徽婺源人）

後樂堂集（桐舊集）

西疇詩集（明詩綜）

何吾騶（廣東香山人）

元氣堂詩文集三十卷（道光刊本 抄本（家君藏））

寶輪閣集（千頃目）

雲笈軒稿二卷（道光香山縣志）

周易補注四卷（同上）

經籍目録拜書錄四卷(同上)

石刻楷草四種(同上)

呂維祺(河南新安人)

明德先生集二十四卷(刊本 明史藝文志作二十卷 四庫存目作明德堂文集二十六卷)

節孝義忠集四卷(明史藝文志)

孝經本義二卷(明史藝文志)

孝經大全二十八卷 世間三卷(同上)

孝經衍義(千頃目)

圖書外傳(同上)

音韻日月燈六十卷(明史藝文志)

四禮約言(四庫全書存目)

南庚奏疏三卷 南樞奏疏一卷(千頃目)

呂坤(河南寧陵人)

去僞齋文集十卷(康熙刊本 道光刊本 千頃目作去僞齋集十四卷 抽燬書目作十二本)

四禮疑六卷(千頃目)

四禮翼四卷(千頃目)

寧陵縣志十二卷（千頃目）

呂公實政錄七卷 安民實務（千頃目）

閩範四卷（同上）

題奏二卷（培林堂書目）

呻吟語四卷（明史藝文志 道光刊本文集附有呻吟語一卷）

小兒語五卷（千頃目）

杜三策（山東東平人）

杜公奏稿（光緒山東通志）

余懋衡（安徽婺源人）

關中集四卷（四庫全書存目 入抽燬書目）

乾陽齋集（乾隆江南通志本傳）

經翼（同上）

說略八卷（千頃目）

古方略（千頃目）

少源語錄（乾隆江南通志）

仁獄類編三十卷（千頃目）



關中奏議（乾隆江南通志）

修卜年（遼寧遼陽人）

幽憤錄八卷（順治刊本 內二卷爲修卜年自撰，餘六卷爲後人題跋。）

金世俊（浙江義烏人）

四書宗貫錄（民國義烏縣志本傳）

寧我錄（同上）

金士衡（江蘇長洲人）

留垣疏草四卷（傳是樓書目 遠礙書目）

周朝瑞（山東臨濟人）

擷芙蓉集（蔡書總目）

兩朝奏議（千頃目）

周順昌（江蘇吳縣人）

周忠介遺集二卷 附年譜一卷 遺事一卷（康熙刊本 借月山房本作四卷 乾坤正氣集本

三卷）

周宗建（江蘇吳縣人）

論語商二卷（康熙吳縣志）

老子辨（同上） 乾隆江南通志作老子解）

八識規矩注（同上）

周忠毅公奏議四卷 附錄三卷（崇禎刊本 全燬書目作周來玉奏疏）

詩稿一卷（同治蘇州府志藝文）

周起元（福建海澄人）

周忠愍疏二卷（乾坤正氣集本）

周嘉謨（湖北景陵人）

滄浪草（湖北詩徵傳略卷九）

墨池清紀（同上）

訖清圖年譜（同上）

周洪謨（浙江山陰人）

經書辨疑錄三卷（明史藝文志）

四書辨疑錄三卷（同上）

鉅州府志十二卷（同上）

周道登（江蘇吳江人）

清生閣集（同治蘇州府志藝文）

周孔教（江西臨川人）

周魯先生集（千頃目）

周中丞疏稿十七卷（傳是樓表目 千頃目作十八卷）

江南疏稿九卷（傳是樓書目）

西臺疏稿二卷（千頃目）

中州疏稿五卷（千頃目）

撫吳公移四卷（千頃目）

周汝登（浙江嶧縣人）

海內先生集 文十卷 詩二卷（四庫全書存目）

四書旨宗（千頃目）

嶧縣志十三卷（同上）

東越證學錄十六卷（四庫全書存目）

聖學宗傳十八卷（明史藝文志）

程門微旨一卷（千頃目）

宗傳詠古十卷（千頃目）

王門宗指十二本（抽燬書目 千頃目作十四卷）

周希令（江西寧州人）

春秋談虎（同治南昌府志藝文）

林枝橋（廣東新會人）

白鶴山房集（道光廣東通志）

林秉濱（福建長泰人）

尚友堂集二卷 忠諫遺藁一卷（四庫全書存目 入抽燬書目）

長山集（乾隆福建通志著述）

若決草（同上）

武之望（陝西臨潼人）

扣缶集（光緒陝西通志）

鷄肋編（同上）

海防要疏（同上）

濟陰綱目（同上）

醫幟疹科（同上）

房可壯（山東益都人）

臺疏三集（禁書總目）

岳元聲（浙江嘉興人）

潛初子文集二十卷 目一卷（明刊本 千頃目作十二卷非足本）

潛初雜著十卷（千頃目）

易說三卷（明史藝文志）

三縣經界錯壤圖說（千頃目）

天心書院志（千頃目）

方言據二卷（學海類編）

胡忻（陝西秦州人）

欲焚草（禁書總目）

南居益（陝西渭南人）

青箱堂集六卷 又三署摘稿五卷（千頃目 光緒陝西通志有三署摘稿二卷 此作三署誤）

致爽堂詩二卷（光緒陝西通志）

瀑園志六卷 年譜四卷（同上）

晉政略二卷（千頃目）

軍中小簡二卷（同上）

撫閩疏四卷（同上）

南師仲（陝西渭南人）

元麓堂文集五十卷（明史藝文志 傳是樓書目有玄象山館詩草十五卷）

集杜詩五卷（千頃目）

增定關中文獻志八十卷（千頃目）

渭南縣志二十五卷（光緒陝西通志）

南企仲（陝西渭南人）

癡醒子集三十卷（或稱爲弦蒲集 見李因篤受祺堂集南企仲傳 千頃目作癡醒子誤）

姚思仁（浙江秀水人）

慕竹堂遺稿（千頃目）

開采圖說（同上）

歷官奏議（乾隆浙江通志）

律例解（同上）

姚希孟（江蘇長洲人）

清關全集八十八卷（傳是樓書目 又有清谿閣全集八十九卷疑卽此書入禁書總目）

公槐集二卷 響玉集十卷 棘門集八卷 沈齋集五卷（傳是樓書目 禁書總目）

薇天集五卷（崇禎刊本）

丹黃集一卷（崇禎刊本）

秋水集十二卷 文遠集二十八卷 循滄集二卷 松鷗集二卷 伽陵集四卷 風吟集六卷

（千頃目 禁齋總目）

樂園詩稿（同上）

佛法金湯文錄十二卷（明史藝文志）

范景文（河北吳橋人）

范文忠公集十二卷（康熙刊本 其子疏秀編 乾坤正統集本作九卷）

總憲草一册（培林堂書目）

夢章詩草七卷（傅是樓書目）

餐冰齋詩（千頃目）

昭代武功錄十卷（明史藝文志）

大臣譜十六卷（明史藝文志 千頃目云，大臣譜十六卷，自吳王元年至泰昌元年，編年類

次內閣六部都察院遷除卒官事實皆具。）

南樞志一百七十卷（與張可仕同輯 明史藝文志）

師律十六卷（明史藝文志）

戰守全書（禁書總目）

罪言一卷（千頃目）

味玄堂疏藁一卷（千頃目）

范鳳翼（江蘇通州人）

范勳卿集二十六卷（千頃目）傳是樓書目作十三卷 乾隆江南通志作文集六卷）

璽卿詩集二十一卷 續集十二卷（乾隆江南通志 禁書總目）

洪文衡（安徽歙縣人）

太常遺草一卷（康熙刊本）

姜志禮（江蘇丹陽人）

姜同節集八卷（四庫全書存目）

溫陵寶政錄一卷（千頃目）

漕河治標議一卷（同上）

姜士昌（江蘇丹陽人）

雪柏堂稿十卷（明刊本 傳是樓書目作八卷）

姜寶（江蘇丹陽人）

鳳附文集三十卷（培林堂書目 曝史藝文集作文志三十八卷 詩十卷）

周易補疑十二卷（明史藝文志）



春秋華義全考二十卷 春秋讀傳解略十二卷（同上）

稽古編大政記綱目八卷 資治上編大政記綱目四十卷 下編大政記綱目三十二卷（明史藝

文志）

侯震陽（江蘇上海人）

天垣疏略一卷（千頃目 禁書總目）

侯恪（河南歸德人）

侯太史集十二卷（順治十二年刊本 日本內閣文庫圖書目錄作遂園詩集十二卷蓋卽是書

禁書總目）

茅維（浙江歸安人）

十齋堂集 甲集詩五卷 文十二卷 乙集詩十八卷（明刊本）

菰園初集六卷（明刊本 日本內閣文庫圖書目錄）

十齋堂集 丙集十四卷 佩鱗草三卷 閩游集一卷（千頃目）

嘉靖大政記二卷（明史藝文志）

論衡六卷 表衡六卷 策衡二十二卷（明史藝文志 千頃目作表衡十二卷，策衡二十六

卷。）

迂談二卷（千頃目）

南隅書畫錄二卷（千頃目）。

幽憤錄（光緒湖州府志藝文略云，維坐楊澹魏大中黨下獄時所作。）

蒼忱錄六卷 北關黃言二卷（同上）

凌霞閣內外編諸曲（同上）

茅元儀（浙江歸安人）

石民全集三百五十卷（傳是樓書目 千頃目作石民四十集一百四十八卷 禁書總目作石民四十集，另有石民乙亥集，丙子集，丁丑集，戊寅集，橫塘集，石民賞心集，淪水集，西崦集，江村集，又輓集等十種，蓋爲石民四十集中之細目，故附此不另見。千頃目又有茅天民集六十回卷。光緒湖州府志藝文有未出集二十卷，戊寅集四卷，石民詩集五十二卷，在禁詩一卷，小草草一卷。）

易會八十一卷

壽堂私論四卷（所論者皆證法）

嘉靖大政類編二卷

略書一百二十卷

永歎錄八十六卷

徵異錄四十九卷

天上坐六卷

削秀南風阿吒各一卷

史爭二百二十卷

史牒二百卷

史快二百六十卷

全唐詩一千二百卷

鴻寶一千二百卷

輔臣謨八十卷

(以上十四種見光緒湖州府志藝文略四)

督師紀略十三卷(千頃目)

平巢事蹟考一卷(同上)

武備志二百四十卷(明史藝文志)

暇老齋雜記三十二卷(千頃目 明史藝文志無暇老齋三字僅云雜志三十二卷)

掌記六卷(千頃目 禁書總目)

青油史漫二卷(同上)

編堂寺貝餘五卷(同上)

瞠睡餘（禁書總目）

復遼砭毒（同上）

青光十卷 澄水帛十三卷 六月譚十卷（千頃目 禁書總目）

藝圃甲編五卷 戊樓閒話四卷（千頃目 禁書總目）

西峯談話四卷 野航史話四卷（千頃目）

高攀龍（江蘇無錫人）

高子遺書十二卷 年譜一卷（崇禎壬午門人陳龍正刊本 康熙乙巳高氏刊本 乾坤正氣集

本 光緒重刊本）

高忠憲詩集八卷（葉德輝觀古堂藏書目云，此集遺書失錄，四庫未收。）

水居詩稿（光緒無錫金匱縣志藝文）

大易易簡說三卷 周易孔義一卷（明史藝文志 四庫全書本）

古本大學一卷（千頃目）

春秋孔義十二卷（同上 四庫全書本）

正蒙釋四卷（徐必達發明 千頃目）

就正錄二卷（明史藝文志）

朱子節要十四卷（千頃目）

天完錄（乾隆江南通志）

邵文莊公年譜（光緒無錫金匱縣志藝文）

高忠憲公詩手稿真蹟不分卷（明石）

高推（河北寧晉人）

柱史小草（禁書總目）

徐大相（江西安義人）

銓曹儀注五卷（明史藝文志）

徐憲卿（江蘇太倉人）

徐泰掖疏草二本（傳是樓書目）

留桓封舉存略一卷（千頃目）

徐石麒（浙江嘉善人）

可經堂集十二卷（明刊本 明史藝文志 家君藏有抄本）

官爵志三卷（學海類編本）

徐良彥（江西新建人）

猿聲集（同治南昌府志藝文）

居夷雜錄（同上）

清涼雜錄一卷 隨風錄一卷（千頃目）

續鈔二卷（千頃目）

徐如珂（江蘇吳縣人）

望雲樓集二十卷（同治蘇州府志藝文，原注尤志作四十卷。）

徐志陽集八卷（乾坤正氣集本）

西蜀公移（同治蘇州府志藝文）

攻渝小傳（同上）

徐紹芳（福建晉江人）

精忠類編（千頃目）

徐必達（浙江秀水人）

南州集二十卷（乾隆浙江通志 培林堂書目作南州草十六卷）

南京都察院志四十卷（明史藝文志）

光祿寺志二十卷（同上）

周子全書七卷 張子全書十五卷 二程全書六十五卷 邵子全書二十四卷（千頃目）

豫章全書（同上）

南州詩說六卷（明史藝文志）

孫承宗（河北高陽人）

孫高陽集二十卷（嘉慶修補順治刊本 乾坤正氣集本作三卷 保定府志藝文，孫高陽詩集八卷文集一百卷。千頃目作太傅孫文正文集十八卷，續集二卷。）

督師全書一百卷（明史藝文志 千頃目有督師事宜十八卷，東便門紀事一卷，前督師紀略十六卷，後督師紀略十卷，撫夷志十卷，蓋係督師全書之一部份。）

車營百八扣一卷（明史藝文志）

歷官舊記十卷（保定府志 千頃目作四卷）

掌樞題稿四卷（培林堂書目）

今古中官志（保定府志）

高陽縣志十四卷（明史本傳）

孫高陽奏議三十卷（明史藝文志）

孫慎行（江蘇武進人）

元晏齋集十卷（明史藝文志）

文介公文集八卷（培林堂書目）

周易明洛義纂述六卷 不語易義二卷（明史藝文志）

中庸慎獨義（武進志注云佚）

元晏齋困思鈔三卷（武進志注云存） 明史藝文志作四卷

麗澤會語一卷（武進志注云存）

事編內篇九卷（千頃目）

奏議二卷（明史藝文志）

明四大家文選（武進志注云佚）

孫居和（山西沁水人）

比臺奏議（乾隆澤州府志本傳）

維風約 藝林伐山等集（同上）

孫鼎相（山西沁水人）

承恩堂遺稿（乾隆澤州府志本傳）

孫丕揚（陝西富平人）

孫丕揚集（陝西通志經籍注云，按程希洛輯張縉，李宗樞，楊爵及丕揚稿，爲頻陽四先生集，稱丕揚著作甚富，謙不欲梓，因拾其門人之意錄者刻之，但張李楊既標集於前，故頻陽集復重入，丕揚雖無專集行世，亦未可聽其湮沒無傳，因識於此，亦以見有善之必錄云爾。

富平縣志十卷（千頃目）



都察院會題憲務疏二卷（傳是樓書目）

孫瑋（陝西渭南人）

奏草三十四卷 又部院奏草六卷（千頃目）

孫振基（陝西三原人）

諫垣疏草（陝西通志）

孫羽侯（江西進賢人）

遂初堂集十一卷（傳是樓書目）

同姓名錄四卷（千頃目）

馬孟禎（安徽桐城人）

馬太僕奏略二卷（嘉慶壬申刊本）

馬鳴世（陝西武功人）

中丞奏疏（陝西通志）

防江奏草（同上）

馬之駿（河南新野人）

妙遠堂集四十卷（詩十四卷 文二十六卷 四庫全書存目）

徐宗濬（江西南昌人）

檜塞稿二卷（千頃目）

撫延詩草（同治南昌府志藝文）

續韋齋易義虛裁（同上）

陽和語錄（同上）

隆砂證學記三卷（明史藝文志 千頃目）

北鹵封貢始末三卷（千頃目）

撫延奏疏（同治南昌府志藝文）

涂紹鏞（江西新建人）

友教堂稿（同治南昌府志藝文）

四書見訓（同上）

袁中道（湖北公安人）

珂雪齋集二十四卷 外集十五卷 目一卷（日本內閣文庫圖書目錄 明史藝文志）

新安集（同上）

輿圖考一卷（千頃目）

武夷圖說一卷（千頃目）

禪宗正統一卷（明史藝文志）

音注彌陀經二卷（千頃目）

翁憲祥（江蘇常熟人）

翁諫議疏草七卷（傳是樓書目）

奏議十二卷（千頃目）

唐紹堯（湖南武陵人）

愚園詩集（同治武陵縣志）

文安志二十卷（同上）

晉淑汴（山西洪洞人）

六部職掌（光緒山西通志經籍）

耿如杞（山東館陶人）

中丞公集六卷 外集一卷（山東通志）

楮墨一卷（同上）

祝世祿（江西德興人）

祝無功集八卷（千頃目）

留桓疏草二本（傳是樓書目）

黃尊素（浙江餘姚人）

文集六卷（明史藝文志）

隆蔭列卿記二卷（同上）

黃道周（福建鎮海人）

黃忠端公集五十卷 年譜二卷（道光刊本 排印本 日本內閣文庫圖書目錄作黃漳浦全集）

簡平子集十六卷（傳是樓書目 明史藝文志有石齋集十二卷 乾地正氣集本作石齋集十六

卷）

駢枝別集二十卷（明大來堂刊本）

石齋詠業五言律二卷（培林堂書目）

易象正十四卷 三易洞璣十五卷（千頃目）

洪範明義四卷（明史藝文志）

儒行集傳二卷（千頃目）

春秋表正（同上）

月令明義四卷 坊記集傳二卷 堯記集傳二卷 緇衣集解二卷（明史藝文志）

孝經集傳二卷（同上）

榕壇問業十八卷（同上）

大條函書六卷（培林堂書目）

廣百將傳（遠礙書目）

羣書典彙（禁書總目云託名黃道周撰）

博物典彙二十卷（遠礙書目）

續離騷二卷（明史藝文志）

黃公輔（廣東新會人）

北燕巖集（勝朝粵東遺民錄）

黃正賓（安徽休寧人）

建儲疏草附家錄（培林堂書目）

續錄一卷（千頃目 入兵家類）

黃龍光（江西浮梁人）

黔遊草二卷（同治江西通志）

黃一騰（安徽寧國人）

南銓小草（江南通志）

章嘉禎（浙江德清人）

姑孰集二卷（四庫全書存目 抽燬書目）

南征集二卷（千頃目 日本內閣文庫圖書目錄）

中林草（千頃目）

里役書二卷（光緒湖州府志藝文略）

南國薈艾編八冊（同上）

章允儒（江西南昌人）

鳴鶴堂集（同治南昌府志藝文）

實政紀略（同上）

奏疏（同上）

陳于廷（江蘇宜興人）

定軒存稿三卷（明史志）

端毅疏稿二卷（乾隆江南通志）

陳必謙（江蘇常熟人）

柴居漫語（同治蘇州府志藝文）

南華經悟解（乾隆江南通志）

陳士元（湖北應城人）

歸雲集七十五卷（明史藝文志）

易象鉤解四卷 易象彙解二卷（同上）

五經異文十一卷（同上）

論語類考二十卷（同上）

孟子雜記四卷（同上）

古俗字略七卷（同上）

韻苑考遺四卷（同上）

濼州志十一卷（同上）

德安府志（千頃目云萬曆間修）

楚故略二十卷（明史志）

楚絕書二卷（千頃目）

歷代世曆四卷（同上）

荒史六卷（同上）

嶽記六卷（同上）

姓鱗二卷（姓匯四卷 明史志）

名疑四卷（同上）

江漢叢談二卷（千頃目）

俚言解二卷（同上）

備史齋語音釋四卷（同上）

夢占逸旨八卷（明史志）

象教皮編六卷（同上）

釋氏源流二卷（同上）

呂氏農書音釋一卷（千頃目）

眼疾恆談十五卷（千頃目）

陳道亨（江西新建人）

三摩筆記（同治南昌府志藝文）

陳言（福建莆田人 按此人未登仕進，爲豪放之士，頗有文名，京林黨人榜載入之，

未知爲東林否，姑錄此以待考。）

陳布衣集句（明刊本 日本內閣文庫圖書目錄 傳是樓書目作山人集句二卷）

易疑四卷（明史藝文志）

詩疑 詩序疑（乾隆浙江通志）

春秋疑十二卷（同上）

梅墟先生別錄二卷（嘉興經籍志云，爲周履靖而作。）

陳子壯（廣東南海人）



陳文忠公選集十一卷（道光伍氏學十三家集本 乾坤正氣集本作陳忠簡集三卷）

南宮集十五卷（千頃目 傳是樓書目作學士南宮集十三卷）

練靈堂稿（千頃目云一作雲淙集）

昭代經濟言十四卷（明刊本 日本內閣文庫圖書目錄作子史經濟言十二卷）

經濟考略八卷（日本內閣文庫圖書目錄）

陳仁錫（江蘇長洲人）

無夢園全集四十卷 補彙四卷 遺集十卷 小品四卷（明刊本 萬曆四十三年刊本有家乘

一卷，小品二卷。）

白松堂集（同治蘇州府志藝文）

藝經易簡錄八卷（同上 千頃目云，一作十卷。）

繫辭十篇書十卷（同上）

大易同思淺言二卷（同上）

易經頌十二卷（同上）

周禮句解六卷（同汪士明史藝文志 四庫全書總目作重訂古周禮）

周禮五官考三卷（學海類編本）

考工記句解三卷（同怡蘇州府志藝文）

大學續衍義（同上）

中庸淵天紹易測六卷（同上）

四書語錄一百卷（同上）明史志

四書析義十卷（同上）

四書衍疑十卷（同上）

四書備考八十卷（同上）明史志

四書考二十八卷 考異一卷（同治蘇州府志藝文）

孝經小學詳解八卷（同上）明史志

六經圖考三十六卷（同上）同上

皇明世法錄九十二卷（同上）同上

壬午書二卷（同上）同上

漕政考二卷（同上）同上

明表選（禁書總目）

明紀略鼎鑿（禁書總目）

玉臺志一卷（千目目）

京口紀聞二卷（同上）

籌邊圖說（同治蘇州府志藝文）

國史目錄四十卷（同上）

經濟八編類纂二百五十五卷（同上）明史志 千頃目作二百八十五卷

資治通鑑會記綱目（同上）

潛確類書一百二十卷（同上）明史志

八函二十二卷（同上，分史，文，子，詩，賦，書，四六，逸，八品。）

古文奇賞 正編二十二卷 續編三十四卷 三續廣文苑英華二十六卷 四續五十三卷 明

文四十卷 古文彙編二百三十六卷 續補文選纂十二卷 諸子蘇文四十卷（明刊本 同治蘇州

府志藝文）

性理綜要二十二卷 性理標題彙要二十二卷（蘇州府志藝文云，二書詹淮同輯。）

陳邦瞻（江西高安人）

荷華山房詩稿二十六卷（明刊本 日本內閣文庫圖書目錄 全燬書目作二本）

皇王大紀（雍正江西通志）

宋史紀事本末二十六卷（刊本）

元史紀事本末六卷（刊本）

粵西流革四卷（千頁目）

陳所學（湖北景陵人）

鴻蒙館集十六卷（傳是樓書目）

松竹園集（湖北通志）

陳幼學（江蘇無錫人）

禮樂考（千頃目云，字志行，無錫人，萬曆己丑進士，太常寺卿。）

四書正刪正（千頃目）

四書罪罪知（光緒無錫金匱縣志藝文）

南湖志考一卷（千頃目云，萬曆己酉修。）

治湖實政（千頃目）

敷荒全書（同上）

欽卹題稿（同上）

芸堂日錄（無錫金匱縣志藝文）

陳大綬（江西浮梁人）

萬曆饒州府志四十五卷（四庫全書存目）

陳伯友（山東濟寧人）

通鑑刪正（光緒山東通志）

蔣相偉略（同上）

覽快覽恨（同上）

陳子貞（江西南昌人）

奏疏一卷（同治南昌府志藝文）

陳一元（福建侯官人）

漱石山房稿十六卷（明刊本 日本內閣文庫圖書目錄 全燬書目）

陳本（江西南城人）

陳德御奏疏一卷（傳是樓書目）

燕子磯遊覽志六卷（千頃目）

張慎言（山西陽城人）

泊水齋詩集六卷（明刊本 傳是樓書目）

泊水齋文鈔三卷（抽燬書目 四庫全書存目）

張繼孟（陝西扶風人）

效顰草一卷（陝西通志）

留臺奏議三十卷（同上）

張經世（陝西渭南人）

撫宜疏草（陝西通志）

張鳳翔（山東堂邑人）

石蕊集一本（禁書總目）

禮經集注十七卷（山東通志）

樂經集注二卷（同上）

撫畿疏草四卷（天啓癸亥刊本 首卷有李郡疏草，典劇疏草。）

張懋中（河北肥鄉人）

張懋中詩集三十卷 文集二十五卷（光緒廣平府志藝文）

羣書二三場典（遠礙書目）

張養蒙（山西澤州人）

毅敏公集十卷（傳是樓書目）

張濤（湖北黃陂人）

西洋火攻圖說一卷（明史志作張濤撰，未知係一人否。）

張庭（山西蒲州人）

岷峨山志一卷（千頃目）

張鼎（江蘇華亭人）

張侗初集二卷（明刊本）

張國維（浙江東陽人）

張忠敏公集十卷 附錄六卷（江蘇書局刊本 國粹學報本）

張忠敏公制藝一卷（光緒重刊本）

畢懋康（安徽歙縣人）

西清集二十卷（乾隆江南通志）

管涔集五卷（同上）

編次孝經大全（千頃目）

兵略三冊（同上）

醫彙十八卷（乾隆江南通志）

疏草二十卷（千頃目）

畢自嚴（山東淄川人）

石隱園藏稿八卷（康熙丙寅刊本）

古文尙友編一百卷（山東通志）

古今四時絕句一百卷（同上）

度支奏議一百十八卷（明刊本）北平圖書館藏 莫友芝翻亭知見傳本目，謂畢氏有奏議一

百三十六卷，今未見。蓋卽此書以及下列各疏草。

撫津疏草四卷

督餉疏草五卷

餉撫疏草七卷

留憲疏草一卷

留計疏草二卷（以上五種，目見石隱園藏稿卷七。）

陸大受（江蘇武進人）

致身疏稿一卷（武進志云佚）

陸基志（浙江平湖人）

浙士讜言（乾隆浙江通志藝文云，基志輯有明嘉隆以上浙人奏疏。）

陸完學（江蘇武進人）

撫浙疏草八卷（千頃目 禁書總目）

曹于汴（山西安邑人）

仰節堂集十四卷（康熙癸卯門人呂崇烈刊本 乾隆刊本）

共發編 文十一卷 詩三卷（四庫全書總目 山西通志經籍作四卷）

曹珍（山東益都人）



寶豐志九卷（千頃目）

曹師稷（江蘇宜興人）

荆垣疏草（雍正宜興縣志卷八）

曹履吉（安徽當塗人）

博望山六稿二十卷（四庫全書存目 千頃目作十卷）

陶朗先（浙江秀水人）

陶元暉中丞遺集二卷 續編一卷 附錄一卷（排印本）

陶崇道（浙江會稽人）

陶路叔疏草二卷（傳是樓書目）

陶珽（雲南姚安人）

滄說鄂四十六卷（明史藝文志）

郭正域（湖北江夏人）

黃離草十卷 目一卷（明史藝文志 培林堂書目有合併黃離草三十卷）

十三經補注（千頃目）

楚事妖言始末一卷（明史藝文志）

皇明典禮志二十卷（同上）

武昌府志六卷（同上）

文選考注批評二集二十七卷（日本內閣文庫圖書目錄 千頃目有文選後集五卷）

郭一鶚（江西廬陵人）

留臺疏草（禁書總目）

盛以弘（安徽定遠人）

紫氣亭集十二卷（陝西通志）

鳳毛館帖四卷（同上）

盛萬年（浙江秀水人）

曼寄軒集一卷（千頃目）

拙政編（同上）

許譽卿（江蘇華亭人）

三垣疏稿三卷（藝海珠塵本 江南通志作三垣諫草）

鹿善繼（河北定興人）

鹿忠節集二十一卷（清刊本 乾坤正氣集本 明史藝文志有文稿四卷 保定府志作鹿奉常

集）

無欲齋詩鈔一卷（道光刊本 抽燬書目）

認真草十五種（保定府志）

三歸草（同上）

四書說約（同上）

馮從吾（陝西長安人）

馮恭定全集二十二卷 目二卷 續集四卷（萬曆壬子刊本 天啓辛酉刊本 康熙十二年刊

本 明史藝文志作少墟文集二十二卷）

孝經義疏（康熙十二年刊本）

關學編四卷（陝西通志）

宋元明儒考略（同上 明史藝文志有元儒考略四卷）

馮氏族譜一卷 馮氏家乘一卷（陝西通志）

關中四先生要語四卷（同上）

陝西通志三十五卷（陝西通志注云，刑部員外郎咸寧王紹先，與弟紹徽，同邑周宇，長安

馮從吾同撰，有汪道亨序。）

語錄六卷（明史藝文志）

學翼（陝西通志）

函臺疏草一卷（千頃目）

馮琦（山東臨朐人）

宗伯集八十一卷 目錄一卷（萬曆刊本） 明史藝文志）

北海集四十六卷（萬曆刊本） 培林堂書目）

宋史紀事本末二十八卷（明史藝文志）

通鑑分解（千頃目）

經濟類編一百卷（明志）

經筵講義一卷（千頃目）

兩朝大政紀（同上）

唐策十卷 明策三卷（同上）

玉堂椽筆錄（禁書總目）

正士風文體疏一卷（千頃目）

彭汝楠（福建莆田人）

兩垣疏草（禁書總目）

西垣疏草 京營奏議（乾隆福建通志著述）

賀逢聖（湖北江夏人）

代囊子詩類六卷 文類十卷（明末刊本） 天祿書目云：此書前後無序跋，而雜列詩賦，紙

色墨香，絕類宋槧，明末文人刊集之最工者。同治錦樹山房重刊本 乾坤正氣集本 明史藝  
文志有賀文忠集四卷，文類五卷。）

賀世壽（江蘇丹陽人）

淨香池稿七卷 詩稿四卷（千頃目 傳是樓書目作淨香池稿四卷）

喬可聘（江蘇寶應人）

醉陶集（千頃目）

讀書劄記四卷（同上）

程正己（山西長治人）

滄園集詩五卷 文五卷（四庫全書存目）

程紹（山東掖縣人）

掖垣奏議 兩河奏議（光緒山東通志）

出山三事疏草（同上）

傅淑訓（湖北孝感人）

白雲山房集（湖北詩徵傳略卷十二）

傅振商（河南汝陽人）

愛鼎堂詩集十卷 文二十卷 目二卷（乾隆庚戌重刊本）

杜詩分類五卷（四庫全書存目）

舒榮都（安徽黟縣人）

開署日鈔二十二卷（千頃目）

湯兆京（江蘇宜興人）

靈護閣集八卷（培林堂書目）  
抽燬書目作六本

湯啓煥（江蘇宜興人）

石城草（雍正宜興縣志卷八）

焦源溥（陝西三原人）

逆旅集三十卷（千頃目）

區大倫（廣東高明人）

端谿詩稿（康熙高明縣志）

江門遊稿（江洲存稿）（同上）

大學定本（同上）

四書翼（同上）

南都會講錄（同上）

端溪日錄（同上）

東林著述考

崇禎關邪錄（同上）

邊中立（山東博城人）

周易劄記三卷（光緒山東通志云，是書文詞澁苦，四庫提要曰，其書首爲啓蒙集略，次分上經爲一卷，下經爲一卷，繫辭以下爲一卷，不載經文，但標卦名篇名，隨筆記錄，采之諸家者爲多。）

兩垣奏議一卷（同上）

喻安性（浙江嵯縣人）

養初集（千項目）

易參五卷（同上）

溫純（陝西三原人）

溫恭毅公集三十卷（明刊本）

大婚禮彙紀（陝西通志）

督撫奏疏十一卷（千項目）

雷思霈（湖北夷陵人）

雷檢討詩集五卷（日本內閣文庫圖書目錄 千項目有雷檢討文一卷詩一卷）

歲星堂集四卷（千項目）

百柄關集（湖北詩徵傳略）

楊澍（湖北應山人）

楊思烈集十卷（道光刊本 明刊本作三卷 嘉慶刊作五卷 胡氏退補齋刊作十四卷 乾坤

正氣集本作五卷 全燬書目作八本）

楊大洪集二本（全燬書目）

楊惟沐（江西豐城人）

楊叔度集（同治南昌府志藝文）

五經宗義二十卷（明史藝文志 同治江西通志藝文云：僅存易論六篇，辨禮一篇。）

歷代長標七十四卷（江西志云：僅存戰國之齊楚系，南北朝之十八家。）

秦昌日錄一卷（同治南昌府志藝文）

南昌府志四卷（江西志）

國外春秋數卷（同上）

天文回卷（明志 江西志云：僅存日行月行日觸月觸星緯辰論大衍歲差經緯論量論數篇。）

衡邊異略一卷（江西志云：僅存博塞一篇，宜雲二篇，東事客對一篇。）

大治錄二十卷（江西志云佚）

武略十卷（明史 文志 江西志云佚）



古詩評選十二卷 焚餘四卷 芒書十卷 倚嘯堂雜劇十卷（江蘇志云均佚）

博古一卷（江西志云佚）

地輿一卷（同上）

佛宗一卷（明史藝文志）

樂府一卷（江西志云佚）

楊時喬（江西上饒人）

端潔公文集二十卷（培林堂書目）

周易古今文全書二十一卷（明史藝文志）

四書古今文注發九卷（同上）

古今韻字全書十五卷（培林堂書目）

馬政紀十二卷（明史藝文志 千頃目有馬書十四卷）

牛書十二卷（千頃目）

兩浙南關樞事書一卷（千頃目 雍正江西通志楊時喬傳注云，時喬著書其名不一，孫承澤

四朝人物考所載，則有南關樞事，周易諸經全文，古今字韻全書。人物志所載，又有大學古真書經，四書古今訓解，禹碑釋。）

楊一鵬（湖南岳州人）

運事摘要（千頃目）

楊嘉祚（江西泰和人）

諸經論解（雍正江西通志）

廣陵濤（同上）

楊天民（山西太平人）

掖垣諫草四卷（千頃目 光緒山西通志經籍）

鄒元標（江西吉水人）

鄒忠介全集十六卷（乾隆十二年重刊本 明史藝文 有鄒南臯文集七卷）

顧學集八卷（萬曆己未龍遇奇刊本 明末刊本 鄧亭知見書目有存真集）

太平山房續集十二卷（明史藝文志 傳是樓書目有太平山房微稿二卷 奏疏四卷）

易毅通一卷（明史藝文志）

學庸商求二卷（同上）

筮仕要訣一卷 仁文會語四卷 日耕編二卷（明史藝文志）

轉仁編二卷（千頃目）

宗儒語略六卷 義語合編四卷（千頃目志）

馮嘉會仁文書院集驗方七卷（千頃目）

鄭思介奏疏六本（全錄書目）明史藝文志作五卷，傳是樓書目作四卷。  
太乙山房疏草（邵亭知見書目）按太乙二字，係太平二字之誤。

鄒維璉（江西新建人）

遼觀樓集二十四卷（乾隆三十一年刊本）

宦遊集（江西志）

願學編（同上）

兵曹條議（禁書總目）

樞曹奏疏二卷（千頃目）

樞閣奏疏政稿十卷（千頃目）

鄒德泳（江西安福人）

學庸歸旨（千頃目）

聖朝奏交錄八卷（明史藝文志）

鄒聚所語錄三卷（千頃目）

萬燦（江西新建人）

萬忠貞公遺集三卷（道光丁酉裔孫媚泉重刊本）同治南昌府志藝文）

元對齋集（同治南昌府志藝文）

燕游草（同上）

陵工紀事（同上）

葉向高（福建福清人）

蒼霞草二十卷 續草二十卷 餘草十四卷 詩八卷 繪屏疏草三十卷 續十四卷 尺牘十卷（明末刊本 傳是樓書目作蒼霞草一百十八卷，此本共一百十六卷略異。明史藝文志作奏草三十卷，文集二十卷，詩八卷，此本均具。）

四夷考八卷（千頃目 禁書總目）

福廬山志三卷（千頃目）

玉堂綱鑑七十二卷（千頃目）

蓬編（遠礙書目）

史鑑大方故事十卷（日本內閣文庫圖書目錄）

說類六十二卷（千頃目云，或作林茂槐）

百子類函四十卷（千頃目云 依日編次。）

葉茂才（江蘇無錫人）

吳至吟二卷（千頃目）

三案紀一卷（明史藝文志）

聞見摘錄（千頃目）

防囂止囂錄（光緒無錫金匱縣志藝文）

董應舉（福建閩縣人）

董崇相集十六卷（天啓刊本 日本內閣文庫圖書目錄作文十一卷，詩二卷，係非足本。

禁書總目）

學庸略二卷（千頃目）

董其昌（江蘇上海人）

容臺集 文集九卷 詩集四卷 別集四卷（崇禎刊本 明史藝文志作十四卷，別集六卷。）

董思白集二卷（天啓刊本）

董玄宰詩選四卷（明末刊本）

萬曆事實纂要三百卷（明史藝文志）

南京翰林志十二卷（同上）

留中奏議筆斷四十卷（千頃目）

畫禪室隨筆四卷（千頃目 明史藝文志作二卷）

戲鴻堂帖十六卷（乾隆江南通志）

筠軒清園錄三卷（學海類編）

葛寅亮（浙江錢塘人）

金陵炫利志五十二卷（明史藝文志）

金陵道觀志（千頃目）

易繫辭講（杭州府志藝文）

四書湖南講二十六卷（四庫全書存目）

趙南星（河北高邑人）

趙忠毅集十八卷（乾坤正氣集本 全燈書目作十六本 明藝文志作文集二十四卷）

離騷經訂詁一卷（千頃目）

趙洪範（江蘇嘉定人）

奏疏一卷（千頃目）

趙時用（安徽休寧人）

諫垣疏草（康熙徽州府志卷十三）

經略問奇（同上）

輪飛陣法（同上）

巷語（同上）

趙彥（陝西膚施人）

籌邊略（千頃目）

趙秉忠（山東益都人）

嶼山集十二卷（萬曆刊本 千頃目）

江西輿地圖說一卷（明史藝文志）

翟學程（山西澤州人）

西臺奏議三卷（光緒山西通志本傳）

翟鳳翀（山東益都人）

西臺奏議（山東通志）

潘秉權（湖南永明人）

碩蕙園集十卷（同治重刊崇禎本，內詩二卷，文八卷。禁齋總目作石邁園誤。）

劉錄（江西廬陵人）

來復堂集（千頃目 江西志本傳作來復齋集）

劉懋（陝西臨潼人）

諫草一卷（光緒臨潼志）

劉宗周（浙江山陰人）

劉蕺山集二十四卷（乾隆十六年雷刊鈔本 附八譜等書 四庫總目作十七卷 乾坤正氣集本）

卷)

劉子遺書四十卷（道光蕭山刊本，日本內閣文庫圖書目錄作劉子全書明史志有劉子遺書四

周易古文鈔三卷 讀易圖記一卷（明史藝文志）

禮經考次正集十四卷 分集四卷（同上）

理學宗要一卷（同上）

陽明傳信錄三卷（千頃目）

古學經 合璧連珠 明道統錄選（千頃目）

人譜一卷（學海類編本）

憲綱規條一卷（明史藝文志）

證人社約一卷（學海類編本 明史志有證人要旨一卷）

劉念臺奏疏四本（全燬書目）

劉憲寵（浙江慈谿人）

詩經會說八卷（明史藝文志）

劉璞（山東益都人）

劉侍御疏稿（山東通志）

莒志野述（同上）



增修鄠志（同上）千頃目云，劉璞莒州人，鄠縣知縣，則此作鄠志，當以鄠志爲是。）  
四事豹斑四卷（千頃目）

劉芳（陝西渭南人）

天潮閣集（禁書總目）按南明上杭劉坊亦有天潮閣集，係康熙刊本及近刊本，疑禁書總目作劉芳誤，姑附此，以待考。）

蓮露堂稿二卷（陝西通志）

神廟實錄三卷（同上）

西臺奏疏二卷（同上）

按鹽摘疏一卷（同上）

劉一燧（江西南昌人）

劉文端公集（千頃目）

貞白草（同治南昌府志藝文）

歸田疏草（同上）

劉元珍（江蘇無錫人）

潤齋詩集（禁書總目）

湖畔逸農遺稿（千頃目）

東林志一卷（同上）

三畏堂素業（同上）

依庸絮語（光緒無錫金匱縣志）

京邸疏稿一卷（傳是樓書目）

劉策（山東武定人）

五經字訓管窺（山東通志）

訂正紀年（同上）

尙友錄（同上）

六卿考 輔臣考（同上）

劉鴻訓（山東長山人）

四素山房集十九卷 目一卷（明刊本）

困學紀聞鈔（山東通志）

劉時俊（四川富順人）

三邑政編三卷（千頃目）

劉定國（江西南昌人）

鴻雪館集（同治南昌府志藝文）

學易劄記（同上）

奏疏（同上）

劉永澄（江蘇寶應人）

劉練江集八卷（乾隆刊本）

劉職方公詩文集三卷 附年譜一卷（清劉氏刊本）

劉廷諫（河北宛平人）

雪菴初集 次集（光緒順天府志）

年譜紀略（同上）

白雲牘（同上）

同銓奏草 郡下草（同上）

退谷臆言（同上）

劉榮嗣（河北曲陽人）

半舫集十四卷（光緒廣平府志藝文） 千頃目作詩集十卷

簡齋集八本（全燬書目） 千頃目有簡齋先生文集四卷

劉日寧（江西南昌人）

雲嶠集（江西通志本傳）

白社稿（同治南昌府志藝文）

名臣右編（同上）

然然故事五集五卷（日本內閣文庫圖書目錄）

傳古奇句詩珍十二册（千項目）

劉一焜（江西南昌人）

石閭山房集二十四卷（千項目） 袖燬書目）

熊廷弼（湖北江夏人）

熊襄敏公集十一卷（嘉慶刊本 同治重刊本 明氏退補本 同本 乾坤正氣集本作七卷 禁書總目作芝岡詩文集 傳是樓書自作經略續稿十卷 經略續稿三卷）

按遼疏稿六卷 經略疏稿六卷（千項目） 傳是樓書目）

按遼書牘六卷 經略書牘六卷（千項目） 傳是樓書目作經略書牘五卷續牘二卷）

熊明遠（江西進賢人）

文直行書 詩十三卷 文十七卷（家父藏有順治十七年刊本 全燬書目）

綠雪樓三十一卷（傳是樓書目） 禁書總目 南昌府志藝文作綠雲草）

馴雉堂集四卷（同上）

青玉集 奉天集 攝華集 中樞集 南樞集 英石集 延喜集（均見同治南昌府志藝文）

千頃目作明源集十卷 禁書總目有中樞策略)

劍草(同治南昌府志藝文)

菱堂草(禁書總目 遠凝書目作菱堂草)

五經約則筆(同治南昌府志藝文 千頃目)

格致草(同上)

羅岑茶記(光緒潮州府志藝文略)

熊尙文(江西豐城人)

周易家訓(千頃目 同治南昌府志作易經家訓)

倭功始末(千頃目)

蘭臺讀史日記四卷(千頃目)

閩學移抄(同治南昌府志藝文)

督撫楚臺奏疏(同上)

符司紀(同上)

語錄 經濟錄(同上)

天申明刑錄六册(千頃目)

天申習課從祀疏稿(同治南昌府志藝文)

潘之神（安徽婺源人）

潛江縣志十五卷（湖北通志云，之祥爲潛江知縣時輯爲此書。）

蔡懋德（江蘇崑山人）

蔡忠恪語錄一卷（乾坤正氣集本）

蔡忠襄公撫晉疏草五卷（傳是樓書目）

管見 臆測（同治松江府志藝文云，前志管見臆測，合爲一書，縣志析之，案本傳但云著

管見，不聯臆測，則縣志是。）

蔡毅中（河南光山人）

詩經補傳四卷（明史藝文志）

六經注疏四十三卷（同上）

注古文孝經（千頃目）

祖訓節略注疏二卷（同上）

館閣宏辭（千頃目）

濮陽子四卷（同上）

胎產須知（同上）

鄧漢（江西新城人）

雷夷館集四卷、南中集四卷、紅泉集四卷（千頃目云，漢作漢，字遠遊，新城人，巡撫順天，都御史，爲逆奄魏忠賢所惡，遣戍貴州，崇禎初，赦還卒。）

大旭山房集一卷（四庫全書存目）

灑水集（雍正江西通志）

南中奏牘十八卷（千頃目）

芙蓉樓薊門奏牘（雍正江西通志）

廣粵書（同上）

鄧澄（江西新城人）

大隱堂集（雍正江西通志本傳）

德隅集（同上）

東垣集（禁書總目）

鄧雲霄（廣東東莞人）

百花洲集二卷（四庫全書存目）

然桂集 漱玉齋類詩 浮湘集 秋興集 竹浪齋集 越鳥吟 紫煙樓集 鏡園集（千頃目）

云，雲霄，字玄度，東莞人，廣西右參政。）

玄度選勝十卷（傳是樓書目，又有玄度十卷，疑爲重出。）

京華元夕詩一卷（千項目）

衡嶽志八卷（千項目）

解聘一卷（四庫全書存目）

蕭近高（江西廬陵人）

疏草六卷 續疏草一卷 文章三卷 續文章二卷（明末刊本）

蕭九生集（禁書總目 疑此書即係疏草等四種）

樊王家（廣東東莞人）

西泠草（道光廣東通志藝文略）

臧照如（浙江長興人）

四周湖集二十卷（千項目云長興人）

臧炅如（浙江長興人）

研雨齋集十卷（千項目云，字聖俞，長興人。）

書山樓集十卷（光緒湖州府志藝文）

鄭振先（江蘇武進人）

嘉禾事紀二卷（千項目）

鄭三俊（安徽延德人）



吳雲集（乾隆江南通志）

欽餘疏草六卷（千頃目）

鄧駟（江蘇武進人）

墨陽直堂集三十六卷（光緒武進志云佚，家父藏有舊抄本八卷，傳是樓書目亦作八卷。）

晉賈注一卷（明史藝文志）

程墨正（遠礙書目）

自序年譜一卷（光緒武進志云存）

墨陽直堂說書七卷（同上）

宋三大家合刻二十卷（同上）

五太史集選五卷（光緒武進志云佚）

鄭宗周（山西沁水人）

刪定本草集（光緒山西通志經籍）

錢謙益（江蘇常熟人）

初學集詩注二十卷 有學集五十一卷（乾隆刊本 石印本初學集一百十卷 入遠礙書目）

牧齋文鈔 詩鈔（遠礙書目）

關國羣雄事略十五卷（明史藝文志）

太廟寶錄辨證三卷（同上）

北盟會編鈔三卷（同上）

黃山記遊一本（傳是樓書目）

大方語彙（遠礙書目）

牧齋性理鈔珍（同上）

錢牧齋尺牘（禁書總目）

列朝詩集八十一卷（順治刊本 進礙書目）

列朝詩集小傳（遠礙書目）

唐詩合選（同上）

杜詩箋注（禁書總目） 半項且有杜詩寄廬小箋三卷

王叔聞詩鈔選（遠礙書目）

錢士晉（浙江嘉善人）

錢中丞經濟錄十卷（傳是樓書目）

錢中丞教錄（禁書總目）作錢士晉家刊

錢孝（江蘇武進人）

留許孝韻六卷（千頃目）

督部奏議八卷 附銀鑲奏議（光緒武進陽湖縣志云存）

五行類應八卷（明史藝文志）

若木譚書二卷（光緒武進陽湖縣志）

湖湘五略十卷（同上存）

錢士升（浙江嘉善人）

賜餘堂集四本（全燬書目）

易揆十二卷（千頃目）

南宋書六十八卷（補集山房刊本 四庫全書存目）

遜國逸書（千頃目云，致身錄，從亡隨，捫膝錄皆偽書。）

皇明表忠錄二卷（明史藝文志 千頃目作九卷）

莊子內篇注二卷（千頃目）

楞嚴外解（同上）

綸扉奏草（同上）

錢一本（江蘇武進人）

日啓新齋集三卷（光緒武進志云存）

易象鈔續鈔共六卷（明史藝文志）

四聖一心錄四卷（同上）

像象管見七卷（同上 武進志作九卷）

易人像圖說一卷（武進志）

石經舊本大學一卷（同上云佚）

範衍詞象占五卷（乾隆江南通志）

範衍十卷（千頃目）

遜世編十四卷（明史藝文志 武進志作源編，匯編，遜世編十四卷並存。）

罷記四卷（明史藝文志 武進志云存）

經正堂會語二卷（武進志云存）

西臺春稿二卷（傳是樓書目云，發春附。）

錢大復（江蘇華亭人）

四書證義（乾隆江南通志）

蔣允儀（江蘇宜興人）

澹香園文集（雍正宜興縣志卷八）

蔣侍御疏草四卷（千頃目云，宜興人，萬曆丙辰進士，巡撫鄭陽，都御史。宜興志有據）

蔣疏草，培林堂書目有按奏疏草二卷，蓋均在此四卷本中。）

歐陽東鳳（江西安福人）

素風居士集（湖北詩徵傳略卷二十七）

秦興縣志新纂（千頃目）

興化府志（湖北通志云佚）

關律一卷（明史藝文志 湖北通志云佚）

自在居偶筆（湖北詩徵傳略卷二十七）

一板齋磨談（同上）

我乾癸假歸形草（同上）

霍儀（山西馬邑人）

韻衡集（光緒通志通志疑籍）

兩河雜詩進士錄 校士氣光錄（同上本傳）

虞邱案牘 兩河憲檄（同上）

蘭臺督學奏議（同上）

鮑應鸞（安徽歙縣人）

瑞芝山房集十四卷（崇禎刊本 禁書總目）

皇明臣證參考二卷（明史藝文志）

詞曹題疏葉五卷（千頃目）

薛敷跋（江蘇武進人）

浮弋集（千頃目）

續憲章錄（同上）

奏疏一卷（光緒武進志云存）

泉上雜語（同上佚）

真正銘（同上存）

鍾羽正（山東益都人）

崇雅堂集二十四卷（千頃目） 四庫全書存目作文九卷賦詩六卷

司空遺稿一本（傳是樓書目）

掖垣叢稿（千頃目）

青州府志二十卷（山東通志）

青州人物志（同上） 千頃目作人物考

青州風土記四卷（明史藝文）

鍾惺（湖北竟陵人）

鍾伯敬全集三十二卷（陝西教育圖書社排印本） 明刊本二卷 亦名隱秀軒集 天啓刊十

卷 日本內閣文庫圖書目錄作三十三卷 明史藝文志作隱秀堂集八卷

詩經圖史合考二十卷（湖北通志）

毛詩解（同上）

明紀編年（禁書總目）

明通紀纂（同上）遠礙書目作明史通纂

楞嚴如說十卷（千頃目云同賀中男輯）

文心雕龍十卷（日本內閣文庫圖書目錄）

函捷錄大成（遠礙書目）

四六新十二卷（禁書總目）

如函譯十六卷 二集十八卷 目一卷（千頃目 禁書總目）

雲箋續集八卷（日本內閣文庫圖書目錄）

十二家文歸（禁書總目）

周文歸二十卷 晉文歸八卷 唐文歸二十四卷（千頃目）

古唐詩歸四十七卷（明史藝文志）

史懷二十卷（千頃目）

繆昌期（江蘇江陰人）

從野堂存稿八卷 附錄一卷（常州先哲遺書本）  
補遺一卷 年譜一卷（葉德輝觀古堂藏書目）  
明史藝文志無附錄 乾坤正氣集本五卷

韓爌（山西蒲州人）

館閣草（光緒山西通志經籍）

韓霖（山西絳州人）

守圉全書（遠礙書目）

卉乘樓書目（光緒山西通志經籍）

神器譜 礮臺圖說（同上）

俎談（同上）

韓光祐（湖北光化人）

撫豫疏檄（湖北通志云佚）

韓范（山西沁水人）

經世集要（光緒山西通志經籍）

司馬紀略 司空紀略（同上）

魏大中（浙江嘉善人）

藏密齋稿二十四卷（崇禎刊本）  
明史藝文志作集二十五卷誤  
乾坤正氣集本七卷



魏忠節公尺牘四冊（莫友芝邵亭知見書目云舊抄本，吳壽拜經樓藏。騰李遺書有藏密齋書牘一卷）

魏光緒（山西武鄉人）

帶草樓詩集（光緒山西通志經籍）

撫楚奏疏（同上）

西臺封事（同上）

泰園紀談（同上）

歸水客談（同上）

南華活字通（同上）

魏時應（江西南昌人。金日升頌天臚筆有魏時應，南昌人，乙未進士，閑住，東林黨人榜作魏應知，查無其人，宜作時應爲是。）

春秋質疑（同治南昌府志藝文）

魏雲中（山西武鄉人）

續皇極經世書（光緒山西通志經籍）

魏允中（河北南樂人）

仲子集十卷（四庫全書存目 明史藝文志作文集八卷）

魏應嘉（江蘇興化人）

雙鶴軒類稿三十二卷（培林堂書目）

魏說（湖北蒲圻人）

青山閣集（湖北詩徵傳略卷四）

饒伸（江西進賢人）

周易會解（千頃目）

學海六百卷（同治南昌府志藝文云，按學海一書，內君道一百二十卷，續著君道大禮大樂征伐等部三百餘卷，草木鳥獸部一百餘卷，饒伸編。明史藝文志作學海君道部二百三十四卷，日本內閣文庫圖書目錄作二百四十卷。千頃目云，學海君道部世系一百四十三卷，創業五十卷，中興五卷，繼統二十五卷，餘氛五卷，全書甚多，行世者僅此一類，續成大禮大祀征伐等部，又三百餘卷，未見。）

瞿式耜（江蘇常熟人）

瞿忠宣集十卷（江蘇局刊本 乾坤正氣集本八卷）

魏林漫錄二卷（江蘇局刊本 四庫全書總目作十卷）

掖垣疏草 行異錄 聖政鉅奸一卷 雲濤集 松丸集 浩氣吟（原注，式耜與曠同做唱

和。借月山房彙鈔石印本）

東日堂詩二卷（傳是樓書目）

中丞啓稿（光緒常昭合志藝文）

羅喻義（湖南益陽人）

洪範直解一卷 讀範內篇一卷（明史藝文志）

尙書是正（千頃自）

春秋是正（千頃自）

羅氏藏書（禁書總目）

顧憲成（江蘇無錫人）

涇臯藏稿二十二卷（道光沁里家祠重刊本 光緒三年重刊本 明史志作涇陽遺書二十卷，

另有文集二十卷。）

大學通考一卷 大學質言一卷（明史志）

重定大學一卷（千頃自）

桑梓錄十卷（明史志）

東林商語二卷（同上）

東林會約（光緒無錫志）

還經錄（同上）

上)

虞山商語三卷 仁文商語一卷 南岳商語一卷 經正堂商語一卷 志矩堂商語一卷 (同)

自反錄一卷 (同上)

小心齋劄記十八卷 (同上) 四庫全書存目 明史志)

清夢錄一卷 (千頃目)

頤端文語要三卷 (千頃目)

寤言寐言一卷 (明史志)

證性編八卷 (同上)

當下釋一卷 (同上)

顧允成 (江蘇無錫人)

小辨齋偶存八卷 附錄一卷 (光緒朱印本 四庫全書總目云附事定錄三卷)

易圖說億言四卷 (明史志)

李時二大辨三卷 (一名朱子二大辨 千頃目)

顧大章 (江蘇常熟人)

園居稿 (乾隆江南通志藝文志)

朝局分合紀事 (同上)

顧錫疇（江蘇崑山人）

握日草六卷（傳是樓書目）

天文易學（同治蘇州府志藝文志）

尙書講意（同上）

綱鑑正史約三十六卷（千頃目）

典禮奏疏四卷（傳是樓書目）

古學彙纂（同治蘇州府志藝文）

迪吉錄（同上）

文匯稿（同上）

秦漢鴻文二十五卷（同上 明刊本）

顧大猷（江蘇江都人）

總草一卷（千頃目云，字所建，江都人，鎮遠候勳衛舍人。）

廣陵懷古一卷（同上）

鎮遠光祿記二十四卷（同上 有天啓壬戌序）

鮑三益（江蘇武進人）

木庵稿四卷（千頃目云，字仲友，武進人，甲午解元，歷官左庶子。）

五 結論

要而論之，東林六百餘人中，以江蘇省人爲最多，江西次之，浙江陝西又次之，有著述者，亦以江蘇爲多，江西浙江等省次之，茲列表於左，以觀當時聲氣之所由，及人文分佈之區域焉。

省	名	每省	有著述	人	每省	省	人	數
江蘇	蘇	六九	六九	九五				
江西	西	四二	四二	七三				
浙江	江	三八	三八	五五				
陝西	西	二七	二七	五六				
山西	西	二四	二四	四八				
安徽	徽	二五	二五	四二				
湖北	北	一七	一七	四二				
山東	東	二五	二五	三〇				
河南	南	一〇	一〇	三〇				

河	北	一	二四
福	建	九	二二
湖	南	七	一六
廣	東	八	一四
四	川	一	一〇
盤	南	二	三
遼	寧	一	一
不知籍貫者及錯誤者			六八
闕黨	入者		二四
復社	入者		一三
總	共	三一六	六六六

此三百十六人之著作，爲數約有千三百種，大略以詩文集爲最多，奏疏次之，經史雜記又次之，此可知當時文人精力之所在焉。萬曆天啓時，文武大臣，邊疆重吏，逢草輒上奏章，互相攻擊，在神宗倦勤時，閣中奏章，留中不發者，計有數千百通，是以東林巨子董其昌留中

奏議筆斷四十卷，及錢春有留計奏議六卷之編輯，（註一〇）此亦可知當時國人注意國事之程度矣。

余事東林研究，迄今已將五六年，蓋初因家君搜集明人著作，余喜而披覽之，因得東林黨事蹟底蘊，憫東林爲國事盡忠，橫被摧殘，然其著述之弘富，流萬世而不泯，因私輯東林碑傳集及東林著述考，以鳴其不平，此稿留之篋中，已數年於茲矣，雖能時時潤飾增益，然不敢遽以問世，以有所不逮也，茲值廣州市立中山圖書館有廣州學報之刊行，徵稿於余，因潤飾而付之，漏略之處，必多有焉。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七日脫稿於廣州市立中山圖書館專門學術研究室

（註一）萬曆同治史稿卷二百十七類憲成傳。

（註二）見宋佩章明文學史，梁章詒制義話。

（註三）見杭州府志，明史志及徐光啓傳等。

（註四）明刊皇明文編不徐光啓文集。

（註五）萬氏明史稿卷二百二十六劉忠周黃遵周傳。

（註六）同上卷二百八十六董其昌傳。

（註七）同上米萬鍾傳。

（註八）同上李和傳。

（註九）編輯東林黨人碑傳集二十卷，稿在整理中，約五百餘人，有著述者之傳記，均在其中。

東林著述考



(註一〇)見本篇其昌及錢泰著述條。

參考書

明史藝文志

徐乾學傳是樓書目

四庫全書總目

朱彝尊明詩綜

葉德輝觀古堂書目

日本內閣文庫圖書目錄

乾坤正氣集

藝海珠塵

各省通志十種

東林黨人碑傳集

黃虞稷千頃堂書目

徐秉義培林堂書目

禁燬書目

莫友芝邵亭知見書目

北平圖書館藏書目錄

姚孫棗桐齋集

學海類編

湖北詩徵傳略

府縣志百餘種

金日升頌天臚筆

## 明季南應社考

此題本名明季應社考，然所搜得材料，專關於南方應社，嗣讀張溥七錄齋集，有江北應社序一篇，首言「予與楊子伯庸在京師時，從游者數十輩，皆北方豪傑之士。既而合汝城萊陽商邱爲一家，兼以應社爲名，取余始事數子之約，期於白首，兄弟無間言。」則北方亦有應社，而皆以張溥爲首領。余乃改題此篇曰南應社考。擬別作北應社考。蓋南北雖皆共戴一首領，然北方之聲氣，與南方聯絡者頗少，且其影響亦不同，故分爲兩篇。

明季自東林黨後，以應社之勢力爲最偉大；而復社之興，卒於應社，及浙江之讀書社。余前作明季杭州讀書社考，同篇並搜輯南應社之史料，稍稍就緒，而未加整理；一年以來，又專輯東林黨史料，搜錄黨人之碑誌傳狀五百餘通，亦將告一段落。茲重理舊稿，而作明季南應社考，以爲研究復社之先驅。

明代南直隸，以應天府爲中樞，而以今之安徽省爲上江，今之江蘇省爲下江。計東上吳偉業嘗，有所謂「大江以南之應社」，即指下江而言；「大江以北之應社」，即指上江而言。上江之應社，原於匡社及南社，下江之應社，原於拂水山房社，故考應社，（案此篇戶稱應社，

皆指南應社而言。下仿此。不得謂源於拂水山房社及匡社南社。

一 拂水山房社

計東上吳偉業書言「應社之本於拂水山房，讀書社之本於小築，各二十餘年矣。案拂水山房又稱拂水山莊，在蘇州府常熟縣，」縣志云：「拂水山莊在拂水巖下，初瞿純仁築以為讀書會文之所，後錢氏（謙益）得之，建耦耕堂，既而斥山麓為墓，改建問學堂，有朝陽榭、秋水閣、花信樓、留仙館、玉蘊齋，今其地稱花園浜，猶存石橋廢址。」（光緒帝昭志第宅志。案錢氏遺篋各有記，見初學集卷四十五。）瞿氏報其父汝說作行狀云：「歲甲申，（萬曆十二年）補博士弟子員。時天下相尚為香奩爛爛之文，府君與執友邵君濂磨不雲鴻聖君純仁，結社拂水，創為一家言，以清言名理相矜尚，萬曆丁酉（二十五年）舉於鄉。」（瞿思宣公集卷十）此為前拂水文社，蓋在萬曆十二年至二十五年間事。

李延是南吳舊話錄云：「范文若，字更生，萬曆丙午（三十四年）舉於鄉，美姿容，以風流自命，與常熟許士柔、孫朝肅、華亭馮明玠、崑山王煥如五人為拂水山房社。而歸誠文壇，必推更生為最。一日，東南風大起，拂水巖如萬斛珍珠，從空拋撒，更生把酒持之曰，始覺香華詩文負於此。」南吳舊話錄卷二十四彭城退士錢收翁先生年譜云：「乙巳，（萬曆三十三年）二十四歲，是年，瞿氏相從先生讀書拂水山莊，年十六。」（國學扶輪社錢收齋晚年文附刊收

齋年譜）其時拂水山莊，蓋已歸饒氏矣。范文若等五人，乃爲後拂水文社，其事蓋在萬曆三十五年，至三十三年間。

此前後兩社，蓋同在常熟拂水巖，而時代亦相銜接，計東所謂應社之起拂水山房社，已有二十餘年，與上列兩社年數，亦正相合。

拂水山房社倡於馮繩仁，其同社皆常熟人，繼之者許士柔、孫朝肅亦常熟人，承其遺風，乃與上海范文若、華亭馮爾珍、崑山王煥如仍用舊址，相結爲社。此二十餘年中，拂水文社之見於記載者，僅有此九人；而不見於記載者，蓋亦有之。應社始於天啓甲子，（四年）借於常熟。朱彝尊詩志居詩話云：「楊麟，字子常，常熟儒學生。」附錄云：「後受先（采）云：甲子冬，吳天如（夢鴻）同過唐市，同子常廬。麟士（顧夢麟）館焉，遂定應社約，敘年，子常居長。計甫草云：子常麟士，經營社事最充。」（詩志居詩話卷二十一）常昭志云：「顧夢麟，字麟士，太倉人，與唐墅（即唐市）楊麟善，久居麟所。說經讀文，兩人並合符契，以析理正辭，確守傳注，變萬曆末平黜編無稽影掠禪宗之習，所謂楊顧之學也。」（光緒常昭合志稿游寓傳）查慎行人海記云：「常熟楊子常，貧富於財，初無文采，而好交結文士，與太倉顧麟士、婁東二張（滄采）友善，以此有名諸生間，初與同志數人爲應社，其後二張名驟盛，交益廣，乃改名爲復社，宏獎風流，幾於奔走天下，而與楊顧交始終不渝，前輩之厚道如此。」（人海記卷下）由此觀之，楊顧同居常熟唐市，蓋亦曾入拂水文社，惜不見於記載。楊又富於

財，好文士，二張蒞止，遂與定應社約，計東所謂「子常麟士，經營社事最先；」又謂「應社本於拂水山房社」，其脈絡蓋於此可見焉。

## 二 匡社與南社

陸世儀復社紀略「江北匡社，江南應社各分壇站。」又云：「貴池吳次尾應箕，與吳門徐君和鳴時合七郡十三子之文，爲匡社行世已久，至是其推金沙（金壇周鍾）主盟，介生（周鍾字）乃益擴而廣之，上江之儼寧池太及淮陽盧鳳，與越之寧紹金衢諸名士，咸以文郵致焉，因名其社爲應社，與萊陽宋氏、侯城方氏、楚梅黃氏，遙相應和，於是應社之名，聞於天下。」（復社紀略卷一）

朱彝尊靜志居詩話：「詩流結社，自宋元以來，代有之，迨明慶曆間，白門再會，稱極盛矣。至於文社，始天啓甲子，（四年）合吳郡金沙橋李僅十有一人，張溥天如、張采來章、楊廷樞維斗、楊彝丁常、顧夢麟麟士、朱隗雲子、王啓榮惠常、周銓簡臣、周鍾介生、吳昌時來之、錢旂彥林，分主五經文字之選；而效奔走以棄厥事者，嘉興府學生孫淳孟樸也。是曰應社。當其始取友尙隘，而來之彥林謀推大之說於四海，於是有廣應社，貴池劉城伯宗、吳應箕次尾、涇縣萬應隆道吉、蕪湖沈士柱崑銅、宣城沈壽氏眉生，咸來會，聲氣之孚，先自應社始也。崇禎之初，嘉魚熊開元宰吳江，進諸生而講藝。於是，孟樸里居，結吳勳扶丸，與允夏去

盈、沈應瑞聖符等肇舉復社。於時雲間有幾社，浙西有聞社，江北有南社，江西有則社，又有歷亭席社，崑陽雲簪社，而吳門別有羽朋社、匡社，武林有詩書社，山左有大社，僉會於吳，統合於復社。復社始於戊辰（崇禎元年），成於己巳。」（崇禎二年。詩話卷二十一孫淳條。）

案陸朱二氏之說匡社與應社，互有詳略。陸氏言「江北有匡社」，又言「貴池吳應箕與吳門徐鳴時合七郡十三子之文爲匡社」，則匡社蓋以江北爲主，江南吳門，偶有加入者耳。而朱氏則謂「江北有南社，吳門（江南）有匡社」，竊謂吳門匡社，蓋爲江北支流；而江北南社，實與匡社並峙。當應社成立之時，匡社早已成立，陸氏所講其社文行世已久也，後應社中人謀擴大其社，始合匡社於應社，而南社中人亦多加入於應社，朱氏以吳應箕等五人，列入廣應社，此五人者，中有匡社之英，亦有南社之英。陸氏言匡社之合於應社十三人，而舉其姓名者，僅吳應箕徐鳴時二人而已；而南社之加入於應社者，惟計東上吳偉業書約略言之，其言曰：「大江以北主應社者，萬道吉、劉伯宗、沈眉生，」萬沈卽爲南社領袖也。今匡社之紀載少，不可詳考；南社則尙有故籍可尋，茲撮舉於下：

嘉慶涇縣志萬應隆傳云：「應隆，字道吉，與貴池吳應箕、宣城沈壽民、蕪湖沈士柱等倡文會，名南社。」又鄭廷佐傳：「廷佐字明時，汝敏字魯若，兄弟六人，皆有才而能文，在南社中。」沈壽民萬道吉稿序云：「異時道吉起江上，同術之士，屬而和者甫數人，予是以有南社之役。方萬子較藝南社也，厥才敏放，風迅而泉湧；吾同術者，臥起相聞，晦明相厲，覽春

相共，一陸意氣昂激，咸謂千里馳驅，在搖尾間。未幾，其星亡，（涇縣志有邵璜，字其聲，其星或即其聲之誤，或為其聲之昆季，待考。）慎五逝，（復社姓氏錄涇縣王徽字慎五）微子物，（復社姓氏錄宣城徐貞一，字微子。）吾道亦云衰矣！迄今二十年，而道言始稍稍振於世，雪度（涇縣志，趙初演，字雪度。）朗三（光緒宣城縣志梅朗中字朗三）治先，（復社姓氏錄寧國府，沈壽國，字治先。）諸子，尙淪諸生，捷書之來，道言不以己之過為驢，而以友儕之不遇為戚，志誼遠矣哉！」（竹山遺集卷四）

上列南社共十六人，舉其姓名者有十二人，知姓而不知名四人。陸世儀復社紀略言匡社十人皆合於應社，而南社十六人之入應社者，惟萬應隆、吳應箕、沈壽國、沈士柱四人，別有兩文，餘皆不可知矣。

又案沈壽民萬道吉稿序自注在於「己卯十月」，時為崇禎十二年，序云「迄今二十年」，則南社之成立，在萬曆四十八年，先於應社之成立五年。惜匡社記載寥寥，不知其成立之年月，要之必早於應社，而於南社則未知其成立之先後矣。

### 三 南應社

南應社（下省稱應社）為復社之先驅，又為復社之中堅，其名最盛；然復社有姓氏錄，應社則無人專為記載，散見於各書，互有出入詳略，故同社中有若干人，亦不得而知也。

朱續傳志居詩話謂「合吳郡（蘇州）金陵（金陵）清李（壽真）僅有十二人，即張溥、張采、楊廷樞、楊燾、顧夢麟、朱隗、王啓榮、周銓、周鍾、吳昌齡、錢樞是也，而效奔走襄厥事者有孫淳。其有廣應社，則劉城、吳應箕、萬應隆、沈士柱、沈壽長咸來會。」朱氏所舉僅十七人。

計京上吳偉業書，則謂「大江以南主應社者，張受先（采）、西銘（溥）、介生（周鍾）、維斗（楊廷樞）；大江以北主應社者，萬道吉（應隆）、劉伯宗（城）、沈眉生（壽民）；婁東有應社十子；吳郡有應社十三子；又有五經應社，楊子常（驛）顧謙士（夢麟）主詩，維斗錢彥林（樞）主書，介生兄弟（周銓周鍾）主春秋，受先王惠常（啓榮）主禮記，西銘朱雲丁（隗）主易，孟樸（孫淳）但爲應社五經散文之人耳。」（計改亭文集卷十，王應奎柳塘讀書記）

詳，即本之計氏，所舉姓名，與之全同，惟孫淳刻出之應社之外。（計氏所舉姓名者十四人，朱氏已皆舉之；惟云「婁東應社十子」，婁東有應社十三子，吳郡有應社十子，則婁東尚有七子未舉其姓名焉；又云「吳郡有應社十三子」，吳郡有應社十子，則吳郡尚有七子未舉其姓名焉。綜合計之，舉有姓名者十四人，無姓名者十六人，共三十人。（朱氏所舉之吳昌齡、吳應箕、沈士柱，爲計氏所未舉，其合三十三人。）

陸世儀復社紀略，則謂「貴池吳應箕，吳門徐鳴時，合七郡十三子之文爲匡劇，有世祀



久，後合於應社。」（復社紀略卷一）又云，始周介生之應社社目，若茂苑（吳縣）楊維斗廷樞，徐九一濟，常郡（常州）荆石兄良，虞山（常熟）楊子常彞，顧麟士夢麟，（案顧夢麟，太倉人，客居楊家，非常熟人。）吳江吳茂中有涯，吳來之昌時，松郡（松江）夏彞仲允彞，陳臥子子龍，及閩中陳道掌元綸，蔣八公德環，咸在列。而獨以凡例爲天如手定，蓋兩人相信，在語言文字之外，別有契合也。丁卯（天啓七年）受先九一與介生弟鑣，皆鄉舉，而羅文止（萬漢）蔣八公各舉於其鄉，明年戊辰，（崇禎元年）溥以覃恩選貢入京，受先第三，九一、八公皆告捷，江西黎友岩元寬已冠禮闈，爲主試所抑，置之第二，皆社中才傑也。」案應社始於天啓四年，復社始於崇禎二年，陸氏所舉社中才傑，皆在崇禎元年以前，則皆爲應社中人無疑；綜其所舉，有姓名者十七人，無姓名者十一人，共合二十八人，其中徐鶴時、徐研、荆良、吳有涯、夏允彝、陳子龍、陳元綸、應鑣環、周鑣、羅萬藻、黎元寬，十一人，未爲朱計二氏所舉。

朱彞尊、計東之舉應社之物，皆列孫淳；而陸世儀則不列，偶遺之耳。王應奎柳南隨筆始引楊維斗與孫氏之言，以爲「我社中未嘗見此人」，故不列孫氏於應社之內。案計東上吳偉業書：「庚午之冬，（崇禎三年）因魚山熊先生（開元）自崇明調宰我邑，（吳江）最喜社事，孫孟樸乃與我婦翁（吳翹九扶）及呂石香（雲孚）輩數人，始擬復社，頗爲吳門楊維斗先生所不快，孟樸嘗懷刺謁楊先生，再往不得見，呵之曰，我社中未嘗見此人，我社者，應社也。」王氏隨筆，卽以此爲根據。但計氏又言「有五經應社，孟樸但爲應社五經數文之人耳。」朱氏

亦言「張淳等十一人分主五經之選，而效奔走以襄厥事者孫淳。」計氏爲吳鬪之女夫，朱氏又爲吳鬪子南齡婦翁，（見靜志居詩話吳鬪條）故兩家之言，同一來源，若合符節。陸氏亦爲復社中人，其名見於復社姓氏錄，其言應社，雖不舉孫淳之名，而亦未明言孫淳非應社之人也。王氏後起，但據計書上文，而不觀其下文，遂撰孫淳於應社之外，此實其疏忽而不合乎情事者也。王氏隨筆又謂孫淳爲吳江諸生，朱氏則謂孫淳爲嘉興府學生，復社姓氏錄亦列入嘉興府下，朱氏與孫淳同鄉，知之必較切。余考應社史事，所以列朱計陸三家爲證，而不列王氏也。綜上觀之，朱計陸三家共舉有姓名者二十八人，無姓名者十九人；（匡社中十一人，朱氏所舉廣應社之五人，疑皆在內，除吳應箕外，尙有四人，宜除去，則匡社不如姓名者七人而已。計氏所謂婁東應社子弟，無姓名七人；吳郡應社十三子，除楊廷樞、王啓榮、朱隗、楊彞外，又有吳縣徐鳴璣、長洲徐濟、吳江吳有涯、吳昌時，則無姓名者亦有五人；共合無姓名者約十九人。）是應社之人見於記載者，實共四十七人，茲列其有姓名者，其目如下：

江上		江他		省				
張	溥太倉	吳	應	笑	黃池	錢	縉	浙江嘉善
張	采	烈	城	黃池	孫	淳	浙江嘉興	
顧	步	應	隆	應縣	羅	萬	浙江西甯川	

夏九	蔡華亭	沈壽民	宣城	蔡元寬	江甯
陳子	龍華亭	沈士柱	蕪湖	蔡德環	福建晉江
楊廷	樞吳縣			陳元給	福建福州
王啓	榮吳縣				
徐鳴	時吳縣				
朱	魏吳縣				
徐	沂長洲				
楊	蘇常熟				
吳	滄吳江				
吳昌	時吳江				
周	銓金壇				
周	鍾金壇				
周	鍾金壇				
利	長伊揚				

同留應社之膏領，說者不一。評東則謂大江以南主應社者，受先、西銘、介生、維斗、大江以北主應社者，馮道吉、劉伯宗、沈眉生。朱學尊則謂應社初僅十一人，分主五經，以張溥爲首，（靜志居詩話二十一孫淳條）；又五經應社，張溥主易，故亦以溥爲首。（同上楊廷樞條）陸世儀則謂匡社十三子，共推周鍾主盟，名其社爲應社；又舉周鍾之應社社目。朱學尊又謂「楊廷樞倡應社於吳中，評隲五經文字」，（靜志居詩話卷二十一楊廷樞條）又謂張溥張采過常熟楊彙廬，顧麟士館焉，遂定應社約。（同上楊彙條）以余觀之，當應社未成立之時，各地文社，紛紛林立，不相統屬；常熟有拂水山房社；江北有南社；至匡社則範圍稍大，江北江南，通聲氣矣。張溥張采乃聯合各社，東自婁東松郡，西訖吳郡金沙，更自江南訖於江北，以及閩浙豫秦，廣受聲氣，以成應社，故應社之締造，二張之力居多。惟當時制藝，皆推豫章，陳（際泰）艾（南英）章（世純）羅（萬藻）蔚爲江右奇文；至金壇周鍾獨樹一幟，其房選華條出，時尚一新，海內競稱之；由是向日推豫章者，相率而推金沙。（見何社紀略卷一）故應社舊文，周鍾主盟主焉。楊彙富於財，舟車交際之費，大都爲其經營。孫淳則爲奔走徵文之人。此數人者，皆有功應社者也。楊孫二人之事，朱計二氏固已言之。二張之締造，周鍾之舊文，皆陸世儀約略述之，其言曰：「一時三吳文社，人人自炫，張溥一不之省，獨與張采訂交，采爲戴氏之學，有聲吳序，溥延金饋寶，讀書七錄齋。時婁東文卑虛，兩人有志振起之，溥矯枉過正，取法樊宗師劉幾，歲試乃曠。開周介生借教金沙，負笈造謁之，三人一見，相得甚懽，辨難五晝夜，

訂盟及別，溥歸，盡棄所學，更尙經史，乃冠軍。溥矜重名，采尙節概，相砥濯自礪。時魏璠敗，鹿城蕭柔謙致仕家居，方秉鑠棗中，溥與采率諸士驅之，檄文膾炙人口，郡中五十餘人，斂貲爲誌銘石，由是天下咸重天如受先兩人矣。始周彛生之應社社目，若楊廷樞、徐濟、荆汝、楊藝、顧夢麟、吳有滋、吳昌時、夏允彜、陳子龍、及閩中陳元綸、蔣德璟咸在列；而獨以凡例爲天如手定，蓋兩人相信，在語言文字之外，別有契合也。」（見復社紀略卷一）崇禎元年，周鍾選社十三子文，（見復社紀略卷首總綱）疑上列應社，社目十一人，加以二張卽足十三子，時復社未立，匡社已合於應社，此十三子皆爲應社之人無疑，則周氏操應社文衡，此其明證焉。而張溥張采與楊藝顧夢麟定應社約，溥又爲周鍾定應社社目凡例，而五經應社，溥又爲首，孫淳爲溥始終效奔走，故旣爲溥在應社徵五經文字，後又爲溥在復社徵社員於各直省，則二張締造之跡，亦與此可見焉。此篇人名先後，自當以締造之人居先，故首張溥張采，從朱氏說也。而次鉅則江南爲先，江北次之，他省之人入應社者附於後，從計氏說也。周鍾則列於江南與江北接近之區，亦隱隱有領袖江南北之意，從陸氏說也。此目頗費經營，幾經斟酌而後定，以下續其次級而列其傳記，俾研究社事者有所考焉。

一、張溥 張溥，字天如，太倉人。伯父輔之，南京工部尙書。溥幼嗜學，所讀書必手抄，抄已，朗誦一遍，卽焚之，又抄，如是者六七，始已，或問何勤苦乃爾？曰，聊用強記，何留滯心甘爲？用是右手握管處指掌成繭，數日，輒割去，冬月手皸，日沃湯數次，其勤學

若是，後名讀書之齋，曰七錄，以此也。及爲諸生，招同里張采共學，益肆力經史，名籍甚，時號「婁東二張」。崇禎元年，以選貢生入郡，適采初成進士，兩人相得益彰，名徹都下。已而采官臨川，溥歸，集郡中名士，相與砥礪，期復古學。因名曰復社。三年，舉於鄉，明年，釋褐，改庶吉士，在館中頗有所臧否，讒言遂興。又明年，乃以葬親乞假去，其讀書仍若經生，無間寒暑，四方噉名者，爭走其門，盡名爲復社，溥亦傾身結納，名日高，所交游日廣，其聲氣適於朝右，凡所品題甲乙，頗能爲榮辱，兩臺暨監司大吏，多承其警效；而諸奔走附麗者，一托足其門，輒自矜張曰「吾以嗣東林也」，乃至執政大僚，亦以爲嗣東林也而惡之。其是有陸文輝者，素無賴，以輸贖爲監生，求入社，不許。時采亦旋里，嘗以事扶文聲，文聲益恨。九年秋，假與利詣闕陳言，因謂「風俗之弊，皆原於二子，而溥采實爲主盟，倡復社以亂天下。」時溫體仁枋國，方惡東林復社，遂擬嚴旨，下提學御史倪元珙疏奏，元珙移兵備參議馮元慶，元慶、太倉知州周仲璉，遷延久之，被旨詰責。至明年正月乃言「復社文必先正，行必賢良，無罪可指，文聲被罪潛逃，母服未終，匿喪謁選，今又借端誣陷，罪不可宥。」疏奏，忤旨，三人皆貶斥，嚴旨仍窮竟不已。閩人周之夔者，前爲蘇州推官，主兌運，溥及太倉知州劉士斗私其州人議，以本州額輸派之各邑，之夔不可，以此忤溥，已之夔坐事罷官，疑溥爲之，恨甚，至是聞文聲訐奏，遂繕照伏闕云：「溥等把持計典，已之罷職，實其所爲，一因及復社恣橫狀，章下撫按，巡撫張鶴籬等，言「之夔去官，自有本末，無預溥事，」亦被旨譴

讓。至十四年三月溥已卒，而事猶未竟，刑部侍郎蔡奕琛坐黨薛國觀繫獄，未知溥之卒也，上言「去夏六月，臣邑子倪姓者，見臣已令丁炫誘之歸，張溥極力，謂臣旦夕當遠，已而果然，一里居庶常，務振朝綱，豈非異事！」因及榮結黨亂政狀，詔下倪姓者吏，令煌首實，而責溥采回奏。采上言曰：「謂復社非臣事，則出處年月不符，謂復社非臣事，則生同淬礪，死避網羅，負義則全，辭不得歸，念溥日夜解經論文，矢心報稱，曾未一日服官，懷忠入地，卽今嚴論之下，并不得泣血自明，良足哀愴。」當是時，繼仁已前罷，繼者張至發薛國觀皆不喜東林，故所司不敢駁奏，於是，三覆國觀，亦相繼罷，而周延儒當國，溥座主也，其獲再相，溥又力焉，於采疏上，事得解。明年，御史劉熙祚給事中姜燠交章言，溥極行博聞，所纂述經史，有功聖學，宜取備乙夜之觀，且薦采學行可用。秋八月，帝御講筵，問及二人，延儒對曰「讀書好秀才」，帝曰，「溥已卒，采，臣，言官何爲薦之？」延儒曰：「二人好讀書，能文章，言官爲舉子時，嘗讀其文，又以用未竟而惜之，」帝曰：「亦未免偏！」延儒曰：「誠如聖諭，溥與黃道周皆傷於樞，止因善讀書，以故惜之者衆，」帝頷之，遂有詔徵溥遺書，而道周亦復官，有司先後錄止三千餘卷，帝悉留覽，天下益頌帝之仁明，而惜溥生前不遇也。溥詩文敏捷，四方徵集者率不起草，對客揮毫，俄頃立就，以故名高一時。又虛懷善下，有求輒應，人莫不愛而親之。卒時年止四十。（舊鈔本萬斯同明史稿卷二百八十六下）

明史原溥傳本出於萬斯同稿，然僅據其事之綱要，而失其事之源委，故不採明史，而采萬

稿。陸世儀復社紀略載溥事尤多，然詳於復社，而略於應社。故不錄。其有關於應社者已錄於前，此不重載。

二 張采 張采，字受先，與溥同志友善，然溥性寬，泛交博愛，而采特嚴毅，喜甄別可否，人有過，嘗面叱之，於其鄉亦斷斷不少借。疾士大夫蹈藉里閭，居嘗憤憤曰：「我得志，不更其俗，非丈夫也。」既得第，歸，要諸薦紳誓於神，毋爲非法。自是俗大變。吏其士者，亦毋敢縱肆，民有訟，往往不之有司，而之采，采爲決之；及知臨川，摧強扶弱，聲大起，他邑有訟，亦不之本邑，而之臨川，上宣重其人，不敢以屬吏畜之。采雅負文譽，與華邑人陳際泰章世純羅嵩澤及東鄉艾南英輩，久以文字相知，至是聲氣益合，士人亦翕然師之。已而多疾歸，士民泣送載道。采居益勵行檢，率邑人講鄉約。敦行高皇帝聖諭六言。先後知州劉士斗庸樂嚴重之，凡立軍申，設常平倉，賑飢民，皆采所建白，采以好蠶下詢，或顯言，或片紙報，咸置之法，以故銜恨者亦衆。福王既立，起禮部儀制主事，進員外郎，先是開國名臣，建文朝死難忠臣，及正德朝直諫杖死，天啓朝忤璫被禍諸臣，皆未得諡，及是給事中李濟建議，而采成之，人心大快。已見時事不可爲，乞假去。逮南都失守，所在長更奔竄，奸人素銜采者，擊之死，猶慮其復甦，用大錐亂刺之，深入數寸，乃始棄去，有僧素德采，竊負而走，用湯灌之，復活，問其死時狀，曰，我了不知痛，無所苦也，自是避之鄰邑。又三年，卒，年五十三。（舊鈔本爲新刊明史稿卷二百九十六下）



張學士散見於復社紀略，中載應社為豫章社之序。采頗資調停，引見下文。錢寶琛述采嘗過紹興與劉宗周講學，宗周極推重之，瀕行封黃柑四枚，輒數十里為贈。尤留心經濟，嘗與程炯定海亂。（錢寶琛述諸太倉州志稿卷二）

三、顧夢麟。顧夢麟，字麟士，別號織簾，太倉之雙鳳里人。少為諸生，以高第廩於學。授中崇禎癸酉副榜，援例入太學，辟舉令下，巡撫張國維欲以先生應詔，先生力辭之。集三名士與楊子常為應社，其文雅助，為時所宗，是時坊社最盛，而名於天下者，復社最著與應社而已。巡按郝彪往，兵備未備，登凌義渠。成以賓禮待先生，方岳貢守松郡，屢欲招致一見，不可得，反奉嚴旨，始往送之，明州錢肅業守太倉，甚虛相款，遣子弟受業，然先生未嘗有所干請也。桑海以後，斷跡城市，客授古毛氏，與孝謙陳瑚舉白鹿洞規行之，曉筆暮詩，一寫性真，不假粉墨。生於萬曆乙酉三月十三日，卒於順治癸巳十一月二十日，年六十九。子淵，其詩文皆稱於世。（黃宗羲南雷文約卷二顧麟士先生墓誌銘）

顧夢麟嘗與楊彝同居常熟唐市，有唐市十景詩十首，（織簾居詩卷二）又客常熟汲古閣毛氏，有坐子晉汲古閣賦詩三首（同上卷一），其居常熟久，故陸世儀復社紀略誤以為常熟人，其實非也。太倉州志言麟士嘗為辟令下，巡撫張國維欲保奏之，夢麟固辭，或冒其名走謁當路貴人，遂被款接，委職至府通判，夢麟聞之，曰，我自為我，彼焉能挽我哉！竟不發其事，人推為長者，卒歸鄉費。

千載一聞。夏海昇龍，元龍與字夔仲，華亭人。少敏悟，與同郡陳子龍、太倉張溥、長洲楊廷樞，俱以文名。美詞舉於鄉，益肆力於學。又二十年，登崇禎丁丑進士，授長樂知縣，有異政，居五年，思東歸，將舉卓異，會丁母憂歸。江南定國，擢考功主事，不赴。乙酉八月，大兵遣安撫官入郡，原本未不出謁者，以逆罪罪之，尤辭避於野，投之書，曰：「有清革命，萬物維新，明室廢臣，何堪離葢，汝等何所遠死？」（案徐錫小腆紀傳，夏允彝傳作「其何所逃死」，此「某」字，即「某」字誤）顧年譜言，爲清朝策者，皆金人渡江，下三吳，抵溫、寧，還師，以授宋高，未嘗獲寸土焉，即中原之地，亦舉以授張邦昌、劉豫，而不自有者，誠以南工瘠，多疫，水險深昧，毒蛇虺地，衆數皆備，吐噓霍亂，以時而發，同居中國，北人之吏於南者，猶以爲病，湯塞外來者，能以此哉？昔秦古之爲南東者，以三月至九月歸，一切吏事，華人爲政，至賦稅蠲通，海漕之具，無入焉，未及七八十年，而吳所劇寇，白毛而起，江南大亂，河北瓦解，是江南爲元累，而不爲元利明矣。他如江西乎？宋、元、金、元以爲北地，則元之疆域，其文也，應會計，莫不以淮爲界，而明之宗社，而責其版籍焉，於名甚隆，於利亦久，惟執專裁之，一書入不報。是時總兵吳志愛方起兵吳淞，允彝入其軍，爲之飛書走檄，聯絡江浙士大夫，由是四方響應，然皆文士不知兵，而所聚率市井無賴子，見敵輒散，迄於無成。事說之入海趨閩，允彝曰：「吾昔吏閩，閩中八郡咸懷思，我今往爲新主，圖再舉，策固善，然軍事一不當，而遂以求生，何以示萬世哉，不如死也。」嘉定侯桐曾遇害，允彝經其喪，備卹獄死。

其兄之旭諷以方外，允彝曰：「是多方以求活耳！」當尊重其名，欲招致之，曰：「夏君來，我大用之，卽不顧，第一見我，一允彝曰：「譬有貞婦，或欲嫁之，婦不可，則語之曰，爾卽勿從，姑出其面，婦將舉帷以出乎？抑以死自蔽乎？」乃作絕命詞，九月，自沉於松塘，屍浮水面，衣帶不濡，三日，而黃道周奉隆武檄，以翰林侍讀兼給事中召，則方殮矣，使者哭而去。明年，贈左春坊左庶子，諡文忠。所著幸存錄爲絕筆。（溫睿臨南疆逸史卷三）

夏允彝之事蹟，明史及鄒漪啓禎野乘二集，汪有典史外徐蘊小履紀傳，與逸史略同；惟記乙酉死節，或言八月，或言九月，而允彝所著幸存錄題「九月朔序」，致巢鳴盛、黃宗羲、全祖望等據八月說，指幸存錄爲僞書，家君搜輯證據，斷從溫睿臨九月說，作幸存錄跋三篇，蓋幸存錄一書，對於東林黨與非東林黨，說多持平，故東林黨後人惡之，而抹煞其書也。

五、陳子龍 陳子龍，字臥子，一字人中，松江人。幼時穎異，以經世自任，喜縱橫之術，與郡人別樹壇坫，名曰幾社，海內多宗之，爲文法王。李，加以富麗，與江右艾南英爭名，相讖訊不肯下。登崇禎丁丑進士，授惠州推官，改紹興，折節下士，與諸生多敍盟社之交。先是東陽許都者，名家子，喜任俠，輕財好施，能得人，見天下鋒亂，陰以兵法部勒黨所，知松注孝廉徐季遠見而奇之，謂子龍曰：「許都國士，朝廷方破格求奇材，倘假以職，隱然干城也。」季龍在紹興，獨與都遊，數荐之，上官不聽用。東陽令姚孫某貧而處，與都有遠

言，會都有母喪，送葬者數千人，令疑有變，遂以反聞，郡黨執令答之，旬日間，聚數萬人，下東陽、義烏、浦江三縣，浙東震動，然都一無所設，遣從者謝長史而已，遂接左光先調兵行動，民各保寨拒敵，官兵大敗，子龍單騎往諭之，都即解散其衆，以二百人隨子龍來降，光先忌其功，卽論殺都，子龍救之不得，大恨，當是時，按臣專生殺，而光先尤庸懦，夫都以一書生，能集萬衆，其才必有大過人者，感知己一言，投戈就縛，此豈待選之人哉！激於貪令，無以自明，不得已走險耳，使貫其死，令之所集衆渡江逐賊自贖，當必有得當以報者，而顧令梟俊之士，駢首同盡。子龍記其事曰：「激變之虐令不誅，受降之功績不赦，官軍勒殺平民，誅連無辜，賊平數月，騷擾不得解，嗚呼，卽此一事，知明之所以亡矣！」以招撫功，擢兵科給事中，子龍深負都，不赴也。南渡，起兵科，子龍言「自古中興之主如少康、周宣，皆躬親武事，以克仇邦，三代以後，漢之光武，唐之肅宗，莫不身先士卒，戎車數駕，故能光復舊物；未有深居法宮之中，履安處順，而可以測定禍亂者。今者人情泄沓，不異昇平，從無有哭神州之陸沉，念中原之榛莽，巨膽拜孝陵，依依北望，不知十二陵尙能無恙否？而先后之梓宮何在？輿言及此，陛下當奮膽臥薪，宵衣旰食，而羣工庶尹亦宜砥礪鋒鏑，奮發志意，以報仇雪恥是務，庶中原可守，舊京可復，竊聞山東、河北，義旗雲集，咸拭目以望王師；朝廷宴然，置之度外，何以收三齊拔擊之雄，慰趙燕悲歌之士乎？臣恐天下知朝廷不足恃，不折而歸賊，則豪杰皆有自主之心矣！伏望陛下夙駕，幸京營大閱之，復弭節江潁，大集舟師，分命武

臣，一至蕪湖，一至京口，以視險要，固根本，使天下曉然知陛下詔親征，六師北發，歸重淮泗；令一軍由歸、亳以入汝、雒，次潼關，一軍由襄、鄧以攻武關，出褒漢以蜀之甲，燕、晉之師，則用之爲奇兵，爲聲援，逆賊授首，可計日待矣！」又言「防江之策，莫過水師，海舟之設，更不容緩。」又言備邊三害，又言收復襄陽，皆當時至計，莫之能用也。甲申八月，請假歸里，馬士英深忌之，恐其或奉潞藩以清君側，未嘗一日忘子龍也。南京不守，閏六月十日，松江起兵，子龍設太祖像，焚香，沈猶龍稱總督兵部尚書，子龍稱監軍左給事中，延致水師總兵黃蜚，吳淞副總兵吳志葵，故巡撫王家瑞，蘇、松道李向中等，爲守城計，圍中授子龍兵部右侍郎，左都御史，浙東按察使，節制七省漕務，八月三日，李成棟假松江，子龍遣使，無何，而有吳勝兆之事。勝兆提督松江，長洲諸生戴之儒客其門，教之反，陰遣人約舟山黃斌卿令率師來攻，而己從中起事。斌卿以故所封伯印，授勝兆，期於丁亥四月十五六兩日，水師至松江，勝兆爲謀不密，國人皆知之，同知楊之易，推官方重朗告變於總督，總督殺勝兆，將之在金陵者畢光勝，勝兆知事以，亦殺之易、重朗，下令入海，使其中軍詹世勳及高永儀偵海師之至，而海師已於十四夜，爲颶風所沒，世勳、永儀登東南城頭而望，烽烟寂然，兩人遂變志，以兵却勝兆矯其令箭，召勝兆所親信者盡殺之，戴之儒亦死，執勝兆送總督，窮治其獄，詞連子龍，子龍亡命，與華亭夏之旭同奔嘉定，告急於侯岐管，侯與僕劉駟家，已遷崑山福天遠所，官跡捕至嘉定，執岐管，而總兵巴圖別遣兵圍天遠家，遂獲子龍，鎖於舟中，泊

踰牆橋下，子龍乘守者不備，躍入水死，五月某日也。其以匿子龍死者，延安推官顧咸正，諸生侯岐曾、張寬、夏之旭。（南疆逸史卷三）

陳子龍有自撰年譜一卷，起於萬曆三十六年戊申，訖於弘光元年乙酉（清順治二年）閏六月，其弟子王遵績撰一卷，起於乙酉八月，至丁亥（順治四年）五月十三日子龍殉節止，青浦王昶各爲之考證，精博詳核，最爲可據。年譜云：「天啓四年，夏秋之交，魏奄禍起，者碩魁壘之臣，黜辱殆盡，是時江左才俊之士，方以名譽相高，予亦稍稍濡足矣。（案此蓋指當時社事而言）五年，始交夏彝仲、周介生。（案子龍與彝仲，蓋於是年入社。）六年，始交錢彥林。七年，始交張受先、張天如、楊維斗、徐九一。崇禎元年秋，豫章孝廉艾千子有時名，甚矜誕，揆諛詐以恫喝時流，人多畏之，與子晤於婁江之弇園，妄謂秦、漢文不足學，而曹、劉、李、杜之詩，皆無可取，其言北地濟南諸公尤甚，衆皆唯唯，予年少在末坐，攝衣與爭，頗折其角，彝仲稍稍補助之，艾子詘矣，然猶任其往返，辯難不休。」案崇禎二年，復社始成立，子龍與艾氏相爭辯，尙在應社之時，且子龍雖已入應社，而與二張、楊、徐等相見較晚，蓋當時雖同社，而往往有不相謀面者。

六月，楊廷樞、楊廷樞，字維斗，吳縣人，爲諸生，以氣節自任，天啓內寅，逆奄矯詔，逮吏部鳳陽，廷樞倡率士民數千人謁巡撫，欲令上書申救，巡撫不可，哭聲振地，校尉呵問，卽擊殺之，已而逮御史董尊素，又至驛中，士民共出闔門，焚其舟，毀其駕帖，巡撫毛一鷺懼

禍，根究亂民，設五人以對廷，蘇人義而表其葬，阮謂五人之墓也，廷極置而得免，然亦以此知名。崇禎庚午，舉應天鄉試第一。乙酉，避地湖濱，浙東遙授翰林檢討，兼兵科給事中。廷樞深自韜晦，改號復庵，歸隱鄞尉山。丁亥四月，吳勝兆反，爲之運籌者戴之僞。廷樞門人也，事敗，連廷樞，被執於舟中，慨然曰：「予自幼讀書，慕文信國爲人，今日之事，乃其志也，被縛以來，餓五日，徧體受傷，十指俱損，而胸中浩然之氣，正與信國斬燕市時不異，俯仰忻然，可以無憾。」五月朔，大帥會鞠於吳江之泗洲寺，廷樞不屈，巡撫重其名，命之剃髮，廷樞曰：「砍頭事小，剃髮事大。」乃殺於寺橋，臨刑，大聲曰：「生爲大明人」，刑者急揮刀，首墜地，復曰：「死爲大明鬼」，監刑者爲作舌，啞體而殯之。（南疆逸史卷二）

楊廷樞爲吳中應社魁首，聲望甚高，人多重之，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云：「先生倡應社於吳中，領解後聲譽日重，門下著錄者二千人。」陳貞慧防亂公揭本末云：「崇禎戊寅，吳次尾有留都防亂一揭，公討阮大鍼，顧杲、子方毅然首唱，仲馭、臥子、極歎此舉爲仁者之勇；獨維斗報書以鍼不燃之灰，無俟衆濁，如吾鄉逐顧兼謙、呂純如故事，在鄉攻一鄉，此輩竄無所託足矣，」子方因與反覆辨論有書。「案楊氏之言，實有遠見，惜防亂公揭終於發布，楊亦真名百四十八之列，阮大鍼恨之刺骨，靜志居詩話言「阮大鍼怨戊寅秋南國諸公顧杲、吳應箕等一百四十八之具防亂公揭也，日思報復，爰有王質鼎東南利孔久湮復社渠魁聚斂一疏，大鍼語馬士英云：「孔門弟子三千，而維斗等聚徒至萬，不反何待？」至欲陳兵於江上，以爲防備，

心知無是事，而意在盡殺復社之主盟者，時廷銅鑿定生輩皆就逮繫獄，桐城錢秉鏡、宣城沈壽民亡命得脫，假令王師下江南稍緩，則復社諸君，難乎免於白馬之禍矣！」由此觀之，大獄亦以楊氏人望所歸，忌之尤深，而楊氏之遠見，不可及矣！雖然，楊氏非懼死者，觀其晚歲巖居，忽罹維繫，其舟中遺書（見靜志居詩話卷二十一楊廷樞條）有從容赴死之概，則其反對揭文，非懼一己之罹禍，實爲國家留餘地也。

七、王啓榮 王啓榮，字惠常，蘇州人。（復社姓氏錄）

王啓榮事蹟記載寥寥，惟計東上吳偉業書，朱彝尊靜志居詩話言其在五經應社中，與張采同主禮記。

八、徐鴻時 徐鴻時，字君和，橫塘人。少喪父，赤貧，寄食蕭寺，爲句讀師，藉脩脯養母，從游日衆，室隘不能容，隙地構室，顏曰學，取楊萬里「老夫破廬方學」之句。崇禎乙亥，以選貢除武寧知縣，有善政，卒於任，門人私諡曰貞隱。（同治蘇州府志吳縣）

九、朱隗 朱隗，字雲子，治博士業，雅尚文藻，天啓中，吳中復社八當作應社，復社起於崇禎初年，聚四方積學之士，隗與張溥、張采、楊廷樞、楊華、顧夢麟等分主五經，馳驅江表，爲一時蔚顧。詩宗中晚唐，時稱爲徐禎卿、唐寅之流亞。晚歲當賈，隱居不出。弟陵字望之，亦能詩畫。（同治蘇州府志卷八十八長洲縣）

十、徐汧 徐汧，字九一，生末期而孤，稍長砥行有時名。天啓五年，魏大中被逮，過蘇



州，泚貸金資其行，周曆長安，（此語見續資治通鑑長編）。其與同輩楊廷樞斂財經理之。崇禎元年，虞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中允。周以救饑，詔賜貶官，倪元璐道周同年生，請以己代謫，帝不允。泚上疏，道周元璐賢，且自請罷黜，帝詰責泚，泚曰：「推賢讓能，蓋臣所務，難進易退，儒者之風，問者陛下委任之意，希注外廷，防察之權，輒違闕寺，默覓皇意，疑貳漸萌，萬一士風日賤，宸轡日移，明盛之時，爲憂方大。」帝不聽，尋乞假歸，還朝，遷右庶子，充日講官。十四年，奉保益王府，便道還家。當是時，復社諸生氣甚盛，泚與廷樞、顧杲、華允誠等，往復充契；居久之，京師陷，周王召爲少詹事，泚以國破君亡，臣子不當叨立，且痛宗社之喪亡，由朋黨橫議，移書嘗，勸以力破異同之見，旣就職，陳時政七事，惓惓以化恩讐去偏黨爲言，而安遠侯柳祚昌疏攻之，謂「朝服謁諸王於京口，自恃東林巨魁，與復社楊廷樞、顧杲諸姦，狼狽同侍，陛下定鼎金陵，彼等討金陵檄，所云中原逐鹿，南國指馬，」是何語？乞泚泚於理，（此語見續資治通鑑長編）。杲名，其餘從黨，皆臣女第割髮。」時國事方棘，事亦竟寢，泚移疾歸，明年，杲守，燕，嘗自繼下，泚慨然太息，作書戒二子，投虎邱新塘橋下死，鄉人赴哭者數千人。時又有一人，儒冠藍衫而來，躍虎踞劍池中，士人憐而葬之，卒不知何人焉。

（明史）魯王監國，贈泚太子太保，禮部尚書，諡文靖。（姜垓傳，見同治蘇州府志卷八十八）

長洲縣）

徐泚，鹽勿齋，長洲人。南疆逸史言：「泚聞東隱隱，憤懣，形如夜夢，有白頭老婦，悉

屏去，獨居一室。南渡起少詹事，不赴，致書在事，言：「今日賢邪之辨，不可不辨，異同之見，不可不化。」大兵渡江，沂謂其子曰：「國事不支，吾死迫矣！」出居村舍，乙酉六月四日，聞郡城不守，夜自縊，僕救之而甦，其友朱徵曰：「公大臣也，野死可乎？」沂曰：「郡城非吾土也，我何家有？」閏六月十一日，自沉於鹿邱之後河，語人曰：「留此不屈膝不剃頭之身，以見先人於地下，」一老僕隨之同死，郡中赴哭者數千人。」

十一、楊彝、楊彝，字子常，明萬曆末，士之爲時文者，喜倡新說，畔遠傳註，彝與太倉顧夢麟思振其弊，相與講論辨難，力明先儒之說，天下翕然從風，稱楊顧學，弟子著錄者數百人，吳中名士與復社，彝爲眉目，屢試不遇，以歲貢爲松江訓導，薦授都昌縣，移疾不往。明亡，杜門不出，彝性孝友，母歿嘔血數升，斷酒食終喪，撫孤姪有恩，少所事師死，獨力殯埋之，且爲婚嫁其子，終身力學，晚歲目盲，猶時令人讀書其側，年七十九卒。（同治蘇州府志卷一百引汪琬楊顧兩先生傳）

十二、吳有涯 吳有涯，字茂中，幼穎異能文。天啓七年，舉於鄉，數上春官不第。與同郡張溥、楊廷樞倡爲復社，（當作應社）四方人士，翕然宗之。邑中有大剝病，必慷慨白當事，多所補救。崇禎中，署金壇教諭，遷平陽知縣，首立十禁，又請折海運，止預征，政聲大著。南都破，入閩中，擢御史，巡按浙東，在閩三月，前後四十七疏，皆軍國急務，以道梗毗處州，浙東兵潰，削髮爲僧，隱鄞耐山，久之，返故里，當事請一見，不可，幽憂發病，不言

不出，十餘卒卒。（同治蘇州府志吳江縣引松陵文獻）

十三 吳昌時 吳昌時，字來之，吳江人。（復姓姓氏錄，案陸世儀復姓紀略亦言昌時，

吳江人，獨明史及明季北隘言嘉興人。吳江與嘉興接壤，昌時蓋吳江籍而居嘉興者。）

吳昌時所著墨戲，人多差稱，故諸家文集及府縣志皆不載其傳記，惟明史奸臣周延儒傳

則記其事甚詳多，今摘錄於下：

吳昌時，嘉興人。始周延儒居，頗從東林遊。嘗疑希孟，羅際義。既陷錢謙益，遂

東林。源主言試，所收士皆薄。馬世奇等又皆東林也，至是歸失多，心內慚，而體仁益橫

越年始去，去而極望發。薛國禔相繼富國，與楊昌時等並以媚嫉一時。其人氣三俊，

宗周、黃道周等皆得罪，洪等愛之，說延儒曰：「公若再相，易前轍，可重得賢聲。」延儒

以爲然，溥友吳昌時爲交關近侍，馮銓助爲謀，會帝亦頗思延儒，而國觀適敗。十四年二

月，詔起延儒，九月至京，復爲首輔，信用文選郎吳昌時，及給事中曹良直、楊枝

起、曾應遴輩。昌時有材，頗爲京林效奔走，然爲人墨而傲，通戚衛，把持朝官，同朝咸

嫉之。行人司副熊開元廷劾延儒納賄狀，觸帝怒，與給事中姜琛俱廷杖，下詔獄，左都御史

孫周會都御史光辰以款掘元、琛罷，尙書徐石麟又以救宗周等罷，延儒皆勿救，朝議皆以各延

儒。昌時以年例謁青路，人於外，言路大譁，掌科給事中吳麟徵等道御史郝佳劾昌時挾

勢弄權，延儒頗不自安。丑而御史蔣拱宸劾吳昌時贓私巨萬，大抵牽連延儒，而中言昌時通

中官李瑞玉、王裕民洩漏機密，重賄入手，預揣溫旨告人。給事中曹良直亦劾延儒十大罪。帝怒甚，御中左門親鞠昌時，折其脛，無所承，怒不解，拱宸面訐其通內，給察之有迹，乃下獄論死，始有意誅延儒。初，薛國觀賜死，謂昌時致之，其門人魏藻德新入閣有寵，恨昌時甚，因與陳演共排延儒，冬十二月，昌時棄市，命延儒自盡，藉其家。（明史卷三百八周延儒傳）

昌時既以貪墨敗，下流之居，天下之惡咸歸，計六奇明季北略周延儒續記條云：「宜興再召，逼內而贊幣帛者，馮涿州也，奔走而爲線索者，太倉張溥嘉興吳昌時也。擘畫兩年，綸綍始下，昌時於事權在手，呼吸運天，爲所欲爲矣。昌時與張溥同爲畫策建功人，淮安道止，張溥破腹，昌時以一劑之入九泉，忘延儒密室有兩人也，其忍心如此，」昌時藥殺張溥，此等疑案，實無他書足以證明，未可遽據以爲史也。

十四、周銓 周銓，字簡臣，少負雋才，與弟鍾齊名，天啓辛壬間（元年至二年）年甫二十餘，所選詩藝，盛行於江左，幾二十載，爲春秋諸名家冠。丙子，（崇禎九年）舉於鄉。丁丑（十年）成進士，授上虞令，用古循吏法治之，多良樸直，多有政聲，虞有陳編修顯驕橫，赴告者三百餘人，銓文鞠其僕，諸宦震懼，各謀陷之，謫代州判官，著述不倦。（光緒金壇縣志卷九）

十五 周鍾 周鍾，字介生，鎮從弟也，爲諸生，有盛名，舉崇禎癸未（十六年）進士

選庶吉士，甫半歲，李自成陷京師，鍾出降，賊徒顧君恩荐之牛金星，用爲備討，賊敗，南歸。周氏金壇貴族，而其父子兄弟，悉有離心，鑣與鍾尤以才相忌，各招致生徒，立門戶，汲引既廣，敗類入焉，彼誦此謗，兩家弟子遇於塗，至不交一揖，鍾既降賊，鑣門人徐時霖等益被以惡名，中朝傳其勸進表，有「獨夫授首，萬姓歸心，比德舜而多武功，邁湯武而無恩德」一語，莫不切齒。初鍾與弟遇阮大誠於酒間，弟與語不合，推案裏坐，坐者皆失色，鍾徐引去不爲謝，而劉澤清之鎮山東也，鍾名，奉五百金以交款，鍾亦勿納，由是二人深恨之，至是方用事，與馬士英謀必欲殺鍾，其年八月，士英遂奏曰：「給事中光時亨阻南遷，致先帝身隕社稷，而身先從賊，又大逆之尤，如庶吉士周鍾者，勸進未已，勸下江南，聞其嘗囑爲於先帝梓宮前，臣不勝髮豎，其伯叔昔爲逆奄之爪牙，今鍾復爲闖賊梟獍，種惡兩世，宜加族誅，周銓、周鏞，其兄弟也，均宜從坐，」遂被逮。初，士英之起阮大誠也，爲廷臣所阻，怒甚，大誠謂人曰：「彼阻逆案，我立願案，相對耳，」以闖賊國號順也。而是言斥從賊諸人，其以鍾爲首者，以鍾自謂領袖復社，繼嗣東林，故曰爲黨魁。豈而不知復社者，爲馬士之標榜，非東林也。鍾既繫獄，數求解於士英不可得，及六等定罪，刑官解拳龍寶鍾於次等待繫，士英疑旨待問，學龍不得已，改從一等，而以停刑請，士英怒，學龍以此去位。明年四月，御史張孫振再鞠獄，杖鍾三十，居數日，而左兵徹至，遂與時亨、武棟同棄市。（南遷逸史卷二）

周鍾，本爲應社領袖，以其從賊，故八省譴責之，且並譴應社，而混稱復社，故應社之記

載最少，鍾之事蹟記載尤少，惟陸世儀復社紀略言其家世及社事較詳，其言曰：「鍾金壇望族，神廟時，鍾祖于德登進士爲貴官，伯應秋以解元聯捷，維持、秦時題發一時，鍾父紹詩，困於諸生，有子四人，長銓、字簡臣，仲卽鍾，叔銘、字我客，季鉞、字我成，讀書尺木居，昆弟相師友，簡臣少魯，而攻苦力學，惟介生敏穎絕倫，角卯時五車萬卷，無留牘矣，詩文洒洒萬言，有倚馬之目，諸昆仲皆莫及也，房選華鋒出，時尙一新，天下競稱之，由是向日推豫章者，相率而推金沙矣，」又言「貴池吳應箕合七郡十三子之文爲匡社，行世已久，至是共推金沙主盟，介生乃益擴而廣之，名其社爲應社。」然觀艾南英三與周介生論文書未有吳應箕評云：「周介生選文推豫章甚至，其推千子尤爲過情，某逆知天下有議其後者，而不謂卽千子也。」則吳氏實早不滿於鍾，蓋上江之風氣與江西相近，而與下江不同，故匡社雖併入應社，似不免貌合而神離耳。計東上吳偉業書云：「金沙周介生佯以夙負重名，一旦臨大節，而不能守，汚李賊僞命，若王繼、鄭虔之於安祿山耳，而素不快於介生者，遂加以滔天之罪，至比之王偉之從侯景，若璽所傳詔表之語，稍有人心者，莫不寃之，然無有証言其誣者，今得老師一爲辨折，公論昭然，卽江寧密邇金沙，愛憎之口，紛紛不同，及聞老師之言，莫不俯首悅服，則其足傳信於天下後世無疑也。」案吳偉業復社紀事末，敘周鍾事頗公允，故計東上書謂公論，竊謂明季從賊不從虜之人，在清代皆爲人所不齒，以今觀之，從賊終勝於從虜，成則劉邦、朱元璋，皆爲帝王，敗則李自成、張獻忠，皆爲盜賊，本無定稱也，同是漢族，國亡

而降，較之薙髮降虜，淪為外族之奴，其賢否固自有別焉。方以智、陳子壯皆曾汙賊命，終逃南國，誓死不辱於虜。周鍾南奔，情節與方、陳同，特未知其末節如何耳，而世俗視之，與降賊而又降虜之龔鼎孳、費清標、孫承澤、陳名夏等且不知，實則較之錢謙益、吳偉業、李燾、周亮工輩之降虜，尙高出籌畫，甚矣！何世修之昧昧也，計東以王維、鄭虔比之，尙非不允，以王、鄭降安，玄宗尙在，周鍾降李，毅宗已崩，國亡與否，尙有間焉。且安為胡虜，李為漢兒，又何可相比耶！

十六、周鍾 周鍾，字仲敷，號鹿溪，金壇人，父泰時。雲南布政使。舉鄉試第一，中崇禎戊辰進士，授戶部主事，權蕪湖，還朝。抗疏論不當寵任內官，罷斥言官，帝怒，削其籍，鍾自是知名。初鍾伯父尙書應秋，叔父御史維持，以黨附魏忠賢，並麗名逆案，鍾深恥之，通籍後，矯矯村名節，及被放，與宣城沈壽長讀書茅山；然好感否人物，是是非非，不少假借，名愈高，而謗議滋起矣。會廷臣多論荐者，起故官進郎中，復為給事中韓如愈劾罷。北都既陷，南京諸大臣議迎立，呂大器、姜曰廣並主潞王，鍾與雷縉祚亦來遊說，已而福王立，大器被逐，馬士英深惡曰廣，令其私人朱統鑣誣劾之，而指鍾、縉祚為曰廣私黨，且詆鑣權關時貪肆狀，士英亦自劾周鍾之從逆，牽連及鍾，由是有詔俱逮治，鍾叔父維持與鍾弟前蕭山知縣銓（案銓為鍾兄，作弟誤也。）因奏言「家門不幸，鑣、鍾兄弟成隙，而鍾乃偽撰勸進表、下江南策，以誣鍾，惡名流布不能洗；且鑣於陛下登極時，首倡異謀，別圖擁戴，是鍾罪止一身，鑣

顯實有補救也。」詔所司并訊。先是阮大鍼徙居金陵，招搖匪類，流言遠近，爲翻逆案之計，諸名士顧集等出留部防備，公揭以討之，主之者鑣也，由是大鍼憾甚，必欲殺之，獄急，則囑御史陳丹衷致書幣求解於士貴，爲緝事者所獲，丹衷坐謫，明年三月，誅妖僧大悲。御史王憐因言「斬百大悲，不如斬周鑣、雷續祚，二人者，妖所由興也，夫其主既出，海內帖然，乃今日冒稱皇子，明日冒稱皇后，希踵王郎改智，實由二人譏訕新政，造謗宮闈，故訛言煩興，若不立斬二人，恐魚腹藏書，狐號叢野，乘間竊發，」而光祿卿郝逢吉與鑣同邑，以嘗鑣得爲戶部侍郎，初鑣友人桐城左國棟，蕪湖沈士柱，皆列名公揭，爲大鍼所深恨，至是避大鍼，客左良玉所，及良玉稱兵犯闕，傳致討士莖罪，言其引用大鍼，構陷鑣、續祚，士莖、大鍼益怒，謂左良玉不忠，遂安石之，遂傳旨賜二人自盡，二人聞命，互書「先帝遺臣」四字於腹，乃就縊。

（南對東書二）表：「鑣之叔父若與鑣弟前嶺山知縣銓奏言，家門不幸，鑣、續兄弟廢隙，鑣私託張帝記事、國變錄諸書，僞撰勸進表、下江南策以誣鍾云云。」  
之舉尚難爭憤，吳憲箕終同作文三篇，可謂者尙多，其首篇亦言「其兄銓論劾之，以贖成其罪。」然則鑣誣鍾，而銓又劾鑣，其是非誠非外人之所能知矣。

十七、荆良 荆良，字石兄，丹陽縣人。（復社姓氏錄）崇禎鄉貢，任京山縣知縣。（光緒丹陽縣志卷十九）  
荆良在文社中亦曾操選政，復社記略云：「歲戊辰，諸家房選出，若馬君常、宋羽皇、吳



辯雉、項仲昭、荆石兄輩，各有遺本，千子艾甫英，皆無譏焉，獨取天如所選表經詆毀之。」

(卷二)

以上下江應社。

十八、吳應箕 吳應箕，字次尾，號樓山，貴池人，善今古文辭，意氣橫厲一世。崇禎壬午，以鄉試副榜，貢入京，公卿以下咸加禮異，視其臧否爲榮辱。先阮大鍼在南部，應箕集諸名士出防亂公揭譟逐之，大鍼弗敢較，然憤甚，欲得而甘心焉，後周鎮下獄，應箕入視，大鍼急捕之，乃乘夜亡命去，左兵南下，獄始解。南都不守，起義旅應金聲，攻池州，復建德、東流數縣，清兵逼戰，潰匿婺源、祁門界，被獲不屈，將戮之市，應箕曰：「此非死所」，至松林，笑曰：「可矣」，一卒以刀擬之，叱曰：「吾頭豈汝可斷耶！」乃申頸謂總兵黃某曰：「以此煩公，然毋去吾冠，將以見先朝於地下也。」其就刑處，至今血跡猶存，洒之不去。

(南疆逸史卷六)

吳應箕事蹟，以汪有典史外記之最詳，以關於復社之事多，故不錄。陳貞慧防亂公揭本末云：「崇禎戊寅，吳次尾有留都防亂一揭，公討阮大鍼，大鍼以黨崔、魏，論城且罷，暴於天下，其時氣魄尙能奔走四方士，南中當事多與游，實上下其手，陰持其恫喝焉。次尾積其附逆也，兩喻曠坐與偃蹇如故，士大夫繼續爭寄腹心，以爲良心道喪，一日言於顧子方杲，子方曰，杲也不惜斧鑕，爲南都除此大慙，兩人先後過余言所以，余曰，鍼罪無藉揭，士大夫與交

未盡不肖，特未有逆案二字提醒之，使一點破，如養癰糞溷爭思決之爲快，未必於人心無補，次尾鐙下隨削一稿，子方毅然首倡，飛馳數函，毗陵爲張二無，金沙爲周仲馭，雲間爲陳臥子，吳門爲楊紉斗，浙則二馮司馬魏子一，上江左兄弟，方密之嚮止。仲馭、臥子極欲此舉爲仁者之勇，獨紉斗報書，以鏹不燃之灰，無俟衆激，子方因與反覆辨論有書。「案留都防亂公揭，列名百四十人，皆同社之人，其文乃應箕所撰，迨阮大鍼得志，遂大興黨獄，以揭中最切齒者十人列之上，曰：「此擁戴瀟藩以圖不逞者」，又遣爲十八羅漢，七十二金剛之目，曰：「此其羽翼者」，如王紹徽、東京林點、將錄故事，將一網殺之，於是同社之人有逃至左良玉所者，途德適其舉武昌之兵，以清君側，滿洲乘之，而南都以亡，應箕後雖殉節，亦難逃亡國之罪矣。由此觀之，楊廷樞有遠見哉。

十九、劉城。劉城，字伯宗，晚更號存宗，貴州人，負雋才，與吳應箕齊名，史可法撫安應，深器重之，大事每諮詢焉。丙子，應詔保舉，以知州用，城辭歸。福王時，廷議分江北爲四鎮，城聞之，感然曰：「禍始此矣」，亟上誓可法，言「四鎮桀驁不臣，或起降盜，非懷忠義，主弱必叛，敵強必降，主敵皆弱，則專制自爲，互相併吞，公之督師無老成宿將以俱行，何以彈壓四鎮，而收其用，後必悔之。」卒如其言。城知南都必敗，杜門不出，及江南亡，應箕以起兵死難，愈憤恨不自得，未幾竟卒，私謚貞文。（南疆逸史卷七）

劉城與吳應箕，稱爲貴池二妙，近人劉世珩爲刊貴池二妙集，並各撰年譜附於卷末，然所

載事蹟略，不能悉其爲人。吳、劉文章近於江西派，與下江應社中人，迥不相同，此亦其一端也。年譜云：「城生於明萬曆二十六年，崇禎十二年，由諸生薦舉考授彬州知州，皖撫徽任九江同知，均不赴。鼎革後，改字存宗，隱於峽川，完髮以卒，年五十有三，永曆己丑，桂林招授給事，道遠未達，黃文煥、沈壽民等私諡貞友。」

二十、萬應隆 萬應隆，字道吉，號三峯，少敏慧，負捷才，補諸生。崇禎間，學使拔冠一郡五百士，且詳評其文，刊示各郡，見者歎服。名動一時，與貴池吳應箕宣城沈壽民蕪湖沈士柱等唱文會，名南社。而與沈壽民交尤篤。張溥等倡復社於吳門，復率同邑諸才士往會於虎邱，激揚聲氣，爲朝貴所忌。由選貢中崇禎己卯舉人，湖南都督阮修卻，復社諸人或死或遁，或以身殉國，應隆幸得免。鼎革後，嘗一應會試，未終場而出，築玉屏園以居，故交多遜官，屢勸之仕弗應，茹蔬衣褐，又三十餘年卒。少壯講用世之學，既抑鬱不得志，猶數貽書當道，諄諄以表章前朝忠義匡贊熙朝政治爲急，哀輓諸作，多激楚之辭，爲文頃刻立就，出入經史百家，而長言罕譬，要歸於正。（嘉慶涇縣志卷十八）

二十一、沈壽民 沈壽民，字眉生，號耕岩，宣城人也。當莊烈帝時，中原盜賊充斥，而疆事日亟，廷臣多樹黨營私，爭門戶相水火，無一人肯爲上分憂者，上愈厭薄之，思羅山澤之士，不次擢用。丙子，乃詔復保舉之制，而應天巡撫張國維以壽民應詔，壽民通古今大略，嘗感慨時事，及公車徵至，楊嗣昌方奪情起視事，壽民慨然曰，事有大於此者乎？乃具疏勸

之，通政司張詔先不敢奏。壽民遺之書曰：「無使並獲罪執事。」詔先不得已，請上裁之，嗣昌亦惶恐待罪，疏入留中不報。黃道周嘆曰：「此何等事，在朝者不言，而草野言之，吾輩愧死矣！」於是臺省何楷、錢增、林蘭友及翰林劉同升、趙士春相繼劾嗣昌，最後而遺周書以廷許嗣昌得罪，皆自壽民發之，壽民以此名聞天下，亦以此報罷，自是不復應舉。與宜興周鏞（案周鏞金壇人，此言宜興誤。）讀書茅山。阮大鍼在南京爲任俠，以新聲高會，招來文士，思以起用，壽民惡之，其劾嗣昌也，并及大鍼，於是顧杲、吳應箕推壽民意，自南都防亂揭，合諸名士以攻之，大鍼大懼，閉門謝客，然恨甚，未有以發也。及甲申，南都變，大鍼復得志，乃先論殺周鏞，欲次按揭中姓氏誅之，壽民變姓氏入金華山中，會國亡寧解，遂不返。探藜藿充食，有知而餉之者，謝不受，曰：「士不窮無以見義，不奇窮，無以明操守，郡守朱元錫遺以十金，壽民受而皮置壁中，三年不發視，溧陽陳名夏與壽民交，名夏仕清入內閣，將特疏荐壽民，使人寫書，壽民對使焚之，答書曰：「龔勝謝枋得智非不若皋羽，所南，卒以隕，願者，緣多此物色耳，凡今之欲徵僕爲僕者，直欲死僕者也。」名夏乃止。乙未，始返故廬。田園已半爲人侵佔，或請直詣，曰：「身既隱矣，焉用直爲，當事聞其名，候之不見，或伺之半道，壽民望見冠蓋輒遁去。乙卯，五月，屬疾，門人吳肅公侍壽民，命之書曰：「以此心還天地，以此身還父母，以此學還孔孟，」一語畢而卒，年六十九。壽民性雖孤峭，然其少時慷慨重然諾，篤友誼，自言才疏意廣，甲申以前，貸金至六百，皆急朋友之急也。（南疆逸史卷

七)

沈壽民與黃宗義善，其卒也，宗義爲撰墓誌銘。（見南雷文約卷一）

二十二、沈士柱 沈士柱，字豈桐，號惕庵，明御史希韶長子。少負氣倜儻，豪貴自矜，

以文章節概雄長壇坫間，與金沙周旋，無首爲俞夫所目怵。鈞黨獄興，適避楚幕，獲免。明亡，士柱流離江楚，比三載歸，寓南湖，又別字寄公，耿志闔視，塵埃金玉，食客不遺屠釣，資息者日，株連建勳，亭白尋釋，歸而好客益無厭，古冠大帶，故自若也。禍復起不旋踵，己亥清明日，滯頸血死，藁葬鳳台門外，先繫圍中，吟咏不輟，號所作爲土音集，其故實詞等篇，激壯慷慨，有不以生死介意者，若「雨隔對床塵易滿，風吹長枕夢多寒」，「永歎長思，如聞幽泉咽石矣。嫡妻方氏，妾汪氏鮑氏，聞士柱信，死焉，時以三節婦稱。（嘉慶蕪湖縣志藝文）

沈士柱於鈞黨獄興時，偕周鏡左國棟客左良玉所，及良玉稱兵犯闕，傳檄討士英罪，言其引用六賊，搆陷周鏞，雷續詐，士英、大鏞益怒，謂良玉之兵，鏞實召之，遂殺鏞與續詐。（見南輿逸史周鏞傳）則士柱等徇黨忠國，遂至國亡，其罪不能逃矣。

以上上江應社。

二十三、錢梅 錢梅，字彥林，崇禎六年舉於鄉，性好客，築兩別業，郭以內，名彷彿村；郭以外，名半村，金石書畫充物其中，客之臨履結轡來者，皆屢飲絕望而去，故名重於時。

與張太史溥、陳給事子龍結社往來。時事既棘，乃屏去聲伎，集古兵法，刻城守要略一書，給事特疏薦其知兵，授職方郎中，國破，與婿夏完淳同死。（光緒嘉善縣志卷二十）

錢梅溪族，死難禍多。宋蘇尊云：「吾鄉科第之盛，數嘉善錢氏，撫軍相國二房聯華接武，相國有仲馭，撫軍有彥林，後先以死勤事。」俞右吉云：「彥林貴公子，性好結客，復社未起之先，吳有應社，彥林贊倡之，平生與臥子交最深，卒同其禍。仲子不識，女婿夏存古，咸有神童之目，存古年十七，慷慨就死，與婦翁自首同歸，尤世所難也。」（靜志居詩話卷二十一）

#### 二十四、孫淳 孫淳，字大樸，嘉興府人。（復社姓氏錄）

孫淳之事蹟，記者甚夥，靜志居詩話言其「爲應社效奔走襄厥事」。又言「崇禎之初，嘉魚能開元宰吳江，進諸生而講藝，於時孟樸里居，結吳鬪扶九，吳允夏去盈、沈應瑞聖符等肇興復社，於時雲間有幾社，浙西有聞社，江北有南社，江西有明社，又有歷亭席社，崑陽雲籟社，而吳門別有羽朋社、匡社，武林有讀詩社，山左有大社，僉會於吳，統合於復社，復社始於戊辰，成於己巳，是役也，孟樸渡淮、泗，歷齊、魯，以達於京師，賢大夫士必審擇而定衿契，然後進之於社，故天如之言曰：『忘其身，惟取友是急，義不辭難，而千里必應，三年之間，若無孟樸，則其道幾廢。』蓋先後大會者三，復社之名動朝野，孟樸勞居多。」詩話又言淳有梅館居存草，中有別天如、哭天如二首，采入詩話，則知其人亦非徒事奔走，如陸世儀復

社紀略謂「孫博司」已也。

二十五、羅萬藻 羅萬藻，字文止，臨川人。天啓丁卯舉於鄉。崇禎中，行保舉法，祭酒倪元璐以高藻疏詔，不就。弘光時，官上杭知縣，隆武帝立，擢禮部主事，哭艾南英而殯之，數月卒。（徐鼐《廣紀傳卷五十五》）

羅萬藻以制義名江西，明史文苑艾南英傳云：「高曆末，湯屋文腐爛，南英深疾之，與同郡章世純、羅萬藻、陳際泰以興起斯文爲任，乃刻四人所作行之世，世人翕然歸之，稱爲章、羅、陳、艾。」

二十六、黎元寬 黎元寬，字博庵，南昌人，明崇禎進士，授工部主事，權浙南關，歷兵部郎中，浙江提學副使。明亡，絕意仕進，構草草廬於谷鹿洲，日與及門講磨周泰以求古文之學。順治初，有薦之者，以母老固辭，年八十以壽終。（雍正江西通志卷七十）

二十七、蔣德璟 蔣德璟，字申葆，號若柳，晉江人。天啓壬戌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累擢庶子，敏於掌故，典禮，曆術，條奏詳明。崇禎十五年，以禮部尙書兼文淵閣大學士，時楊嗣昌已死，而練兵加餉之弊未革，又造鈔發賣，京商騷然，卷篋而去，德璟智力言其非，不見聽。最後以光時亨追論練餉殃民之咎，德璟擬旨云：「向時聚斂，小人倡議搜括，致民窮禍結，誤國良深，」帝不悅。召閣臣及吏戶二部臣入文華殿，取時亨疏，詰以聚斂小人主名，德璟不敢斥言楊嗣昌，以原任戶部尙書李待問對，帝曰：「朕如何是聚斂，只欲練兵，」

德璟曰：「皇上豈肯聚斂，因既有舊餉五百萬，新餉九百餘萬，復增練餉七百三十萬，當時部科實難辭責，」帝責其朋比，諸輔臣申救，意乃解。復具疏言「邊臣練餉立說，或數千或數百，抵塞明主，而全鎮新舊餉兵馬數萬，概言不足，是因有練餉而兵馬反少也，臣私心恨之，又近日直省各官，每借練名色，追比如火，致百姓困窮，遇賊輒迎，臣又私心恨之，蓋致外無兵，內無民，且並餉亦不能完，故推咎於練餉之人，冒昧愚戇，罪當死，」因引咎出，直都給事中孫承澤、汪惟效力爭之。德璟初以山西新陷，未敢輒去；又以廷臣連章見留，避嫌具辭歸朝，至三月二日，得旨賜銀幣乘傳歸。弘光時，以原官起，德璟上疏以三天罪自責不拜。隆武帝就起諸家，不得已入賀，見鄭師逗遛，請行關確察情形，至則事無可爲，稱病去。丙戌九月，王師至泉州，德璟不食卒，或曰，吞金死。（小腆紀傳卷二十四）

二十八 陳元綸 陳元綸，字道掌，侯官人，爲諸生有盛名，隆武時以恩貢生赴廷試，上所著幽風保治全書、五經涉錄各一部，帝嘉獎之。後京破，從容不食死。（萬斯同明史稿卷二百六十八附高飛聲傳）

以上他省之入應社者。

應社之初起，頗以讀書爲事，而皆下江人，如張溥、朱隗主易，楊廷樞、錢梅主書，楊彝、顧夢麟主詩，張采、王啓榮主禮記，周銓、周鍾主春秋，上江之人不與焉。其後推廣而爲復社，其法傳於浙江，餘姚黃宗羲講學於鄞，有五經會，又名講經會，萬斯大、斯同兄弟皆預



焉。斯大有言「非通諸經，不能通一經；非悟傳注之失，則不能通經；非以經釋經，則無由悟傳注之失。」（黃宗義南雷文約卷一萬充宗墓志銘）故一人專一經，而月爲言講，各出所長，以相灌輸切磋，則五經皆通，而所專之經，更能精深獨到，此清代經學所以發達也。追溯其源，則五經應社，雖以評騭五經制義爲主，然張溥、張采、楊廷樞、楊彝、顧夢麟等，皆有經注，（見下應社著作考）則其提倡風氣之功，不可沒也。

下江應社之人，其爲古文，大都漸染嘉靖七子之風，而尤以其鄉先輩王世貞（太倉人）爲模範，張溥、陳子龍其最著者也。溥輯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可以覘其文章之所師法。當應社聲氣遠播之時，豫章社之艾南英，屢與應社中人論文書，極其醜詆，致與陳子龍相讎排，張采隨官江甯，與艾氏書竭力調和，亦無益也，於是三吳社士，始與之絕，此事復社紀略言之甚詳。艾氏天備子集，與周介生論文書有四通，答夏彝仲論文書二通，答陳人中（子龍）論文書一通，在天啓六年崇禎元年之間，時應社未改爲復社也。艾氏最尊崇其鄉先哲歐陽修，其與沈崑銅書云：「古文一道，其傳於今者，貴傳古人之神耳，即以史遷論之，昌黎碑誌，非不予長也，而史遷之蹊徑皮肉，尙未泯然，至歐公碑誌，則傳史遷之神矣。然天下皆慕禱之奇，而不知歐之化，乃知識者之功，侔於作者。」再答夏彝仲論文書云：「震川留心史記，摹神摹境，假道於歐，歐者史記之嫡子，而此老則歐之高足也，」可謂極端尊崇歐者。答陳人中論文書云：「足下談古文，輒詆毀歐、曾諸大家，而獨株株守李于鱗（攀龍）、王元美（世貞）之

文，以爲便足千古；本佞方由韓、歐以師秦、漢，足下乃謂不當舍秦、漢而求韓、歐；不佞方以得秦、漢之神氣者尊韓、歐，而足下乃以竊秦、漢之字句者尊王、李；不亦左乎？」答夏彝仲論文書云：「使來接兄教，三復思之，首尾結意，皆在脩辭二字，而其究竟一說，則要歸於獻吉（朱夢陽弘治七子之首領）、子麟、元美三子，以爲三子皆能脩辭，未可非，而末後言辭之究竟，則曰句字崇飾而已矣。昔人以東漢末至唐初偶排摘裂填事紛澤宜麗整齊之文爲時文，而反是者爲古文，譬之古物器，其豔質必不如今，此古文之所爲名也。若以辭華爲古，則韓之先爲六朝，歐公之先有五代，皆稱古文矣！今之王、李，其文無法，其句甚鮮，其究也甚腐，吾常取其稿觀之，掩卷而觀其意，輒能測其中所用官名，所用地志，所起所收若何，什不爽一，後生小子，不必讀書，不必作文，但架上有前後四部稿，（王世貞文）每遇應酬，頃刻裁割，便可成篇，驟讀之無不鮮華濃麗，絢爛奪目；細按之一腐套耳。兄以爲時文乎？古文乎？韓、歐復生，莫莫乎陳之務去，必自王、李兩人始。」其排斥王、李，可謂不爲應社之人留餘地矣。而其四與周介生論文書云：「今之爲古文者，儻駢俊句，極窮幽渺，以魏、晉清談爲古，猶曰此當附之六朝。（此派蓋指金壇，蓋艾氏與周介生論文書一、二、三，皆提及此派，至詆爲魏、晉抄手，可以知矣。）叫號怪響，填寫史漢，猶曰，此近代王、李。（此派指太倉松郡）蓋二者似古，而非人所易惑；至於喉棘鈎吻，險澀鄙誕，則古人未之聞也，獨唐有一樊紹述，其所爲魁紀公者不傳，其絳守居文現在，皆兄所見；至宋有劉幾，爲歐陽公所黜，其文

雖不傳，所謂『天地軌，萬物茁』者，亦兄所見，乃今效之者遍吳、越矣。一（此指張溥少年時文，艾氏言此風自文太青始。）再與周介望論文書云：「弟於歷代詩文及皇明言文定二書外，又有文勳文妖文腐文窳文戲五書，以爲正告人以古人，不能知；取文之無當者告之，則人知避矣，人人知避，必發憤讀書，讀書然後知古人高深誠拙之所在，不復爲浮華補綴無根本之言矣。文勳者，弟嘗笑謂左國史漢，爲人生吞活剝，固其當然，然竟不顧義類之所安，往往出自大老，稍舉一二；太史公曰：『予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塚云，』蓋稱去千年，疑其人之有無也，每見空同（李夢陽），鳳州（王世貞）爲人作誌銘，輒曰：『蓋聞嘉靖年間有某老先生云』，此亦豈千年後疑詞耶！先漢兵農婚喪大費，皆取給馮翊、扶風、京兆，今朝廷大事，戶工二部實爲之，於大興、宛平無與也，輒曰，無以佐縣官之急，可乎不可乎？十行之中，非左國史漢不道，我朝一代官名，一部郡縣，爲數公改換，後世豈不知有順天、應天知府知縣矣，此文勳也，而太倉歷下之文爲多。文腐則古之客難、解嘲、寶戲、七啓、七發之類，而今時尤甚，每笑謂友人京山李本寧爲人作詩序，輒就其人姓氏起首。此公作我姓艾人詩首，必當畢窳矣，凡此真文腐也。文妖則以楊子太玄爲首，而近日如文翔鳳所作古文辭及他同類者附之，與其毀謗孔孟之人皆在焉。文窳則諸家墓誌，蓋美飾非，顛倒朝政，祇爲賢不肖之論也。以文爲妖，坡公不免作俑，而袁中郎爲甚。今皆類成一部，五種出而後天下知古文矣。」其文勳文腐文妖，皆詆下江之人爲多，惜乎當時周鍾、夏允彝、陳子龍與艾氏辯難之書，今皆不傳，而僅

魏彼一面之辭，使應社文章論戰之全案，不可得見，此則深爲遺憾者也。上江應社之人，其文章頗與江西派相近，觀貴池二妙集可見。吳應箕且常評閩天備子集，其景仰可知。艾氏與沈崑銅書言其文「縱橫磅礴之氣，首尾渾成，此自宮求之西漢，」則與排斥下江之文異矣。

應社中人，著錄弟子獨多。吳應箕祭周仲馭文云：「仲馭初削歸時，授徒講業，不出里中，後因其多所薦達，於是遊其門者，幾數千人，而天下遂有周夫子之號。」南疆逸史周鍾傳云：「周氏金壇貴族，而其父子兄弟悉有離心，鍾與鍾尤以才相忌，各招致生徒，立門戶，汲引既廣，敗類入焉，彼訕此謗，兩家弟子遇於途，至不交一揖。」據此，則鍾之弟子，既有數千人，鍾之名望較高，必更駕乎其上矣。汪琬穆顧南先生傳「楊彝弟子著錄者數百人。」。靜志居詩話言「楊廷樞領解之後，聲譽日隆，門下著錄者二千人，」後張溥卒，廷樞爲復社老宿，著錄弟子必更多，故阮大鍼言「孔門弟子三千，而維斗等聚徒至萬，不反何待？」雖其誣增，要其數必有可觀焉。復社紀略云：「張溥門人吳偉業，聯捷會元鼎甲，欽賜歸娶，天下榮之，遠近謂士子出天如門者必速售，大江南北，爭以爲然；以溥尙在京師，不及親炙，相率過婁，造庭陳幣，南面設位，四叩定師弟禮，謂之蚤拜，晚宰籍者登名社錄而去，比溥告假歸，途中鶴首所至，挾策者無虛日，及抵里，四遠學徒羣集。癸酉春，（崇禎六年）溥約社長爲虎邱大會，先期傳單四出，至日山左、江右、晉、楚、閩、浙以舟車至者，數千餘人。」舉此數例，已足以見其一斑，應社之所以能擴張爲復社，賴有此衆多之弟子耳。其中雖有敗類之

人，願乎其中，致其師不得善終者有之，其他亦多驚名逐勢之人；然其中魁傑才智之士，亦所在多有，文章功烈，輝映史冊者，亦不乏人，此則樂育人才之盛意，不可以一端而抹煞之也。

應社之學術文章，其影響於當時者尙小；關於政治，則異是。下江之應社，有張溥之易置宰相，操縱學政，劫持言路，隱隱然已由文社而進乎政黨。假使天假以年，以溥之才力經濟，而輔之以東林之正人君子，復社之英俊少年，則或可以促周延儒、吳昌時輩，不得不出乎正道，所謂「蓬生麻中，不扶自直」，「朝政整乎內，兵政肅乎外，則或可以苟延明祚，未必遽至於亡；惜乎溥中道殞，昌時小人，冒進當道，苟私其身，不恤其國，身敗名裂，卒為社誣病，而亡國之禍，不得不分其謗焉。上江之應社，有吳應箕之留都防亂公揭，釀成南明劇烈之黨爭，同社之英傑，幾盡遭清流之禍；沈士柱等挾左良玉之軍，與清君側之師，兵初交而虜已入，兩敗俱傷，國隨黨亡，此則不能不為賢者責也。

應社人之在政局，而為人所話病者，唯吳昌時、周鍾。昌時以貪墨敗，又有隱蘊張溥之嫌，此其人固為小人之尤，不足深論，周鍾降賊而不降虜，已如前論，假使不遭家誣，不死黨禍，則與方以智、陳子壯同圖晚蓋，亦未可知。此二十八人中，不幸有此二人，遂使本社蒙羞，同社短氣，吳偉業復社紀事，遂恥溯源於應社，致計東之糾責，此則不知吳氏之隱痛焉。

應社之人，多明夷夏之大防，夏允彝、陳子龍、吳應箕皆舉兵抗清，事敗而死，而應箕之死尤烈。楊廷樞因門人鮑之儒佐吳勝兆軍抗清，事敗，連廷樞，巡撫重其人，命之剃髮，廷樞曰：「砍頭事小，剃髮事大，」臨刑乃大聲曰：「生爲大明人，」首墜地，復曰：「死爲大明鬼，」此非臨大節而不可奪者耶！徐汧以清兵渡江，自沈於虎邱之後河，語人曰：「留此不屬膝不剃頭之身，以見先人於地下，」一老僕隨之同死。錢梅與陳子龍交深，卒同其禍，與其婿夏完淳（允彝子）同死江寧。沈士柱古冠大帶，不遵虜服制，殺，藁葬鳳台門外，妻妾三人同殉。蔣德璟以清兵至泉州，不食卒，或曰，吞金死。陳元綸於福京破後，從容不食死。此九公者，其死難不同，要其不臣異族，其死皆可與日月爭光焉。楊彝於亡之後，杜門不出，終身力學不仕。顧夢麟柔海以節，斷跡城市。朱隗晚歲當貢，隱居不出。吳有涯於南都破，浙東兵潰後，削髮爲僧，隱鄞尉山，久之返故里。當寧請一見不可，幽憂發病，不言不出，十餘年，卒。劉誠於鼎革後，隱於峽川，冠髮以存。萬應隆於鼎革後，一赴會試，未終壽而出，築玉屏園以居，故交多達官，屢勸之仕，弗應，茹蔬衣褐，又三十餘年而卒。沈壽，避阮大鹹黨獄，變姓入金華山中，國亡，遂不返，采藜藿充食，其友陳名夏仕清入關，特疏薦壽民，使人寓書，壽民對使焚之，答書曰：「凡今欲徵僕薦僕者，直欲死僕有耳，」名夏乃止。黎元寬於明亡之後，絕意仕進，有薦之者，以母老固辭，年八十以壽終。此八子者，雖未嘗殉國，然義不臣虜，其志節亦有足多者。其他或前死，或隱沒無聞，要之前列二十八人，殆無一

人降虜者，此則可爲應祥生之首也。

附 南應社著作考

張溥：詩經注疏大全合纂三十四卷，春秋三書三十一卷，四書纂注大全三十七卷，宋史紀事本末一百九卷，元史紀事本末二十七卷，史論二編十卷，七錄齋集十二卷，詩三卷，古文五冊五十二卷，漢魏百三名家集。（明史藝文志）

張采：周禮合解十八卷，宋名臣言行錄十六卷，知畏堂文存十一卷，詩存四卷。（明史藝文志）

顧夢麟：詩經說約二十八卷，四書十一經通考二十卷，重訂說約二十卷，中庵瑣錄一卷，韻珠四卷。（同治蘇州府志藝文一）譚藝錄二卷，雙鳳里志八卷。（黃宗憲撰顧麟士墓誌銘）織履居詩集四卷，文集四卷。（同治蘇州府志藝文一）

夏允彝：禹貢古今合注五卷，（嘉慶松江府志藝文），瓶室私制策一卷，（徐乾學傳是樓書目）幸存錄六卷，（明季稗史本）太子文選二十卷（光緒華亭縣志藝文，原注陳子龍、夏允彝、徐孚遠、李燾、彭賓、王允元、朱灝、顧開雍、宋存楠等合著，案卽壬申文選。）

陳子龍：詩間略一卷，史記測義一百二十卷，明經世文編五百八卷，史拾載補八卷，（本蘇撤史記八書，重加刊定。）別本農政全書四十六卷，（四庫全書存目云上海徐光啓著，陳

子龍刪補，凡例亦子龍所作，（陳忠裕公全集三十卷，（前志載有白雲草、蘭園草，當非全集。）（以上六種見光緒華亭縣志藝文）安雅堂稿十五卷，兵垣奏議二卷。（以上二種有刊本，案光緒刊本陳忠裕公全集十卷，華亭志作三十卷，似安雅堂稿兵垣奏議等亦包含在內，明詩綜載其白雲草、廬居、湘真閣諸藁，當亦在三十卷之內。）明詩選十三卷。（明史藝文志）楊廷樞：易論一卷，道統源流一卷，雁山正史一卷。（同治蘇州府志藝文一）全吳紀略一卷，（荆駝逸史本）釋疑錄一卷，蒼天吟一卷，古柏軒詩集一卷，復庵遺稿。（同治蘇州府志藝文一）。

朱隗：同治姓氏，（王昶陳忠裕公年譜考證）咫聞齋稿，（卓爾堂明四百家遺民詩）明詩平論。（遠穰書目）

楊彝：四書說約二十卷，（顧夢麟同撰）四書大全節要，鴻禧紀略，舊詩一卷，楊子全稿，又有楊毅園集。（乃康熙庚申部檄索彝文，其裔孫敬公與許芝田、張晚庵編輯梓。）（以上五種，見同治蘇州府志藝文一）

周銓：史論數十卷，未焚集。（光緒金壇縣志本傳）

周鍾：怡思堂偶刻。（傳是樓書目）

周鍾：十四哀詩，（明詩綜）遜國忠記十八卷。（光緒金壇縣志藝文）

吳應箕：國朝紀事本末，（據劉廷鑾序，案此係未成之書，三大征本末，東林本末皆在其



中。(三大江本末。(麻城梅共刊)東林本末六卷，(今存夏氏刊本三卷，安徽通志作四卷誤。)(庚子壬癸錄四卷，啓禎補朝綱復錄十卷，留邵見聞錄十三卷。(今存夏氏刊本二卷)(以上六種，附見劉世珩編刊樓山堂集。)(熹朝忠節傳二卷，漢晉書後二卷。(以上二種見光緒貴池縣志藝文)叢書止觀錄五卷，盛舉集三十卷，友鑑錄二卷，詩書鑑二卷，讀書種子二十卷，讀觚不觚錄二卷，國璋集，樓山堂集二十七卷。(明史藝文志作二十八卷，後東游草，丙丁詩已卯詩吳顧倡和詩，四種均有刊本，現散編入全集。)(以上八種附見樓山堂集)樓山堂遺文七卷。(光緒貴池縣志藝文)

劉城：春秋左傳人名錄六卷，春秋左傳地名錄二卷，春秋外傳人名錄二卷，春秋外傳地名錄一卷，古今名賢年譜二十卷，池州雜記八卷。(以上六種附見劉世珩編嶧桐集)遜園貴池三忠錄三卷，(編黃觀、陳敬宗、金焦事。)(九華遊記一卷，遊杉山日記一卷，讀書略記二十卷。(以上四種見光緒貴池縣志藝文)古今廟學記四十卷，古事異同，今事異同，劉氏家訓，劉氏藏書題跋，後遺志略，後樂苑，選明人韋布詩，嶧桐集二十卷。(貴池志作嶧桐集十卷，峽川集十卷。)(以上九種附見嶧桐集)

萬應隆：三峯文集八卷，詩集四卷。陶古謠集。(與弟萬麟合撰)(嘉慶涇縣志載籍)

沈壽民：閑道錄，(光緒宣城縣志藝文)姑山遺文三十卷，(有刊本)剩庵詩藁。(明詩

沈士柱：土音集。（嘉慶蘇州縣志藝文）

錢梅：白門集。（明詩綜）

孫淳：梅館居存草。（明詩綜）

羅萬藻：十三經注疏類編，小千園文集，此觀堂集。（同治臨川縣志藝文）

黎元寬：進賢堂稿。（雍正江西通志，同治南昌府志藝文稿字作集字。）

蔣德璋：懋齋，（顧亭林文集卷三答湯荆岷書）敬日草九卷。（明史藝文志）

民國十九年十月二十五日作

## 明季杭州讀書社考

明季盟社，以南直隸、浙江爲最盛，卽今所謂江、浙是也。南直隸包今江蘇、安徽二省，應天（南京）爲首，上江之安慶、太平、池州、寧國，下江之蘇州、松江、常州、鎮江次之；浙江則以杭州爲首，西東之寧波、紹興，浙南之嘉興、湖州次之。復言之，本於南直隸之應社，浙江之讀書社。計東上吳偉業書有所謂「松江以南之應社」（卽指上江而言）大江以北之應社」（卽指上江而言）又謂「應社本於拂水山房」（詳析言之，下江之應社，本於拂水山房社，上江之應社，本於匡社。）讀書社本於小築」（改亭文集卷十）余考明季社事，以往社爲歸宿，上湖南直隸之應社及匡社、拂水山房社，與夫浙江之讀書社及小築社。此篇以杭州讀書社爲主，不得不先攷小築社，以追溯其源，故以小築社列於讀書社之前。至於杭州之讀書社，爲讀書社之支流，松江之幾社，爲應社之支流，（計東言「婁東有應社十子」，此其證，其說亦見改亭文集卷十。）余皆別有考。

小築社之名，起於嚴氏之小築山居，嘉慶餘杭縣志嚴代順傳云：「兄弟皆相師友，力追正始，擇郡人士，訂業小築山居，武林（杭州）共事之盛，實自此始。」據此，則小築同社之人必多，惜不可考矣。惟嚴氏兄弟三人，必爲小築社之創始者，無疑。康熙錢塘縣志謂三嚴，餘

杭人，居錢塘，茲錄其傳如左：（據黃宗義鄒玄子先生述，則聞啓祥亦爲小築社之人；惟聞氏又爲讀書社之創始者，故列於讀書社之首，而附載於此。）

一、嚴調御 嚴調御，字印持，太常卿大紀長子，爲人長身疎髯，風神落落，其與人坦蕩和易，人咸樂就之。然好讀書，博綜今古，潛深經術。其交游遍天下，而其所結異者，則聞子將、楊兆開二人，往來綿密，無間言。又嘗語人，子人眼幼，御曰：「是可以生死易交情哉！」以其女妻之；子將改革之日，正值御六十初度，親屬欲爲壽，御感諸曰：「爾氏方弔，而嚴氏爲賀，將秦越視乎？」不可，強之，遂慙，爲經理喪事，卽如其後人，以故四方人士，益多其義，願締交。門生草屨勿絕。賦性通達，多技能，絲竹管絃之事，以及岐黃針灸之學，靡不通曉。晚味禪悅，多方外游，生平嗜好悉屏絕，惟習醫書法不廢，曰：「藥可以利人，書吾藉以攝心也。」一時賴以生活者甚衆。卒後，修撰劉同升，庶常張溥爲作傳，有子曰渡。（嘉慶餘杭縣志孝友傳。陳子龍安雅室稿有嚴印持先生傳，詳詳，可參考。）

二、嚴武順 嚴武順，字勸公，大紀仲子。（阮元甯浙雜錄引宋文藻曰「嚴敏，改名武順，字恕公，改勸公，又字堪忍，號餘民，或作餘人，又號忘生，又號天柱老人。」）生而穎異，兄弟皆樹師，爲文力追正始，擇郡人士，訂業小築山居，武林社事之盛，實自此始。性好友，思盡交四方賢士，而士之往來濟水者，亦盡欲得交嚴氏昆季，嚴氏文章，遂擅名海內云。其交友自子將、兆開外，西安方孟旋、虞山王季和、嘉定李長蘅與順最契，及三君之歿，順居

數百里外，且素貧約，然皆前後聞信，必風雨奔走，尋感融執手訣別，各經紀其妻而後返。當是時，流氛方熾，浙東西山寇蜂起，餘杭環境蕩蕩，戶不安枕，順謀於邑長，令民修武備，富者時糶糧，丁壯就部伍，延技擊習勇之士，實之四面疆圉，或有難之者，順曰：「富者出財，非故散其蓄儲也，正使其司自保，強者出力，非徒藉以捍禦也，先令其下爲盜賊，所在皆用其法，天下悉墜城矣！」已而四郊無虞，邑果得以安強焉。順三世同居，家雖雍睦，友於伯季，出入必偕，始伯氏捐館，順終日哀思，爲百憶詩，其音讀切動人；迨際兵革，順棲遲西溪河洛間，不厭城市，而季弟救時留城，凡一昧之甘，必分以餽弟。著書甚多，閩中顏度猷有迪吉錄，見而愛之，爲廣其義以敬世。（年六十八。子沈，潮。嘉慶餘杭縣志孝友傳）。

明詩線有嚴武順，己酉（順治三十三年）仲春，訪楊兆開子將二兄於雲居晚眺詩云：「共踏松蘿影，雲花亂點衣。鶯啼春鳥宿，疏竹見僧歸。石冷春腸急，禽喧夜語微。澄江引遙思，指點片帆飛。」據此，小築社起於萬曆之季，且聞子將外，又有楊兆開其人，惜楊之事跡，僅於嚴詞御傳中略見，其詳不可考也。又桑葉子龍職印持先生傳：「先生心所獨好者，唯聞先生子將，其次爲鄒孟陽、楊兆開，」則小築社中，必又有鄒孟陽其人，惜其事跡，亦不可攷也。

三、嚴勳 嚴勳，字無政，大紀季子，幼失怙恃，師事兩兄，補邑弟子員，隨仲兄游太學，一時遂有三嚴之名。當時文尚雕琢，爭勝字句間，勳獨爲淳古淡泊之音，以故屢試不售，知者

多歎懼之，故怡齋曰：「士各有志，豈必盡榮名哉！先君子藏書可讀，兩兄懿行可師，天之予我，不爲不厚也。」聞者多其遠識，仲兄亡，嚴敷仲亦作百憶吟，而哀思過之，年七十，諸子賓客多爲詩賀，獨憶兩兄先逝，各繪三遺圖以志思慕，晚歲才力愈健，詩老盈篋，有子曰津。

（嘉慶餘杭縣志孝友傳）

三嚴各有著述，傳中均未詳載。茲考嘉慶餘杭縣志經籍門，嚴調御有易解、四書解、聖學宗傳、嚴翁集；嚴武順有易說、詩說、廿一史手抄、福壽錄、迪吉錄、積分雜著、百憶詩、月言約、餘人集二十四卷；（光緒杭州府志藝文志，餘人集二十卷。）嚴敷有枕上荒言、百一吟。（當作百憶吟。見嚴敷傳。）又有李朋集，嚴調御、嚴武順、嚴敷同著，各一卷。武順年六十，親黨醜賈合刻一編，以爲壽。朱彝尊明詩綜言嚴調御有作朋集，專屬之一人，非也。

明詩綜載有嚴敷吾家三兄弟一首，其自道之真確，不若他人傳狀之庸廓，茲錄之如下：

吾家三兄弟，酒外嗜好鮮。小子深禪機，一斗法輪轉。時時淨几上，尊疊雜墳典。揮毫入玄妙，悉從性靈顯。潦倒頭上巾，足以傲冠冕。仲也吾兄難，無事不盡善。五齡解賦詩，十歲老隸篆。抗食飲中見，幽微醉能闡。意在通大道，名響早能斷。小子無足齒，然不惜沉湎。勸飲猶款賓，禦膳每廢膳。覓句癖愈深，種穉力能勉。固乏二子才，卽此足自遣。願共樂賤貧，老與勿教淺。（明詩綜卷七十七）

讀書社於聞啓祥子牀，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云：「杭州先有讀書社，倡自聞孝廉子牀，張

文學天生，馮公子千秋，餘杭三嚴，後乃入於復社，而登樓社又繼之，文必六朝，詩必三唐，彬彬盛矣！」案明自前後七子文學復古以後，張溥等之主復社，陳子龍等之主幾社，皆以文章復古自居，而以多讀書爲要義，觀其與幾社領袖陳、周、顧、徐諸公和周旋之詩，則知讀書社所以命名之意義矣。茲將陳聞二子贈答詩錄左，以見其義：

陳子龍贈聞子將詩，序云：

聞子將結廬吳山之上，壬申（崇禎五年）秋，子與周勒卣（立勳）、顧卓爾（開泰）、徐開公（孚遠）共登茲宇，見修竹交密，下帶城堞萬雉，遠江虛無，嬋媛其間，風帆落照，沖灑天際，真幽曠之兼趣也。子賞其疎異，許爲賦詩，忽忽未究，今年冬，晤子將於湖上，心念幽棲，卒未及登眺，以續舊游，竟責前諾，追賦一章，亦有今昔之感矣。

詩云：

高人託孤岑，泖然市朝上。白雲寄蕭條，茅茨自清暢。已歡適境幽，頗覺憑勢壯。睥睨橫芳林，樓臺落青嶂。嫋嫋叢篁際，長江動搖漾。平沙見十里，雲物開萬狀。時逢湖海人，常使神氣王。搖巾綠樹陰，把酒紅牙唱。翹首望曾稽，山川供俯仰。抱景帶江雲，餘陣明越榜。且復消雄心，于焉徵雅尚。舊遊三載前，後會多惆悵。吾輩方策策，憐君復相向。何時期鹿門，攜手共開放。（陳忠裕全集卷七）

聞子將答陳子龍詩，序云：

陳臥子先自雲間寄余詩彙示余著作，今來湖上，口占二章，答之。

詩云：

陳子具正骨，文采復紛披。譬如華嶽尊，烟雲繚繞之。我但覺嬌媚，世自驚欒崎。鳩鵬不同量，咄哉付一嗤。

文章非一途，胡獨尊漢魏。爲憐世趨卑，如毒中腸胃。所以灑灑之，醜醜只一珠。讀書鑒苦心，毋徒譁紙貴。（三）（三）連陳思魯全集卷七，注。）

聞氏盛推陳子龍如華嶽之尊，卽可以知其欽仰之篤，文章獨尊漢、魏，正不獨如朱麟亭所謂「文必六朝，詩必三唐」已也。爲憐世趨卑，惟以讀書一味，濯灑其腸胃之毒，此讀書社命名之義，昭然若揭矣。

康熙錢塘縣志張芬傳云：「時東南人才，多負盛名，創爲讀書之社，其法約數人共讀一書，數日務了一義，盈科後進，最有條貫，學古有志之士，問難不輟。」此亦讀書社組織之一斑也。

黃宗義鄭玄子先生述：「崇禎間，武林有讀書社，以文章風節相期許，如張秀初之力學，江道開之潔淨，虞大赤仲疇之孝友，馮啟公之深沉，鄭玄子之卓犖；而此小築社之聞子將，嚴印持亦合併其間。」則讀書社似非開啓祥所創，然杭州府志文苑丁奇遇傳則謂「與開啓祥、虞宗致、宗瑤、嚴調御、武順、敕創讀書社，以聞氏爲首，而詹士璋讀書社文序獨推開啓祥爲



實文之主，不獨朱彝尊而聞氏創讀書社也。江小築社創於歸氏小築山居，必非以聞氏爲首領，聞氏雖名列小築，然以別有同志，特創讀書社，正猶張溥名列應社，而別創復社，範圍愈大，則不得不別改一名，以籠罩之，此三殿所以心服而加入讀書社也。黃氏序事，不加檢點，似以聞氏爲小築之領袖，誤矣。余故以開啓祥列讀書社之首，而於小築社，則僅附其名氏而不詳其事跡也。

復社有姓之錄，發於有社事始末，其社人姓名，不難按籍而稽，若讀書社則無人爲之記錄，僅散見於各傳記，故欲知其同社之多寡，頗爲難事，今就余所知者，先錄其概要於左，俾得知其總數，而後將各人之傳記逸事，輯錄之以供參攷。如有遺漏，願當代博聞廣見之士，補其遺焉。

黃宗憲撰仁菴集卷第百七十七人：（引見下張岐然傳）

鄭子將（武順）

嚴中持（諷御）

嚴忍公（武順）

丁夢佳（奇選）

馮儼公（惺）

邵元浹（洽）

江道闡（浩）

江道信

嚴子岸（浹）

顧斐公（有斐）

虞大赤（宗致）

虞仲稿（宗瑤）

卓珂月（人月）

鄭孝直（質士）

鄭叔夏

嚴子餐（沈）

鄭元子（欽）

朱彝尊靜志居詩話所載六人：（引見上）

聞子將（啓祥） 張天生（元） 馮千秋（延年） 餘杭三嚴（調御、武順、敕）  
康熙錢塘縣志文苑傳所載五人：（引見下張芬傳）

張芬 張岐然 江浩 虞宗致 鄭鉉

光緒杭州府志文苑傳所載七人：（引見下丁奇遇傳）

聞啓祥 虞宗致 馮棕 鄭鉉 嚴調御 嚴武順 嚴敕 丁奇遇

光緒杭州府志隱逸傳所載五人：（引見下鄭鉉傳）

張岐然 江浩 虞宗致 馮棕 鄭鉉

就有各書所列，去其重複，僅得二十二人如下，附見者四人：

一、聞啓祥（附弟啓禎） 二、張元

三、馮延年（附子融） 四、嚴調御

五、嚴武順 六、嚴敕（附子津）

七、嚴渡 八、嚴沆（附弟渤）

九、張岐然 十、張芬

十一、虞宗致 十二、虞宗瑤

十三、丁奇遇 十四、馮棕

十五、邵洽 十六、江浩

十七、江道信

十八、顧有斐

十九、卓人月

二十、鄒質士

二十一、鄒叔夏

二十二、鄭欽

一、聞啓禎（附弟啓禎）聞啓禎，字子將，博綜羣書，尤工制舉業，武林東南都會，江、廣、閩、越之士，登賢書者，公車到武林，必質義於禎，品題甲乙，命梨棗曰行卷，翻裝之有行卷，自禎始。萬曆壬子舉於南雍，嘗與吳郡李流芳同與計吏，入京師，已及闕門，忽意不自得，越車徑返，後屢以薦，被徵，悉辭不赴。性好延納，每庀舟車，飭廚傳，宴會賓客，若置驛然，所著有日娛齋稿。弟啓禎，字淡明，亦有聲。（康熙錢塘縣志文苑傳）

黃宗羲曰：「聞啓禎，字子將，余每至杭，舍館未定，子將已見過矣。子將風流蘊藉，領袖讀書社。」（黃宗羲思齋錄）

錢謙益聞子將墓誌銘云：「子將姓聞，諱啓禎，杭州之錢塘人也。子將生而岐嶷焉，獨祭酒開之，方提學孟旋，以經義爲一世師，子將皆入其室，於是子將之名聲益著。武林東南一都會，江、廣、閩、越之士，躡屣貴笈，膏棧其行卷，是正於子將，子將鑿裁敏，品題精，丹鉛甲乙，紙落如飛，士之側古振音隱麟戩羽者，得子將一言，其聲價不蹙而走，游武林者得一幸子將，如登龍門之陂，而子將亦傾身延納，庀舟車，潔酒食，請謝賓客，如置驛然，雖後門寒士落簿無聞者，人人以子將爲親己也。子將性故淡蕩，厭棄濁穢，思出世間法，雲棲標淨土

門，子將篤信之，外服儒風，內修禪律，酬應少閒，然燈丈室，趺坐經行，佛聲浩浩，儼然退院老僧也。卜築龍泓清平之間，將諫茅以老焉；買舡西湖，做掘頭五瀉之制，爲文以要同志，風流婉約，爲時所傳。爲諸生祭酒二十年，始舉於南京，借李長蘅上公車，及國門，與齋而返，余遣人要止之，兩人掉頭弗顧也。卒時年五十有八。祖諱鎮年九十五而卒，父諱淶有賢豪長者之風，子二人，淡明、淡成。」（錢謙益牧齋全集卷五十四）

蕭士瑋書社文序云：「余至武陵，聞子將出讀書社諸君子文，與余視之，脫口落墨，不遺毫楮，獨留一種天然秀逸之韻，倏忽往來，撲人眉端，如山嵐水波，風烟出入。年來文章一道，蕉鹿之爭，紛紛未已，爲士師者，良亦獨難。子將以一世沉澗，不可以莊語，遺物離人，而遊於獨，前有高岸，後有深谷，冷泠然如此既立而已矣，子將固善移諸君之情矣。」（春浮園集卷上）

附聞啓禎傳：聞啓禎，字子有，錢塘人。（復社姓氏錄）

案啓禎以下各附傳，雖無明文在讀書社，然當時讀書社人皆入復社，故凡讀書社人之子弟之見於復社者，均附見焉，下做此。

二、張元 張元，字天生，杭州人。（復社姓氏錄）

案元之事蹟，不見於史志，馮延年簡張天生詩云：

共誰聽雨夜連牀，獨擁殘書快雪堂。雲歛鷺巢從樹出，風來蕩葉倍花香。平湖小舫空秋

月，斷塔孤筵愛夕陽。詩飲糟丘營此老，待君同酌水仙王。（明詩綜七十六）

吳應箕有西湖贈張天生元、馮千秋延年、袁則學師孔詩，見樓山堂集卷二十一。

三、馮延年（附子融） 馮延年，字千秋，秀水人，貢生，有秋月菴稿。（明詩綜七十

六）

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云：

千秋吾里具區（夢禎）祭酒之孫，愛西湖之勝，築快雪堂於湖濱。千秋遂入籍錢塘，鄉試，己卯副榜，貢入北雍，崇禎庚辰，人或勸之就選，入仕版，見時事不可爲，歸隱秋月庵，爲復社耆宿，與子首川，父子並著錄，亦僅事云。

吳振絳國朝杭郡詩續輯馮延年小傳云：

千秋爲前明秀水祭酒夢禎之孫，祭酒娶於武林沈氏，愛西湖之勝，築快雪堂湖上，千秋因入籍。

附馮融傳：馮融，字首川，仁和儒學生，有岷閣集。（明詩綜七十六）

案馮融，字首川，劉刊復社姓氏錄，作字百川。

四、嚴調御 嚴調御事蹟已見上小築社，而光緒杭州府志文苑了奇遇傳，稱其同創讀書

社。朱彝尊靜志居詩話稱餘杭三嚴皆在讀書社。又黃宗羲恩齋錄云：嚴調御，字印持，領袖讀書社。

五、嚴武順 嚴武順事蹟已見上小築社。

六、嚴敕（附子津） 嚴敕事蹟已見上小築社。

附嚴津傳：嚴津，字子問，敕子，順治二年拔貢生，巡撫霍達薦爲督漕推官，不就。事親孝，家中落，兩甘旨不缺，顏所居曰「陶菴」，日哦詩以明志。（光緒杭州府志文苑傳）

案嘉慶餘杭縣志經籍門，嚴津有陶菴詩集膠城寓言，（原注，見詩觀。）宿草餘音一卷，（原注，見本書，皆追憶友人之作，凡三十一人，詩各一首。）又康熙錢塘縣志經籍，膠城詩集四卷，嚴津著。

七、嚴渡 嚴渡，字子岸，調御子，氣格英異，幼不甚喜讀，其言曰：「書所已言，大似吾所欲言者，師其意，不必師其言也。」長爲明諸生，博綜經史，發爲文章，凌厲自縱。（光緒杭州府志文苑傳）

案嘉慶餘杭縣志經籍門有嚴渡嚴氏合稿、方山集、拙尊堂集。（原注，均見嚴氏家傳。）又案嚴氏一門，篤於友誼，故同社之人，皆樂與交遊，當時尤以嚴渡爲最廣聲氣，曾列名於留都防亂公揭百四十餘人姓氏中。陳子龍有集嚴子岸同沈壘銅聞子將彭燕又詩云：

江城集羣彥，冬月建高濤。輝輝弄懷抱，疊壘稱生平。美人酌寒醪，撫袂俄以盈。遙隄網上鮮，芳洲寧雜英。君家事漁獵，慨然爲我烹。主賓東南秀，歷落湖海名。顧盼生光曜，不言人已驚。旣逢飛鷗宿，且覺雄辯輕。乘時極荒宴，歲暮有餘情。寒星散幽客，迴望誰能

明會早春變澄湖，及此鳥鳴。瞻焉後期言，因之百慮縈。（陳忠裕全集卷七）所謂「主賓東南秀，歷落湖海名，顧盼生光曜，不言人已驚。」蓋寫實也。

計東上太倉吳祭酒（偉業）嘗云：「時西泠嚴氏與金、婁東門及江右之艾氏，皆鼎立不相下。迨及長（崇禎元年）西銘先生（張溥）至京師，與嚴子岸定交最愜，子岸歸，始大合兩浙同社於吳門。」據此，則讀書社之人，全部入於復社，亦子岸之力也。

八、嚴沆（附弟渤）：嚴沆，字頤亭，武順子，幼讀書，以孝聞，詩古文浸淫六經史漢，爲西泠壬子寇，善射，工詩畫。（光緒杭州府志名臣傳。嚴沆仕清事蹟，詳載志傳。茲以明代爲主，故不采。）

陸原渤傳：嚴渤，字子勛，武順少子，蚤慧，家故多書，觸目無不立曉，年舞象，卽博覽無遺，諸兄愛重之，每同郡賓賁燕集，年未有多於渤者，序最下座，及有所論著，諸公黯淡經營未克就，乃奮筆揮灑，千言立成，又未可及於渤者，以故一時人士敬畏焉。敦氣誼，不以存亡易心，吳江葉紹泰死餘杭，渤爲經紀喪事，哭之甚切，卒護其柩以歸。天性童蒙，乘於家學，年二十三卽卒。（嘉慶餘杭縣志文藝傳）

案嘉慶餘杭縣志經籍門，嚴沆有五經翼、臯園集、醇發堂詩文集、蘧知集、醇發堂四六選、奏疏三卷，疏草十卷，若今尺牘選三十卷。（原注，均見嚴氏家傳。）北行日記、古秋堂集、燕喜齋集、灑亭詩選。（原注均見府志。）嚴渤有鑑閣近集。

九 張岐然 黃宗羲張仁菴先生墓誌銘云：「吾諱岐然，字秀初，叢林稱爲仁菴禪師。元

末有元壽者，隱居杭之西湖，是爲始遷之祖。曾祖某，祖潮，太倉州判，考懋言，妣黃氏，副使高庸之孫之女，仁菴起孤後，能力學，凡所著述，皆以女子之，是時高庸、德園皆有文名，鄉邑後來之秀，如聞子將，嚴即持、忍公、丁夢佳，（案別本作夢伊，康熙錢塘縣志『丁奇遇字孟嘉』，孟嘉與夢佳音協，作伊疑非是。）馮傑公、邵立浹，多出其門。仁菴以外孫館甥相與爲友，聞見既非流俗，更廣之而爲讀書社，則江道開、道信、嚴子岸、顧斐公、虞大赤、仲簡、卓珂月、邵孝直、叔夏、嚴子漁、鄭玄子，幾盡一鄉之善，其後交道益廣，東浙則陸文虎、萬鳳安、禾中則薄子珏、子一，江上則沈眉生、沈崑劍、梅朗三、趙雲度、吳次尾，江右則舒芭孫、劉孝則，蜀中則劉墨德，仁菴各取其長，以爲學之幽贊，非一聞於聲氣者比也，友朋之婚嫁有無死喪急難，仁菴必親往，崎嶇匍匐，不辭勞瘁，嚴公、道開酒肉不節，飲啜無節，其有諷誤，必嚴譴，不爲寬宥者，非以過焉。道開後，寄跡僧寮，後四年己丑，始歸故里，又三年壬辰，始歸文佛。自世於皇亭山之隱，居四年，吳山雲居居三年，北郭、正等者二年，揚州、慶雲者三年，凡四座道場。天童、三峯有宗旨之訟，三開、七開，三峯壓於師弟之分，幾如鄭經、譚吉忍之案，作『五宗救』，以申三峯之屈，大槩多出於仁菴，三峯之道，賴以不墜，其巨流頡頏，不以鋒辯籠罩爲事，甄詞忌鄙，如與共學，由是學人欽其風範。甲辰（康熙三年）七月三日，卒於慶雲，年六十五。仁菴之讀書，繭絲牛毛，訪覈異同，



余時讀十三經註疏，刻意於名物象數，江道闢以爲不急，曰：「註爾雅者，必非磊落人。」獨仁菴與余同志，余疏漢地理志，仁菴亦疏左氏地理，余著律呂數義，仁菴與薄子珏、魏子一，取餘杭竹管肉好均者，截爲十二律及四清聲，吹之以定黃鐘，又倣區田之法，試之於山中，仁菴之篤於好古如此。其於易詩春秋，皆有論著，不尚雷同，凡先舊諸家繁滯之處，顯發開張，使昭然可了，卽遊方外，尙窮六經，著大學古本辨義釋，其論格物，於七十二家之說，最爲諦當，此是生平功力，不爲佛學埋沒。子元時，介甫上萬公擇求誌，距其沒時已二十四年矣。」

（南雷文約卷二）

十、張芬、張芬，字子漸，家宰瀚四世孫，弱不好弄，博綜典故，有質疑者，應之如誼家珍。時東南人才多負盛名，芬與其叔岐然及江浩、虞宗玖、鄭鉉輩，創爲讀書之社，其法約數人共讀一書，數日務了一義，盈科後進，最有條貫，學古有志之士，周難不輟，而芬亦以砥礪行義狎主齊盟爲己任。晚耽棲逸，愛西溪衡山之勝。時握書一卷，吟哦其中，立石拒門，編荆爲戶，危冠大帶，不入城市，兵燹後，盡亡其書，老年默記，從空甲乙指點，雖貧且病，不廢也。芬性孝友，祖母病，衣不解帶者三年，事伯兄如事父，兄卒變錢以斂，撫其子不啻己出，雍穆之風，尤人所難。（康熙錢塘縣志文苑）

十一、虞宗玖（見下條）

十二、虞宗瑤、虞宗瑤，字仲鶴，吏部淳熙次子，幼慧好學，與兄宗玖閉戶下帷，自相師

友。玫，字大赤，豐嶺偉貌，生時面如紅玉，故名，爲人撲訥，罕事文飾；而瑤則英敏爽朗，每發議，輒解人頤，與友交初甚落落，久乃益篤，一友馮悰病將死，請其家曰：「吾貧不能殯，將往死於虞氏，瑤、玫聞之，俱共往遺悰輿，疾入其室，三日卒，遂買地以葬。瑤先玫二年卒，卒之日，玫束其遺稿，藏之，明年，火，樓燬，平生撰述俱盡。」（康熙錢塘縣志文苑）

案宗玫，劉刻復社姓錄作「宗玫」，說文「玫，石之次玉黑色者。」「玫，玫瑰，火齊珠。」文選吳郡賦注，「火齊，色黃赤似金。」宗玫，字大赤，則作玫者爲是，玫乃黑色石，與大赤字不相應。

十三、丁奇遇 丁奇遇，字孟嘉，萬曆間，古學癡衰，業舉子者，相戒蓄經史，覩牙籤錦軸，陳書數十篋，則詆爲官成物，荒陋成習。奮進勵志復古，與聞啓祥、虞宗瑤、宗玫、嚴調御、武順、敕創讀書社，一月數會，性孤異，作文謝華振秀，務爲奇雋，讀禮記，疑其註未善，覃精晰義，嘗至夜分，心有感觸，拍案狂呼曰：「始得聖賢意！」（康熙錢塘縣志文苑）

案黃宗義張仁菴墓誌銘所舉讀書社中之丁夢佳，疑卽奇遇也。

十四、馮悰 黃宗義息傳錄去：「馮悰，字儼公，武林長橋人，爲讀書社領袖，余嘗宿於其館，偶論楊、左事，其門人顧豹文，問楊大洪何人也。儼公正色曰：『讀書者，須知當代人物，若一向不理會，讀書何用？』三度訪余，丁丑（崇禎十年）值光公諱祭，儼公列於執

事。」

十五、邵洽 邵洽事蹟不可考，復社姓氏錄云：「邵洽，字元浹，浙江杭州人。」

十六 江浩 江浩，字道闡，爲人沉澹，立廉隅，與同郡張岐然爲古學，約讀書社，其法因經而及傳，先考訂而後辯論，久爲諸生，隱河渚，盡焚所著書，爲僧，名曰夢破。（康熙錢塘縣志）

思舊錄云：「江浩，字道安，武林橫山人，（案復社姓氏錄道安，作道闡，仁和人，與錢塘縣志同。）讀書略見大意，而胸懷洞達，無塵垢纏身之累。余與之月夜汎舟，偶爭一義，即呼聲拂水，至於帖服。後亦從釋氏，改名義月。」

明遺民錄云：「江浩，字道闡，錢塘人，祖若父，皆官於朝，浩少有異質，讀書爲文章，好奇偉俶儻之言，不肯希世，苟取富貴，弱冠應起諸生問，籍甚，人以仕宦期之，非其志也，以故試輒不售，人皆爲之扼腕，而浩夷然不以介意。當烹、毅間，知天下將亂，留心世務，爲書萬言，將走獻闕下，既而曰：『吾安用是以賈進也』，遂弗獻。中年更持高節，任俠使氣，樂從屠釣遊，既而天下果亂，京師陷，浩聞之，則大驚，爲位於庭，北面稽首而哭，晝夜不絕聲者數日，兩目盡腫，人皆以爲狂，遂棄諸生業，多遊山中，謀終老計，既而南都復陷，吳且及杭，浩於是奔走號呼，往謁潞王，畫守禦計，而王巽懦無回志，浩知言不用，歸而入家廟中，再拜慟哭曰：『浩自是不得爲江氏子矣！』遂去不復顧，奮有別業在黃山，攜一僕住居

之，祝髮爲僧，更名智宏。字曰夢破，自爲說，其辭哀焉。往東義師方集，時有游兵入山，以浩武林大姓，家必富，械浩去，主帥問其名，禮而釋之，浩避山，居山中四年，己丑（順治六年）之秋逝。」（卓爾堪明遺民錄卷三十二）

十七、江道信 江道信，不知其名，江浩弟，見黃宗羲張仁菴墓誌銘。

十八、顧有斐 案顧有斐事蹟不可攷，復社姓氏錄云：「顧有斐，字斐公，餘杭人。」

十九、卓人月 卓人月，字珂月，仁和貢生，才情橫溢，所撰續千文，穩帖而奇肆，詩亦不爲格律所拘。（光緒杭州府志文苑）

思舊錄云：「卓人月，字珂月，杭之筲樓人，蚤有時名，丙子，（崇禎九年）余兄弟以應試，寓湧金門黃家莊，珂月夜過余，索酒與薄望棹舟湖中，笑聲震動兩岸，犬聲如豹。」

案明詩綜卷七十一有卓人月小傳，謂人月有慈湖集。

二十、鄒質士 復社姓氏錄云：「鄒質士，字孝直，錢塘人。」

二十一、鄒叔夏 鄒叔夏，逸其名，黃宗羲張仁菴墓誌銘，但云：「鄒質士叔夏」，上文嚴印持忍公及江道開道信例求之，則叔夏殆爲鄒孝直名質士之弟，李燮蓺齋集卷十四，有集鄒孝直兄弟齋詩，則叔夏爲孝直弟無疑。

二十二、鄭鉉 鄭鉉，字元子，錢塘諸生，崇禎中，四方文社甚盛，而杭有讀書社，以文章氣節相期，張岐然、江浩、虞宗致、馮榮及鉉皆與焉；當時稱岐然力學，浩潔清，宗致孝

友，情深沉，而致卓犖。嘗與吳應箕、黃宗羲、沈壽民諸人會於西湖，月夜棹游舫，論古今，各持意見不下，鬩聲沸水，蕩舟沾衣，然各相引重。國變後，謂其子淵曰：「梅福變姓吳門，謝獨不返社，皆有子不顧，我欲爲梅，謝之事，汝毋蹤我。」遂去不知所之。久之，淵聞父在上柏山中，尋之莫遇，宗羲聞往來上者，亦未見，或曰：「銘糾爲合，已死讎矣。」淵，字元澄，痛父縱酒而卒。（光緒杭州府志隱逸傳）

黃宗羲鄭玄子先生述云：「君諱鉉，字玄子，鄭氏浙之饒墳人，孔肩先生之子也。崇禎間，武林有讀書社，以文章風節相期許，如張秀如之力學，江道開之潔淨，虞大赤、仲疇之孝友，馮儼公之深沉，鄭玄子之卓犖，而前此小築社之聞子將、嚴卽持，亦合併其間，是時四方社事最盛，然其人物，固未之或先也，癸酉秋冬，余至杭，沈鳳錫、沈眉生至自江上，皆寓湖頭，社中諸子皆來相就，每日薄暮，共集湖舫，隨所自得，步入深林，久而不返，則相與大叫尋求，以爲嗚噓，月下汎小舟，偶豎一義，論一事，各持意見不相下，鬩聲沸水，蕩舟需服，則又鬩然而笑。三峯開堂淨慈，一默爲首座，君機鋒相觸，奪其竹篋欲打，擬議不果，余曰，鴨子早已過新羅也，君爲之一笑。明年，余過湖上，崑銅又在，江右劉進卿、秋浦、吳次尾亦至，夕陽在山，余與崑銅尾舫視劇，君過余不得，則聽管絃所至，往往待之，相視莞爾，一日崑銅誼分宜於座，進卿爭之，至於搯拳惡口，余與君解去，其屨余自太倉返，與君宿於仲疇，關，談至夜分，水鳥驚起，翼然長鳴。丙子，余寓表忠觀前，與爾屏相近，儼公、秀初、二虞

皆伴南屏，君亦日日從，余弟澤盛，豪爽不羈，夜半棹船湖中，高吟長嘯，沿湖羣犬齊吠若豹。僧西吾、牧齋（錢謙益）客也，凡社中之人，無不網羅以去。戊寅，君與儼公渡江訪余，村路泥滑，回來沈長生不能插脚，君笑言『黃竹浦固難於登龍門也』。乙酉五月，（順治二年）邂逅秀初、道開及君於熊魚山座上，從此讀書社之緣絕矣，湖山如故，其猶足樂耶！子將、印持、儼公、二虞已前死，秀初改名濟義，道開改名濟月，逃之釋氏，君亦變姓名，不知去於何所。子淵業成名士，淵之子薦述父之言曰：『聞汝祖在上柏山中，有人遇之，』究不可跡，余邑人韓貞武久於上柏，余以薦言告之，貞武曰：『時音周旋，初無鄭某，意者其變姓名乎？』薦既不敢訂寬於棺，因禱於櫛，用委奉之禮，以施表誌，來請家傳，余因做李文公、陸歙州述例，既以慰薦，且薦見讀書社首尾，始知先友之風流，非今人所有也。』（南雷續文案卷四）

上列二十二人外，尙有高克臨者，亦爲杭州人，與讀書社之人相往還；惟無入社明文，亦附錄於末。

黃宗羲高古處墓表云：『君諱克臨，字敬可，別號古處，蒙城高氏，明初有榮者，始遷仁。君補諸生，有聲於場屋，時四方文社最盛，武林讀書社多通經學古之士，如張秀初、江道闇、鄭玄子、虞大赤、仲疇，君皆從之，上下其議論。』（南雷續文案卷三）

上列讀書社之人，皆爲杭州籍；其他若黃宗羲、陸仁菴、吳志銘所載，如浙東之陸文虎（符）、

萬履安（泰），禾中（嘉興）之薄子珏，子一（學謙），江上之沈眉生（壽民）、沈崑銅（士樞）、梅朗三（朗中）、趙雪波（初沆）、吳次一（應箕），江右之許巨孫（仲緒）、劉孝則（同升）、蜀中之劉履德，似皆屬於讀書社之列。即黃宗羲兄弟，亦宗羲弟宗會，字澤望，見鄭玄子先生述。黃亦嘗入其社。計東上吳僑業書稱：「歸子岸始大合兩浙同社於吳門」，則讀書社之同社者，浙東浙西皆有可知。

黃宗羲查逸處墓誌銘云：「自余東髮出遊，所交於杭郡之諸子，凡三換焉，始聞子將、嚴，即持主簿歸，其所到讀書社者，余皆得而方之，於中獨知之契，馮佩公、江道闇、張秀初，其最也。」

書廬炳黃梨洲先生年譜云：一五年壬申，（崇禎）公二十三歲，始與甬上陸文虎符、萬履安、兩先生交，是時東亦復社等相依附，公所居雖僻遠城市，不乏四方之客，兩先生歲率三四至。六年癸酉，公二十四歲，讀書武林南屏山下，與江道闇游。（原注，後改濟月）張秀初岐然（原注，後改濟義，即仁菴師。）同學。沈徵眉生遊自海外，訪公於竹浦，不遇而去；秋眉生暨蘇瀾沈崑銅石柱至武林，與公同寓孤山，讀書社諸子皆來相就，三峯（原注，即漢月）開堂於淨慈寺，一時名象之盛，前此未有，蜀人劉貞新得法，馮佩公與張秀初、江道闇邀公定交，公與左右劉進卿同升及沈眉生崑銅諸文士，同往入室，講論語周易，謂鑿空新義，真石破天驚也。七年甲戌，公二十五歲，仍讀書社諸子讀書武林，時公講習律呂，與張

秀初取餘杭竹管肉好均者，截爲十二律及四清聲，吹之，以定黃鐘。」

黃宗羲張仁菴古本大學說序云：「癸酉甲戌間，余與諸道同、學秀初同學，道關讀書不求甚解，任懷得意，雖然遠寄，秀初讀書字櫛句比，嘗見其讀三禮五傳，升降拜跪之禮，肴蒸籩豆之類，時日錯互，地名異同，莫不辨析秋毫，立身制行，粹然儒者之矩度也。當時來學之門人，共建一小樓於兩屏之下，余款餘良對，間談律呂，因取餘杭竹管肉好停勻者，斷之爲十二律及四清聲，製作精妙，武塘魏子一、吳門薄子莊（蓋張仁菴遺誌銘稱「禾中薄子莊」，此云「門」，未知孰是，蘇州嘉興志乘，及復社姓氏錄皆錄其人，故不能詳考其事。）方謂此學，見之推服。」（南雷文約卷四）

據黃氏年譜及黃山張仁菴古本大學說序，則在崇禎六七年之間，讀書社人之屬於杭州者外，尚有浙江之寧波、紹興、嘉興人，且有南直隸、江西、四川之人，然考黃宗羲陸文虎墓誌銘（南雷文案八）萬曆安墓誌銘（南雷文案六）魏子一墓誌銘（南雷文案三刻）皆未嘗言其入讀書社；而沈壽民、沈士柱、吳應箕之創南社，見於洪亮吉涇縣志，吳應箕之創匡社，見於陸世儀之復社紀略，亦不言其入讀書社；他若趙初浣、翁同升，各見於其鄉邑之志乘，亦不言其入讀書社。舒芭孫（復社姓氏錄有舒苞孫，名仲緒，江西瑞州人，不知是一是二，抑爲其弟兄。）劉墨僊，其人無可攷。而黃氏年譜及黃氏澤望黃君礦志，亦未嘗言入讀書社，僅序其與讀書社之人，共讀書已耳。故余之攷讀書社，僅以杭州府人之入社者爲斷，其他與讀書社關係



密切，如黃宗義等僅敘其相往還之陳跡，而不敘其生平之行事，此則區區限斷之意也。

讀書社往還之人，除崇禎六七年間黃宗義等十數人外，如松江幾社之陳子龍、周立勳、顧開雍、徐孚遠，則在崇禎五年秋，至杭州與聞子將相唱和，其詩已見於上。而幾社中又有李雯者，亦嘗至杭州與聞、嚴諸子相往還，錢與嚴子岸昆季書云：「丙子之冬，（崇禎九年）薄遊貴郡，得交於子將先生，握手之日，便蒙推分，身非文舉，辱元禮之盼，才謝顧雍，承中郎之嘆，意氣分欣，退而忘食，當此之時，即欲俾登堂之敬於尊先生，（嚴調御）而聞養痾山中，子岸（嚴渡）侍疾，及門而退，交子問（嚴津）而還，中心怏怏，如不自得，不意別去一年，而子將先生不祿，尊先生又相繼捐館舍，」（李雯蓼齋集卷三十六，又卷十四，有冬日馮儼公、馮硯祥、江道闇、嚴子問招余及錢廣鄰同集鄭孝直兄弟齋，因留宿題撫春軒詩一首。）據此，則聞啓祥、嚴調御均於崇禎十年卒；然則讀書社人與四方賢士之交遊，自崇禎五年至九年之間，約略可攷焉。

綜合杭州社事觀之，小築社蓋起於萬曆三十七年左右，錢謙益謂：「萬曆中，子將以一書生，握文章之柄，」其明證也。至天啓末，始改爲讀書社。崇禎二年，一方加入復社，一方仍保持其獨立態度，崇禎十年，聞啓祥、嚴調御卒，社事似爲嚴渡主持。崇禎十五年，復社大會於蘇州之虎丘，杭州登樓社諸子皆與其會，而以嚴渡爲首，（見杜登春社事始末）則讀書社之改爲登樓社，始在崇禎十年至十五年之間。登樓社亦一方加入復社，一方保持其獨立態度，此

當時社事皆然，如幾社等對外則稱復社，對內仍稱幾社，杭州讀書社與登樓社，亦同此例耳。

黃宗義陳夔獻墓誌銘云：「武林之讀書社，徒爲釋氏之所網羅；」（南雷文定後集卷三）又鄭玄子先生述云：「崇禎間，武林有讀書社，以文章風節相期許，僧西吾者，牧齋（錢謙益）客也，凡社中之人，無不網羅以去。」（南雷續文案卷四）案黃氏深惡逃禪，曾做枚乘七發，著七怪，而以逃禪爲七怪之首，其言云：

近年以來，士之志節者，多逃之釋氏，蓋強者銷其耿耿，弱者泥水自蔽而已，其如李燮避仇，變姓名爲傭保，非慕傭保之業也，亡何，而棒篋以爲儀仗，魚螺以爲鼓吹，寺院以爲衙門，語錄以爲簿書，搥鼓上堂，拈香祝聖，不欲爲異姓之臣，且甘心爲異姓之子矣。（南雷文案卷十）

案明亡之際，士之有志節者，不能爲興師恢復之計，又恥爲異姓之臣，故往往逃之釋氏，故明季僧徒，多爲好讀書有志節之遺民，黃氏深惡之，嘗爲異姓之子，較之異姓之臣，其恥辱更加一等，其義固甚正；然黃氏之文，往往爲感情所驅使，好爲過實之言，如上列讀書社之二十二人，惟嚴調御、聞啓祥好爲禪悅，然未嘗剃度，張岐然則改名濟義，江浩則改名濟月，所謂逃之釋氏者，僅此二人，而遽曰：「武林之讀書社徒爲釋氏之所網羅」，又曰：「凡社中之人，無不網羅以去，」與事實相去太遠，故黃氏之議論，其時褒貶任情，抑揚失實，卽其紀

事，亦有類此者，此不可不慎取之也。惟張仁菴古本大學說序謂：「桑海之交，道關。秀初俱爲法門有力者所網羅」，此則合於其相之言矣。

錢謙益聞子將墓誌銘云：「余觀東漢之季，太學士數萬人，虛枯吹生，自三公九卿，皆折節下之，三府辟召，嘗出其口。卒有黨錮之禍；唐、宋之季亦然，萬曆中，子將以一書生握文章之柄，一言之褒，誅秦市而遠雞林，奉之如金科玉條，可謂盛矣。然而卒以無咎者，何也？嗚呼！其居，言不出位，有古人讀書尚友之志，而燕令人游光揚聲之習也。」錢氏此論，揚讀書社，而抑應社。復社，張溥、以昌時輩，不特三府辟召，常出其口，且身居草野，應然有易置宰相之權，其他操縱政，規持言路，無論矣，故復社中聖之應社，當時受禍最烈。讀書社中惟嚴渡、馮煥、江浩、鄭鉉、虞宗政、張岐然六人，領於留都防亂揭文，稍涉黨爭，其他皆以讀書爲事，著述多而事功少，職此之由。然讀書社中無傑出之人才，無弘光之著作，雖有清流巨子，如黃宗羲、張溥、吳應箕、陳子復輩相與往還，亦不能相得而彰，無他，當時處於科舉，限於陋俗，雖偶有清麗之詩篇，有徵實之考據，然而無所成就，不特其人其文，皆湮沒不傳，卽讀書一社，亦鮮爲人所知，若無黃宗羲、朱彝尊等爲之表彰，恐今日亦無從考其始末矣！

上二事僅就讀書社與宗教政治關係言之，尚有一事，爲研究社事所急欲知者，卽社中之經濟狀況是也。蓋集社結友，非財莫濟，如秀水姚澹菴其祖尚嘗善長之貲，樂於取友，盡收賈

庫所有私錢，載酒徵歌，大會復社同人於秦淮河上，幾二千人，聚其文爲四門廣業，（見朱壽尊靜志居詩話姚辭條）南都爲之生色。吳之有復社，其開之方居步，簡一歸於實。喜結客，復社初起，四方造訪者，舟楫相蔽而下，客既登堂，俱爲長者，（見靜志居詩話）煙火五六里相接，如此十餘年無倦色，嘗出口金二十鎰，家藏三百斛，（見靜志居詩話）專會洽，先後大會者三，四方以舟車至者數千人。（見靜志居詩話）有輩爲復社十罪者：中自句云：「傳撤，則星馳電發，宴會，則酒池肉林，」（見靜志居詩話）非其財力充盈，人懷慷慨，何以致此！松江之有幾社，華亭盛翼進嘗爲之供饋，（見靜志居詩話）家有一池，又燦燦絲竹之場，（見靜志居詩話）社中倚爲顧廚，故四方咸曰：「眼不見顧家全盛園，（原注顧氏園，在郡東郭，係做仙山樓閣，啓禎時已漸廢。）口待嘗盛家一夕餐，十箇遊客九繫船，」（李廷冕南吳舊話錄卷二十三）後倡野映樓社；而杭州讀書社中，亦多豪華公子，輕財結客，故杭州亦爲江、浙社友宵集之處，聞馮氏嚴氏諸子，逃爲東道主，陳子龍謂：「美人尚寒醕，撫袂俄以盈。遙限網土鮮，芳洲舉雜英。君家學漁釣，慨然爲我烹。在賓東南秀，誰能測海名。」卽嚴氏聞氏集羣書時所作，可以想其盛矣。今作讀書社考，因想像其散財聚友之盛況，故類聚其事於此，此亦研究明季社事者所樂聞焉。

中華民國十八年六月二十五日草成

## 明季杭州登樓社考

### 一 總論

明季杭州社事，見於志乘掌故者，有嚴武順之月會，開啓詳嚴調御之讀書社，均有社約可查，（註一）余前已將讀書社結會情形及社中人物作詳攷矣；（註二）惟此外有登樓社，雖記載較少，而關係頗鉅。攷登樓社爲讀書社之支流，猶松江之幾社爲應社支流也。惟登樓人物如陸圻、嚴沅、朱一是、柴紹炳、毛先舒、丁澎等，學問文章，視讀書社諸人爲卓越，故當詳爲闡揚，供諸於世。

主持讀書社者，已攷知爲聞啓祥嚴調御二人，至崇禎十年，相繼謝世，迨崇禎十五年，復社大會於蘇州之虎丘，杭州登樓社諸子皆與焉，而以嚴渡爲首，（註三）攷渡爲調御子，蓋主持登樓社者也。以崇禎十五年，已無讀書社之名，則讀書社之改爲登樓社，殆發軔於崇禎十年，而終於崇禎十七年，蓋國祚同泯焉。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云：「杭州先有讀書社，後乃入於復社，而登樓又繼之，文必六朝，詩必三唐，彬彬盛矣。」可知登樓社友，大都皆係讀書社之後進，其主旨蓋與讀書社同，均以詞章之業爲主，職思其居，言不出位，有古人讀書尙友之

志，而無復社應社游光揚聲之習。

## 二 登樓社姓氏攷

復社有姓氏錄，總社有社登春社事始末，若登樓社及讀書社，則無系統之記錄，散見於各傳記及志乘，故研求較不易。近人謝國楨君明清之際黨社運動攷（註四）及陳豪楚君兩浙結社攷（註五）均云：「登樓社爲陸圻兄弟及朱一是所主辦，登樓之人物可知者僅此二三人，因結社未久，卽遭國變，社卒因而中輟，故其事蹟不可得而詳矣。」可知登樓社事，殊隱晦不彰，茲特彙稽羣籍，詳攷於次：

杜登春社事始末云：復社於崇禎十五年之春，又大集於虎阜，維揚鄒超宗先生元勳，吾松李舒章先生雯爲之主盟，登樓社諸子如嚴子岸先生渡，嚴子問先生津，嚴子餐先生沉，吳錦雯先生百朋，陸麗京先生圻，陸鯤庭先生培，陳元倩先生朱明，吳岱觀先生山濤，皆與焉。

卓爾堪明遺民錄陸圻傳云，圻兄弟與其友爲登樓社，世稱爲西陵體。

光緒杭州府志文苑二陸圻傳云：圻與陳子龍、張溥爲登樓社，世號西陵體。

又張佑民傳，天崇間，與龍門諸子創登樓社，攷康熙錢塘縣志文苑陸培傳，父運昌，吉水知縣，與其弟鳴時、鳴燧，俱有名當世，號龍門三陸，而培兄圻弟培，並以文章領袖東南，一時繼起，復號三陸。此所謂龍門諸子，蓋指陸圻、陸培、陸培而言。

全祖望沈甸華先生墓碣銘云：沈先生諱蘭先，字甸華，其後更名昀，字朗思，浙之仁和人，向來杭工有讀書社，小築社，登樓社，皆以詞章之業爲尚，先生與焉。（註六）

黃宗羲查逸遠遺事語錄云：自余東渡出邊，所交京杭郡之諸君子凡三換焉。始蘭子將，嚴印持，主持宗氣，其所請讀書社者，余皆得而友之。……繼嚴書社而起者，爲登樓，余詩就學於南京，不能備交，於甲則親與鮑廷，麗京，於外則交宋近修，魏某海之後，十有餘年，余復歸杭，則子將、印持、鮑廷，已登鬼錄，魏某歸於極早，近修指歸索遊，……遊逝而得江見美、徐蘭生、陸泳修、查逸遠，湖山慘淡，天似傷我之孤零也，乃未幾，而魏美、近修又逝，麗京不知所往。……（註七）

就以上各書所載，登樓人物，僅得十四人，茲列其名於下：

一、嚴渡

二、嚴津

三、嚴沆

四、吳百朋

五、陸圻

六、陸培

七、陸增

八、陳朱明（即陳潛夫）

九、吳山樞

十、陳子龍

十一、張溥

十二、張佑民

十三、沈蘭先（後改名昀）

十四、朱一是

又黃宗羲感舊錄云：陸講山與柴虎臣紹炳、吳錦雯百朋、陳際叔廷會、孫宇台治、張祖望綱孫、沈去矜謙、毛馳黃先舒、丁飛濤澎、虞景明黃吳齊石，稱西冷十子。案全祖望陸圻傳，先生兄弟與其友爲登樓社，世稱西冷體，而西冷十子已有陸圻、吳百朋二子入登樓社之明文，且柴紹炳居南屏山下小樓中，求問，（註）而此小樓，卽爲登樓社聚友會文之樓，則西冷十子亦必名列登樓社無疑矣。茲附錄其名於下：

十五、柴紹炳

十七、孫治

十九、沈謙

二十一、丁澎

登樓社人姓氏可考者，僅此二十二人。余思遺漏必多，則有待於當代博聞廣見之士，補其遺矣。

### 三、登樓社命名由來及其主要旨趣

黃宗羲張仁蔭言本大學說云：癸甲戌（崇禎六七年間）余與江道闇、虞秀初同學，道闇讀書不求甚解，任懷得意，融然遠寄，秀初讀書，字櫛句比，嘗見其最三禮五傳，升降拜跪之細，有燕邊豆之煩，時日錯互，地名異同，莫不辨析秋毫，立身制行，粹然儒者之矩度也。



當時來學之門人，共建一小樓於南屏之下，余款然其對，間談津呂。……（詳九）蓋崇禎六七年間之文社，當爲讀書社，江道闡、張秀初等其社友也，當時來學之門人，即後來創登樓社者也，而登樓社之得名，蓋必因共建一小樓於南屏之下，由執經問業之所，而改爲社友聚友會文之地，故命名爲登樓社，蓋取學業文章，有登堂入室之意也，考讀書社之地址，爲樊榭京城雜記載之頗詳，其言曰：

東里有報國院，在慶春門城隅，舊爲香林禪院，天啓初重建，仁和錢宮贊謙之受益碑記云：余與聞子將、嚴印持諸公，結社其中，即讀書社舊地也。

案登樓社南屏山下之小樓，必接近讀書社，蓋能就近問業於讀書社諸君子也，故登樓社址，可斷定亦在慶春門城隅，報國院附近。

讀書社當時有社約，係讀書社祭酒丁奇迥所手定，今載於武林室故叢編，其大意可分爲四條：

一、定讀書之志 記曰，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古人之志，明在事君；但徒懷貪慕，非爲有志，今須如求饕餮，毋或暫忘；如定菑畲，毋爲虛望；庠月樂聲，溪璜自出，中有潛通之者，吾黨屬之。

二、嚴讀書之功 記曰，入學鼓篋，孫其業也，每日晨興，當念此語，宛如樂正授數，司成待說，凡進一篇，須議事辭三者應口在心，方可釋手，不得託言大意，徒存恍惚，日須有

讀書有要，不可隨意，不得隨意逍遙散亂，務快。

一、讀書不獨遊時，於己何常，即不必七步倚馬，要使風簷閣適，即不必諧聲排偶，要與人意相通，今有刻獨之罰，載簡之筆，當共策成。

二、四、治讀書之心，治業不治心，譬彼莠田，嘉苗難立，世路維莠，奪我書苗。絕世之根，在節與澹，即神奉，古人來儀，欲澹意明，心珠自現，此羣書逆府，文采之源也。故願吾黨人之不可不步踏入世中，亦不可令世俗一點漏入身中，要其去端，曰養靜氣，審心地，凡在社中，互相攻治。

登樓社繼讀書社而起，其主旨必同，因此時間啓祥，嚴調御，雖先後凋謝，然其他讀書社黨人，尚有多人在，猶爲登樓社之盟節，用登樓社必師其意，今雖不能見登樓社之社約，然由讀書社約，可推測登樓社之大概，亦必潔身自好，不與世俗紛爭，專以文章之業爲重，相互砥礪，斯學問能發於上乘焉。

#### 四 登樓社之氣節

登樓社人物，除張溥、陳子龍外，均杭郡人，大都未仕，即間有人仕者，亦位卑職微，然其中仍不乏爲節之烈士，高蹈之隱逸，頗明夷夏之防，茲爲陳述如下：

陸培於南郡時，授行人之職，迄澠王降時，年僅二十九歲，竟從容自盡。（註一〇）

陳潛夫於南渡時，授監軍御史，巡按河南，順治三年，江上師潰，潛夫走至山陰化龍橋，書絕命詞，偕妻妾二孟氏，同赴水死，時年三十七，其絕命詞曰：「父兮生我，中以嚴誨，惟孝惟友，曰忠與義。丙子鄉舉，顧名自勵，名曰孝廉，庶幾無愧。致身之期，莫在癸未，司理開封，星言視事，以身許君，有死無二。是時兩河，賊氛如蝟，乘人迴車，予獨覺警。賊出河朔，羣工奔避，予乃渡河，擊楫而濟，誓清河南，以報先帝，手披荆榛，身禦魑魅，獨張空拳，以當賊騎，知有封疆，九死何畏，二十州邑，終復舊地。維時先帝，鑒予忠瘁，授以巡方，繡衣北蒞，惜也諸奸，互相牽制，中樞信讒，嫉予不媚，聯絡要圖，置之罔遂，三月撤歸，可爲隕涕。哀哀先人，一時捐棄，甘旨莫承，遺書淪廢。我長方益，奸怒轉熾，赫赫金吾，逮予邸第，圍牆幽憂，寇氛猝至，匍匐歸來，挈家奔避。航海飄零，請兵於曾，召募丁男，三百而已，衣甲糗糧，皆予自備，血戰江干，二百餘次，糧募兵微，於事何裨，疾痛呼號，徒然憤恚，丙戌五月，公侯師潰，區區孤軍，其何能濟。事不可爲，偷生何貴，拜別吾母，以及諸弟，挈吾妻妾，從彭威逝，成仁取義，千古如是。」（註一一）

觀潛夫之絕命詞，忠心赤胆，照耀天日，沉痛極矣。以上二人爲殉節之烈士也。是後人獄陸圻於乙酉之難，匿居海濱，尋至福州，雜髮爲僧，母作書趣之歸，時圻尙騎驅兵車之關，思得當事去，乃返，雅善醫，遂藉以養親。會莊鑑史事發，詞連先生，械繫按察司，久

之事白，詔釋之。後遷往廣東丹霞山，一夕翫去，由是莫能蹤跡。(註一二)

陸增則終身教授於家，不受清職。(註一三)

張右民值闖亂時，歲時務十事，欲上達南都，且致書中丞劉宗周，而善卦得遯，不果行。

乃隱處城之東偏，講學授徒，康熙庚亥，詔舉天下博學鴻詞，鄉先達以右民薦，固辭。(註一四)

嚴渡爲明諸生，亦不授清職。(註一五)

嚴津膺乙酉拔貢，值兵燹鼎沸，御史霍達表爲督糧推官，辭不赴。(註一六)

朱一是，明崇禎十五年舉人，明祚既畢，抗節行遊，嘗舉家餓四明山中，自誓曰欠楚者，

殆謂所欠惟一死耳。(註一七)

沈謙，則爲仁和諸生，西泠十子之一。(註一八)

陳廷曾，錢塘諸生，後教授河渚以終生。(註一九)

張綱孫，爲錢塘布衣。(註二〇)

孫治者，初隱居不試，而以<sup>正</sup>爲老，親非奉養終生。(註二一)

白，柴紹炳，亦爲仁和諸生，是西泠十子中，文名最著，居<sup>正</sup>與山下，題曰半野真隱者，樓，

研窮經賢醇用之學。(註二二)

沈蘭先，明諸生，明亡，負<sup>正</sup>志，即棄<sup>正</sup>制<sup>正</sup>業，教授<sup>正</sup>中。(註二三)

毛先舒，明錢塘諸生，澹泊<sup>正</sup>，不求聞達。(註二四)

吳山濤，明崇禎十二年舉人，嘗知甘肅茂縣，致仕歸居吳山，種秫爲娛。（註三五）

以上十六人，或隱居，或高蹈，各求所好，不入清授官職；登樓人物二十二人中，僅有四人入清仕途，若嚴沆、吳百朋、丁澎、虞黃吳若而人，然此四人未嘗登明仕途，不可名之爲貳臣。由此知登樓社曩日聚友會文，相互切磋，獎勵忠義之風，非庸庸之會社所可比擬。

### 五 登樓人物事蹟攷上

一、嚴渡 字子岸，調御子，氣格英異，幼不甚喜讀，其言曰，書所欲言者，師其意，不必師其言也，長爲明諸生，博綜經史，發爲文章，凌厲自縱。（光緒杭州府志文苑傳）

案嚴渡曾列名於留都防亂公揭，四十餘人姓氏中，以攻擊阮大鍼，稍涉足於黨爭，蓋嚴氏爲登樓首領，故易被牽入政黨，計東吳偉業書，稱「嚴子岸始大合兩浙同社於吳門」，（註二六）蓋登樓加入復社，亦嚴氏之力也。嚴氏之聲氣，當時頗大，故陳子龍有築嚴子岸同沈崑銅聞子將彭燕又詩云：

江城集羣彥，冬月延高清，輝輝弄懷抱，聲聲稱生平；美人酌寒醴，撫扶俄以盈；遙限網上鮮，芳洲寥雜英；君家事漁獵，慨然爲我烹；主賓東南秀，歷落湖海名；顧盼生光曜，不言人已驚；旣逢飛鷲密，且覺雄辯輕；乘時極荒宴，歲暮有餘情；寒星散幽客，迴望誰能

明（早春變澄湖，及此黃鳥鳴；瞻焉後期會，因之百慮繁。（註二七）

所謂主賓東南秀，歷落湖海名，顧盼生光耀，不言人已驚。蓋寫嚴子岸等廢交遊也，案嚴氏著作有嚴春氏稿，方山集，拙尊堂集等。（見嘉慶餘杭縣志經籍，原註云，均見嚴氏家傳。）

二、嚴津 字子問，敕子，治順二年拔貢生，巡撫霍達薦爲督漕推官，不就，事親孝，家中落，而甘旨不缺，顏所居曰陶菴，日哦詩以明志。（光緒杭州府志文苑傳二）

案嘉慶餘杭縣志儒學傳云，嚴津幼負文名，領袖時髦，年尙少，西安力憲副應祥徐廉使日久延爲其鄉導師，講學柯山，從遊甚衆。敦津著有陶菴詩集，嚶城寓言。（嘉慶餘杭縣志經籍注云見詩觀）宿草餘音一卷，（餘杭志注云，見本書，皆追憶友人之作，凡三十一人，詩各一首。）嚶城詩集四卷。（康熙錢塘縣志經籍）

三、嚴沈 字顯亭，武順子，幼讀書，以孝聞，詩古文浸淫六經史漢，爲西冷十字冠，善射，工詩畫。順治十三年進士，授庶吉士，改兵科給事中，歷戶刑禮科給事中。十四年，充山東考官，故事聖裔無舉者，四氏子不得獨雋，沈疏請，得每科舉二人，著爲令。是年江南科場舞弊，各省舉人皆覆試，惟山東奉旨，不必覆試。康熙初，擢吏科掌印給事中，請解有司被參之任，杜督撫委卸之端，職官選授不便在籍候憑，悉見施行。歷太僕少卿，僉都御史，宗人府府丞，擢左副都御史，任總督倉場，戶部右侍郎，軍興孔棘，疏言大軍進征湖廣，川湖總督不

能兼制，請專設四川總督，從之。沈在戶部，通贏緡，劾倭冒，違不軌衆，退不廢公，歲省金錢數萬餘，乞養母歸，卒。（光緒杭州府志名臣傳）

案嘉慶餘杭縣志名臣傳云：嚴沈遷太僕，陟中丞，繼擢總督倉場戶部右侍郎，凡恤漕車弊諸善政，無不釐舉。公餘別靜坐著書，延禮後進，若將不及。至其與勞午，持籌仰屋，常憂不足，勞瘁以及於病，遂於康熙戊午年四月，卒於京邸，事聞，朝野震悼，及視歸里，而賜祭葬之典下矣。所撰疏稿詩文集並雜著多未刻，歿後家無餘資，惟得清曰：方之古大臣，又何讓焉。長子曾渠亦以庶常改臺諫，父子起家相似。考沈亦有名於燕臺七子中，著有五經翼，臚園集，醇發堂詩文集，遵知集，醇發堂四六選，奏疏三卷，疏草十卷，古今尺牘選三十卷。（嘉慶餘杭縣志經籍註云，均見嚴氏家傳。）北行日記，古秋堂集，燕臺詩集，灝亭詩選。（均見光緒杭州府志藝文）

四、吳百明 字錦雲，錢塘人，順治初，以明崇禎十五年舉人，授江南蘇州府推官，蘇漕務刑獄業務，百朋用官收官兌法，獄訟悉平，猾吏斂手。遷廣東肇慶，曾推官職裁，補直隸南和知縣，其俗見廉明之吏，士民咸標旗幟樹壁上旌之，南和旗幟爲滿，卒於官，子薦隨父官蘇州，時錢塘知縣顧咸建二子，爲怨家所訐，將召訊，薦見其牘請曰，顧公賢令，當十世宥，此獄不足竟也，百朋從之。後百朋候勘，抱沉疴，薦觸暑走金陵營救，感疾卒，年二十，人稱其孝。（光緒杭州府志仕績四）

錢林撰吳百朋傳云，百朋少奇敏，讀書五六行並下，爲文數千言立就，未嘗起草。生具異表，身長七尺餘，目青睛，鬚髯皆紫，怒則戟張。胸有老菖蘆，長三寸，爲人少言不泄，遇事不平侃侃，不畏疆禦。至推座起罵，與人陵。舒薦要，負氣好俠，蓋疆直敢任，其天性也。嘗遊富蘭陵，酒徒劍客去弄阮咸，發笙篳篥塵土，日辦縑緞，買酒，酒酣，對客揮毫，煙雲滿紙，博物怡聞。徐世臣輩，爲瑰麗奇偉之文，天下誦之，號爲西院體。陸麗京目之曰：天下經綸徐世臣，天下清雲吳錦雯，或謂麗京，諸賢雅負經世，吳向李岩蘇州，何以都不稱，陸云：平子寧不遠，無煩名士。十子詩序曰：錦雲才走蠶，條有氣勢，故爲筆不竭，境必絕詣，其異小家，樂府歌行飄飄，一闕風也。崇禎十六年，入朝，遷蘇州司李，其官南和知縣，居官有異績，歿於任，百姓莫不踴躍，紙錢騰貴，一縣空，建祠祀之，兒童亦疊瓦礫爲小空祀焉。

（註二八）案百朋著有樸菴集三十二卷。（目見明朝杭郡詩輯卷一小傳）

五、陸圻，講山先生，字麗京，杭之錢塘人也，知吉水縣，運昌子，兄弟五人，而先生爲長，與其弟大行培，並有盛名，吉水嘗曰：圻溫良，培剛毅，他日當各有所立，大行舉庚辰進士。當是時，先生兄弟與其友，登樓社，世稱爲冷體。性喜成就人，門人後輩，下至僕隸，苟具一善，稱之不容口，平生未嘗言入過，有語及者，輒曰：我與汝姑自盡，毋妄議他人。乙酉之難，大行皇居，自經死。先生匿居海濱，尋至越中，復至福州，雖髮爲僧，母作書勸之歸。時先生尙崎嶇兵甲之間，思得一當事，誅乃返，雅善醫，盡藉以養親，所驗甚多，有



大病亟，夢神告之曰：汝病在腸胃，得九十六兩泥，可生也，且以告其友，友默然良久曰：嗟乎此陸圻先生也，圻字分之爲斤爲土，其姓爲六，合之乃九十六兩土也，卽迎先生至，下藥立已，由是吳越之間，爭求講山先生治疾，戶外屢無算，會莊讎史事發，刑部當大逆，詞連先生與查繼佐、范驥，三人於史固無嫌，莊氏以其名高，故列之卷首，械繫按察司獄，久之事白，詔釋之，既得出，歎曰：余自分定死，幸而得保首領，宗族俱全，奈何不以餘生學道耶，貽書友人，封還月旦，不知所之。或言其在黃山，子寅聞之，徒步入山，長跪號泣，請歸，先生曰：昔者所以歸，以汝大母在；今大母亡矣，何所歸，寅請一祭墓，乃從之歸。會弟塔苦心痛，他醫治益甚，不得已留治八月餘，與弟同室臥，終不入內，既愈，遂往廣東丹霞山，一夕懸去，自是莫能蹤跡，寅往來萬里，負零丁，求數歲，卒不得，竟以是悒悒死，時稱其孝。先生所著有威鳳堂集，詩禮二編，陸生口譜，靈蘭堂墨守，藏於家。初先生兄弟之並起也，大行最盛氣難犯，嘗與同里陳太僕潛夫以橄欖攻，而先生於其間，置身事外，及國難作，大行以乙酉死，太僕至江東起兵，駐營下莊，先生亦至越與共事，次年，太僕死，先生竟以高蹈終其身，論者謂其於兄弟友朋之間，均無媿也。而子於姚江黃公家得見先生所封還月旦之書，甚自刻責，以爲辱身對簿，從此不敢豫沙社之列，嗚呼，其亦可哀也夫。（國朝著獻類微初編隱逸十五）

陸圻病漸輟軒錄卷一陸圻小傳云：圻字麗京，又字景宜，號講山，仁和人，又朱彝尊撰

傳云，陸先生圻，高尚之士也，甲申後，賣藥海寧之長安市，遊嶺南時，前進士知臨清州事金君堡遜跡浮屠，南雄陸太守世楷爲闢丹崖精舍，繼鐵鎖以上，先生依焉。一夕夢至琳宮，丹梯碧瓦，中有神，建龜蛇之旄，寤對寺僧言狀，僧楚人謂曰，此太和山也，先生乃易道士衣往訪，竟不知所終。(註二九)王漁洋詩話云，陸講山晚年遠遊不歸，或云，在嶺南爲僧，名今龍，或云隱武當爲道士，終莫得而詳焉，洪昉思詩云：

君問西冷陸講山，飄然一盞竟忘還，乘雲或化高飛鶴，來往天台雁宕間。

陳伯陶勝朝粵東遺民錄函墨傳云，杭州陸圻，東南名宿也，出家十餘載，初名法龍，字謙庵，及入粵謁函墨於丹霞，函墨爲易名今竟，字與安，使掌書記，則漁洋謂陸圻僧名爲今龍者誤，當云今竟爲是。圻著述有威鳳堂文集二十卷，詩集十四卷，口譜十卷，露蘭墨守十卷，(見錢塘縣志經籍)春秋論一卷。(光緒杭州府志藝文一)

六、陸培 字鳳庭，仁和人，父運昌，嘗知吉水永豐縣，有異政，培負俊才，美豐儀，善屬文，然行誼修飭，嘗客華亭，主人妾從屏間窺而悅之，遣青衣致意，培不答，立放舟去，登崇禎庚辰進士，不調選，歸而讀書，里中多名士，培時年少，出而與之上下其議論，人人以爲弗如也。其所爲詩文，一時爭效之，號西陵體。性峻潔，遇高才，必身下之，有不可意，輒驟目叱去，於是傳者謂其任俠使氣，然其與人交，重然諾，急困阨，雖患難死生不易也。南都授行人，十月，副吏科熊汝霖，祭奠淮藩，知國勢已去，不復命，便道歸家，與其友陸彥龍

總壯士張得大，謀保障鄉土，大兵至浙，謁過無瑕表責，請發兵拒守，而秉貞已與陳洪範謀挾潞王降，得大曰，太后在此，僉黨者族，培當哭曰，寧死不，無以報國，乃攜家避橫山之桐嶺，道遇家友陳廷曾，語以故，廷曾曰，公職行難，無守土責，且天下事未可知，無已，國亡與亡，不亦可乎，培備天恩，需小卒之賊，後日始有求死不得者，子不見北都某乎！長髮而歸。在開潞王降，取酒酬其妻，將自殺，妻防之甚嚴，培乃止。一日，給其妻，脫身歸故居，其鏹戶自縊，家人破屋取之，復甦，志曰，奈何苦我，夜作絕命詩，拜其二僕，以繩授之曰，庶幾志者，汝惠也，遂於屋就縊，從容而死。文年二十九。閩中贈尚寶司少卿，謚忠毅。《溫寧臨南疆史卷其陸培傳》

陸培字德震，父進昌，古水知縣，與弟培均有名當世，與龍門三陸，而培大有能於詩，陳公亦赴過江，死之日，吾生何面目見皇天於地下，今公竝為忠烈，致培著有詩集一卷。《其陸培行狀志》

兄坵弟培，其文章節節東南，一歸繼起，復執三陸，皇朝定鼎，培以行人殉節，坵與培奉母隱河濱，坵以醫往來若水賦，而培授生，德選試藝及鄉舉，程墨龍門集，繼先志，亦以資救承歡也。會坵擢奇，蘇家被逮，培樹行畫樹，逾期至京，匿所親朋，出牒求救，已而得釋，坵由寒家為緇流，不知所終，而培仍教授於家，巡撫張鵬翮高其行，聘為師，集浙省能文之士，

增北區爲弟子，每試增爲定其甲乙，咸名甚衆，刻有四書大成，行於世。（康熙錢塘縣志文苑傳）

案光緒杭州府志文苑二傳折傳云，增以文章名京南，四方從遊者甚衆，巡撫張鵬翮葺書院萬松嶺，集通省士子讀書其中，奉增爲師云，攷國朝杭州詩輯卷二謂陸增著有四書大全六十卷，白鳳堂集十四卷。

八、陳潛夫 字元信，錢塘人，家貧，落魄，好大言以贖俗。崇禎九年舉於鄉，益廣交遊爲豪舉，好臧否人物，里中人惡之，友人陸培元弟爲文逐潛夫，潛夫乃避居華亭。十六年冬，授開封推官，大河南五郡盡爲賊據，開封被圍，虛無人，長吏皆寄居封邱，有勸潛夫弟往者，不聽，馳之封邱，會叛將陳永福率賊兵出山西，其子德爲巡撫秦所式部將，縛巡按御史蘇京去，潛夫募民兵千，請於所式及總兵卜從善許定國，令共剿，皆不肯行，潛夫乃以十七年正月，率周玉渡河居杞縣，檄召旁近長吏，設高臺誓位，敵匪誓固守，賊所設偽巡撫梁啓隆居開封，他偽官散布郡邑間甚衆，而開封東西諸山寨，剽掠公行，相攻殺無已，潛夫轉側杞陳留間，朝夕不自保，聞西平秦剛將劉洪起，勇而好義，屢殺賊有功，躬往說之，五月五日，方誓師，而都城失守報至，乃慟哭，令其下縞素，洪起兵萬，號五萬，潛夫兵三千，俘杞僞官，啓龍聞風遁去，遂渡河而北，大破賊將陳德於柳園。時李自成已敗走山西，而南陽賊乘關犯西平，洪起引還，潛夫亦隨而南。福王立南京，潛夫傳露布至，朝中大喜，卽擢監軍御史，巡按

河南，潛夫乃入朝，言中興在進取，王業不偏安，山東河南地，尺寸不可棄，豪傑結寨自固者，引領待官軍，誠分命藩鎮，以一軍出潁壽，一軍出淮徐，則衆心競奮，爭爲我用，更殫爵賞鼓舞，計遠近，畫城堡俾自守，而我督撫將帥，屯銳師要害，以策應之，寬則耕屯爲食，急則披甲乘墉，一方有警，前後救援，長河不足守也；汴梁一蹶，臣聯絡素定，旬日可集十餘萬人，誠稍給糗糧，容臣自將，臣當奮戈先驅，諸藩鎮爲後勁，河南五郡可盡復；五郡既復，盡河爲國，南連荆楚，西控秦關，北臨趙魏，上之則恢復可冀，下之則江淮永安，此今日至計也。兩淮之上，何事多兵，督撫紛紜，並爲虛設，若不想外拒，專事退守，舉土地甲兵之衆，致之他人，臣恐江淮，亦未可保也。當是時，開封汝寧間，列寨百數，洪起最大；南陽列寨數十，蕭應訓最大；洛陽列寨亦數十，李際遇最大；諸帥中獨洪起欲效忠，潛夫請予挂印爲將軍，馬士英不聽，而用其姻婭越其杰巡撫河南。潛夫自九月入覲，便道省親，甫五日，即馳赴河上，所建白皆不用。蕭鎮兵無至者，其杰老嫻不知兵，兵部尚書張縉彥總督河南山東軍務，止提空名，不能馭諸將。其冬，應訓復南陽及泌陽、舞陽、桐柏，遣子三傑獻捷，潛夫授告身，飲之酒，鼓吹旌旗前導出，三傑喜過望。往謁其杰，其杰故爲尊嚴辭詰責詆爲賊，三傑泣而出，萌異心，潛夫過諸寨，皆饒吹送迎；其杰問過之，諸寨皆閉門不出；其杰恚潛夫於士英，士英怒，冬，盡召潛夫還，以復嗣代，潛夫亦遭外艱歸，明年三月，給事中林有本疏劾御史彭遇麟，竝及潛夫，士英以遇麟已私人，置不聞，獨令誣潛夫罪，先是有童氏者，自言禱王

繼妃，廣昌伯劉良佐具禮送之，潛天至壽州，見車馬驕從，呼皇后來，亦稱臣朝謁，及童氏入都，王以爲假旨，下之獄，遂責潛夫私謀叛，逮下獄治之，未幾，南都守，潛夫得脫歸。聞魯王監國紹興，渡江往謁，命復故官，加太僕少卿監軍，乃自募三百人，列營江上，尋進大理寺少卿，兼御史如故，順治三年五月晦，江上師盡潰，潛夫走至山陰化龍橋，偕妻妾二孟氏，同赴水死，年三十七。（明史卷二百七十七）

案陳潛夫，初名朱明，仁和人，錢塘籍。（卷三〇）黃宗羲思舊錄陸培傳云，與陳玄倩交惡，玄倩無鄉里之行，武林出檄攻之，鯤庭密書於余，欲東浙爲應，余告同社，於是紹興王玄趾爲首，寧波陸文虎爲首，出檄，玄倩幾無以自容，而以死節一洒之。考潛夫初必加入登樓社，而又同入復社，後因其無鄉里之行，故登樓社及復社在浙同人出檄攻之，故杜登春社事始末登樓社中，仍列入其名。

九、吳山濤 字岱觀，晚號寒翁，領崇禎己卯鄉薦，三任廣文，授陝西鞏昌府成縣令，彈丸小邑，當兵燹殘破之後，錢糧協濟，極爲民累，抵任，乃請題改，邑人至今猶尊祠祀之，二年卽致仕，終老吳山越水間，嘯歌自得。書法飄逸，能自成家，畫不入蹊徑，殘山剩水，揮毫自如，然往往爲世所重，出關日賦西塞詩三十篇，詞人學士，多能誦之，年八十七無疾終。（康熙錢塘縣志文苑傳）

案嘉慶餘杭縣志寓賢傳引董作棟撰吳山濤傳云，「山濤，徽之歙縣人，十歲隨父雪門徙諸







朗思，浙之仁和人，……向來杭士有讀書社，小築社，登樓社，皆以詞章之業爲尙，先生亦與焉。」則蘭先亦爲登樓社員之一，蓋蘭先著有愛日堂文集，影游草。（見光緒杭州府志藝文）

十四、朱一是，字近修，海寧人，明崇禎十五年舉人。父履和，乙卯舉人，以經術聞，秀水朱彝尊稱一是古今體詩不自矜練，而詞采斐然，香雪清飲，須臾下口，敏手。又詩變，嘗作江上數峯圖，澹遠如倪董，明祚旣畢，抗進行遁，嘗舉家餓四明山中，自署曰林居士，曰澹溪下農，曰梅溪旅人，曰欠菴者，殆謂所欠惟一死歟！康熙中卒，年六十二。（光緒杭州府志逸傳）

案朱一是詳贍事蹟，見全祖望仙橋亭集及東陸漁寧縣志，茲不詳引。朱一著有愛日堂詩集十六卷，文集四十卷。（卷三二）

### 六 登樓人物事蹟攷下

十五、柴紹炳，字虎臣，仁和人，生而端重，甫入塾，聞正心誠意之旨，欣然，若有會，私集羣兒端坐，業師葛寅亮見而奇之。稍長，博習羣書，爲諸生，下筆數千言，在西泠十子中，文名最著，持躬尤端謹，自言有得於曾子省身之學，居南屏山下，題曰省軒，鍵戶小樓，研窮聖賢體用之學，於象緯輿地兵農禮樂，以及營田水利，靡不殫其涉，勤爲考古經濟類編，又博綜典禮，舉經權堂變之用，本之三禮，而參以律令，皆輯而請之，發先儒所未發，性

至孝，痛父卒於官，不及視，含飯每一念及，輒過墓林，椎心泣血，見者隕涕。里有被父咎出亡者，遇紹炳於道，紹炳曰，吾今欲求父杖，不可得，爾乃避乎！爲賦游子遇孤魂行一章，其人卒改悔爲孝子。紹炳與兄法明居，終身不析箸。教子弟悉本躬行，鄉里稱省軒先生。年五十卒，巡撫趙士麟督學王揆徵所司祀鄉賢祠。（光緒杭州府志儒林傳）

案應據謙潛齋文集有柴紹炳詳傳，杭世駿道古堂集有柴紹炳行狀頗稱詳核，茲不轉載，考紹炳著有古韻通八卷，（四庫全書存目）省軒文鈔十卷，詩鈔二十卷，（光緒杭州府志藝文）又有青鳳軒詩十卷。（抗郡詩輯）

十六、陳廷會 字際叔，錢塘諸生。居親喪，斷齋鼓，保然骨立，旦夕哀號，涕零枕席。嘗葬拮据營辦，頗竭資財，發火得書箱急掩之，曰冥冥若不安，卽親靈未安也，仍厚禮誦而遣之。教授河渚，所著書高華典則。與陸圻游，極稱文學；陸培殉難，以妻子屬廷會，廷會遂攜其子繁昭力教之成名人。（光緒杭州府志文苑傳）

放廷會著有隴雲文集七卷，又詩集若干卷。（同上藝文）

十七、孫治 字宇台，錢塘人，西泠十子之一，以詩名稱於時，明季與毛先舒游聞啓祥之門，稱二俊，其文如高羅周鼎，剗蝕之餘，尤怪益露，與陸圻並精京氏學，順治初，雖隱居不試，而以兩親篤老，硯耕奉養，北走燕趙，南驅閩粵，涉歷甚遠。生平篤友誼，魏姓友遠繁，以愛女爲託，及友被法，卒妻爲子婦；陸彥龍死，亦以孤女託，爲擇吳任臣妻之，又爲立嗣，

以甥女嫁焉，與百縣令相和，卒於官，往經紀其喪以歸；王儲定客杭，饒治於昭慶山房，有兩狂生犯治，治不殺，懲定不平，治止之曰，此治德薄所致，勿紛紜，一時咸服其量。既老矣，以父未葬，復出游，遂歿於澤州，年六十六。（光緒杭州府志文苑二）

案錢文獻錄有錢及國朝先正事略均有沈宇台辭壽事蹟，謂宇台又字鑾卷，著有孫宇台集四十卷行世。

十八 張嗣孫 後改名張丹，字祖望，錢塘布衣，年二十二喪妻，節不復娶。體羸善病，明導引養生之法，寡交游，嗜詩古文辭，喜山水，嗜幽獨。其詩悲涼沈鬱，詩少隄七律，能用比興，他人雖極工練，不過賦耳；其南北行旅諸篇，尤奇奇崛，自稱秦亭山人，為西泠十子之一。弟賈，字籍虛，錢塘諸生，為詩揮灑自如，五律近社。（光緒杭州府志文苑二）

十九 沈謙 字去矜，仁和諸生，居臨平。六歲辨四聲，長篤學，工詩古文，性孝友，父破，毀瘠啞血，兩兄居被盜焚，謙割己宅居兄，久即以讓，而自儉。初為詩近溫李，後乃循漢魏，以關盛唐，嘗言著作須手定，自定，廉保垂遠。好賓客，吳越齊楚之士，車轍恆滿。（光緒杭州府志文苑二）

案沈謙著有東江集鈔九卷，東江別集一卷，詞韻若干卷。（見四庫存目）

二十、毛先舒 先舒，原名騷，字稚黃，錢塘諸生，六齡辨四聲，八歲能韻語。十歲屬文，十八刻其白榆堂集，陳子龍為紹興推官，見而咨嗟歎賞，特赴會城訪之，先舒感知己，師



引雲箋新詩話云，其官瀾都時，與祥符張觀察文光，汴州趙比部賓，萊陽宋觀察琬，宣城施侍讀閏章，餘杭嚴侍郎沆，仁和陳布衣祚明，相唱和，號燕臺七子，有合刻行世，攷澎著有樂園詩集十二卷，樂園文集二十二卷。（見光緒杭州府志藝文六，謂一作扶荔堂集，僧美軒集。）

二十二、虞黃吳 字景明，錢塘人，十歲卽善屬文，薄柳州乞巧，更作辭巧文，識者卜其遠到，康熙五年舉人，官臨安教諭，詩才雅秀，蔚然名家，五言古體，尤獨步。（光緒杭州府志文苑二）

案以上八人，雖無入登樓明文，然相互引證，攷知必爲登樓人物，故別出一類，略述其事蹟如右。

## 七 結論

登樓社雖繼讀書社而起，然其文學影響，較讀書社爲弘偉，蓋受讀書社諸先輩之陶冶，並發揚而光大之，專以讀書爲務，不驚名於政治，不插身於政黨，雖登樓社一名，後世隱而不彰，而各人文名則籍甚。如全祖望陸圻傳云，先生兄弟與其友爲登樓社，世稱西泠體，蓋能獨自成家，領袖羣雅，又圻與柴紹炳、吳百朋、陳廷言、孫治、張綱孫、沈謙、毛允舒、丁澎、虞黃吳齊名，稱爲西泠十子，此十子之言行，各有專集行世，影響於後世學者，殊匪淺鮮。若朱一是之詩文，則尤有聲於當代，秀水朱彝尊稱一是古今體詩，不自矜鍊，而詞采斐然，音節

清澗。爲歷下四溟敵手，其他若沈蘭先與柴紹炳二人，於諸儒理學頗有深造；又若丁澎、嚴沆之詩古文澹淫六經史漢，又爲燕臺七子之名家，茲數一者，亦各有專著傳世，於各人事蹟中可探索焉。

余攷登樓事蹟，大略如是，惟大雅君子補輯而正之，抑余頗志於研討明季社事，擬將當時重要文社，作個別探究，而幾社復社尤爲中心場的，異日當一一貢獻於世，冀與博雅君子共商榷焉。

民國二十六年三月八日作於廣州市立中山圖書館研究室

(註一) 武林掌故叢編第七集，有月會約一卷，嚴武撰；讀書社約一卷，丁奇撰。

(註二) 排著明季杭州諸書社考，載於北京大學明季書第二卷第二號。

(註三) 社考社事始末。

(註四) 謝國楨君明詩之際感社運動考，商務印書館見地小叢書本，民國二十三年八月出版。

(註五) 陳寅君兩湖精社考，載於文瀾雜誌及越學月刊第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四期中。

(註六) 余祖望歸場亭集卷十三。

(註七) 黃宗羲南雷文外卷三。

(註八) 光緒杭州府志卷一百三十八備詳傳。

(註九) 黃宗羲南雷文約卷四。

(註一〇) 溫睿臨日觀逸史卷二。

(註一一) 注有與此外陳樹史卷。

(一三) 著者 與德初編 卷一五。

(一四) 著者 塘 卷一五。

(一五) 著者 卷一五。

(一六) 著者 卷一五。

(一七) 著者 卷一五。

(一八) 著者 卷一五。

(一九) 著者 卷一五。

(二〇) 著者 卷一五。

(二一) 著者 卷一五。

(二二) 著者 卷一五。

(二三) 著者 卷一五。

(二四) 著者 卷一五。

(二五) 著者 卷一五。

(二六) 著者 卷一五。

(二七) 著者 卷一五。

(二八) 著者 卷一五。

(二九) 著者 卷一五。

(三〇) 著者 卷一五。

(三一) 著者 卷一五。

(三二) 著者 卷一五。

(三三) 著者 卷一五。

# 明季桐城中江社考

明季結社，其數盈百，而勢力之盛衰，無如復社。而與復社隱然相抗與之敵對者，莫惟中江社。

中江社之首領，爲桐城徐大鉞，明季社黨之爭，都置國事於不顧，內憂外患，熟視無睹，一顧始則東林黨爲難，而此所以亡。終則復社爲難，而南都以亡，中江社之設，殆與東林黨同。其後，又有小東林黨之說，皆謂其也。此其記徐大鉞爲明季奸臣，清初弑臣，入其社者，又皆言之。惟桐城錢謙益初入中江社，其後乃方以智之勸戒，始脫離其社，夫錢亦一黨也。先田君論云：

三年（崇禎五年），二十一歲，是年，邑人舉中江大社。大皖知名士皆在。府君與三年與焉。府君稱徐大鉞方聖羽也。大魯，國憲徐積子，聖羽則皖髻門人，皖髻隱居主，以爲達名流師範。府君亦其門。徐髻與徐世居，門內人素不以爲嫌，府君鄉居，不習朝事，避徐之入社。（國朝學報卷七十五）據桐城蕭穆抄本）

案前髻即阮大鍼，錢謙益藏山園文有徐髻等實一篇，首云：「皖人阮大鍼」，末云：「並爲髻絕篇一首，大鍼髻而絕髻，故以髻稱名篇。」據蕭所撰年譜，稱大鍼爲皖髻，本此。



欲明阮大鍼主持中江社之陰謀，非先明大鍼之歷史不可；大鍼之歷史，可分爲三時期：一爲崇禎以前與東林暗爭時期；二爲崇禎時列名逆案結中江等社以與復社暗爭時期；三爲弘光時誅錫復社及降清時刻。茲分爲三篇，每篇卽以大鍼事蹟穿插其中，藉以明中江社之緣起與組織及其結果焉。

### 上篇

中江社之成立，在崇禎五年，至復社之成立僅三年，（崇禎二年，復社有圖表石案，列名七百餘人，其復社紀事，其後增至數千人，見復社姓氏錄。）距魏忠賢案皆列示東林黨人榜僅七年，（天啓五年十二月乙亥朔，頒示東林黨人榜三百零九人，榜見酌中志錄。）又距欽定逆案大鍼列名案中亦僅三年。復社中多東林黨人之子弟，忘者多以小東林目之，大鍼事亦爲東林黨人，復與東林黨相仇，列名逆案，故見復社之盛，心頗畏忌，乃別立中江社，網羅六皖名士，以爲己羽翼，一以標榜聲名，思復壇之地，一以樹立黨援，冀爲政爭之具，中江社成立之原因，蓋不出乎此。

阮大鍼之與東林黨爲讐敵，並遷怒於其子孫，非明其初期之歷史，必有不甚瞭然者。茲將錢秉鑑皖髯事實，錄其事之在崇禎二年以前者如左，並以溫睿臨南疆逸史阮大鍼傳及他書補其缺：

皖人阮大鍼，少有才譽，萬曆丙辰通籍，授行人，考選給事中，清流自命，同鄉左公光斗在臺中有重望，引爲同心，其人器量褊淺，幾微得失，見於顏面，急權勢，善矜伐，倖倖然小丈夫也。天啓四年冬，將行考察，會吏掌科缺，以次應補者，江西劉弘化在籍有丁憂信，後資無贖大鍼，大鍼亦方假回，左時已博僉院，急招入京，大鍼既至，而當事諸公意屬魏大中，以察典重大，大鍼淺躁，語易泄，不足與共事也，左意遂中變，語大鍼曰：「某公艱信已確，但撫按疏久未至，奈何！現有工科缺出，且宜暫補，俟其疏至，再行改題可乎？」大鍼業心知其故，謬曰：「可」，於是具疏起補工科都給事中，凡再題而命不下，公懼之，而外議喧傳吏科缺出已久，不得已乃更以吏科請，疏朝上而命夕下，蓋大鍼於此始走捷徑，叛東林也。大鍼到任未數日，卽請養歸，以缺讓魏公大中，與楊左諸公同爲察典。歸語所親曰：「我僕善歸，看左某如何歸耳，」楊左禍機伏於此時矣。次年春，難作，毒遍海內，（南疆逸史阮大鍼傳云：「未幾，汪文言獄起，連殺漣、光斗六人，又明年，逮攀龍等七八。」）大鍼方居里，雖對客不言，而眉間栩栩有伯仁由我之意，其實非大鍼所能爲也。大鍼與同志相呼應者，馮銓、霍維華、楊維垣等數人耳，而用以運閹者，倪文煥也。（明史馬士英傳云：「大鍼自是附魏忠賢，與霍維華、楊維垣、倪文煥爲死友，造百官圖，因文煥達諸忠賢。」）丙寅冬，召起太常寺少卿，數月卽回，心知魏閹不可久恃，凡有書幣往候，隨卽購其名刺出，故籍闕時無片字可據，但加以「陰行贊導」而已。先帝卽位





中江社，六院知名士皆在，則其詩文之能傾動一時可知。其時復社之聲譽已隆，大鍼能更名列復社之潘映婁、方啓曾來入其社，雖云以薦達名流為餌，要亦其文藝足以服人有以致之；即錢秉鐸（錢搗祿田間年譜所稱為三伯者）秉鏡兄弟，亦名重江左，亦傾倒其才而入其社，他可知也，茲將潘、方二錢事蹟，考之如左：

一、潘映婁

康熙安慶府志云：「潘映婁字次魯，明少司馬汝楨仲子也，美丰姿，饒機路，隨父歷官，行止多取決焉。比入成均，才名益甚，授台州推官，著聲明允。入國朝，以投誠有功，擢杭州鹽法道，庭誥誤，下吏議，復白之，陞福寧道，政務寬慈，士民猶有頌聲。」

桐城徐璈桐齋集云：「潘映婁復齋，崇禎丙子（九年），己卯（十二年）副榜。」

案潘映婁當時亦有才名，桐齋集載其酬何司空太瀛詩云：  
大雅將誰託，斯文宛在茲。曹南多夙譽，水部最能詩。月俸存官米，風塵伴放葵。琅玕頻贈我，慚不似潘尼。

案阮大鍼詠懷堂詩為潘次魯而作者有七篇，〔黃鵠篇為潘次魯南征賦，（卷一之二）鳩嶺遲潘次魯不至，（卷二之十）山中五日懷次魯客江上，（卷二之十七）招潘次魯等飲傲園，（卷二之二十四）山夜有懷潘次魯居廬，（卷三之二）冬日同潘次魯等坐天界綠夢居，（卷三之七）酌次魯十齋閣，（卷三之十四）〕茲擇其更關切者，錄四篇如左：

燒燼遲澹次魯不至。

山雲靜吐輝，流英照中野。持情復何向，偃曝秋扉下。稷餘禾穰繁，可以贍縉紳。開筵款親盃，漁樵亦來社。獨有同心人，煙霜掃車馬。鳴雀定不喧，菊香澹盈把。使我對寒月，孤琴爲君寫。

山中五日懷次魯客江上，

與子靜相見，閒雲及芳草。兼此松際月，時向潭中杲。想子江上心，應懷薇蕨好。楚些激靈波，離思更難稿。雨止山青開，泉聲喧一道。煙駕念當來，巖花落恆掃。蘭芳彌語言，靈谿澹何討。

山夜有懷潘次魯居廬，錄第二首，

世事寧庸問，其如高枕何。儘容恬寤寐，無可寄悲歌。山靜烟雲秀，林深鳥雀和。秋籬能就菊，爲爾撤門羅。

酌次魯十賚園，

草閣晴香裏，花繁君適來。有懷何契闊，於此且徘徊。蒼柳青難忍，江峯碧盡闌。好將寒靜意，闕世向深杯。

二、方啓會

桐舊集云：「方啓會字聖初，號僑仲，順治間貢生，官江陰訓導，有振雅堂集。」

中五 屬詞類文苑有言卷文：曰方啓會，壽九十歲，同上都訓導。山陰

方啓會，字正，號以懷，詩為方聖羽而作者，有十四篇。（九）壽後同方聖羽等集

李素通侯松筠詩，（卷二之四）同聖羽等集園觴詠，（卷二之十二）讀陶詩偶舉大意似聖羽

等，（卷二之十三）送方聖羽等登冠嶺晚，（卷三之六）春詩，餘集有嚴聖羽虛真，（卷三之十

二）春詩同聖羽等集同，（卷三之十四）五日喜聖羽等至山，（卷三之十五）仲春七日同

聖羽等集同，（卷三之十六）（卷三之十七）（卷三之十八）（卷三之十九）（卷三之二十）

（皮）詩，（卷三之二十一）（卷三之二十二）（卷三之二十三）（卷三之二十四）（卷三之二十五）

（外集乙部十）（卷四）（卷五）（卷六）（卷七）（卷八）（卷九）（卷十）（卷十一）（卷十二）

（外集乙部十一）（卷十一）（卷十二）（卷十三）（卷十四）（卷十五）（卷十六）（卷十七）

（外集乙部十二）（卷十八）（卷十九）（卷二十）（卷二十一）（卷二十二）（卷二十三）

（外集乙部十三）（卷二十四）（卷二十五）（卷二十六）（卷二十七）（卷二十八）（卷二十九）

（外集乙部十四）（卷三十）（卷三十一）（卷三十二）（卷三十三）（卷三十四）（卷三十五）

（外集乙部十五）（卷三十六）（卷三十七）（卷三十八）（卷三十九）（卷四十）（卷四十一）

（外集乙部十六）（卷四十二）（卷四十三）（卷四十四）（卷四十五）（卷四十六）（卷四十七）

（外集乙部十七）（卷四十八）（卷四十九）（卷五十）（卷五十一）（卷五十二）（卷五十三）

（外集乙部十八）（卷五十四）（卷五十五）（卷五十六）（卷五十七）（卷五十八）（卷五十九）

定復予狂。

秋雨同方聖羽友酌，兼閱長谷山館中近撰。

秋雨寒暄中，朋來真此良。永言遊古廡，遺跡長農隙。載露素段厚，開香橘柚新。滄海

審何在，不敢復垂綸。

禮樂禮有東，山泉發巖泉。高文矜曠，清思歷松風。鴻影秋燈下，深談夜雨中。開琴雜涼吹，於此意無窮。

### 三、錢鏗鐔

本桐舊集云：「錢鏗鐔字幼安，崇禎間諸生，注引潘獨藻曰：『走生少與弟飲光齊名，貢成均時，值國變，遂棄去，屢賣貨忘以沒，』又引省志云：『乘鐔兄弟五人，與季弟乘鐔名重江左，有二錢之解，及乘鐔遭黨禍，乘鐔無所門內終身。』」  
錢攜祿田間年譜：「萬曆丙辰年，三伯又幼安。蕭穆注云：『幼安名乘鐔，少與先生齊名，滿歲論賞，直世變棄去，族人有譏其年強不仕為不孝者，賦詩謝之，有詩中死晉猶差父，者萬匡吳下負元之句。』」

案乘鐔有送別家兄幼安弟之覆澤詩，蓋生易世後之作，其詩云：「  
蓬人何必問倉桑，越國傷心越水長。客路事隨今度月，官橋跡印向來霜。老拳兄弟難為別，亂日詩文不易託。早晚柴門人獨望，迴思遺外淚千行。」

讀此詩及三大賦、錢爾卓先生偕分詞幼安、幼光飲集園詩，（詠懷堂集卷一之二）則乘鐔即攜祿田間年譜所稱三伯者是也。蓋爾卓先生五子，三與五最有名，故為阮氏所羅致歟！

### 四、錢乘鐔

桐舊集云：「錢乘鐔字幼光，號田間，更名澄之，字飲光，崇禎時諸生，有藏山閣稿，



## 飲光詩文集。」

案錢乘鏡事蹟，諸家記載，皆詳於清而略於明，而於南明事皆不載一字：如方苞所撰墓表，阮元國史儒林傳，鄧方坤國朝詩人小傳，唐鑑學案小識，錢林文獻徵存錄，皆不足以窺其全，馬其昶桐城耆舊傳雖間載南明事，然亦語焉不詳。蓋乘鏡始與阮大澂同社，後與復社幾社人相結，且與陳子龍、夏允彝輩結雲龍社，阮氏與之爲仇，故弘光朝乘鏡不得志，而幾罹黨禍。隆武時，以黃道周之薦，授吉安府推官，尋改延平府。永曆時，擢禮部主事，後特試，始入翰林爲史官，著有所知錄。南明亡，始歸鄉里，終身不仕，方苞所謂「杜足田間，治經課耕」是也。年八十二終，著有田間易學十二卷，田間詩學十二卷，莊屈合話八卷，及田間詩文集五十八卷，行世。民國十六年冬，家大人購得舊鈔本藏山閣詩集十四卷，文集六卷，其詩起於崇禎十一年，訖於永歷五年（清順治八年），文起於崇禎十二年，迄於永歷四五年，其中雜文，皆記南明時事，皖髯事實卽其一也，此審清代在禁燬之列，故渺流傳，光緒中，桐城蕭穆得一抄本，排印行世，近亦稀見。乘鏡生平事蹟，以其子搆祿所撰田間年譜爲最詳，亦爲蕭穆抄校本，載在國粹學報七十五期，至七十九期人所易見，故其事不詳列於篇。

錢搆祿田間年譜云：「皖髯與余家世戚」。又云：「辛未（崇禎四年）府君至皖，見阮霧靈翁，（蕭穆注云：「阮霧靈翁名自華，字堅之，號澹宇，又號霧靈山人，萬曆戊辰進士，著有霧靈集。」）而阮太鉞詠懷堂詩有壽爾卓先生六十詩一首，（外集甲部之十三）（田間年

云：「萬曆四十年，府君生，祖父年四十六。」蕭穆注云：「先生父諱志立，字爾卓，號鏡水，萬曆間諸生。著有輔仁遺稿、菴蕙遜嘯、鸞里春音集，白門缶音集。」又有錢爾卓先生偕本嗣幼安、幼光飲集園詩云：

悠悠時序，既露以霜。森松朝暎，素烟夕靄。離憂中來，云胡不長。琴瑟在御，寫此幽鶴。陶謝空谷，沛我弗速。薄陳莞篔，以語疇夙。寒山靜好，高樹鷓鳴。嘉魚旨酒，款我平生。豈無他士，古處維朋。隨觴不棄，日月彌綏。停雲崇阿，播芳南澗。龍蠶匪存，鳳衰何驟。願整羽翮，相從敘遊。攀霞懸圃，摘月松舟。任運之之，盍舍盍求。

（案此詩蓋在初結中江社所賦，其時正與錢翁父子昆弟相善也。其後秉鑑以方以智之勸戒，漸與離異，茲將田間年譜中關於此事者，錄之如左：

壬申（崇禎五年），方智之（名以智）與遂回，與府君言曰：「吳下專與朝局表裏，先辨氣類，凡爾黨皆在所預，吾輩奈何奉為盟主？曷早與遂斷！」因私結數子課文，其中江社期望謝不至，諸公既知有異心矣。其冬，府憲試，生童俱集，大鏡治酒，大會社友，獨不招諸，（當作府君）既試畢，府君在謁其書，柱麓翁，翁語曰：「子為誰薦？」府君曰：「未嘗有」。翁曰：「小兒豈謂仁祖（蕭穆注云即方孔炤）已薦子矣！」府君曰：「不知」。揖而出，仁植者，密之父也，已發策，府君驚一，大鏡居為己功。

癸酉（崇禎六年），劉用潛為婺源令，禮父受業門人也，遣迎祖父到任，過皖，大鏡急

給之曰：「今年禁諫令必入闕，諸昆仲必應中一人，以報師恩，宜儘八頭長者，且曰才美不愧。」蓋指府君也。因密傳用關節法。祖父辭曰：「此子年幼，正宜用功，吾生不作僥倖一事，寧敢以誤此子，並累使君也。」其秋，用潛又迎，且曰：「某將入闕，署中須師昭管。」祖父力辭不去。已劉公果入闕，府君兄弟皆不中，人爭惜之，祖父獨喜曰：「幸甚，不墮毅中，即使徑中，不由關節，亦終爲某口實，得箝制之矣。」

乙亥（崇禎八年），過婁東謁張西銘先生。（名潛，復社首領，秉鏡入復社，蓋在此時。）

丙子（崇禎九年），讀書龍眠山中，左碩人（名國柱）爲主，子直（名國棟）、子志（名國林）、子厚（名國材，四左皆光斗子）共事。大鉞聞之，謂祖父曰：「聞公家有太鼻左氏共筆硯，必非公子也，左氏固吾世仇，吾兩家世戚，寧有此子！」祖父曰：「有之，即吾少子也，彼少年，寧知前事，意氣相孚，自爲投契，吾輩亦焉能禁之！」大鉞從此銜恨於府君矣。

戊寅（崇禎十一年），會方仁植以中丞撫楚，密之自楚回，邀府君至自門共事，善府君文，欲捐資授梓，聞里中賊警，遽歸，復移家避舞鸞鄉，度歲。密之往楚，留都出防亂，公揭水以運大鉞，大鉞謂密之主謀，而府君適與同事，恨益甚。公案留都防亂，公揭鑰乘鏡來廬

庚辰（崇禎十三年），正月，入城，留龍眠山中，與三左（三左，卽子直、子忠、子厚也。）共事，祖父病（卒），阮大鍼遣祭，其文專以詆府君，府君亦同諸位往謝，三左亦承密之旨，刻桐山彙業以別氣類，吾邑社事之判，自此始。

壬子（崇禎十五年），何文端公沒，（名如龍）復社公祭，屬府君爲文，其中略序朝局，以及閹黨至今爲害等語，何氏懸堂之正中，大鍼陪弔客，於此堂更衣，客必覽此數語，大鍼知爲府君筆，益恨。

甲申（崇禎十七年），大鍼出山，大鍼同文之獄，而府君竟掛名於（此處原文有缺）統歸之章，以擁戴疎藩謀危社稷爲罪，緹騎四出，家人無處可匿，仲伯乃送之東來，府君（此處原文有缺）姓名，逃匿市。

親上列數則，知中江社以方以智之故，名流多脫離，惜乎此社始末，未詳詳也，所詳六皖知名士，究不知有幾，余讀書少，不能詳考，僅此四人，或與阮相終始，或與阮相終始，可以窺其大略。而大鍼在此期之歷史，亦惟秉鏡知之最詳，故仍以皖髻事實之在崇禎時代者，摘錄如左。

大鍼離里居，凡巡方使者出都，必有爲之先容，到皖，卽式其廬，地方利弊，或相諮詢，大鍼隨以誇張於衆，門庭氣燄，依然薰灼。最後有溫御史應奇者，江西寧都人，出都時，語大鍼所知，極陳向往之私。大鍼聞之，逢人輒述新直指語，迨直指蒞皖，視事畢，當

講客，大鍼遽掃門巷，勅庖廚香案以候，謂出必允過登，即留飲也。而直指往還再經其門，竟不投刺，乃大恨，無以對僕御及里人矣。（案詠懷堂詩集有溫直指浴虛不見枉書代訊賦答二首，則溫御史不見大鍼信矣；然雖不投刺，而以書代訊，且又有巖居答溫直指再訊一書，亦見外集，則其懷恨不如鍼之所說之甚也。）直指既論降，大鍼即以下石自居，實不然也。會流寇逼皖，大鍼避居白門，既素好延賓，見四方多事，益談兵，招納游俠，希以逸才起用，惟時白門流寓諸生，多復社知名士，聞而惡之，公出留都防亂，揭以逐大鍼，大鍼懼，乃閉戶謝客，客亦無從問者。貴州馬士英師與同語，譏戍，寓白門，同時失志，兩人者終日往還，互相慰勞耳。宜與相公局廷儒，爲當年盟友。既回籍，大鍼適其家，延儒與約曰，倘得再出，必起君。崇禎十四年，延儒再召，大鍼遣使往候，以金杯爲壽，曰：「息壤在彼」。延儒召其使前，舉杯酬者三，仍令持歸，語使曰：「飲此，如與爾主面談矣，舊約不忘，但今茲之出，實由東林先以我約法三章，第義印爾主也，歸語爾主，倘爾主有所爲一人交者，當用爲督撫，後其以逸才薦，我則辭之，必有以報耳。」使歸，大鍼以爲無如馬士英者，遂以士英薦。延儒入，即拔士英爲鳳陽。甲申國變，士英擅擁戴聖安之功，實由大鍼致之也。

也。美流寇逼皖，大鍼避居白門（南京），蓋在崇禎十年丁丑，錢樞由閩奔謁云：「丁丑春，賊大至，合家渡江，避烏善洲，五月，復至，轉往。」大鍼嘗示以此時避居南京。其時後

在南粵氣運，詠懷堂詩卷羣社初集，其用雜字一首，（真集字部之二）亦鳥獸一首，序云：「羣社期於遠古，故各擬古一章，余姑遵得來篇，因憶鏡歌之義，命徵君安期辨考之殊詳，而慨余寡朱鸞，亦爲飛者誠是也，余曾載之詩印，故賦亦烏飛以首簡。」（卷二之三）至於羣社人最其各因，爰六詩考矣。一錢謙益所謂素好延攬，故復社之人，聞而惡之，崇禎十一年，遂出留都防亂公揭以逐之，蓋其時中江社之人，業已避亂勞散，其在南京者，亦必仍入羣社，自防範揭出，大舖懼而謝容，客亦無造其門者，惟馬士英矢志，終日往還，互相慰勞，遂造成弘光朝之政局，而與復社遂不共戴天矣。

中江社有明文可考者，僅阮天錫及上列四人，所謂六院知名士及六院以外之人，必尙多，詠懷堂詩卷中，爲同社豹叔錢文蔚校，詩中豹叔若亦多，其爲中江社，抑爲羣社，不可知矣。阮之門人入社者，勞啓會外，必亦有之，如詠懷堂辛巳詩爲門人齊惟謙作，錢二若次信校，辛巳詩，序爲夏口門人譚福乾撰；其時南海鄺露亦爲其門人，詠懷堂詩首四卷，爲其所校，且有序，而大舖亦有鄺公露從嶺南相訪感賦一首，（詠懷堂詩卷二之十七）中有句云：「一樂是陳陶謠，避此輿輪地。萬里嘉慶中，吟觴藉相媚。」則鄺露殆亦爲中江社中人乎？

### 下篇

中江社既以阮大鍼爲主，故本文亦以阮大鍼爲主，大鍼之事迹，在崇禎以前及崇禎時代？

既在上中二篇分述之矣。其在弘光時，當於本籍述之，仍以錢謙益所撰院醫事實之關於弘光朝及其降清事，錄於左，而以南疆逸史阮大鍼傳及他書補其餘。

院醫事實云：「聖安以福王踐位，從前東林所爭者，具有成案，固大鍼可以信此發難報復之秋矣。又守備太監韓贊周，素與交好，京師陷，諸閹南奔，大鍼一招收之，深相結納，與言東林當日所以危福王狀，諸閹入內，皆悉陳於上前，又極稱大鍼才，聖安意中，固早有阮大鍼矣。士英恃疏薦起，以報前德，亦所不容已者，而諸公攻之已甚，激使併力同仇，乃大鍼竟由中旨起用，此又出於士英意外也。當時若早有知變計者，與士英謀，出山之時，畀之節鉞，以遂其飛揚馳騁之思，則十七年鬱結之憤，可以少抒；及業已佐樞，而給事熊霖乃言「宜置之有用之地」，固已遲矣！攻之愈急，則其機愈深，○之愈久，則其發愈毒，譬如囚猛虎於阱中，環而攻擊之者，不遺餘力，一旦跳躍而出，有不遺其博噬者幾人哉！」

南疆逸史阮大鍼傳云：「周延儒再召，大鍼羣金要之維揚，頓首泣涕曰，『大鍼已以身自託於公，公奈何熟視大鍼之困阨而不一援手？』延儒曰：『嘻！難也。』久之，曰：『知交中誰與子最密者？』大鍼以士英對，延儒曰：『然則吾起士英，令士英轉荐，庶有濟。』延儒入閣，即起士英總督鳳陽，（董含三岡誠略云：『周延儒之初相也，瑞案諸人，皆厚賂之，欲令轉移上意，阮大鍼亦饋二萬金，延儒畏上英斷，不敢發，性貪鄙，又不能遠

金，皆人憫而己，獨大誠怒之。大誠既負逆名，衆皆不齒，馬士英獨官居金陵，好聲色，與大誠爲狎交，相得甚懽，士大夫因並薄士英，二人之交愈固。延儒再相，大誠候之京口，曰：「公起，天下拭目望太平矣，某願爲太平之民，一身功名，非所冀也。」延儒始慮其責報，聞之甚善，爲計大誠之爲人，終不可負，欲有以取償，曰：「公知人才誰可用者？願得致力。」大誠舉士英，遂從起廢權鳳膏。及張元立，士英相，大誠用，而國由以亡！嗟乎！以三百年之宗社，東南千萬里之江山，一旦舉而捐之，捐之者，僅此二萬金也！大誠又與守備太監韓贊周密，京師亂，中貴、南奔者，大誠因贊周逼給之，大誠既陰與士英謀立福王，而意又不相也，則令華關交譽大誠才，以其所演詞曲諸劇進宮中，（家大人曰：如燕循劇說書，元大誠所著傳奇共八種，雙金榜、牟尼合、春燈謎、燕子箋、忠孝堂、棉花年、牛車盟、獅子賺，王士禛帶經堂集秦淮雜詩云：新歌細字寫雲純，小伶君王帶笑看。千載秦淮唱不絕，不意仍復是都官。自注：弘治時，阮司馬以笑綾作水絲團，許燕子箋諸劇，進宮中。）上固善優樂，已心識大誠名，而士英方柄國，乃以邊才荐，且言諸臣定策之謀，大誠皆焉；其附璫也，亦無實跡。遂命大誠冠帶陛見。大誠上守江策，陳三要兩合十四隙疏，並自白孤忠被陷，皆由東林。於是舉朝大譁，大學士姜曰廣、高弘圖持其章乞下九卿科道集議，侍郎呂大器，太僕少卿萬元吉，太府丞郭維經，大理丞詹兆恆，給事中羅萬象、陳子龍，御史陳良弼、王孫蕃、米壽圖，周元泰，左光先，郎中尹民舉，懷遠侯甯延齡



等，並言先帝欽定逆案，不可擅改，大誠逆案巨魁，必不可召。士英爲大誠奏辨，而歷詆曰：「廣等居月餘，竟以中旨，起大誠兵部，添註右侍郎，左都御史劉宗周言：『瑞璫之毒，大誠其主使也，卽才果足用。臣慮當邪害正之才，終病世道，大誠遠避，實係江左興亡，乞寢成命。』」不聽。尋命巡閱江防，明年二月，進本部尙書。大誠既得志，當務報復，盡召逆案楊維垣、虞廷陞、郭如閻、周昌晉、虞大復、徐復陽、陳以瑞、吳孔嘉布列要路，爲之羽翼，而所以善張孫振、袁宏勳、劉光斗等置言路，爲爪牙，橫制朝政，乃斥曰：「廣宗周以下諸正人，劾周鑣、雷縉祚殺之，（明史馬士英傳云：「初，舉朝以逆案攻大誠，大誠德甚，及見北都從逆諸臣有附會濟流者，因倡言曰：『彼改逆案，吾作順案與之對。』」以李自成僞國號曰順也，乃劾周鑣、雷縉祚殺之。）案南疆逸史周鑣傳謂：『士英亦自劾周鍾之從逆，牽連及鍾，』鍾爲鍾從弟，有聲復社。）朝端側目，惟所欲爲矣。會有狂僧大悲，妄稱王，捕得下詔獄，大誠與孫振謀曰：『假此誅清流，一網可盡也，』令大悲稱引史可法等數十人，指以將擁戴潞王，書諸臣姓名內大悲袖中，至讞時而出之，因造十八羅漢五十三參之目，滿內人望，無不備列，錢謙益先已入其彀，上疏頌士英功德，且爲大誠訟冤修好矣，大誠懼不釋，亦列焉。獄詞詭秘，朝士皆自危，而上不欲興大獄，士英亦難之，乃第誅大悲而止。大誠雖以知兵荐，磨問以軍事，然如也，一切邊警，悉廢不奏，而時時撓六部權，任劉應寶爲吏選，濁亂銓政，以賄爲遲速高下，清卿要秩，皆有定價，再舉考選，所掣給事御史，悉其

私人，嘗欲罷撫按糾荐，令輸金於官，糾者免，荐者予，其謬誕如此。江西副將陳麟、鄧林奇以功當爲總兵，大賊徵其賄萬二千金，始給勅印；詔白丁隸役輸重賂，立躋大帥；郡人有『戰方賤如狗，都督滿街走』之謠。初，士英本德大賊，故排羣議起之，所言無不從；及大賊勢盛，則結內奄，徑取中旨，勢且陵其上，吏部尙書缺，士英欲用張國維，而大賊先以授張捷，士英愕胎良久，浸畏大賊矣。或曰：『今海宇崩離，瞻烏未定，公何苦乃爾！』大賊曰：『古人不云乎，吾日暮途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左兵內犯，黃得功率師入援，大賊與劉孔昭等羅拜之，得功曰：『拒寇吾職也，諸君何爲若此乎！』得功再敗左兵，大賊以爲指使功，再賜銀幣，與朱大典俱加太子太保。越日，而上幸太平，大賊入見舟中，上思辛浙，命朱大典先行治兵，大賊因隨之入金華，大典留與治軍事，士民知者，復檄逐之，乃送方國安軍，士英已先在，頗悔用大賊以敗國，而已亦流離無所容也，與相齟齬，大賊乃陰通款於大軍。」

皖髻事實云：「聖安蒙塵後，大賊由太平逃奔浙東，投金華朱大典，大典固與同官交好。方舉義婺州，聞其至甚喜，留之與共治軍，大賊卽身任其事，是時金華軍容頗盛，義餉大饒，大典將悉以付之，義軍譁，紳士公檄聲其罪，逐之出境，大典遣人護送至江東，入方國安營，馬士英與國安同里，先在其營，大賊善論議，至則掀髯抵掌，國安爲之傾動，與士英論多不合，士英亦以南渡之壞，半由大賊，而已居其惡，意固不平，由是漸相矛盾。有方

疏位者，倭軍上又與國安聯宗，爲其記室，至是以僉事銜管江頭提塘事，台州推官潘某，某子也。固爲大賊氣類，在台激變，奔杭，值北師至，投誠，補杭州同知，其家留台，悉匿端士所，杭，越書信，往來不絕，大賊因潛遁於北，且以江東虛實告聞北帥，在江頭爲間諜者幾二年。而聽人不知也，故後錄出降官，有「阮大鍼沒滅獨早」之旨。丙戌六月，貝勒江鎮馬士與方國安等走台州，大鍼獨至江頭迎降，蓋馮銓已爲寧南內院矣，既見貝勒，大表。一曰：「一紙傳之，」數行，馮銓手書也。自是大鍼寧南內院從征，士與國安等，自請於貝勒，願爲前驅，破金華以報國恩。初，寧南大賊夜金華，以大典閱城，至西關，大典語曰：「此門新築，尚未堅，有事請禦宜嚴。」及是，大鍼專用大砲攻西門，門塌，城遂陷，焚戮甚慘，以報討敵之恨。一曰：「案錢鏡所錄卷六，阮大鍼奉崇禎與皖醫事實所載略同，」一曰：「報討敵之恨」句下注云，「以上得諸同鄉人流寓江東者之口」，此脫注語。一曰：「有金華府同知張獻忠被繫至張前，大鍼遙望見之，即呼曰：『耿父母也！』」耿舊爲巢縣令，故稱父母，因向諸內院稱某素有吏才，可大用，親解其縛，留之帳下，自是獻忠朝夕不離大鍼。是時北兵所過，野無青草，諸內院及從征官無從得食，大鍼所至，必羅列肥鮮，邀諸公大暢其口腹，爭訝曰：「此於何處得來？」則應曰：「亦不運籌耳，吾之用兵不可測度，蓋不越此矣。」賊中有黑內院者，滿水，喜交墨，大鍼教以聲偶，令作詩，纔得押韻協律，即拊掌擊節，以贊賞其能，衆矢悅，情好益篤。諸公因贊其善，戲詠燕子箋諸劇，亦能自

應請否？即執版，而起高唱，以侑諸公酒，者公北人，不省吳音，乃故唱七易腔，始點頭稱善，皆贊曰：「阮公真才子也！」每夜坐請公殿內劇談，聽者倦，既寐有鼾聲，乃出，遍聽者眼，皆如是，詰明，天未明，又已入坐帳中，晤而與之語，或誦其枕上詩，諸公勞頓之餘，不堪其擾，皆勸曰：「公精神異人，豈少睡，一休息！」大鐵曰：「吾生平不知倦欲休，六十年猶一日也。」及諸公起，鼎烹悉陳，復人人嬰沃，臺象飭廚人以夜備餐。一日，以面饋，諸公院慶之，語獻曰：「院公面腫，恐有病，不勝鞍馬之勞，老莫不宜而腫，吾可謂會暫駐衢州，俟我撥入圍取軍事後，遣人相逐，何如？」獻忠以善大鐵，大鐵驚曰：「我何病！我雖年老，能騎生馬，挽強弓，鐵錚錚漢子也。」幸語諸公，我仇人多，此心肯與，復社者好能，潛在此間，我願諸公勿聽。」又曰：「福廷巡撫已在我掌櫃中，諸公以此言，得神有意去耶？」獻忠復諸公內院，內院曰：「此老亦太多心，我甚知東下復社與渠有位，而見公面腫，勸其至此以休息耳，既如此疑，即請同進圍可耳。」於是與大鐵同行，既抵關下，皆騎，按轡緩行上嶺，大鐵獨下馬，徒步而前，諸公呼曰：「某客長，且騎，俟到險峻處，乃下。」大鐵左牽馬，右指騎者曰：「何怯也！汝看我筋力百倍於汝後生！」盡示壯以信其無病也，言訖，鼓勇先登，本復望見，久之，諸公始至，登道嶺，見仙霞最高處，見大鐵馬拋路，身若石坐，喘息始定，呼之騎，不應，馬上以鞭擊其背，亦不動，視之，死矣！諸公乃下馬，頓哭極哀，急命醫藥舉火焚其屍，家僮同誣全死，歸諸先輩，諸公不能久

待，昇以十二金，命爲殮具，僕下請求棺，數十里外無居人，三日後，乃得門扉一扇，募土人往移之下，則已潰爛蟲出矣。（「原注：以上投降後事，得之耿君口述。」案明史馬士英傳云：「野乘載士英遁至台州寺，爲僧，爲我兵搜獲，太鉞、國安先後降，獲唐王走順昌，我大兵至，搜龍扛，得士英、太鉞、國安父子，帶出關爲內應疏，遂斬士英、國安於延平城下，大鉞方遊山，自觸石死，仍戮尸云。」此所云野乘，不知何書，錄此以存異說。）耿君亦伯良，粵東反正，擢陞司空，戊子冬，在端州劉侍郎舟中敘其事甚詳，袁總憲在坐，屬余紀之，併爲髯絕篇一首，大鉞髯而無鬚，故以髯絕名篇也。」

阮大鉞之降清，皖髯事實謂由於台州推官潘某，考此潘某，卽中江社之首事潘映聚字次魯者也。所知錄卷六，阮大鉞本末小紀云。「有方端士者，懷寧人，與國安聯宗，爲其記室，至是以僉事銜，管江頭提理事，台州推官潘映婁，奄黨潘汝楨子也，在台激變，奔杭請兵除亂，值北師至，遂投誠，爲湖州同知，其家屬留台者，悉匿端士所，杭越嘗訊，往來不絕，大鉞於映婁氣類也，因欲遣降於北，且以江東實啓聞北師，在江頭爲北間諜者幾一年，而北人不知也，故後錄帛降官，有「阮大鉞投誠獨早」之旨。丙戌六月，貝勒渡江，馬士英、方國安等走台州，大鉞獨至江頭迎降，蓋知馮銓已薦爲軍前內院矣，貝勒問軍中誰識阮大鉞者，大鉞言杭州同知潘映婁，係臣同鄉，召來識認可也，乃徽映婁爲越，稱映婁多已卯副榜，考授通判銜，弘光時，留推官謁選，本鉞不知，上疏引映婁爲證，猶稱其通判原銜，映婁恚，及是渡

江，起起不肯違，大鍼懇至再。乃許之，曰：「我見其勅，惟曰臣誠其面，未識其心。」大鍼窘，與誓諸神，約得志日，必以兩司和酬，訣婁乃入見，於是其勅有大鍼至。此節皖輯事實中已刪去，蓋所知錄爲史類，故從實書。皖輯事實列於文集，錢與潘曾同列中江社，故爲隱諱乎？由此觀之，中江社之結果，得潘映婁而阮大鍼乃降清而喪身，得錢采鏡而阮大鍼之奸蹟乃因同鄉同社而傳播於天壤。余故於阮大鍼生平事蹟，特采錢采鏡所記皖輯事實入之於篇者，以中江社員而記中江社主之歷史，尤爲親切而有味焉。

計六奇明季北略周延儒續記條云：「宜興（延儒，宜興人）再召，通內而贊幣帛者，馮涿州也，（名銓）奔走而爲線索者，太倉張溥、嘉興吳昌時也，擊盜兩年，綸綽始下。」然則周延儒之再相，由於復社首領張溥之推轂，（此事他書亦有記載）阮大鍼賂周延儒，而爲士英乃督鳳陽，乃立福王，而大鍼乃得獨握朝綱，誅錮復社，爲一網打盡之計，以報列名逆案，及留都防亂揭之恥，復社後人撰明史，置周延儒於奸臣傳，而不一溯用周延儒之張溥，實非公允。張溥爲復社首領，而用周延儒，因之復社瀕於滅，南都國以亡，正有阮大鍼、中江社首領，而用潘映婁，爲後來降清之介，因之身死，猶其小事，乃招方國安降，敗崇大兵軍，清軍入汕霞嶺，而福京又因以亡，故阮大鍼者，可謂三次亡明者也！而其始乃皆由社黨之爭，余故於明季社事始末，樂爲之詳細推釋，以爲黨而不國者戒，特於中江社考爲之發其凡焉。

民國十八年六月十六日

## 幾社始末

### 緒論

明崇禎二年，幾社與直社並興，震社聲勢廣大，幾遍及全國，且激揚聲氣，裁量人物，左右朝中用舍行政，致有李東林之號，故於南渡時，馬阮當國，均謂可計，復社中人，或權倖戮，或陷囹圄，或掛名緝捕，人人岌岌自危，社局大衰，及南都淪亡，復社亦隨之而湮滅矣。幾社宗旨，則主於簡放，每以取友書文爲事，其朝中得失，門戶是非，謂非草茅書生所得與聞，故不爲外人所忌，得以懸延三十年之久，卽至國變幾社刻文選，仍能源源不絕，雖以復文社名目繁多，有求社、景風、雅似堂、贈言社、昭能社、時原社、西園社、原社、恆社、春藻、大雅、及民社之類，交相聲援，要皆幾社一脈所傳也。其間名人輩出，若陳子龍、夏允彝、何剛、夏完淳、徐世誠、張寬、李晉周等，皆起其抗清，舉敗殉國，若徐孚遠、朱澗等，則避地海外，不食周粟以死；又若宋任標、顧開雍、王光承、吳騏、許南陽等數十人，國變後，隱居不出，義不臣虜，此頗可爲夏之六防也。至於陳子龍、夏完淳、汪琬、吳兆鶴、吳偉業之詩文，計東之古文，顧貞觀、尤侗之詞，王鴻緒、徐乾學、徐秉義、徐元文之史學，更

周揚之經學，王原節之書，各皆獨步一時。俾晚一書。故俞正燮云，明復社多入股青錄，幾社多奇士偉人（見癸巳存稿），洵哉不虛。故幾社實爲一重要之文社，惜乏系統之記錄。雖有杜登春社事始末，陸世儀復社紀略，然一則失於偏見，一則僅就片面之記錄，未可盡其真諦也。余不揣淺陋，乃根據上列二書，並參以當時文人筆記，以及明清正史野史與松、吳二郡志乘，以成茲篇。並將社中人士約三百餘人，各爲列傳，略加考證，共分六卷，殿列於後。案幾社事蹟，昔賢嘗爲考證，惟未見傳世耳。清高安朱齡選讀堂文集卷二，有寶山袁翼書幾社考後，其文云：

幾社考二卷，得於吳閩市肆，星缺數頁。考其始末，故幾陽耆舊之編，補正上列二書之錄，咸時蒿目，略跡原心，與沈芝、何社等事，比尤高。社事未竟，以爲觀者也。昔范蔚、袁史格，創於黨錮傳，識者傷之。溯自漢唐之傳，賈房功於宋迄，紹於分洛、蜀門戶，閩兒視名器如弁髦，西李邀封，程孤社鼠，東林錮陷，是皆天罡，迨幾陽之首善旣撤，而銘之盟長代興，天子問吉士之起居，聞閣聯黨姓之聲氣，而蘇仲、馮子諸賢，亦復刑牲於日享之城，世趨於貴門之宅，通編者萬人，飲卒原者千百。維時赤眉嘗於三邊，黃巾滿於六宇，而牛心鷹尾，競尙清談，龍腹虎頭，互相標榜，卒至蕭不竝爾，空能賦鳳，貽貂璫以口實，樹敵於眉間，及自旄鑄水，甲子偷歸，齊蓋浩揚，辰申出迪，薄德見於茂草，殉崑玉於劫灰，又奚諱哉。幾社諸公蓋業已失，猶招白帝之魂，龜鼎雖遷，不獲青城之類，亡旬逆命，



望螺之臂孤撐，七椽裏瘡，鯨鱓之腥橫爛肉，從是口委。童子登岸，火柄煎鑊，菜脯割艇，此固忠孝著於粉楸，義烈彰於史冊者矣。其有削名仕版，造漆經廬，子魚拾金，黃允翻婦，疾風勁草，板蕩誠臣，猶有幾焉。然而韓仇訛報，留侯可作漢臣，梁祚告終，開府遂餐周粟，何必緇衣髡首，說題東寺之詩，黑水歸雲，繫得西窗之竹也。幾社而後，又有得朋須友、春藻、太雅諸會，振前輩之音塵，續傳鐙之香火，小草園花，尙繞隋隄之樹，張弓挾彈，空描孟昶之容，等於自鄙之無識，比諸殘唐之歇後。夫取友非詩酒之媒，講學豈國家之福，其始亦砥礪名節，杪蘄經史，而涓流不塞，致洩蹄窪，熾火微延，終燎原野，況若古晉諸人，才不及君廚，學未窺閩洛，乃欲刑白馬於滄上，立赤幟於龍軍，則又已已。前諸公所齒冷者也。

此書如仍在天壤，一旦出而問世，必可補正余茲篇之缺漏，斯則所所深望者也。

上篇

一、幾社與復社之異同及其關係

陸世儀復社記略卷一云：「令甲以科目取人，而制義始重，士既重其事，咸思厚自濯磨，以求顯功各，因其尊師取友，多者數十人，少者數人，謂之文社，卽此以文會友，以友輔仁之遺則也，好修之士，以是爲學問之地，馳騫之徒，亦以是爲功名之門，所從來舊矣。」此

卽成立文社之目的也，復社及總社之成因，均基於此。

復社爲張溥集會之社而成，昌明涇陽之學，振起東林之緒，蓋復社者有與復絕學之意也，其所立規程云：「是世教衰，士子不進經術，俱庸身縮舌，幾幸弋獲於言官，聖明堂不能致君，長郡邑不知澤民，一才日下，吏目自便，皆由於此，溥不度德量力，獨與四方多士，共興復古學，將使異日老耄爲有用，困名曰復社。」（復社社略卷一）復社之宗旨，爲興復古學，務爲有用，以致君澤民爲目的，卽令士子研究政治，由此知彼等結社，非專爲研習制義也，唯借此以造聲氣，以聯絡人士；而研習制義，又藉以爲異日進身之階耳。

復社之組織頗爲膨大，遠自楚之蕪黃，豫之梁宋，上江之宣城寧國，浙東之山陰四明，及秦、晉、閩、廣，多有以文詞攻者。是時江北匡社，中興端社，松江幾社，萊陽邑社，涇陽起社，浙西莊社，黃州復社（見復社社略卷一），又浙西固社，江北南社，江西南社，歷亭席社，臨陽雲竹社，及吳門同別社，武林讀書社，山左大社，皆會於吳，統合於復社（靜志居詩話卷二十一），可知其規模之宏大矣。復社乃搜輯十五郡同社之制義文，評定發表，是爲國表，時衆咸爲之者，並請朝廷，以爲國書之藏，分注郡邑，以見聲氣之廣。

復社諸人頗注意於政治，復社社略載：「溥以辭言亂政，身于塗喪乃身，其行動，輒有干預國家用人行政之趨勢，又復自掖後進，位而中行，評、博，外而推知，有名望應考選者，俱力行荐拔，其六部選轉及臺省舉劾，皆得與聞，天知雖以庶常在籍，駸駸負公輔之望

云（復社傳卷二），據此張溥實不愧為一在野之政黨領袖矣。因其聲勢浩大，故遭忌者所嫉妬。而復社之成立，有礙於東林復社之前車，不敢專事誇耀，是以其聲勢較小，而其流傳年代，則較復社為久，所謂幾者，絕學有再興之幾，而得知幾其神之義也。兩社對峙，皆起於崇禎二年己巳（一六二九年），此登春社事始末云：

婁東（張溥）金壽（周鍾）兩公之意，主於廣大，須我之聲教，不訖於四裔不止，先君（杜麟徵）與會稽先生（陳子龍）之意，主於簡嚴，雖恐漢宋禍苗，以我身親之，故不欲並稱復社，自立一名，盡取友會文之實事，幾字之義，於是高焉。

又云：

幾社六子自三六九會藝詩酒信齋之始，一切境外交遊，淡若忘者，至於朝政得失，門戶是非，謂非草茅書生所當與聞，而以中原壇坫，悉付之婁東、金沙兩君子，吾輩儻閑息影於東海一隅，讀書講義，圖尺寸進取已爾。

由此知復社務外，專意聯絡聲氣；幾社對內，專心課務，惟訖後數年，幾社亦稍干預國事矣。

崇禎三年庚午，幾社之夏允彝、杜麟徵以貢舉入京，與在京友人倡燕臺十子之盟，社事始末云：

是時婁東張天如先生溥，金沙周介生先生鍾，並以明經貢舉入國學，而先君子登辛酉賢

書，更維仲先三九維亦以是子鄉焉，曾遊燕市，獲希圖交，目擊醜類猖狂，絕緒其息，慨然深結，計樹百年，於是乎先君（社麟徵）與都門王敬哉先生崇簡，倡燕臺下子之盟，漸至二十餘人，殉會者又有張榮、楊維斗、羅萬藻、艾南英、宋敬豐等人。

可知當時在京各社，爲沈澹一氣，皆復社與江西艾南英派分地揚鑼，相互醜詆，而幾社則始終與復社合作，且佔其重要之地位焉。

又幾社取友甚嚴，非師弟子不與社，李延平與幾社話錄卷二十三云：

幾社非師生不同社，後皆爲此明黨之漸，苟出而仕宦，必獲人家國，陳臥子聞而怒，夏考功曰，吾輩以師生有水乳之合，將來立身，必各見淵源；然其所言，譬如挾一良方，雖極苦，何得不虛懷樂受，臥子曰，兄言是，乃邀爲上客。

又云：

一人每苦無緣入社，適遇二青衿偶語云：幾社諸人爲復社羽翼，實將來東林後勁，君子不黨，吾輩實恥爲之。其人聞之大呼曰，君不讀歐陽修朋黨論，何緣論人間事，天上無不知兩社爲正人君子，而君輩敢認言爲黨，是非舛誤，吾正恥與若同生天地間，奮身躍入寒流，衆驚救得免。一時傳入兩社，爭爲延致，遂成名士。

以不易幾社，甚至以死要挾，乃得入社，可知幾社與復社門戶洞開之不同處也，復社共開大會三次，社員約三千人，杜氏社事始末云：

莫東金沙之聲教，日盛一日，幾於門左千人，門右千人，爲同心者所鑿，異己者所嫉矣。

迨至崇禎十四年辛巳（一六四一年）四月，張溥得暴疾卒，復社卽嗣響終絕，而幾社之文會則日以振，楊鍾羲雪橋詩話云：

雲間幾社，李舒章與陳臥子承復社而起，要以後王李之學，共七十三人，王珩石爲首，青浦邵景悅梅芬繼之，與張處中、徐桓鑿、王勝時受業於臥子，時梅園子，珩石少交知於知府方岳貢，歲科果試第一，門業者甚衆，同時入學至十七人，王御弟司空日藻，張蓼匪布政安茂，皆出其門，與方密之、陸講山、陸鯤庭，皆訂文字交，當陳夏壬申文選後，幾社日擴，多至百人。

其時幾社社員，雖日漸衆多，但終不出松江一郡，此與復社社員擴至四裔之不同處也。

## 二、幾社成立之年代及其社址

幾社與復社均成立於崇禎二年己巳（一六二九年），幾社流傳最久，直至康熙初年，社事始熄，凡歷四十年。在崇禎末年，有求社及景風社之分，順治年間，又有慎交和同聲社之分，其後又支分零星數社，但究之實際，可謂爲幾社一脈相傳也。

幾社之社址，據光緒華亭縣志彭賓傳謂在彭賓所居披雲門外春藻堂，其文云：

賓，字燕又，明崇禎三年舉人，國朝選授汝寧府推官，謁長官不持手版，遂免歸。賓爲

幾社六子之一，初賓祖汝讓，宮廬萬曆居郡金沙灘，有春藻堂，與同人結文會。明季陳夏主盟風雅，賓與其兄珍昭，卜居披雲門外濯錦巷，仍移舊額署之，是幾社諸君子高會處。

至國治二年，松江社事又改名爲原社，及後則歧分爲春藻堂，此春藻堂即當日幾社初時集會之處也。時社員盛鄰皆富於貴財，亦喜延攬賓客，李廷至南吳舊唐錄云：

盛鄰汝家道豐腴，家有園池，又構墨絲竹之屬，每旬副之，社中倚三顧廚，故四方咸曰，眼不見顧家全盛園，（顧氏園，在郡東郊，悉倣仙山樓閣，其名甲於天下，啓禎時已漸廢。）口得嘗盛家一夕餐，十箇筵客九繫船。

盛鄰汝家常宴會賓客，故亦爲幾社諸子集會處，而社中時之爲顧廚也。

### 三、首創幾社諸子及其社刻

首創幾社者共爲六人，稱爲幾社六子，卽夏允彝、陳子龍、杜麟徵、周立勳、徐孚遠、彭賓是也。松郡文會，素稱興盛，於幾社未成立前，有曇花五子之會，由杜麟徵、張錦、李凌雲、莫天洪、及杜林等主持之，名噪一時，爲松人所矜式。嗣後天洪子儼舉，與杜麟徵有小曇花之約，陳子龍父所聞，與唐允諧、章闈、吳楨、朱澗、唐昌齡、俞竑、焦維藩、王元玄諸人，皆出張錦之門，爲小曇花之會友，均以課業稱。至崇禎二年己巳，杜麟徵與夏允彝方有幾社之約，杜登春社事始末云：

六子者何，先君子（杜麟徵）與彝仲（夏允彝）兩孝廉主其事，其四人則周勒齒先生立

勳，徐闇公先生亦遠，彭燕又先生實，馮臥子先生子龍是也。周徐古今業，固吾松首推，又利小試，試輒高等，固不甚留心聲氣。先君子與蔡仲謀曰，我與闇公同業，不得一二時髦新采，共爲蕙陶，恐舉業無歸人處，遂敦請文會，情誼感孚，比先君子。時先王父（杜林）延燕又先生於家塾，授我諸叔古學，頗才穎，凡得五人，同業稱之，臥子先生甫弱冠，聞是舉也，奮然來歸，諸君子以年少許之，乃其才學則已精於選史，落筆驚八，遂成六子之數。

時陳子龍年二十餘，已奮登登城，曾於張溥七錄齋中與艾千子肆論朱王異同，以手批千子類，其才氣鋒利如此。幾社第一次刊物，爲幾社會義，祖寧始末云：

國表初刻已盡，海內名流，其書盛行，卽戊辰房稿，莫之與京。幾社會義則止於六子，鹿野坊口未能大顯，至庚午（崇禎三年），臥子、燕又先生並爲，浙江右福庭、湖、廣三省，其人以重資請翻刻矣。

幾社會義，僅六子爲文，其刊刻時必在崇禎二年己巳，與復社國表初刻以同時問世。其第二次刊物爲壬申文選，時在崇禎五年，社事始末云：

自辛未（崇禎四年），先君子舉進士，後次年（崇禎五年）有壬申文選之刻，王默公先生（元玄）爲臥子，才學爲松人所稱，與先君子有雁行誼，特以舉業龐雜，素履恢奇，不與六子之會，而古詩居然作者，仿昭明文選體，與宋子建先生存標刻成此選，先君子爲之

弁言，海內爭傳古學復興矣，六子之刻，每八六十首，乃補遺也，凡三百六十首，各成一  
家，開史漢風氣，不趨時畦者，舒章（李燾）、子建（宋存標）、偉男（顧開雍）、默公  
（王元玄）諸先生與陸子元先生經會，徐聖期先生鳳彩，盛鄰汝先生翼進，何懋人先生剛，  
郁子衡先生汝持，任劄淵，列參評，而未得同列。

據杜登春之記載，壬申文選亦僅六子，然稽之崇禎刊本壬申幾社文選，有二十卷，杜騏徵  
等選，著文姓氏有十一人，如

夏允彝 朱 灝 徐孚遠 陳子龍 周立勳 宋存標

李 燾 宋存標 顧開雍 彭 賓 王元玄

卷首有張溥、杜麟徵 姚希孟各序，及楊勳、徐鳳彩題識，又有陳子龍凡例。杜氏謂撰文  
者僅六人，致後人誤以初次幾社會義與壬申文選合爲一談，若近人謝國楨先生之明清際黨社運  
動考是也。蓋壬申文選由基本社員六人所發動，後徵張溥爲序，則云九人，故溥序云：

辛未之秋，雲間諸子，聯事鄉黨治古文辭者九人，壬申冬，成二十卷，悉所期初，其未  
期約而自撰述者，不在其中，讀之體不一名，折衷者廣，大都賦本相如。騷原屈子，樂府古  
歌，繇漢魏，五七律斷絲三唐，贊序班范，誅詔張蔡，論學韓愈，記仿宗元，至時事策，經  
義敷說，別爲一書。

至刊刻壬申文選時，則又增至十一人，此三說大相逕庭，而實則爲發動與選錄及刊刻時補



入之三大層次，與者不可不察焉。吳文儒文姓之爲

姚希孟 周 錕 楊 麟 張 溥 徐 沂

吳偉業 聞啓祥 杜麟徵 張 采 吳鳳彩 吳昌時 周 銓

盛翼進 張 坤 薛 靖 張 玄 吳思穆 陳 裕 張壽孫

吳應箕 何 剛 陳 祐 歐 澐 楊 肅 徐致遠 陸慶曾

宋 頌 紹任錦 林希顯 陳允言 易 頌 陸慶榮

此三十四人大都爲復社中堅社員，可知幾社與復社之關係深矣。

四、幾社會義之團體及其社員

崇禎五年，幾社就壬申文選，得者日積衆多，不得預於壬申文選之列者，遂謀於復社。會義初集，列名者有百人之多，六子之昆弟姻婭，與及同門弟凡二十餘人，皆歸之而登文選矣，又有僑等名家數千人，世家子弟數十人，羣相師友，皆從讀書，亦來皈依文社。於是推徐子遠操持選政，徐子遠專始末所載，其社員可分爲下列數類：

未得列於壬申文選，退而列於幾社會義者：陸慶曾（子元、又見同聲社），徐鳳彩（聖期），盛翼進（鄰汝），何剛（怒人），邵汝持（子衡），宋徵輿（轅文），張安茂（子美）。

六子之昆弟姻婭：徐致遠（武靜，字遠幼弟），張寬（子服，陳子龍內弟），張密（子退，陳子龍內弟），杜騏儻（附思，杜麟徵弟），杜駸儻（徠西，杜麟徵弟），杜甲春（端

成（杜麟徵子）。

才學並茂之子弟：錢穀（子璧），王溥（大來，後改名澧，字勝時），徐桓際（惠朗），翁起鸞（子上），李尤根（公俊），李同根（公寧），陳爾振（子威），唐濤（服西），宋卓（人巖），張公（處中），蔡謙（服萬），沈迥（子凡），曹嘉（魯元），華范友，邢子萬，徐煒（元宜）。

優等名家：談璘（公鉞），唐爾鉉（玉汝），唐溶（歐治），李時楫（原煥），湯頤（公瑾），錢起龍（荀一），章本練（宗），王慶心（伊人），陸慶裕（文曉），王若水（介石），王烈（名世），陸慶璽（榮生），趙備如（人我），陸慶嘉（雲閣），何慶雲（雲龍），陸彰甫（亮中），陸慶衍（椒頌）。

世家子弟：李務問（存我），張壽孫（謙遠），張一鶴（友鴻），李榛（素心），朱慎（厚服），宋與琦（又韓），曹爾堪（子順），張笑也（子同），黃恂（慎生），楊敬廷（扶臆），包爾庚（長明），李長苞（竹西），李廷榮（方志），傅慶（服生），魏世曙（雲深），徐允貞（麗沖），夏維節（昇階）。

又乾隆婁縣志卷二十四徐爾鉉傳，亦著錄幾社社員，可補社事始末之不足，謂「爾鉉與其子溶承、汲承，皆以詩文名幾社，時幾社中聲望最著者，又有郁汝持、陸亮輔、莫暨、杜林、談璘、李廷傑、李淑、徐銘敬、宋存標、陸廣、徐績高、朱禎、張壽孫、唐允諧、徐期生、莫

隱舉、盛翼進、朱卓、陳夢梅、杜甲春、翁廷驥、朱憲楨、朱是昌、陸公顯、韓元、朱有孚、王軒、金震龍、杜駿徵、駢徵、李包根、何德馨、徐懷野、彭顯慶、徐承、王宗熙、顏必達、范彤弧、夏鼎、張憲、趙德、陳爾樞、黃鳳高、何、周、潘、趙、孫、顧、金聲、徐度遠、章開、吳楨、王元一諸人，或請明正，或入獄，聞其行，以失其行事，不能立傳，故附著之。」以上與上重覆者，共得下列三十餘人：

徐爾敏、徐沛承(清泉)、徐汲水(及臣)、陸亮輔(佐臣)、莫、

杜、林(十遠)、李、淑(公陶)、徐銘(武修)、陸、廣(射包)、徐續高(孝若)

唐允諧(君平)、徐期生(鴻)、莫、(富慶)、陳、夢梅(允錫)、朱家楨(瑞生)

陸公樞、韓、范(友一)、于有孚(尹玉)、王、鈞(含章)、金、震龍

李包根、彭師度(古)、王宗熙(孟衍)、顏必達、范彤弧(續侯)

范整弧(貳師)、夏、鼎(九象)、張、憲(漢度)、章、颺高、何、竹(槐球)

郁繼垣(選士)、賂金聲、徐度遠(世威)、章、開(子章)、吳、楨(澹人)

又嘉慶松江府志、光緒華亭縣志、光緒金山志、光緒青浦志、同治上海志及乾隆江浦志

徐孚遠傳，各零星紀錄所載社黨員，為上文所不載者，茲亦列名於左，以窺其社黨之一斑焉：

喬世植(子方、上海)、蔣、(大鴻、華亭)、翁、(景長、華亭)

朱、苞(以元、滬縣)、邵、梅芬(景悅、松江)、茅、起翔(且弋、金山衛)

陳曼(長清) 上海 楊栢(金山)

朱天棧(海鹽) 青浦 楊伯龍(奕興、金山) 顧用錫(崑崙、上海)

章 嘖(干野) 袁國粹(丹叔) 張彥之(詭俠)

綜合同上列各書所載，幾社社員可考者，有一百二十餘人，每人詳細事蹟，可參閱余之幾社及其支社諸子傳略。

幾社會義初集人才，略如上述，其二集三集以至七集，刊刻時尚，社事始末述之較詳，茲引之於下：

癸酉(崇禎六年)，先君子(杜麟徵)捐館，同社失一宗盟，甲戌乙亥(崇禎七八年)，陳夏下第，專事古文詞，文會各自爲伍，彙於關公先生(徐孚遠)案前，聽其月旦，至丙子(崇禎九年)刻二集，戊寅(崇禎十一年)刻三集，己卯(十二年)刻四集，人材輩出，非遊於周、徐、陳、夏之門，不得與也。蓋此數十人，出婁東(張溥)之門者，居其七，四先生所得士，必引之就正於婁東，共欣賞爲樂事。至庚辰辛巳間(崇禎十三十四年)刻五集，猶是關公先生主之，而幾社景風雨路分馳，似有不能歸一之勢，然幾社總歸於一部內，幾社朝夕課藝者，惟余長兄輩十餘人，另爲一集，關公先生所云正統是也。壬午(崇禎十五年)關公上北雍，以六集之刻終於子服(張寬)操之。

時社局分歧，似有不能歸一之勢，有景風求社、贈言社、雅集堂、歸能社、及西南得朋

曾之分，然社刻歸於一部內，至徐孚遠下獄歸，命子弟親覓求社，會甲申國變，南中擁立，福王恣用私人，搜羅璫孽，阮大鍼輩盡起而列要路，復社中失節者，大鍼擬爲孽作翻局計，授意督學御史朱國昌，凡婁東門下，悉置三等，松郡社局亦岌岌自危，時袁元彝居憂，陳子龍請告終養，無能爲同社解憂者，但社中文會選刻仍不輟，徐孚遠亦自驚疑，故七集之刻，委之於徐允貞，及夏維節，詩義之選，則託之王灑、錢穀、張宮三人，孚遠謝事，以避黨魁之目，然七集之選，仍風行考肆中。乙酉四月（弘光元年），起周之變於景嶺，特命巡按蘇營，之變擬嚴按社局爲事，復社門人子弟，無不慘慘畏懼，而松郡社局亦有刻不自保之勢，苦顯開雍挈其家口卜居東義，李燾守其父櫬就官燕都，適清兵渡江，社稷用傾，門戶之憂從此凋涓木脫矣。

### 五、幾社分裂後之形勢

崇禎十三年時，幾社已漸有分裂之勢，即支分爲永社與景風社是也，時社刻則總歸於幾社發表。至崇禎十五年壬午，徐孚遠上北雍，以六集之刻委於張寬操之，於時社員意見徐彤分離，社刻亦分別刊行矣。若譚璘、張安苞、唐溶、唐南敏、錢起龍等，有求社曾義之刻，以王光承、王然評選之，而許昌國、許纘曾、李天燦、卓世奕、張世揚、陸亮輔、陸亮工、姚仲今、施維翰、沈荃等皆求社之子弟也。又李時楫、趙侗如、張安茂、湯璠等有幾社景風初集之刻，仍以徐孚遠名評選，幾社數子之文，悉登於景風，景風之文會，亦分單傳幾社數子，求社

則自牧新人，不延幾社數子，亦不刻其文，數子亦狎景風，而長求社，蓋因求社之人，專力勤學，精舉業，試必高等，而景風之人，多涉獵於詩話語話間也。以故壬午榜發，得雋者，皆求社之人，幸徐孚遠雋於北榜，幾社稍有生色，然駸駸子有求社與幾社並立之勢矣。

泊崇禎十五年（壬午）冬，幾社派別更多，若周茂源、陶憐、蔣夔階、蔣隴、吳騏、計南陽等集西郊諸子爲一會，有雅似堂之刻，此景風之分歧也，若彭賓率其徒顧鏞（後改名大申）舉贈言社，亦有初集之刻，似爲求社之分歧，而實幾社之別派，贈言之人材實有可觀，如王廣心、章颺高、沈朝棟、盧元昌（後改名駱前）、何竹、朱演（後改名泳）、唐同保、陸廣，皆其選也；若何德著率其徒有昭能社之刻，盛翼進率其徒爲野陂樓小題之刻，王光承率其徒韓范、閔峻有小題東華集之刻。至崇禎十六年癸未之春，社登春與夏完淳舉有西南符朋之會，爲幾社後起之局；如盛建威、徐度遠、金震龍（後改名葵）、秦宜光、盛揚化、顧九成、杜同春、王爽等，皆其社員也。時徐孚遠下第歸。命杜登春後輩應赴求社之招，一爲求社諸人，專力勤學，精工舉業，宜親之以爲模楷，一爲求社局面似有分門，以子弟從之，則渾化無異同之迹也。此言曾明告景風。雅似、贈言、東華諸人，不獨杜登春輩知之也，得朋諸人皆出自野陂，因盛鄰汝搜羅過寬，有太邱之誼，故杜登春等聽從周茂源之言（雅似堂首領），另立一幟，爲得朋會也，時得朋諸子與求社子弟頗相親善，以故求社諸前輩爲得朋諸子所奉爲師表者也（見社事始末）。

## 六、幾社舉政之行動

社事始末云：「同社排擊璫逆凡二事，一在戊寅（崇禎十一年）之歲，方郡伯興學使者俱係同譜，謬允鄉賢，致合郡有捲堂之變，一在甲申三月（崇禎十七年），聞變哭臨，孽（阮大鍼）欲隨班行禮，同社草檄攻之，孽憤，募青手數十自衛，似有侮辱諸生意，徐武靜（致遠）與張退谷各率東陽、義烏之力士戴宿高等，亦執白棒行晝日中，見青手即擊逐，孽以是不敢隨，一氣稍振，而怨毒皆歸會稽先生矣。」（陳子龍）此幾社中人排擊璫孽之行動也。

又云：「先是甲申正月，余謂數人，稱江左少年，上書鄉紳四十家，乞舉義勤王，爲衆紳所嫉，又於哭臨時草檄討從叛者，一時投函之親友皆側目此數童子，而主其說者實登春與夏子（完淳）二人，且謂文指於會稽（陳子龍），遂羣思甘心焉。會南中擁立，考功（夏允彝）居憂不在列，羣小以私戴璫藩爲題，作匿名文討會稽，會稽量不問，而同社之以四六擅長者相攻訐，起郡廟指天誓日者相比比，究卽出於社中權貴之子弟，璫孽門下，未嘗無客，然以文筆稱雄者，十不得一，反借我門內之戈矛，實爲齒冷，悲夫，此同社之不幸，亦社局將衰之兆也。」幾社子弟，思欲舉義勤王，爲衆紳所嫉，又草檄討從叛者，此皆忠君愛國之舉動，實當爲之揚扞也。

## 七、幾社中之反對清朝者

乙酉八月，清兵南下，弘光北狩，幾社諸子，爲故君起義，而革命於新朝者頗多，此蓋深

明夷夏之防也，雖事多未遂，半皆殉國，然其忠君愛國思想不可泯滅，茲將起義諸子及不仕清朝者列之於後，以見志士之一斑：

夏允彝於北都亡，走謁尙書史可法，謀興復，弘光帝立，乃還，乙酉八月，清安撫官入松江，允彝投之書曰：「大清革命，萬物維新，故明廢臣，理應芟除，其何所逃死，顧有一言爲盛朝陳之，昔金人渡江，下三吳，抵溫寧還師，以授宋高，卽中原之地，亦舉以授張邦昌。劉豫者，誠以南土庫溼，多疫，海險江深，毒蛇匝地，聚蚊若雷，嘔吐霍亂，以時而發，凡同居中國，北人之吏於南者，猶以爲病，況自塞外來耶！昔蒙古之爲南夷者，以三月至九月歸，一切吏治，惟中土人爲制，其賦稅漕糧，盡由海運，未及八十年，而吳淞劇寇蠅起以起，江南大亂，河北瓦解，是江南爲元累不爲元利矣，向使割江南以予宋，歲輸金繒以實北地，則元之輿場正衣艾也，今爲盛朝計，明之支系綴若懸絲，莫若以淮河爲界，存其宗社，則可收千百世興滅繼絕之功，責其歲幣，亦可獲數萬里盟主睦鄰之利，於名甚隆，於利可久，惟執事費之。」書入不報，總兵吳志葵起兵吳淞，允彝入其軍，爲之飛書走檄，四方響應，然皆文士不知兵，迄無成，松江破，或說之入海趨閩，允彝曰，「我昔吏閩，閩中八郡咸歸我，今往圖再舉，策固善，然舉事一不當，而遞以求生，何以示後世哉，不如死也，乃作絕命詞自浚松塘而死。」（徐蘊小腆紀傳卷十七）。夏以上書清朝，請存明社稷，惜清不見納，否則南明半壁江山，淹留數紀，與南宋若，其關係豈淺鮮哉！



陳子龍：乙酉閏六月十日，淞江起兵，子龍設太祖像誓衆，沈猶龍稱總督兵部尙書，子龍稱監軍左給事中，延致水師總兵黃蜚，吳淞副總兵吳志葵，故巡撫王象瑞，蘇松道李向中等，爲守城計，魯王授以兵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令結太湖兵舉事，丁亥，以吳勝兆獄詞連及，事露被獲，乘間投水死（南疆逸史卷十一及嘉慶松江府志）。

徐孚遠：南既亡，夏公起兵，公贊之，閩中晉兵科給事中，閩事不支，浮海入浙，而浙亦亡，會監國至，再出師，公周旋語議賊間，欲令協和共事，而督帥鄭彩、周瑞之徒不聽，公復返浙東，入蛟關，結寨於定海之樓，時寧紹官諸府俱有山寨，以爲舟山接應，朱樓最與舟山聲息相近，辛卯，從亡入閩，時島上諸軍盡隸延平，延平聞公至，親迎之，公以忠義爲激厲，戊戌，滇中遣使至海上，遷公左都御史，是冬隨使入覲，失道入安南，安南國王要以臣禮，公罵之，卒以完節還，尋入台灣，延平尋卒，公無復望，飾巾待盡，未幾，卒於台灣（全祖望鮑琦亭集外編卷十二）。

何剛：清兵逼揚州，剛因率衆入衛，史可法曰，城危矣，偕死無益也，不如出城號召援兵以爲後圖，剛嘆曰，剛計之熟矣，天命已去，民心瓦解，誰復應者，剛爲國家，死則死之，爲知己死則死之，濡忍而無成，非智士也，城陷，以弓弦自縊死（溫春臨南疆逸史卷二）。

張寬：亦以吳勝兆獄辭連及與陳子龍同死難。

朱灝：魯王時爲待詔，卒於海外。

李待問：沈繼龍舉起，待問守城東門，城破將下，城百戶某援之曰：「爾若讀爛四書，今日將安之，待問曰：「臣死忠常事也，吾第與家人一訣耳，百戶曰：「君能如此，我先斷頭以待，卽拔刀自刎死，待問撼尸而哭，倉卒抵家，少妾挽衣而泣，衆爭勸之逃，待問笑曰：「死吾分也，且不死，何以對此老兵，卽引繩自縊，氣未絕，而追者至，遂遇害。」

夏完淳：允彝子，年十六，從師陳子龍起兵太湖，遵父遺命，盡以家產餉軍，子龍戰敗，完淳走吳易，爲參謀，被執至留都，經略欲寬釋之，謬曰：「童子何知，豈能稱兵叛逆，誅墮賊中耳，歸順，當不失官，完淳厲聲奮罵不已，經略色沮無以應，時完淳如翁城方司主事錢梅同在訊，氣稍不振，完淳厲聲曰：「當日者公與吾師陳公子龍及完淳三人同時歃血，上啓國主，爲江南舉義之倡，江南人莫不踴躍，今與公慷慨而死，以見陳公於地下，豈不亦奇偉大丈夫哉，完淳不屈，與完淳同死（夏完淳全集卷首事略）。

徐世誠：字遠子，字遠與，江寧人，吳易舉兵太湖，世誠亦從，乙酉八月二十五日，大敗，爲吳寧兆所敗，一軍盡覆，世誠死之（嘉慶松江府志卷五十五）。

以上諸人，均因起義不遂，各以身殉，二節凜然，萬世不朽，此皆社中領袖諸子也，尙有數十人，義不臣虜，或隱居，或高蹈，如宋存標、顧爾雅、王元玄、徐鳳影、徐允貞、徐致遠、張密、凌毅、唐尊、唐俗、唐鉉、曹嘉、王光承、王烈、陸慶、宋與琦、項備、包爾康、李長苞、郁汝持、范彤弧、蔣丕階、翁歷、朱天琪、邵梅芬、陳曼、楊玉猶、徐相鑒、張宮、朱

積、徐海承、徐汝承、李淑、徐銘敬、徐績高、唐允諧、徐明生、宋宗鼎、宋宗熙、夏鼎、吳楨、徐登、陸亮輔、盧元昌、吳騏、許南陽、韓范等是也。尙有十數人，於明崇禎時，即卒，又有數十人，其事蹟隱沒無聞，至於入仕清朝者，亦幾近二三百人，降賊者亦間有之。綜觀此同社諸公，其初意氣相投，相互切磋，其終則品類不齊。此蓋一切社黨之通病，不能專責於社也。

## 下篇

## 八、滄浪會

清自統制江南以後，即開南北二門以取士，藉以籠絡士子。乙酉丙戌，社中孤貧矢志之士，若張九徵、宋徵與、張安茂、繆慧遠、尹明廷、邵亮、薛耳、毛重質、李延榮、周茂源、徐鼎、曾五典、方元成、顧子咸、季振宜、方亨成、顧鏞、曹爾壻、薛眉、葉舟、黃永、張王治、杜登春、王廣心、施維翰、王日藻、姚彥深輩，皆出而應試，連鑣登選，時蘇州有滄浪會，爲宋寶穎、宋德宜、宋德宏、徐乾學、徐秉義、章在茲、彭璠、王發、何棟、顧芳青、王復陽、章詔、錢宮聲等所發起，順治六年秋，杜登春與何棟有婚姻之約，喬寓婁葑間，因得加入滄浪會，聯合吳郡及松郡人士，提倡風雅，時社中人物，大半爲徐孚遠、楊廷樞門下高足，然國變以後，松郡社事中輟，蓋其時社事勢力已轉遞至吳郡矣，時章素文有滄浪社誓一選，表

揚諸子備至，而後忽以言語相參商，與素文爲敵國，遂跳而有慎交之約（據社事始末及無名氏研堂見聞雜記）。

### 九、慎交社

婁東無名氏研堂見聞雜記云：「慎交社爲三宋所主持，（德宜右之，德宏疇三，實穎既庭。）而佐之者尤洞展成，彭瑞雲客是也。應之者梁溪（顧貞觀），松陵（吳兆騫兄弟），練川（侯槃、侯元泓），而其下婁東也，婁東諸公爲東道主，時七邑之士畢至，爰訂盟書，盟書中有云：『與斯盟而中己者，是爲寒門，寒門者，七邑之人共棄之，與斯盟而復與他社者，是爲敗盟，敗盟者七邑之人共討之。』其意攻素文也，每邑推一人爲主，高聲朗讀，使諸友各書花押，而後卽席，指揮頤盼旁視四座者，尤展成、彭雲客及三宋也，素文悒悒在家，而陰遣其友王禹慶（復暘）錢聲（中諧）隨羣而至，書押之時，禹慶執筆不肯下，衆苦之，奮袖出，及宮聲，宮聲亦相持數言，長揖去，時婁東雖爲東道主，而王維夏、郁繼登、周之傑與素文約，不欲附也，相率不肯署名，停筆者可一飯頃，而張敬修其樂與也，奮筆先書，和之者絡繹不絕，而止俶輩不得已亦書，於時水火之形判，時王次谷俯首署名，擲筆長歎，人皆側目，其局乃敗。」

由此知慎交爲三宋所創，而後人陳去病五石脂則謂吳兆騫兄弟所主辦，則誤也，其言曰：「漢槎（吳兆騫）長兄弘人名兆寬，次兄聞夏名兆夏，才望尤夙著，嘗結慎交社於里中，四方

名士咸翕然應之，而吳門未暇其實蹟，汪君文琬，涼侯孫德玄裔，記德玄訪，武陽敬士，西陵陸麗京，同邑計改亭東，顧茂倫有孝，趙山子，子選，尤為一時之選，當慎交社極盛之時，若文嘗來吳江，一日，漢槎與之出東郭門，徘徊垂釣橋，忽顧漢槎文，引袁淑對莊語曰：「江東無我，卿當獨步，」其放誕如此。「慎交社社員，據社事始末及玉石齋所載，可舉出下列三十七人，如

宋實穎(既庭) 宋德宜(右之) 宋德宏(疇三) 尤 伺(展成) 彭 璫(雲客)

顧貞觀 吳崇騫(漢樵) 吳世寬 吳 宮 侯 業

侯元泓 侯玄汾 汪 琬(茗文) 陸 圻(麗京) 計 東(改亭)

顧有孝(茂倫) 趙 樵(山子) 放 巖(山來) 劉香恆(震修) 劉霖恆

繆 彤(歌起) 汪 璫(寶文) 汪君之 汪君之 徐乾學(原一)

徐秉義(彥和) 徐元文(公遠) 蔣 伊(涓公) 孫承恩(扶桑) 王 揆

張世棟(梓公) 黃與堅(茂友) 周 肇(止淑) 孫 揚(赤崖) 顧 宸(修遠)

許 旭(九日) 張敬修

十、同聲社

同聲社為章在茲兄弟及王發所主辦，社事始末載之頗詳，茲摘錄於左：

章子素文音詢雲間人文井及婁東後起，余以吾松多才，指不勝屈，婁東所識，唯王子義白

吳一人，不愧世家才子，其意欲論懷亭歌，言其誇自，贈素文，所三人共調與堪。素文却不深謀於余，借其長（王登）富聲（錢中諧）忽忘吳東之禱，訪義白於儂齋園中，其長者，吳門之騎士也，尊人諱節，登已卯黃詩，與湯維斗先生上論學，且補五人鑿提騎，爲諸君子也臂交，其長本名家子，彭章皆其中表，而彭翳輕之，彭輕之，則廣平兄弟亦輕之矣，輕此一人，遂有慎交之說，而章爲維斗先生門下後選，資格則望於社稷，心亦輕其長，而欲引之爲重，以連結吳會舊人子弟，遂有同聲之說，於是滄浪亭一局分而爲兩，其時己丑（順治六年）之冬也。庚寅（順治七年）春正，王子即周（日憲）大召社中諸子，文會，渠之戊子同榜下第者悉至，而田子楫公即露瀟精後云，從吳門歸，補出其登傳題二十紙，分致其同榜舊人，新人皆不得子，卽昌言於衆曰，廣平兄弟欲與起其局，而合社中人，寄託鄰里牧兒，連合同年新貴，以云慎交，慎交云爾乎，遂移書雲客，切責其失，素文聞之，遂與其長義白、次谷（王曜升）、孝迺五人，泛棹來松，以同聲之說謀於余，余引之謁陸子元（楚曾）先生於北郊丙舍，子元慨然自任，約章子宗季（本線）、章子武謀（履齋）、王子勝時（雲）、盧子文子（元昌）、徐子麗沖（允貞）、王子即周、陸子集生（慶齋）、沈子邵六（朝棟）、顧儀雉之弟茂秦鑑，凡十人，與吳婁五子八拜於耕雲釣月堂中，五子之才情意氣，固可傾動一郡，又有子元爲之號召，雲間舊人悉與交遊，庚寅辛卯（順治七八年）兩年中，竟成同聲一局矣。

又婁東無名氏研堂見聞雜記亦云：素文於是扁舟來東，與婁東玉峯諸子更建旂鼓，聯絡四

方，復有同聲之約，主之者素文，佐之者趙明遠、沈韓偉、錢宮聲、王其長也。

據杜氏之記載，知同聲社因章宮聲等與懷交誼于不睦，特出而聯絡松郡人士而成立焉，時在順治六年己丑之冬，而沈彤震澤志則云：

時崑山葉文敏方嚮先倡同聲社，吾邑周求卓後訪董方南闡指之，遂各立門戶，相互水火，垂二十年而後止，其始事蓋在甲午乙未間也（順治十一、十二年，一六五四——一六五五）。

沈氏言同聲爲葉方嚮在崑山所倡，時間在順治十一年十二年，與杜登春之說全異，蓋崑山同聲社，爲葉氏響應吳郡而成立者，非首創也，故其時間較爲遲緩耳。據上列各書所記，同聲社社員可得而考者，約有下列二十六人，如：

- |         |         |         |              |         |
|---------|---------|---------|--------------|---------|
| 章在茲（素文） | 章靜宜     | 王發（其長）  | 王吳（義白）       | 王躍升（次谷） |
| 陸慶曾（子元） | 章本練（宗季） | 章颺高（武謀） | 王濛（勝時）       | 盧元昌（文子） |
| 徐允貞（麗沖） | 王日藻（印周） | 陸慶臻（榮生） | 沈朝棟（邵六）      | 顧璠（安泰）  |
| 錢宮聲（中諧） | 張一鶴（文淵） | 闕選（若韓）  | 田茂選（樞公、亦名瑞淵） |         |
| 葉方（文敏）  | 趙炳（明遠）  | 沈韓偉     | 范雲威（羽元、後名必英） |         |

周求卓 董方南

十一、十郡大社（或稱慎同合局）

順治十年癸巳。吳偉業應召入郡。道出虎邱，講求慎同合局，以與慎交、同聲兩社和解，合九郡之人才，在虎邱舉行大會，共推吳偉業爲盟主，先一日，慎交爲主，次日，同聲爲主，婁東無名氏研堂見聞雜記云：

癸巳之春，各治具虎阜，申訂九郡同人，四方來者，可得五百人，先一日，慎交爲主，以大艦十餘，橫亘中流，舟可容數十席，中列燭檠，明燭如星，數部伶人，聲歌競發，直達旦而後已，九郡中縉紳冠帶之士，無不畢與。次日，同聲爲主，設席於虎阜之巔，列星開筵，伶人迭奏，將散時，如奔雷瀉泉，遠望山上，如元際明星，晶瑩圍繞，其日兩社諸公各誓於關壯繆之前，以示彼此不相侵叛。

聯合九郡人才，他書或稱七郡，如杜氏社事始末云：

吳梅村出山就道，次虎邱，講求慎同合局。癸巳中秋，乃集七郡人材，大會於梅花觀，孫子扶桑（承恩）聞之，星馳南下，先期至吳門，與諸散輩，一時遣逸，適是斯文之玷，仕宦者困於家食，出而應召登朝，阨窮者局於閭巷，出而尋盟入社，余以九月杪南歸，不及與虎邱之會。

杜氏言癸巳中秋集會，而各書均謂係春禊社飲，此蓋杜氏未親身蒞臨，或誤記耳，當時與會之士若董合會有記載可證云：

前明士大夫特重聲氣，故復社廢興，幾與國運相始終，蓋所以勉德行，勵學業，廣交遊



也，是春上巳（順治十年），吳閩未旣筵賓。素文在茲，復舉社事，飛箋訂客，大會於虎阜，江浙二省，及自遠赴者幾二千人，會郡與會者二十餘人，先一日，有席山頂，次夕，聯巨燈數十，飛觴賦詩，歌舞遂臨，翌日，各携一小冊，彙書籍貫姓名而散，其修禊以來一盛事也。吳祭酒偉業以詩紀之云：「楊柳絲絲遍禁烟，筆床書卷五湖船。青溪勝槩仍遺老，白苧高談盡少年。菊展爲花看士女，羽觴冠蓋會神仙。茂先何事風流在，重過蘭亭意惘然。」（三國談餘卷二）

董氏自擊當日聚會盛況，故其詞載較親切而有味。大會第二次集會即在嘉興爲湖，如玉隱卷擬自訂年前云：

十年上巳，吳中詞社並興，慎交則慶年兄弟執牛耳，同聲則素交。韓偉諸公爲之領袖，大會於流虹，幸得村先生爲宗正，梅翁以理復社集同音，同爲領袖，次日，復有兩社合盟之舉，其時諸君勸進，每盞如響，亦一時盛事，其其尤者，則推等兩盟。四月，復會於鴛湖，從中傳道者，德（德元泓）子板（周學）兩人，專爲和合之局。

鴛湖之集會，乃稱爲十郡大社，當日名士蒞會者更多，如顧師賦吳梅村年譜引毛奇齡駱明府羣誌銘云：

略姓，諱復旦，字叔夜，山陰人，嘗同舍稽姜承烈、徐允定，萊山毛牲赴十郡大社，連舟數百艘，集於嘉興南湖，太倉吳偉業，長洲宋德宜、官穎，吳縣沈世英、彭璠、尤侗，華

亭徐致遠，吳江計東，宜興黃永，鄒祇謨，無錫顧錫宸，崑山徐乾學，嘉興朱茂暉，嘉善曹爾堪，德清章金牧，金苑，杭州陸圻，越三日，乃定交云。

謝國楨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以虎邱七郡大會與鴛湖十鄉大會混而爲一，此不得不詳爲明察焉。

## 十二、原社（附異社）

順治七年庚寅，杜登春與秦宜兆約松郡人士，共立原社，以上紹西南得朋會，公推張澹齋施禮爲盟長，刻原社初集一部行世，社事始末云。

庚寅之歲，余延秦子孝力訓容三弟恆春舉子業，師弟並時遊庠，秦子曰：平原所集原社耆老虛名下，非盡同心習業者，吾等應另立一幟，歲月磨鍊古今文以應四方通聲好。余等以爲然，因念得朋諸子零落靡遺，唯有收羅舊人子弟爲得。因推張子硯銘潤齋，施子呂授禱爲盟長，餘得林子武宣子威，李子定遠昭，朱子彦則紳，李子令宜顯，李子漢公彰，暨余兄子鳴等凡十人，刻原社初集一部，盛行於世，後宋子整鴻恩玉，朱子河宗秦淵，朱子子壽祖年，錢子寶汾鼎瑞卽芳標，張子子毅守來，來與原盟，三六九講義不輟，李素心、宋直方兩先生以其子弟從諸子遊，兩相督誨如嚴師。

考原社爲幾社之嫡派，上紹西南得朋會而來，社中諸子學問文章皆從切實處講究，故吳中慎交諸子頗思聯絡雲間之盟，期相互砥礪，如社事始末云：

適余臥病冀東，屢瀕於危，計得吳門劉穆生診治，而無力以效，適廣平兄弟欲藉余與雲間之盟，屬侯子武功借余就穆生。至對門，而購三登舟，始穆生至矣，穆生云，病非靜養半月不得愈，於是坐天香堂中，穆生執茶，三則始召同社如彭子雲等，宋子旣旋等二十人入至，而命最少者武功侯子讀祝辭，定盟。余嘗嘗雲間姓，分晰明末社局為一冊，是夕也，為諸公之公宴，需次有私席，而侯子謝德，忽託他故別去。竟往雲間，核淵迹合，盡吾黨之人，大會於須友堂中，須友堂者子固先生之宅，君一先生以誠之鼎元第也，子固見余姓氏冊，以為源流之正，月旦之公，百不失一，遂大呼舉策，以尋其盟，三日而竣事，研德又已扁舟至葑，以是舉告余，始悟慎交諸公誠篤而機神，屬意於余，固已久矣。

此原社與慎交社聯絡之大略也。嘗吳梅村講求慎同合局於虎邱，舉行十郡大飲之時，有彭古晉之師度者，為幾社六子彭賓之子，亦與虎丘十英之會，卽席成虎丘夜宴序，吳梅村請與吳維、陳維崧為江左三鳳云。晉於虎邱歸，自稱舊人子弟，重舉大社，網羅一郡之人，亦大會於須友堂中，不論鄉胥市隸，苟識之無，罔不握手，敍昆弟，登壇坫矣。遂招原社諸子嫉妬，社事始末云：

許子孝修以庶常丁艱里居，慨然感憤告余曰，社局混淆，為世所笑，吾晉命我舉第二會，其去取之權在我，莫若乘機一救正之，然非原社諸公主其事，我不犯大難也，遂於十月暨舉第二會，依古晉所開分三廳事列座，卽席面訂，於次日，作小集，至則糠糲沙礫盡汰靡存，

而古晉之大社，一夕消散，皆歸吾輩原盟矣。

彭古晉之大社，因許繼曾操選政之故，一夕消散，仍歸於原社。杜登春特贊賞其有功於社局，實有偏見寓於間焉。

順治十一年甲午春，原社有二集之刊，舊人以文章名世者，若顧開雍、陶怡兄弟、王灑、錢穀、盧元昌、陸廣、章颺高、何首、張宮、徐允貞、陸慶璣、沈朝暉、王爽、范彤弧、徐紹、林子卿、林子襄、王鈺等皆來赴約；又有新進諸君數輩，如姜盛、張有光、翁歷、張錫樸、顧用樛、王宗蔚、董令、董命、莫廷、趙子瞻、徐編、諸嗣鄧、陳子濬、徐宣、徐寧、顧璣、宋渭師、單顯、曹爾垣、爾挺、爾煥、王朝藩、華結、錢甫、戴茂隆、施延光、施延量、施延寶、施維楨、周綸、周金然、張豫章、林金禹、夏漢良、許續曾、顧之璣等，羣來赴會，至上巳，又集會於宋徵與之海閣堂間，門牆盈溢，卽舊人子弟亦有爲其所賞者；四月八日，又會於李愔之讀易山房，時有真社領袖張陳鼎周政，擬加入原社，爲原社諸子林子威、秦宜兆、李顯等所峻拒，蓋是時宋徵與李愔二人皆憂居，以文會友，極爲慎重，至五月五日，會於張安泰之書連堂，一郡之人，羣然嚮慕，求與者稍溢簞矣。時鄉試南北榜發，得薦者爲張淵懿、馮善世、宋祖年、董含、單顯等五人，時宋徵與曰：「吾輩幾社文會十餘年困於諸生，無一雋者，今君等五年中中五人，又與明經選者皆社中人，可謂勝前輩遠矣。」杜登春起而請曰：「前輩諸先生時文外，兼專古學，不能專攻舉業，今日新進，皆不事詩古文，殫心帖括，

雖小小遇合，終非立身立名之根本，幸先生在里門，頗訓導以古學，俾諸小子得取法焉。」徵輿因分古文詞題，嚴督諸子，按月一較，於是乎原社諸子，蒸蒸向學，一年之後，不復株守時文矣，時松郡社局李愷與宋徵輿主壇坫，敖繼、秦宜兆、杜子威、朱綱執鞭弭，至丁酉歲（順治十四年），宋李皆起復出山，陶怜赴會，約林子威、秦宜兆、杜登春及董舍、董俞、莫筵、姜鑿如及王宗蔚等十日一集，至後漸擴（社事始末）。至五月五日，忽又有立名恆社者出，彭師度、陶怜等所主持，卽與原社諸子日就揆離矣。

### 十三、恆社

彭師度之松郡大社，爲許纘曾操選政，一夕消散，因懷怨於心，至順治十四年五月五日，遂聯結陶怜兄弟董舍兄弟莫筵、姜鑿如、王宗蔚、田茂遇等，另立恆社，要盟數十人，以與原社抗，社事始末云：

至五月五日，忽又立名恆社，要盟數十人，余與武宣孝刀，不待不連袂而走，蓋古晉與冰修陰相聯結，藉口於家兄與天士婚姻之故，奪原社之職，爾時張子美（安慶）先主刀主和議，設酒肴，出其子徠遠世源見之諸君子，而社中少年，相遇愈相激。日就揆諸，原社恆社直分爲兩，婁東七錄之會，余內弟張子珮將寶司之，梅村先生爲主席，先貽札於鬚源（田茂遇）及余與冰修（陶怜）三人，欲合原恆，而羣心日競，意氣囂然，不能帖服，鬚原名茂遇，先是從吳門歸，分慎交單，與余齟齬甚，甲午（順治十一年）會試入都，與冰修二人同

費據余外父張給諫門下，髡源又登梅村之堂，爲詩文最相契，兩先生深以與余不善爲慮，及余意難至邨，始識髡淵固長者，挾其囊金以結交海內士殆遍，又折節先岳，以善余，余與家兄遂與縱橫詩酒稱無間，梅村因屬爲原社式好，髡淵雖兩政，而賴以不致如慎交同聲之水火者，莫非其左右彌縫之力也。

幸有吳梅村及田茂週旋於原恆兩社之間，致不得水火，但不旋踵遂有科場案之發生，社局亦幾近息滅矣。

#### 十四、後慎交社

清順治末至康熙初，因科場案及奏銷案之發生，江左士紳蒙難者比比，加以有社盟之禁，違者列於不赦之條，自是士子無敢片言隻字涉及會盟之事矣。至康熙四年甲辰，廢去八股取士，吳中慎交巨子徐乾學舉大魁，與許子位、陳義扶、白仲調、宮夢仁等俱同榜，以文名海內，大振厥聲，至康熙十二年壬子，有學使川人簡公名上者拔江南才學之士殆盡，南榜得雋者皆社中年少，如張守、包咸、彭定求、尤何、陸德元、范繩，時乾學主北闈，得士更盛，如韓襄、翁叔元、王鴻緒、陸蕃、裘充美、蘇翔鳳、茅薦馨、王雲鳳（原名玉裕）、周金然（原名寰）、唐子鏘等，皆社中之神駿也，又簡公選拔如彭開祐、黃潯、徐樹穀、王九齡、宋廣業、吳樹臣、錢晉錫，皆社中之子弟，有才而英絕者，凡此數輩，出而聯合聲氣，重訂宗盟，吳郡仍以慎交爲名，宋廣業、徐樹穀、王咸中、宋駿業等爲主，與松郡春藻堂諸子，提倡風雅，書

問往來不絕，二十年來社局，於斯再振矣。及後慎交諸子若翁叔元、凝祉、王雲鳳、歸允肅、王吉武、王原祁、錢錫、沈旭初、沈朝初、陸德元、顧藻、尤珍、孫致彌、徐炯、陸經遠、吳曠、宋大業、葉淳、陶元淳、惠周惕、金居敬、蘇翔鳳，先後成進士，或入翰苑以侍從，或繕符章而出宰，鄉里社局，竟置之不問矣。

然後慎交社至康熙庚寅（五十年），仍有社集之舉，此可謂文社之餘緒，如蘇州府志錄云：「康熙庚寅，吳眉耳遠楫復大集於傳清堂，同學陳頤長銳霜、赤鏢、徐武恭元顯、李露積寅、沈丹珊鳳城、計希深默、李道武繩善、與穎長門人張損持、尙瑗霜赤、嗣君起、雷沂震聲霽，左右壇站，時則吳門、婁東、玉峯、虞山、雲間、及浙之武林、海昌、茗山、嚮里、武源、涪水、當湖、魏塘、桐川，莫不聲氣相通，論文莫逆。」蓋其淵源深厚，故至是而嗣響不絕云。

### 十五、春藻堂社

當吳郡後慎交社興起之時，松郡則有春藻堂社之產生，由戴羅軒、錢金甫、顧衡、王楨、王廷機等主持，實則舊日原社之張淵懿、董俞、田茂遇、杜登春等董其事，又有葉映榴督其兩姪尋源、楠者，鼓倡同盟，與吳郡慎交諸子音問不絕，杜登春乃率錢、戴諸子謁玉峯、葑門諸前輩，前輩亦俯首下交，深喜後來之復効也。社局自壬申（崇禎五年）至癸丑（康熙十三年），垂四十年幾絕，而復續者再，所存舊日主盟者，兩郡之內，止有顧開雍一人，年七十矣，耳目

步履如少壯時，周旋諸後輩，俯躬折節，不愧名士風流，兩郡士子羣然向慕推戴，時杜登春亦爲文壇宿將，頗明文章聲氣前後脈絡之關係，有平生言之刊，以告戒社中同人，其社事始末云：

然而翩翩年少公子，欲附名場，以文其身者，全不知文章聲氣前後脈絡之關係，徒然侈口社事，混跡匪人，以相剽竊，甚可愛也，余與硯銘（張淵懿）鬚淵（田茂遇）蒼水（董俞）謀曰，春藻堂蓋一郡而收之人材果盛，其如諸公子之簡易蕩佚，背名教，何非有以約束之，恐爲社外人所譏，并爲吳門諸年少所議也，譏議及於春藻，卽譏議吾四人矣，卽及於四十年中同事之先輩後輩矣，忍乎哉，三公亦旣唯唯，於是乎有平生言之刻，平生言者凡二十條，余之所撰，久要載書也，鬚淵改平生言三字，序言社事之興衰，條列風規之鑒戒，中有一二語，微爲諸公子所忌諱者，七夕大會於圃如草堂，羣相譁，以余非振鐸人，無師道任，而敢申約法乎，坐中爭欲填刃於余胸矣，王農山先生（王廣心）曰，諸公無庸議，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誠耳。王印周、許鶴沙亦唯唯稱善，不置一啄，唯顧偉南先生曰，當吾世而談社局，已屬深幸，九尙似可無事，此減人興致，蓋傷心之極之語也。

杜登春之平生言，頗違當時社中諸子之忌，有駁正平生言之舉，又作鄙俚歌謠謗杜等四人，王廣心因勸杜氏毀板，以息禍機，並爲兩方和解，故平生言已不傳於世，不能見其條列之內涵矣。春藻堂卽舊日幾社諸君子之高會處也。姜兆紳漱芳齋詩話云：



彭氏自其祖汝讓居郡西金沙灘，有春藻堂，隆萬間，與同人結詩古文詞之會，沈嘉則宴生有山堂慣坐雕龍客之句，謂春藻也，明季陳夏主盟風雅，燕又與其兄彥昭鼓吹唱和，卜居於披雲門外澶錦巷，仍移金沙春藻舊額署之，是爲幾社諸君子高會處，而春藻猶未著名，至國初彥昭子存緒讀書其中，與一郡才彥聯詩文會，於是易社名爲春藻堂，而名乃大著。

彭開祐領導羣倫，讀書於私齋春藻堂中，因以名社，春藻之名乃大顯，而其著作亦名爲春藻堂稿也。及後社中諸子若彭開祐、錢金甫、王頊齡、陸祖修、楊瑩、馮瑞、徐賓、王楨、王九齡、沈宗敏、范翹、王原、高曜、宋志梁、沈藻、張昇等先後皆雋，出爲仕宦，於是松郡社局亦漸衰替矣。

### 十六、大雅堂社

松郡春藻堂之外，又有大雅堂之會，首倡者爲姜遴，陶爾崧，嘉慶松江府志卷八十三記大雅堂云：

我松春藻大雅二堂，巍然並峙，大雅堂卽莊社如永言所居，至其子咸霑猶居之，計當在秀野橋左右，堂中人物，則姜禹青云，往余與莊社如、張起占淵、閔介甲璋、傅原野爲楫、陸孝毅祖琳、宋聲園志梁、金漢威嚴慎、高遠修隱、陶穎儒等二十餘人，約爲詩課，時則張南映棠，長史昇年最少，又四年而得邵孝因、陸紫涓、祖麓、戴丙章十餘人云云，此可見一

時之盛。故焦南浦年譜亦云，郡中文會，大雅極盛，惜後如姜、如張，皆高而旋殞，社如又踰蹙不遇，此文會所以輟講歟？

大雅堂社，因莊永言之堂名而得，人文頗盛，至康熙甲午（五十四年）五月，戴瓏巖創立吟社，諸同人咸築賦詩，題曰風萍閒興，施道園爲序，是時去大雅堂會二十餘年矣，而戴瓏巖、陸孝若、戴容若諸人，猶是堂中舊人也。

十七、社局受奏銷案科場案及通海案之影響

明季士紳，陋習有二：

（一）抗納租稅 人民須依時納糧，但士紳一得甲科，便可不依期繳納，甚至侵佔人民之田產，是以江南賦稅，日漸減少，其事詳載於趙翼廿二史劄記，迨至清初，仍沿此弊，因有順治十八年辛丑奏銷一案發生，士子拖欠錢糧而被黜者，幾近二萬，甚至欠錢糧五分者，亦被追逼，當日因有探花不值半文錢之謠，明季周同谷集有秦始皇歌一篇，刺江南賦稅一案，謂牽連官紳萬餘人，言之猶有餘恨，其歌中有句云：「我朝重賦不重儒，儒欠官租法必誅，黔首救死無復暇，日孤行天月孤夜，自此世世長太平，萬物有生而無聲，一朝威令遍四方，有司奉行如火湯，獄中疊囚牢中豕，半是膠庠誦讀子。」比之於秦始皇之坑儒，當時松吳二郡同社之人，受害尤烈，一網幾盡矣，故社事始末云：

尋有辛丑奏銷之事，同社人一網幾盡，江左紳士凡一萬五千人，社中人不啻千餘，於是

葉家客遊者有人，仰屋斃牖者有人，改名就試者有人，縱酒逃禪者有人，文士之氣稍稍沮喪。

社中名士，若朱實穎、計東、董合、杜登春、葉映榴、王躍升、張淵懿、諸嗣鄧、李延集諸人，或中式而被黜，或舉貢而呈誤，士氣至此，沮喪極矣。

(二)科場作弊 明代士紳，頗重科舉，且互通聲氣，有左右朝政之權，當復社盛時，甚至有公薦，鄉薦，轉薦之說，而科舉通關節之事，屢見不鮮，迄至清初，流弊未革，於是有順治十四年丁酉科場案發生，東華錄「順治十五年四月辛卯，諭刑部等衙門，開科取士，原爲遴選真才，以備任使，關係最重，豈容作弊、壞法，王樹德等交通李振鄴等，賄買關節，紊亂科場，大干法紀，命法司詳加審擬，據奏王樹德、陸慶會、潘隱如、唐彥曦、沈始然、孫陽、張天植、張恂，俱應立斬，家業籍沒，妻子父母兄弟流徙尙陽堡，朕因人命至重，恐其中或有冤枉，特命提來，親行面訊，王樹德等俱供作弊情實，本當依擬正法，但多犯一時處死，於心不忍，俱從寬免死，各責四十板，流徙尙陽堡，餘依議。」據此，則慎交社之劉隱如、孫陽、同聲社之陸慶會等，皆以科場案而遭戍者。孟森心史叢刊科場案謂：「至清代乃與科場大案，草菅人命，甚至弟兄姪連坐而同科，罪有甚於大逆。」當時又有吳兆騫者，爲社中翹楚，以順治丁酉舉於鄉，以科場蜚語逮繫，遣戍寧古塔，居塞上二十年，佗係不自聊，一發之於詩，友人顧貞觀與太傅明珠之子侍御成容若爲友，懇侍御救之，未卽許，貞觀因作金縷曲二闋以寄兆

驚，侍御見之泣曰，山陽思舊之作，都尉河梁之什，並此而三矣，弟當以身任之，因告之太傅，兆驚遂以辛酉入關，踰年，卒，由此可見同社之人互敦古道矣，故社事始末云：

一年之中，爲檻車謀行李，爲複壁謀衣食者無虛日，向非同社誼深，安能古色照人視朋友如親骨肉哉。

至順治十七年，鄭成功及張煌言率水師北伐，直抵鎮江，安徽和州池州蕪湖等地亦爲撼動，後成功退守台灣，明季遺民，聞成功有此偉舉，均在內地響應，遂有通海案之役。幸當時兩社主盟者，大都皆在朝列，尙可藉以庇護，不至均于厲禁，時吳梅村憂居，仍以己身自任爲領合同局計，幸素不講海兩事，兩社得以屏息偷生，無及於難，惟仍遭杭人陸變借江上之事以傾梅村，而擊兩社，上書告密，首及梅村云：「係復社餘黨，與舉社事，大會虎邱，將爲社稷慮。」時順治帝命發外查審，當事力雪之，事得寢，置陸鑿於法，士心始安（見社事始末）。

當時清廷鑒明季士大夫結社立黨，詆議朝政，黨同伐異，不顧大局，專圖排擠報復，遂有禁止社盟之事，先在順治九年，由禮部題奏，立條約八款，頒刻學宮，更立臥碑，其第八款云：「諸生不許糾黨多人，立盟結社，把持官府，武斷鄉曲，所作文字不許妄行刊刻，違者聽提官治罪」（無名氏松下雜鈔卷二）。但當時士子積習難改，陽奉陰違，仍締結社盟，至順治十七年，禮科給事中楊雍建上嚴禁社盟疏（見楊黃門奏疏卷上），奉旨云：「士習不端，結訂社盟，把持衙門，關說公事，相煽成風，深爲可惡，著嚴行禁止，以後再有這等的，各該學臣即

行革黜參奏，如學臣隱徇，事發一體治罪，該部知道。一自是嚴禁社盟，雷厲風行，社事遂由之衰息矣。

十八、幾社在學術上之地位

幾社中人，大都以詩文見稱，惟闡有擅長名理，或通經學，以至歷史、輿地、步算、律曆、音韻之學者，如陳子龍、夏允彝、徐孚遠、李雯、吳徵與、王廣心、夏完淳、王光承、吳騏、計南陽等爲最著，而其支流文社，才士更盛，若尤侗、汪琬、計東、吳兆騫、顧貞觀、韓奕、徐乾學、徐秉義、徐元文、王鴻緒、彭定求、惠周惕、王原祁、王九齡等，或以詩文勝，或以書畫傳，或以史學名家，而其文章幾冠被天下，此原於師門遞衍，風尚日蒸，實講社之功也。茲將各文社中之聲望卓著，而於學術上佔重要之地位者，摘要述之於左：

幾社之人，所爲古文，大都漸染嘉靖七子之風，與復社諸子同，而尤以王世貞爲模範，陳子龍、夏允彝、李雯，其最著者也。壬申幾社文選可以覘其文章之派別，實開史漢風氣不趨時畦者，時豫章社之艾南英，屢與子龍、允彝等論文書，極其醜詆，致與陳子龍相抵排，子龍在七錄齋中，與南英論辯朱王異同，以手批艾氏頰（社事始末），艾氏天備子集有答夏彝仲論文書二通，答陳人中（子龍）論文書一通，皆在天啓六年崇禎元年之間，時幾社尙未成立也。艾氏最尊重其鄉先哲歐陽修，其答陳人中論文書云，足下談古文，輒詆毀歐、曾諸大家，而獨株株守一李于鱗（攀龍）王元美（世貞）之文，以爲便足千古，不佞方由韓歐以師秦

漢，足下乃謂不當舍秦漢而求韓歐，不佞方以得秦漢之神氣者尊韓歐，而足下乃以竊秦漢字句者尊王李，不亦左乎！此可知幾社之人與豫章社之人文章所宗者之不同處也，艾氏詆毀陳夏及張溥、周鍾之論文書，詳載於天僖子集，惟陳夏等與艾氏辯難之書，今皆不可得見，惜夫！

幾社詩人以陳子龍爲最著，吳偉業謂臥子曠世逸才，其四六跨徐庾，策論視二蘇，詩特高筆雄渾，睥睨一世（梅村詩話），其論詩宗旨，雖以前後七子爲歸，然自爲一格，有齊梁之綺麗，兼盛唐之格調，早歲少過浮豔，中年骨幹老成，國變以後之作，悲歌慷慨，可泣鬼神，以七律詩最爲擅長，時際滄桑，故多感事之篇。子龍與夏允彝、徐孚遠、周立勳、王光承、李雯、宋徵輿等同爲幾社之中堅，然允彝以經義見長，詩非專尚，孚遠則覃精六藝，於史學特稱淹博，立勳與子龍爲素交，然子龍選明詩，僅錄其詠懷一首，光承詩亦不足與子龍比肩，惟李雯與子龍，當時有陳李詩之稱，徵輿詩亦以博雅見長，然二人入清仕版，詩亦不及子龍，故子龍序幾社六子詩謂「周徐輩六子，皆與余同學詩者也，其才情深微，十倍於余，然覽其詩可以渺獨立而儷古人者，人不數篇耳。」清宗室昭璉嘯亭雜錄謂，清廷傳檄南方之文，及睿親王致史可法書，皆係李雯所草。吳日千書其詩卷後云：「庾信文章真健筆，可憐江北望江南。」蓋悲其富於文才而失節也。

又夏允彝子完淳，天姿秀特，古體詩窺漢魏初唐堂奧，五七言律，高華沉鬱，兼擅其長，

而十五從軍，十七授命，磨盾草檄，不異老生宿儒，而其絕命詞，語氣縱橫淋漓，讀之令人悲歌起舞。

而吳兆騫，以科場蜚語，逮繫遣戍寧古塔，居塞上二十年，佗僚不自聊，一發之於詩，松陵詩徵云，吾邑人文，國初最盛，經術推朱愨庵，古文推計改亭（計東），詩賦則擅長雖多，當以吳孝廉爲最，卽指兆騫也。其友人顧貞觀，爲無錫顧憲成曾孫，工詩詞，與陳維崧、朱彝尊，稱詞家三絕，兆騫戍寧古塔，貞觀灑淚稟言曰，必歸季子，納蘭成德者，與貞觀交，而相國子也，雅善兆騫，貞觀作金縷曲二詞，示成德，寄戍所，成德讀之感動，悉力處辦贖錢，相國爲之地，兆騫卒得生入關。

若制科之文，則以韓菼爲最，菼，長洲人，康熙十二年會試殿試皆第一，負文章名，徐尙書閱其闈卷，擊節歎賞，登於榜及取上第之文，傳誦朝野，十室之邑，三家之村，經生塾師，無不奉爲圭臬，蓋清初制科之文，士子承明季餘習，頗傷繁縟，後降而爲空疏浮滑，自菼出，兩文風翕然一變。

而藏書家兼經史家，則有徐乾學，徐，崑山人，與弟秉義、元文，有聲於時，稱爲三徐，均以藏書校讐著。乾學之傳是樓藏書甲天下，梓行唐宋以來先儒經書，尤有功於學者；秉義有培林堂書目三冊，與黃宗羲、萬斯同、胡渭生、錢秉鏡諸人交，每舉經史疑義相發明，有得則疏錄成書，念鼎革之際，死事者多，因廣搜記載，自崇禎二年以迄清初，著明末忠烈紀實二十

卷，矜慎詳覈，足稱信史；元文特召監修明史，參用諸家之說，年經月緯，手自編輯，積年成紀傳十之六七，尋繕呈紀七卷，傳十五卷，退食之暇，匡坐讀書，積書萬卷，皆手自校讎，卷帙率精，著有含經堂集。

又季振宜，號滄葦，官御史，家藏宋元版書精本最富，有滄葦書目，及靜思堂詩稿。

又史學家有王鴻緒，字橫雲，纂輯明史，經五載成列傳二百八卷，所著制義存稿二冊，文稿六十卷，詩稿三十卷，進呈明史稿三百一十卷，其筆法精善，有勝於館臣改錄者。

理學家有彭定求，字南昫，父瓏，授以梁谿高氏之學，康熙二十五年一甲一名進士，著有陽明釋毀錄，儒門法語，南昫文集，張維屏曰，定求之學，出於湯斌，斌之學，出於孫奇逢，奇逢之學，出於鹿善繼，善繼之學，則宗王守仁傳習錄。

畫家有王原祁，太倉時敏孫，其畫爲時敏親授，於黃公望淺絳法，獨有心得，晚復好用吳鎮墨法，時敏嘗曰，元季四家，首推子久，得其神者惟董宗伯，得其形者予不敢讓，若形神俱，吾無其庶幾乎。王暈名傾一時，原祁高曠之致突過之。

經學家有惠周惕，吳縣人，邃於經學，爲文章有桀度，著有易傳春秋問五卷，三禮問六卷，及硯谿詩文集，又有詩說三卷。清二百餘年談漢儒之學者，必以東吳惠氏爲首，惠氏三世傳經，周惕其創始者也。

幾社創立有六十年之久，其間屢絕屢續，而得延一線之緒者，賴有七八人耳，社事始末



云：「鼎革之後，饒牧齋（謙益），吳梅村（偉業），曹秋岳（溶）聯絡之；秦銷之後，龔芝麓（鼎孳），宋直方（徵輿），何藹音（元英）護持之；八股復行之後，宋蓼天（德宜），徐健庵（乾學），葉初菴（方濬）振興之。」此數人者，關係社局，實匪淺鮮，而其詩詞文章，照耀寰宇，光芒萬丈，可謂開有清一代文學之淵泉，津逮後學，洵無窮也。牧齋、梅村、秋岳諸公，或爲東林巨子，或爲復社中堅，維護幾社，不遺餘力，蓋其淵源有所自也。

### 結論

亂社於政治之關係及影響，雖不若東林黨與復社之鉅大，然其結社之初，卽以不務外事，專以取友會文砥礪際隅爲宗旨，而當時之所謂會文，則以詩古文詞與經史及制藝爲中心，以其不務外事，故其聲名不若東林、復社之煊赫，以其主張務內，勤於詩古文詞及經史與制藝，故作家較多，學術地位因之崇高；又以其平日重視廉隅，富於精神修養，故值明社覆亡之際，多數出而舉兵抗清，或高蹈殉節，不期參與國事，而自與國事相關；又以其專以取友會文爲主，而會文不拘於一定名義與統系，故社中子弟往往組織支流分社，而其餘波愈演愈廣也。

幾社中人富於民族思想，多以節義著稱，信如上述，然值明室淪亡，又每有任令子弟應新朝科第者，是又何所爲乎？曰，此蓋有傳統之觀念寓於中焉。中國自昔以已應試服官爲須對時王效忠之依據，幾社中人之節操觀念，嘗亦與此有關，苟其人在明末已應試服官，則義須殉

國，或不食清祿；非然者則徇難罔爲奇瑋之行，不洵難在當日輿論亦無責焉，幾社子弟平日既以制藝之業相揣摩，故其中在明末未應試者，一旦出而應滿清科舉，自獲雋最易，清初江浙科甲之獨盛，未始與幾社交流無關也。而其末流，亦遂橫被科場案及奏銷案所株連矣。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初版

\*\*\*\*\*  
\* 版 翻 \*  
\* 權 印 \*  
\* 所 必 \*  
\* 究 \*  
\*\*\*\*\*

明季社黨研究一冊

( \* 36232 (手) )

渝版手工紙

定價國幣叁元柒角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著 者

朱

傑

發 行 人

王

雲

五

印 刷 廠

商務印書館  
印 刷 廠

發 行 所

商務印書館  
各 地

重慶白象街

